

海上說夢人著

社會
小說

歇浦潮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訂正四版 圖繪 歌 浦 潮 (全五集)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奉天 吉林 保定 邢台 長沙
 太原 濟南 烟台 漢口 宜昌 合肥
 常德 衡州 重慶 南昌 蕪湖 安慶 溫州
 徐州 南京 無錫 杭州 嘉興 寧波 福州
 閩縣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梧州

本書 版權 已于 民國 三十 年正 月初 八日 完全 讓與 本局

著 者 海 上 說 夢 人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所 世 界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初集 二集 三集 四集 五集
 九角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全書五集 定價四元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世 界 書 局

序一

近人爭爲小說。日進叢繁。而巨作之中。能无支无蔓者。鮮矣。前以李伯元。吳趼人。稱野史之雄。後則李涵秋。張春帆。負譎談之望。若劉鐵雲之老殘遊記。曾孟樸之孽海花。雖貂尾不完。固超超上矣。降至於今。作者日肆。新巧疊競。佳構益希。有海上說夢人者。負不羈才。遨遊海上。日浸處笙歌粉黛之間。遂放爲揭祕搜奇之著。心如秦鏡。筆勝溫犀。魑魅窮形。鬼神驚色。一編傳世。曰歇浦潮。蓋澎湃淋漓。盡傾于楮墨間矣。不佞曾遭冤謗。逃跡南遊。俯仰湖山。流連花月。著愁無地。遣怨當時。僮僮之徒。偶從徵逐。說夢人狀怪之餘。不佞亦經牽帥。間有乖實。差非過誕。其所記予素知者。音容則若晤焉。言動之微。靡或遺謬。不佞知者。既若是。其不知者。亦必非妄言虛構者比也。且紀述事行。重於懲勸。丁茲道德墜微。賴有此以警濟爾。辛酉上巳。迨上寒雲。敝于海上玉蘭亭館。

序二

海上說夢人丰度瀟灑。愛交游。多聞上海社會談祕之事。閒輒筆之於書。作長篇小說體。名曰歌浦潮。都一百回。余初讀草稿三數回。卽歎其章法之佳。若錢如海夜歸叩門。誤擊邵氏。遂成歡好。此等處。渡筆神妙。雖水滸傳之拍桌濺麵。不是過也。時余方佐同鄉席子佩先生創辦新申報。卽向說夢人堅索此稿。說夢人僅允一度披露於新申報。而仍留彙印專書之版權爲自有。亦可見其珍重矣。新申報排載五年。纔畢九十餘回。而海內讀者欲見全稿之心奇渴。不復可耐。紛函懇懇。發刊專本。說夢人雅不可却。乃託新民圖書館印行焉。余料此書一出。將與孫玉聲先生之海上繁華夢同傳不朽。惟讀書當求其結構奇巧之處。若徒取情事之光怪陸離。而貪多務速。草草讀畢。以爲茶餘酒後之談資。則殊辜負作者慘淡經營之精意矣。辛酉孟夏。王晦鈍根甫序。

序二

余幼好讀小說。酷嗜曹雪芹紅樓夢。以爲能言未顯之情。能達言外之旨。能運綿澁之思於幽曲之境。可以升九天而沉九淵。此之謂運實於虛。有莊列之長。兼韓非之辨。而後可以驅遣鬼神。鞭策宇宙。操縱離合。而無不如志。蓋作書第一在意境。第二在筆仗。無良好之意境。則筆雖恣肆。必不能登多而造極。無橫絕之筆仗。則意卽窳遠。終不能深入而顯出。吾之爲此言。以性靈爲文字之主腦。而修詞飾藻。皆其末焉者也。近年以來。海上之新小說夥矣。然皆拘拘於寫社會之形狀。極雕鏤之能事。有如塗塗附之觀。無操縱變化之妙。類皆喜以駢儷行文。砌華縟之字眼。標黼藻之外貌而已。求其能運實於虛。絕幽繁險者。子子難之。有清之季。海上出一書。曰海天鴻雪記。雖同爲言情之書。而其造境幽曲。筆能深入於無涯而達之以出。洵爲白描之勝手。與海上花列傳之以蘇白見長者。有同工異曲之妙。余謂此皆紅樓夢之高足弟子。堪以抗衡小說界者也。今吾友海上說夢人著歇浦潮。於其刊行時。均序於余。余不敏。顧於小說界之源流。頗有所見。而近年海上新出之小說。尤自詡爲無書不覽。率能剖別澗澗。讀而知味。今說夢人此書。其爲白描之聖手無疑。而運筆之恣肆。造境之幽曲。覺突過於海天鴻雪記多多矣。讀者其許我爲知言否乎。莊緝秋序。

序四

上海一人海也。五方雜處。良莠錯出其間。而詠異奇譎之事。亦日出而無窮。引目四顧。第見黑幕高張。漫天匝地。欲一窺其究竟。苦不可得。世無溫犀。無秦鏡。終亦無由照徹之也。吾友海上說夢人。久居滬上。窮數載之力。採幽索奇。盡得其奧。斯有歇浦潮說部之作。又窮數載之力。而始底於成。抉所謂詠異奇譎之事。一一傳示世人。黑幕雖密。昭然立揭。而魑魅罔兩。乃盡暴於天日之下。無可遁形。是則歇浦潮者。固猶一溫犀。一秦鏡也。其用意不亦盛哉。書成之日。索序於予。爰書數言。弁其首。辛酉四月瘦鷗識於紫羅蘭菴。

題詞一

餐花室主

干寶。搜。神。恐。渺。茫。張。華。博。物。亦。荒。唐。羨。君。獨。具。生。花。筆。實。事。鋪。陳。神。采。張。
歇。浦。潮。聲。挾。怒。來。蛇。神。牛。鬼。劇。堪。哀。一。經。燃。到。溫。犀。炬。滑。稽。爭。推。曼。倩。才。
閒。情。偶。賦。盛。名。傳。罪。玉。屑。金。手。一。編。席。帽。無。人。山。寂。寂。（明王原吉避亂滬之烏涇世稱之爲席帽山人）夢。中。滄。海。卽。桑。田。

華詞讀能首類低活豔生香班宋齊漫擘蠻箋吟小句桃花風裏雨淒迷

南華秋水

銀。缸。璀璨。擁。書。城。一。事。思。量。恨。未。平。幻。絕。詞。人。多。理。想。畫。狐。說。鬼。亦。堪。驚。
別。有。羊。神。展。卷。來。荒。唐。疑。案。不。須。猜。獨。憐。寫。盡。綢。繆。語。一。笑。人。天。劫。幾。回。
笙。歌。鼎。沸。月。輪。圓。萬。斛。春。愁。午。夜。煎。如。此。裨。官。成。創。例。談。天。炙。輶。又。何。年。

三衢洪柔介

蛇。神。牛。鬼。盡。搜。羅。地。獄。而。今。變。相。多。君。是。前。身。吳。道。子。較。他。畫。筆。究。如。何。
發。覆。邪。淫。盜。與。姦。前。因。後。果。證。循。環。采。風。倘。遇。翰。軒。使。鄭。衛。遺。詩。不。許。刪。

題詞四

曼陀羅室主

此是春秋斧鉞誅萬千形色不模糊。可憐絕世繁華地。續遍羅家鬼趣圖。
不忍心生編寶筏。度迷津者已無窮。就中一把傷心泪。便在文章得意中。

題詞五

姚民哀

▲貂裘換酒

多少風流事。細評量層層繪出。殊匪易易。秦鏡溫犀懸暗室。魍魅遁形心悸。莫錯認脂香粉膩。我佛山人長逝久。悵臨風枯寂南亭李。除此外無可比。褒貶一字榮嚴異。聽滾滾怒潮黃歇。聲聲感喟。五載經營辛力費。潘鬢料應顏頓。幸博得洛陽紙貴。不是個中人不解。有幾人省識匡時志。揮一掬同情淚。

題詞六

秋爽張容

妝樓風月記新聞。彩筆香濃欲化雲。寫出柔鄉同阿鼻。墨花淚雨兩難分。
雌蝶雄鷺舞影交。春江花月可憐宵。幾多魍魅行都市。難障橫流歇浦潮。
渡世金箴語豈虛。者番展卷淚盈裾。紅閨不少知心侶。偷典金釵買此書。
說夢頻年意未癡。心肝嘔盡幾人知。料君跳出胭脂獄。也似揚州夢醒時。

繪圖 歇浦潮目錄

第一集

卷一

- | | | |
|-----|----------|----------|
| 第一回 | 避難依人貞心匪石 | 架詞試節巧舌如簧 |
| 第二回 | 接匿名信老爺動怒 | 訴覆盆冤愛妾撒嬌 |
| 第三回 | 乖案目移花接木 | 惡科長換日偷天 |
| 第四回 | 聚餐會竭力爭口腹 | 檢方書拚命省銅錢 |
| 第五回 | 呼將伯和尚鳴冤 | 慕共姜女郎矢志 |
| 第六回 | 雙方得利姑息爭端 | 一榻橫陳快談報館 |
| 第七回 | 莽郎君黑夜逞蠻威 | 癡女兒深宵驚幻夢 |
| 第八回 | 感雌黃蓮心忍苦 | 窺秘密梅子留酸 |

第九回 生子喪子一喜一悲

解鈴繫鈴半真半假

第十回 觀新劇旅館訂幽盟

發老騷娼寮鬧笑話

卷 二

第十一回 訪桃源老翁逢烟妓

逛名園主筆遇仇家

第十二回 影戲場有女懷春

番菜館學公就食

第十三回 吃官司隊長受奇羞

想議員公民發狂熱

第十四回 選舉運動成笑史

婚姻反覆墮奸謀

第十五回 寫狀辭滿腹牢騷

露機關一牀繡枕

第十六回 一觀察無意撞木鐘

兩偵探有心敲竹槓

第十七回 肆恐嚇驚散野鴛鴦

巧安排出示真憑據

第十八回 荔香園侍兒報信

蕙芳樓流氓拆梢

第十九回 殺愛妾老爺再裝腔

訪小妻大婦初設計

第二十回 贈巨金美人仗義

出重洋浪子逃生

第二集

卷三

第二十一回 慶宜家丈夫遷金屋

感閱牆公子走天涯

第二十二回 拍馬屁吮癰舐痔

殺風景叱燕噴鶯

第二十三回 吃苦頭良宵推磨

使酸勁暮夜摧花

第二十四回 貪財漢一心下辣手

急色兒兩面做難人

第二十五回 重罹綺障名媛傷懷

初惹情魔狂童適意

第二十六回 假從良蓮子儂心

真淊浴桃花人面

第二十七回 漫天佈局瞎子心虛

驀地逢仇冤家路窄

第二十八回 逞利口再用機謀

開華筵大變戲法

第二十九回 行酒令當筵飛巨盞

鬧洞房立地賦新詩

第三十回 扯絲巾無端潑醋

熄電燈有意藏奸

卷四

第三十一回 屈膝蓋有愧男兒 換耳光可憐妓女

第三十二回 洩春光無心聞密語 看夜戲信口發狂言

第三十三回 遇事生風奸謀百出 拖人落水妙計連環

第三十四回 受沒趣狂夫喪氣 遭侮辱少婦寒心

第三十五回 百箱土狼狽行奸 一封書妻舅交惡

第三十六回 薄命女空門悲祝髮 負心婦醋海怒掀波

第三十七回 酸溜溜一場胡鬧 怒冲冲滿腹陰謀

第三十八回 推波助浪激走嬌娘 滯雨尤雲潛來蕩婦

第三十九回 太糊塗人何夢夢 真狡猾想入非非

第四十回 怪現狀何堪目覩 醜官僚到底心虛

第三集

卷五

第四十一回 考知事腐儒吐氣

釋偷兒會長求情

第四十二回 強迫分產貧士毀家

詐欺取財律師入獄

第四十三回 情脈脈鵝鶩同心

恨綿綿鴛鴦共命

第四十四回 蘊惡果大起革命軍

展鴻圖小試拿雲手

第四十五回 兵敗城西軍曹喪胆

營邊鬧北司令無顏

第四十六回 謀偵探欺心賣友

開公司着意投資

第四十七回 三等獎謀士張羅

一餐飯黨人入網

第四十八回 敵竹槓嗇夫難叫苦

捐木梢浪子枉含酸

第四十九回 坐汽車奸謀枉費

寄包裹毒計頻施

第五十回 洩機關弄巧反拙

訪消息因愛成仇

卷六

第五十一回 運慧劍一怒斷情絲

惹邪魔聯床追往事

第五十二回 新劇家滔天罪孽

男堂子蓋世奇聞

第五十三回 老糊塗回回鑽圈套

小滑頭處處騙金錢

第五十四回 一溜煙金錢飛去

兩面光美色誘來

第五十五回 逞變詐覆雨翻雲

善逢迎依草附木

第五十六回 調虎離山果真多智

引狼入室何苦勞心

第五十七回 進密告意中人來

寫絕據心頭肉去

第五十八回 叙年興羣雌開賭局

表心跡衆婢請圓光

第五十九回 賊姑爺空伸三隻手

癡女子徒傷一片心

第六十回 吞生煙計窮力竭

放野火魄散魂飛

第四集

卷七

第六十一回 鑽脚路賚夜訪權門

顯手段凌晨施騙局

第六十二回 破鏡難圓陰陽怪氣 墜歡易拾名利關頭

第六十三回 了夙孽債贖三生 享遺財簞披一件

第六十四回 出奇謀保險縱火 演迷信花會求金

第六十五回 賢賓主三更決妙策 小夥計半語觸煤頭

第六十六回 瓦老爺無心落圈套 傻學徒信口洩真情

第六十七回 爲虎俵孔方作祟 傷人命祝融肆虐

第六十八回 化險爲夷錢神得力 顧名思義股東無權

第六十九回 富貴由天金易得 死生在數命難逃

第七十回 好夥計獨享利權 賢昆仲大鬧意見

卷八

第七十一回 彰報應流離苦妻女 顯神通牽合野鴛鴦

第七十二回 守財奴閉門訂家法 失貞婦背里覓生涯

第七十三回 鹹肉莊官僚托足 鮮菓鋪學生埋頭

第七十四回 染毒瘡小儻風流債

播醜聲大貽名教羞

第七十五回 惹禍遭殃怪態百出

增榮益譽異想天開

第七十六回 取道尹棋輸一着

復帝制語妙雙關

第七十七回 感前塵暗吞一掬淚

掀醋罐枉吃五分頭

第七十八回 孽海猛迴清綺障

春江小住掃情魔

第七十九回 販私土詭跡張黑幕

充完璧妙術泛紅潮

第八十回 遠慮深謀雄心掃地

拈花惹草色胆包天

第五集

卷九

第八十一回 辣手段遊子還鄉

硬心腸蕭郎陌路

第八十二回 誇舊遊當筵論因果

結新知背地設機關

第八十三回 計出萬全迷龍有陣

功虧一篑縛虎何人

第八十四回 燕子窠下場憐賤妓

虎狼窟歷劫嘆貧娃

第八十五回 強中強乖人受騙

冤裏冤小婢遭殃

第八十六回 一封信險破財奴胆

八百金頓迷窮漢心

第八十七回 傳機密屬垣有耳

避債探伺隙何人

第八十八回 甘言易入弱女移家

孽報難逃惡奴結局

第八十九回 藏頭露尾莫測妖狐

俠骨冰心決除害馬

第九十回 設陷阱疑雲障雨

洩命案遠走高飛

卷十

第九十一回 作惡人難逃法網

可憐女大受折磨

第九十二回 上公堂奶奶求救

抄小路太太遭疑

第九十三回 中媒難言懦夫洩憤

下堂求去蕩婦無情

第九十四回 收覆水負荆登門

避後患運籌帷幄

第九十五回 天理循環請君入甕

人心叵測縱虎歸山

第九十六回 玉鏡臺前遭白眼

沈蘇帳底進紅丸

第九十七回 禍生肘腋醋海興波

病入膏肓情場結局

第九十八回 請名醫何期滑脚

酬月老不惜纏頭

第九十九回 匿私贖虔婆工謀

啖餘桃優伶中計

第一百回 變起家庭證惡果

潮翻歌浦結新書

繪圖 歇浦潮目錄

第一集

卷一

- | | | |
|-----|----------|----------|
| 第一回 | 避難依人貞心匪石 | 架詞試節巧舌如簧 |
| 第二回 | 接匿名信老爺動怒 | 訴覆盆冤愛妾撒嬌 |
| 第三回 | 乖案目移花接木 | 惡科長換日偷天 |
| 第四回 | 聚餐會竭力爭口腹 | 檢方書拚命省銅錢 |
| 第五回 | 呼將伯和尙鳴冤 | 慕共姜女郎矢志 |
| 第六回 | 雙方得利姑息爭端 | 一榻橫陳快談報館 |
| 第七回 | 莽郎君黑夜逞蠻威 | 癡女兒深宵驚幻夢 |
| 第八回 | 惑雌黃蓮心忍苦 | 窺秘密梅子留酸 |

第九回 生子喪子一喜一悲

解鈴繫鈴半真半假

第十回 觀新劇旅館訂幽盟

發老騷娼寮鬧笑話

卷二

第十一回 訪桃源老翁逢烟妓

逛名園主筆遇仇家

第十二回 影戲場有女懷春

番菜館公就食

第十三回 吃官司隊長受奇羞

想議員公民發狂熱

第十四回 選舉運動成笑史

婚姻反覆好謀

第十五回 寫狀辭滿腹牢騷

露機關一牀繡枕

第十六回 一觀察無意撞木鐘

兩偵探有心敲竹槓

第十七回 肆恐嚇驚散野鴛鴦

巧安排出示真憑據

第十八回 荔香園侍兒報信

蕙芳樓流氓拆梢

第十九回 殺愛妻老爺再裝腔

訪小妻大婦初設計

第二十回 贈巨金美人仗義

出重洋浪子逃生

歇浦潮卷一

海上說夢人撰

第一回 避難依人貞心匪石 架詞試節巧舌如簧

歇浦寒潮日夜浮。浦邊幻景逐波流。瓊樓十二巢狐兔。珠履三千走馬牛。愧我優游消歲月。憑誰點綴續陽秋。手持秃筆無聊甚。舊事新聞一例收。

這一首詩便是歇浦潮的緣起。據說春申江畔。自辛亥光復以來。便換了一番氣象。表面上似乎進化。暗地裏却更腐敗。上自官紳學界。下至販夫走卒。人人蒙着一副假面具。虛偽之習。遞演遞進。更有一班淫娃蕩婦。執袴少年。都借着那文明自由的名詞。施展他卑鄙醜態的伎倆。廉恥道喪。風化沉淪。那時有一位過江名士。目擊這些怪怪奇奇的現象。引起他滿腹牢騷。一腔熱血。意欲發一個大大願心。仗着一枝秃筆。喚醒癡迷。挽回末倫。無如天嫉奇才。文人命薄。那年這名士爲着一件痛心之事。得了個咯血之症。臥牀半載。遽爾召赴玉樓。易簀的那天。在下也在他牀前視疾。他却把這一件心事。重重託付了在下。無奈在下半年甫及冠。閱歷有限。得了他遺命之後。一連數載。未得隻字。朋友之託。幾將置之腦後。近日涉足社會以來。覺得見見聞聞。每况愈下。追憶名士的一番議論。果然大有見地。在下雖

然不學無術。却不可辜負了他的遺志。因此撿拾些野語村言。街談巷議。當作小說資料。粗看似乎平常。細玩却有深意。所謂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若問是真是假。連做書的也不大發明。看官們只消記着紅樓夢內的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二語。便是讀本書的總訣了。要知歌浦潮如何開場。請列公略靜一靜。聽在下慢慢道來。正是。

好從牛渚燃犀照。

且向螭庭鑄鏡觀。

閑言少敘。却說上海城未拆時。與租界最接近的。便是新北老北二門。老北門內沿城根。有一條捷徑。可通新北門。其間又岔出幾條小弄。內中有一條薩珠弄。居人以訛傳訛。便叫他殺豬弄。這殺豬弄內。居住的並非屠尸。却是些經紀人家。大都在北市營業。早出晚歸。一則房租廉。二則出入便。因此這弄內。居戶。真是鱗次櫛比。卽有最精細的調查員。也不能指出戶口詳數。其間有一戶姓王。乃是婆媳二口。左右鄰居聽他們講的。是一口甯波話。順口稱作甯波人家。老的是甯波媽媽。少的便是甯波嫂嫂。這甯波媽媽。母家姓李。今年已有五十上下年紀。却還精神爽健。強飯加餐。爲人甚是和善。不過愛管閑事。每每受着許多閑氣。他媳婦邵氏。纔只二十一歲。身材很是伶俐。面貌却也不弱。惜乎命犯孤鸞。成婚未及半年。他丈夫忽然一病身亡。邵氏撫棺大慟。當時欲以身殉。念及老姑在堂。無人侍奉。只得。

含辛忍痛靠着十指尖尖做些女紅。度這苦雨淒風的日子。忽忽日月。不覺又是一年。那日邵氏正繡着鞋頭花樣。李氏却在穿理冥錠。忽聽得外面砰砰碎碎三聲。砲響。接着一陣吹打。夾着些鑼聲。李氏自言自語道。大約對門陳家的媳婦入殮咧。自我家雲兒死後。弄內足足死了十來個人。這地方可稱是一個不祥之地。那陳家的媳婦。不但人材好。而且性格溫柔。他丈夫也生得十分漂亮。小夫妻兩口子。每逢禮拜日。手挽手的出外游玩。何等快樂。目今女的爲了產後血崩病致死。不知他丈夫怎樣的悲慟。李氏說時。邵氏眼圈兒早已紅了。李氏觸景生情。想起兒子在日光景。一陣心酸。兩行老淚。不由的奪眶而出。這時候忽然有個人推門進來。一眼見他婆媳兩個。流淚眼看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的模樣。笑道。別人家死人。要你們婆媳倆傷心什麼呢。李氏認得是陳家的梳頭娘張媽。不覺破涕爲笑道。你主子家死了人。又不帶你到棺材裏去的。你躲到這裏來則甚。張媽道。我家少奶奶平日我甚好。我本欲待入殮時痛哭一場。不料方纔道士貼出字兒。我生肖第一個犯忌。所以到你家避一面說。一面拿起邵氏繡的那隻花鞋。讚不絕口。道。嫂嫂繡得好花樣。這粉紅鞋面的花朵。煞是好看。不知那一個有福的姑娘。得穿你親手繡的這雙鞋子。口氣張媽猜着他的心事。便道。嫂嫂看破些罷。常言道。死生有命。富貴。

歇浦潮 第一回

遲○早○些○罷○了○嫂○嫂○青○年○守○寡○原○是○件○最○痛○心○的○事○無○如○死○者○不○可○復○生○

又○何○必○苦○壞○了○身○子○令○死○者○在○地○下○不○安○呢○卻○氏○強○作○笑○容○道○媽○媽○說○那○

爲○人○十○分○賢○慧○可○惜○沒○壽○也○是○天○地○間○一○種○缺○陷○像○我○這○樣○薄○命○人○還○留○在○世○間○却○那○

生○生○的○拆○散○豈○不○是○閻○王○爺○爺○沒○了○眼○睛○麼○說○到○這○裏○已○是○淚○流○滿○面○哽○不○能○聲○張○媽○也○陪○他○

滴○眼○淚○李○氏○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連○閻○王○爺○也○好○信○口○胡○說○的○嗎○張○媽○道○也○難○怪○嫂○嫂○像○我○這○

用○的○人○却○老○而○不○死○大○約○閻○王○爺○真○瞎○了○眼○睛○咧○說○罷○又○道○咳○我○只○圖○自○己○說○得○爽○快○竟○忘○却○媽○媽○

咧○該○死○該○死○這○句○話○引○得○邵○氏○也○笑○將○起○來○不○一○會○陳○家○大○殮○已○畢○張○媽○自○回○家○內○那○時○死○者○靈○前○已○

設○了○墊○張○媽○叩○罷○頭○忽○見○死○者○的○丈○夫○陳○光○裕○正○獨○坐○一○隅○掩○面○流○涕○即○使○上○前○勸○慰○了○一○番○光○裕○始○

稍○稍○收○淚○畢○竟○悼○亡○心○切○晚○間○睡○在○牀○上○一○燈○獨○對○萬○籟○無○聲○覺○得○孤○孤○單○單○悽○悽○冷○冷○想○起○嬌○妻○在○

日○枕○邊○被○底○軟○語○溫○存○而○今○宛○如○隔○世○不○由○的○肝○腸○寸○裂○足○足○哭○了○一○夜○次○日○便○茶○飯○少○進○精○神○恍○惚○

一○連○數○日○皆○是○如○此○把○家○中○人○都○嚇○壞○了○他○父○親○陳○浩○然○便○要○替○他○續○娶○光○裕○聽○說○大○大○不○悅○道○大○凡○

婦○女○沒○了○丈○夫○大○都○守○節○終○身○即○欲○再○醮○也○須○待○三○年○服○滿○惟○有○男○子○喪○妻○便○急○圖○續○娶○這○也○是○歷○古○

相○沿○男○尊○女○卑○的○惡○習○然○而○從○未○有○首○七○未○過○便○議○及○婚○事○的○你○們○想○出○這○條○主○意○非○但○陷○生○者○於○不○

義而且也忒煞看輕死者了。浩然見他固執，只得罷了。幸喜光裕隔了幾天，漸漸回復原態。家人私相慶幸，連張媽也代他們放下了一塊石頭。不多時，這件事便傳進王家婆媳耳內。李氏並不在意。邵氏爲着此事，却定了半天神。恰巧這年上海革命軍起義。九月十三那夜，白旗一揚，徧地響應。也是滿清末造，親貴弄權，激動民氣所致。那時最高興的，便是一班商團會員。個個磨拳擦掌，興匆匆的去攻製造局。幸得滬軍防營兵士相助，纔將製造局攻破。可憐商團中已死了幾個熱血的少年。其實這班人都仗着一團高興，出生入死的爲他人爭榮博譽。臨了只領得一枝新槍，獎着一塊急公好義的銅牌了。事做書的替他們大不值得。這都是後話不提。當夜又有一班人亂烘烘燒了上海道的頭門。次日便有一個民政總長，一個滬軍都督出現。大局既定，居民有些還在睡夢中糊裏糊塗的渡過了一朝。世界這也算上海人民的大幸。誰知內地忽然起了一種謠言，說清政府派了十萬北兵，由天津出發。不日到上海來決一場大戰。因此城內居民大起恐慌，紛紛搬往租界躲避。王家婆媳也打點避地之策。李氏意欲回甯波原籍。邵氏因原籍並無親屬，與客地一般無二。還是上海有幾家姊妹行來往。若到甯波，一則人地生疎，二則兩代孤孀，難保不受人欺侮。三則甯波未必不遭革命影響。因此執意不去。兩方面正在不能解決的時候，忽然張媽笑嘻嘻的走了進來。李氏便問他可曾預備逃難。張媽道：

我本不想走的。經不起陳家太太苦苦的叫我一同到他親戚家去。我也不便推却。明天早起便要動身。故此我特來告訴你們一聲兒。李氏道：恭喜你有了去處。我們還沒處投奔呢。張媽問其所以。李氏便把自己要回甯波。邵氏不肯的話說了一遍。張媽道：上海住慣的人。要回鄉下去。却是樣樣不便。難怪嫂嫂不願意了。我却有條主意。不知行得行不得。陳家的那門親戚。往在新開聽說宅子。是自家造的房屋。很大。你們人口又少。家具無多。何不向陳家商議。商議借他一間。暫住。大不了貼還他家房錢罷了。那時我們都在一起。豈不更有照應。邵氏道：只恐他們有錢人家。不把我們窮人放在眼內。那不是自討沒趣麼。張媽道：那可無慮。陳家的排場。你們是知道的。講到他家這們親戚。我有時見那位奶奶同著二位小姐到陳家來。雖是珠鑽滿頭。綺羅徧體。却都和藹可親。絲毫沒有富豪習氣的。况且嫂嫂生得美人兒似的。我見猶憐。誰敢輕侮。只恐他家姊妹得了你。反恨我老物。討厭咧。邵氏聽說。啐了一口。李氏道：話雖如此。不知陳家肯不肯。張媽道：這事包在我身上。說罷回到陳家。逕進內房來找太太。這太太今年已有四十四歲。素性愛潔。所以面上常撲着滿臉的粉。梳一個小小髻兒。插着黃澄澄的金押髮。垂着兩引假鬢。却是髮光可鑑。香氣撲鼻。身穿玄色縐紗棉襖。高高聳着條元寶領。露出白夕法布襯衫。家常不會繫裙。穿着桃灰縐紗棉袴。四寸金蓮。盈盈的貼在地上。正指揮僕婦收拾衣服。

張媽一見便把王家的事說了。這太太賦性仁慈，聽了便說道：「目今擾亂時世，可憐他兩個女流之輩，無親無眷，教他們投奔何處？既然他愛和我家同住，幸得那邊房屋大，常言道：遠親不如近鄰，我們把舊鄰變作新鄰，却是再好沒有。你快去叫他們收拾收拾，把細軟的隨身帶去，笨重的可棄，則棄值錢的堆在我家橫豎這裏有人管着呢。」張媽大喜，三脚兩步奔到王家，向李氏婆媳說知，他婆媳兩人自然歡喜。當日便把應用衣服裝了兩箱，又把零星物件打了一個大包，裏餘下的桌椅檯凳，一古腦兒央人搬進陳家。這夜婆媳二人通宵不曾合眼。次日清晨，張媽便來叫他們到陳家會齊。浩然自願留家看屋，光裕押着箱籠物件先行。太太帶着兩個乾女兒和張媽李氏婆媳等一干人，賃了幾乘黃包車，一窩兒向那親戚家而來。這親戚便是陳太太的娘家，原來陳太太母家姓錢，父親在日會開過一家絲棧，故此家道頗爲殷實。其母周氏生下一子一女，子名如海，便是陳太太之弟，娶的是薛姓之女。已生了兩個女兒，長女秀珍，年十七歲，次女秀英，年十五歲，都生得粉裝玉琢，嬌豔如花。這年上海城內鬧了革命亂子，老太太第一個着急，三番兩次的着人進城接女兒來家，一面騰出一間空房預備他娘兒們居住。那天光裕帶着個僕人，押了四輛小車到他家門首。老太太得知，卽命娘姨們帮着車夫，七手八腳的把箱籠物件搬進裏面，打發車夫走後，老太太便問光裕：「你娘怎麼還不來？」光裕道：「母

親少停便好到了。他還命我帶信給你老人家。只因我家對門有兩個女人。平日爲人原是好的。目爲着逃難沒處投奔。所以我媽叫他們合夥同來。意欲借這裏暫住幾天。緩緩再找地方安頓。不知你老人家意下如何。老太太道。若說是女人。有何不可呢。只恐他家還有男子進出。那就有些不便了。光裕道。這件事你老人家無須慮及。他家兩代寡居。那裏來的男人進出。老太太道。什麼兩代寡居。莫不是去年你母親所說那個王家的小寡婦麼。光裕道。正是他家婆媳。老太太笑着向薛氏道。這倒好極了。聽說這女的年紀還輕呢。不但人材俊俏。而且性情和淑。夫故年餘。上有老姑。下無兒女。難爲他仗着十指做些女紅度日。也算婦女中難得的了。那日光裕沒了媳婦。我還同你談及。若能央一個媒人。把他們一對鰥夫寡婦。廝併攏來。倒是一件好事。後來光裕鬧着脾氣。我也把這件事兒忘了。不料今兒竟不期然而然的擠到一塊來。可不是一件絕妙奇聞嗎。說着笑了。光裕聽說不覺面上緋紅。正要分辯時。聽得外面人聲鼎沸。一個傭婦慌慌張張進來。報說陳家姑太太來了。原來亂事一發生。那班黃包車夫。見避難人多。便都奇貨可居。索價非常昂貴。自老北門雇車至新闡。往常只須七八十文。今天這幾個車夫。見陳太太等一千人。都是女流之輩。還攜包帶裹。便想敲他們一個竹槓。要五角小洋一輛。後來纏了半天。纔講定三角一輛。到了門口。那拖陳太太乾女兒的車夫說。一輛車坐了兩個人。

定要加一角錢。陳太太不肯。因此便爭執起來。幸得一個紅頭巡捕走來。纔將這班車夫趕開了。那時老太太已帶領媳婦孫女等迎將出來。一眼看見他女兒身旁站着個美貌女子。年紀約在二十左右。淡妝素服。丰韻天然。暗想此人大約便是王家的嬌婦。果然生得俊俏。光裕已將老太太答應王家婆媳居住之說。暗暗告知他母親。陳太太心中暗喜。便替他婆媳們引見過了。纔一同進內。李氏從未到過大戶人家。見錢家客堂中鋪陳華麗。不覺念起佛來。薛氏又引他們到預先備下的房間內。觀看陳太太見箱籠亂堆滿地。靠裏牆設着一只紅木大床。橫頭一張雙人鐵床。帳幃被褥。都鋪設得舒舒齊齊。近窗排着一只棕榻。是預備給下人睡的。其餘桌椅檯凳。雖然半中半西。却佈置得井井有條。陳太太看罷。向薛氏稱謝道。我們一來。又勞妹妹費心。很覺過意不去。薛氏笑道。姊姊說那裏話。自家人客氣什麼。姊姊若不怪我們。陳設得不倫不類。已是萬幸了。不瞞你說。我原想排一房間外國傢伙的。老太太說外國傢伙怕你不喜歡。因此排成這一個半中半西的房間。他老人家的意思着實疼着你呢。說時笑得銀鈿亂顫。忽見老太太也顫巍巍的來了。薛氏卽忙歛住笑容。讓老人家坐下。老太太對他女兒道。我在先打算你睡了大床。鐵床讓徐家姊妹睡。既然王家嫂嫂們來了。祇可教徐家姊妹同我。家秀珍秀英兩個孩子睡。橫豎他們兩人各佔着一張大床呢。王家婆媳就在鐵床上安歇便了。邵

親道：我們婆媳二人避難來此，得蒙老太太容納，已是萬幸。講到安歇的地方，隨便那裏都可使得。若教徐家小姐讓我們反令我們深抱不安了。李氏接口道：不錯，我們婆媳倆不論廚房柴間，都可睡得。又何勞老太太操心呢？老太太笑道：你們也不須客氣。徐家姊妹原同我家兩個丫頭，怪親熱的。那天我硬派他們住在這裏。秀珍姊妹還和我爭了半天。今日也是天假其便，你婆媳來了，仍教他們小姊妹聚在一起。你們也不必殺風景咧。陳太太也勸李氏婆媳不必推却，即命張媽在棕榻上睡。大家都不寂寞。這邊徐氏姊妹也願意和秀珍姊妹同住。這徐氏便是方纔所說陳太太兩個乾女兒。乃是他亡嫂何氏的表妹。一個叫掌珠，年十六歲。一個叫愛珠，纔只十二歲。父母雙亡，由姨氏帶領成人。自拜了陳太太乾娘之後，一向住在陳家。因此和秀珍姊妹十分親熱。一聽許他們住在一起，都歡歡喜喜的奔回房裏去了。陳太太等忙忙碌碌安排箱籠完畢，已是午牌時份。外面開進飯來，乃是四葷二素的家常小菜。薛氏隨着進來，說：今天倉卒，不曾備得饍饌，請姊妹莫怪。陳太太笑道：日子長呢。你若每頓如此客氣，豈非教我們食不下咽嗎？薛氏帶笑退出。衆人用罷飯，陳太太到他娘房中去閒談。李氏隨着張媽到外面各處游玩。邵氏獨自一人，悶坐房內。一抬頭，見壁間掛着一張半身放大照像。乃是個中年男子，西裝打扮，狀貌魁梧，精神奕奕。暗想：此人大約便是陳太太的兄弟錢如海了。聽說他在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安視天地如寄。廬無愁慮。到如今你看我長得這般癯肥。所以我勸你莫向甘中道。陶文正曰。甘那纔是養身之道呢。邵氏聽說心中頗爲驚異。暗想不料這位夫人出身豪富。却能說出這種大澈大悟的議論。便道。奶奶高見極是。貧婦遵命便了。薛氏笑道。又來了。我叫你不用提起貧富二字呢。說時見李氏已隨着張媽回來。張媽一見薛氏。便道。原來奶奶也在這裏。薛氏隨向李氏存問。李氏反有些侷促不安起來。薛氏又同他們講了些家常。纔去臨走時。叫邵氏得空到他房中去坐坐。邵氏待薛氏走後。細玩他方纔一片議論。果然大有閱歷。心中不勝欽佩。暗道。這位奶奶倒是個大賢大慧人物。也是天緣湊巧。爲着避亂相識。目今既在一處。必須當他一個閨中良師。時常請他些教益。不可錯過了。機會這夜錢如海回家。先到他姊姊處問候。邵氏無處退避。只得覩覩着同他相見。如海見邵氏姿容美麗。丰致奪目。心中暗暗稱羨。一回房。便問薛氏姊姊那邊有個帶孝的少婦。是誰。薛氏笑道。這野貓精一見了美婦人。便和黃鼠狼遇着小雞一般。滴涎欲餓。千方百計的弄上了手。隔幾時覺得厭了。便棄如敝帚。那年爲了姓施的女人險些兒闖出天大亂子。幸得倪老爺同你相好。纔能含糊了事。然而已足足化了整千銀子。你難道鬧得還不夠嗎。如海笑道。你又要纏到歪裏去了。我不過打聽打聽。偏有這許多嘮叨。究竟這婦人是姊姊家什麼親戚呢。薛氏道。若說這人來頭着實不小。他並非

親眷乃是鄰舍家的一個嫗婦如海道嫗婦嗎那就好極了薛氏道吓你莫做夢罷嫗婦有幾等的嫗婦他乃是個節婦你能奈他何不成如海笑道罷了我又沒有意思你竟要吃醋了這些話來哄誰他今天纔來你又不是仙人怎知他是節婦呢難道他自己對你說的麼薛氏道虧你說得出呢眼珠子生着做什麼用的我見他舉動莊重不佻言語中頗有不忘故劍之意已知他是個節婦那時我恐與他意見不合話不投機所以掉了個槍花說了一大篇鬼話把他哄得服服帖帖其實我卻另有一番用意也是你媽的主意他爲着你外甥光裕喪了媳婦見這女的品貌很好故而叫我去探探他的性格誰知我一進去竭力拉攏他卻竭力漾開險些兒遭了一鼻子灰幸得我平空捏造出一篇假話纔把他矇住了他便當我是一個好人再過幾天不怕他不在我手掌中翻筋斗說着大笑如海笑道你這張嘴真利害人前說人話鬼前說鬼話我雖不是紅樓夢中的賈璉你到成了榮國府內的二奶奶王熙鳳了薛氏聽說瞅了他一眼伸手捻住如海大腿上一塊肉不放如海便似殺豬般的怪叫來起正是

觀面忽驚花月貌

搖唇頓現虎狼心

欲知後事請閱下文

第二回 按匿名信老爺動怒 訴覆盆冤愛妾撒嬌

一宿無話。次日清晨，光裕起身盥洗畢，便往母親房中問安。那時陳太太還未起身，張媽正在掃地。邵氏也不會下床，光裕與他雖係近鄰，却不常見面。有時偶然相遇，也在牆陰路角，彼此俱不留意。昨日又因避亂，念切心緒，匆匆今日相逢咫尺，兼之晨曦初上，房屋是朝南的，面前一帶玻璃窗，上日光映入，照得纖毫畢露。邵氏穿着件月白色緊身衫子，水灰色棉襖袴，鬢髮蓬鬆，星眸慵啓，正屈着一膝，攔在腿上，穿那雙一塵不染的白鞋兒，雖是六寸圓膚，却別具一種丰韻。光裕看得呆了，邵氏見光裕進來，想起那日張媽說他不肯重要的話，不由的抬頭向他面上一望，恰巧兩人的眼光撞個正着，彼此心中一動，霎時邵氏面上起了兩朵紅雲，羞得迴過頭去。故意將李氏推醒道：「媽起來罷，光裕也覺得十分慚愧，迴身便走。他二人這番神情，惟有旁觀的張媽心中明白，口內不言，暗下十分歡喜。當下光裕纔跨出房門，便如海撞了個滿懷，彼此都說一聲：「咳，如海對光裕看上一眼，微笑道：「你好早啊。」光裕道：「我在家原早慣的，母親還不曾起來呢。」如海道：「原來如此，你清早趕進來看誰？」光裕聽說臉上一燥，也不回言，一溜烟奔向書房中去了。如海不覺哈哈大笑，這一笑驚動了陳太太，一翻身坐起道：「原來你們都起來了。」如海應着進來道：「正是呢，姊姊昨晚可有什麼不舒服麼？」陳太太笑道：「我到你們這

裏勝似上天堂了。還有什麼不舒服呢。如海道：姊姊，怎說我們自家，還用客氣嗎。倘若下人不聽使喚，你儘管告訴弟媳便了。說着，迺頭見張媽還在掃地，怫然道：那那那松江娘姨，可不是反了麼。什麼時候還不進來掃地，却要姊姊的梳頭娘姨動手。陳太太道：他原是勤力慣的一得空便要揩揩抹抹。地下昨夜已掃過咧，你休錯怪下人。張媽也丟了掃帚，笑道：果然昨夜我們安歇時，那松江娘姨會送來掃地，我平日起來便收拾地下，今日覺得沒事，手臂痒痒的，因此尋把掃帚有掃沒掃的掃掃不料。被少爺看見，倒冤枉了松江娘姨咧。陳太太笑道：如何以後不許你多事。張媽諾諾連聲。如海笑了一笑，忽然又發作道：小大姐那裏便連一接二的叫小大姐，那小大姐名叫阿翠，纔只十三四歲，見主人發怒，嚇得戰戰兢兢，站在門口，不敢入內房。陳太太等人也不知爲着何事，都替他捏着一把汗。如海一手捻着阿翠一只耳朵，拖進房內，那阿翠已驚得哭了。如海惡狠狠的道：我昨夜不曾對你說嗎。叫你早起到這裏來伺候，你耳朵難道聾了，怎麼連半個影兒都沒有你看。這位奶奶起來已經半天，你還不打臉水進來。這等偷懶，還當了得。下次若再如此仔細揭你的皮，說畢，纔把手放下，叫他快去。那阿翠揩着眼淚，走了出去。邵氏方知爲的是他十分過意不去。如海又向邵氏賠罪道：這些下人真不中用，請嫂嫂莫要見怪。下次倘有什麼不當意處，告訴我，重重打他便了。邵氏面漲通紅道：這

我的不是方纔。他已問我。我叫他緩緩的呢。陳太太笑道。他這種冒失脾氣。至今還沒改。方纔霹靂火似的。我不知爲著什麼大事。原來却爲打臉水這點小事。也值得大驚小怪。把小大姐嚇得哭哭啼啼。活似當年孩子氣一般。如海笑道。姊姊還提舊事呢。我明兒留了鬍子。你還當我孩子麼。陳太太笑道。那怕你鬍子都變白了。我一閉眼。便想起你那一種賊忒理嘻的腔調。誰說不是個孩子。這句話把衆人都引得大笑。如海見李氏正向他望着。便湊趣道。王太太。你想我家姊姊。把我這樣大年紀。還當作孩子呢。李氏笑道。姊弟原沒有老少。童年丫角。到白髮盈頭。本來極快的。目下少爺還在壯年。陳太太年紀也未老。回憶當年情景。怪不得如在目前。待到一對兒白髮盈頭。那時重提舊事。纔是太平佳話呢。說時見阿翠已提着一壺熱水進來。一手還拿着封信。遞給如海。如海見是倪俊人的筆跡。卽忙折開一看。只見上面歪歪斜斜。寫着兩行草字道。

刻有特別要事。恭候 駕臨一談。千萬勿誤。

如海兄電 俊人頓上。

如海看罷。便問阿翠。這封信是誰送來的。阿翠道。是倪家車夫送來的。還在外面等回音呢。如海聽說。卽便走到外面。只見倪家拉包車的阿三。正啣着一枝香烟。立在階沿上。調那隻八哥兒取樂。見如海

出來便笑嘻嘻的叫聲錢老爺。如海道：你家老爺現在那裏？阿三道：老爺現在卡德路公館內，叫我請老爺快去呢。如海道：你可知他請我爲着何事？阿三道：這却不知。方纔我們老爺接着郵政局寄來的一封信，當下便怒氣勃勃，打發我來請老爺快去，却不知究竟爲着何事。如海聽說吃了一驚，暗想大約又是革命黨的恐嚇信了，便叫阿三先走，我卽剎便來。阿三去後，如海上樓，回進自己房內，薛氏正擁被坐在床上，上身被着件棉襖，一手執着一杯蓮子羹，一手用把小小銀匙，一匙一匙的向嘴裏送着，見如海進來，便冷冷的向他披着嘴一笑道：你好孝順，大清早起便到母親房中間安去了。如海道：誰說母親房中我方纔在？姊姊那裏呢？薛氏笑道：原來在姊姊那裏，我纔錯了，究竟你們姊弟要好，昨夜還講到半點多鐘，祇隔一宿，又記罷着一起，身便性急慌忙的去望這位親姊姊，我看你也不必出去辦事，咧成日在家陪着他罷。如海道：你說些什麼？難道有親眷住着做主人的冷冰冰聽他陰乾不成？薛氏道：好啊，你真是一個熱心人。上半年我家母親到這裏來住有半個多月，你足足見了他四五次，面好一個有親眷住着做主人的冷冰冰聽他陰乾不成。如海笑道：咦，我又不會得罪你，爲什麼一開眼便尋人淘氣呢？若說當日你家母親在這裏的時候，原是你說的他並不是你生身之母，叫我不必去恭維他，如今又何苦把這件事來難我呢？薛氏道：你倒推得乾淨，我且不说這個，便是你那位姊

姊平時常有一年半載不到這裏來。從未聽你說起紀念他的話。有時他家請你前去。你還要託故推辭。爲何現在又變得這般親熱起來呢。如海笑道。你瘋了麼。這些話都教我從那裏說起呀。薛氏哼了一聲道。我瘋麼。我却罰咒不瘋。我看你瘋了什麼。姊姊咧。妹妹咧。自己問問心看。還是嫂嫂罷。如海哈哈大笑道。你原來爲着這個。却大兜着圈子講話。弄得人不明不白。你放心罷。我下次不進他的房門。何如。薛氏道。誰教你不進誰的房門。你儘願望你的親姊姊。親嫂子去。與我什麼相干。須知這種人白虎當頭。孤鸞照命。嫁一個死一個的你。儘走你的道兒。我也預備着守寡罷咧。說着。把那杯蓮子羹用力向梳妝檯上一摔。賭氣不吃。如海見杯中已剩得三五顆蓮子。便拿起來一口呷盡道。你不吃。還是我吃。看誰佔便宜。一面說。一面換好衣服下樓。見包車夫阿福。已將那輛三灣頭的橡皮車。拖在門外。伺候如海跨上車。阿福洒開大步。直向卡德路奔去。且說這倪俊人。便是上回薛氏所說的倪老爺。原籍湖南常沙人氏。曾放過一任實缺知縣。手中很有幾個造孽錢。在租界上頗有勢力。共有三起公館。一所在虹口。是他大婦的住宅。一所在卡德路。却是姨太太住着一所在愛而近路。乃是二姨太太。還有三姨太太。却與大婦同住。俊人與如海最爲交好。遇有不決之事。都與如海商議。因此如海把他當作護符。他也把如海當作手臂。然而他二人的交情。却仗俊人第二妾之力。你道爲何。原來俊人第二

妾乃是堂子出身名喚無雙。在先本是如海的相好。只因如海生平專喜交結官場。那日在無雙家宴客。席間有個朋友代他請了俊人。豈知俊人是一個色中餓鬼。當時狠看上無雙。只礙着如海。不便割他的靴。故此與如海相與得分外親熱。却時常勸如海在無雙院中請客。自己也不時前去走動。如海起初不覺得什麼。久而久之。漸漸看出他的意思。心中不免懷着幾分醋意。意欲與他決裂。又恐自己不是他的對手。只得忍着。後來忽然生出一條主意。暗想他既然看上無雙。究竟無雙是一個妓女。並不是我的禁樹。何不趁他心熱如火的當兒。做一個順水推舟的人情。於自己並無所損。還可討好於俊人。將來未必沒有益處。這夜如海便約俊人到無雙院中。三面言明。辦那移交的手續。俊人果然十分感激如海。便許他是平生第一知己。不多幾時。俊人便娶無雙作他的二姨太太。在愛爾近路租一所公館。與他居住。如海也常時前去。無雙並不迴避。有時也到如海家來。如海又將長女秀珍。把俊人拜做寄父。無雙爲寄母。兩家時常往來。有如至戚一般。去年無雙忽生下一個兒子。俊人益加寵愛。這也不在話下。那年上春。俊人忽然接到一對匿名書信。乃是革命黨給他的。說他爲着某事。與黨人作對。教他提防着吃手鎗。這時候正與金琴蓀被刺相隔未久。俊人得信。嚇得魂不附體。便與如海商議。如海笑道。這種信希罕什麼。說不定是別人假冒。有心恐嚇。你只消置之不理罷。怕他則甚。俊人還

覺得有些胆怯。便請了一個做偵探的張榮。隨身保鏢。出入不離。果然未曾遭人暗殺。這天如海接了俊人來信。又聽阿三一番說話。料定俊人又接到那革命黨人的書信。誰知道一到那邊。大出他意料之外。只見俊人怒容滿面。身子斜倚在沙發椅上。口中啣著枝雪茄烟。大約話說的時候太久了。故而雪茄烟頭上。已經烟消火滅。在他身旁。却站着那位姨太太。一見如海進來。便翩然避入裏面。俊人見了如海。並不起身招呼。略略把手一揚。如海便在他對面椅上坐下。早有裏面的使女送茶出來。如海呷了一口道。今兒又鬧什麼岔子。這時使着人來叫我。累得人點心也沒有吃。難道又接著革命黨的信麼。俊人霍地站起道。你猜着了。岔子雖沒有。謠言却有一封。但不是革命黨的。你想。終朝打雁。今天給雁啄了眼珠。笑話不笑話呢。如海聽了。不解所謂。便道。你說什麼。今天怎的把悶葫蘆給我猜起來了。俊人也不作聲。劃了根自來火。把雪茄烟點着。惡狠狠的呼上幾口。纔說一句。真是笑話說罷。又背着手。踱來踱去。一語不發。如海弄得呆呆發楞。忽然俊人長歎一聲。如海也定了神。大聲道。姓倪的。你怎麼了。究竟有什麼過不去的事。可說的儘說出來。若是不可說的。又何必多此一舉。請我到這裏來呢。俊人聽說對他斜睨一眼。迴身坐下。嘆道。你倒冒起火來了。這也有趣得很。我自己爲着冒火。纔請你來。你與我一對兒。冒火却教誰來潑水呢。如海聽說。不覺笑道。你今天大約瘋了。怎麼說出這種不

倫不類的話來。俊人道：且住，請你看這封信。說著，由懷中摸出一封信，遞給如海。如海連忙接在手中，一看，見是個大官封，工楷寫着，要函送卞德路倪公館，呈倪大老爺篆，俊人助啓。卞書名內具三字。後面黏着一分郵票，乃是本埠所發。如海笑道：這人倒是個書啓老手。官場信的格式很熟，一面說一面抽出那封信來念道：

仰瞻星斗晉謁無由，恭維俊人仁翁，花滿印床，香浮琴座，俗自化於懷冰，吏不煩於抱牘。

如海念着笑道：這種官樣文章，虧他從那裏摘來。原是一些奉承話，又要動什麼氣呢？再念下去道：

某等自問無狀，不能體隱惡揚善之心，竟以不入耳之言，上瀆清聽。然在仁翁顏面攸關，某等既有所知，又何忍緘默不進忠告。

念到這裏，聲音不覺漸漸低了下去。心中突突亂跳，那下面幾句，再也念不出口，只得默念道：

尊妾無雙，系出娼家。楊花水性，自仁翁收納下陳之後，不知感德，縱慾無度，陰結侍兒，勾致惡少，醜聲四佈，鄰里感知，而仁翁毫無所覺。

如海暗說了聲慚愧，再看下面是：

某等日觀此狀，頗抱不平。素欽仁翁以文章爲政事，以仁義爲漸摩，絕非帷薄不修者所可比擬。用

敢冒罪上書務祈鑒納亡羊補牢時猶未晚願仁翁後此善爲防閑毋使妖姬浪子肆所欲爲某等雖居局外與有厚望焉謹啓餘不贅

愛爾近路鄰人公啓

如海看罷十分驚異假意笑道你以爲這信內的話是真的麼俊人道我也不能說他是真更不能說他是假須知世間萬事決沒有無端發作的若說沒有這事此信從何而來若說果有這事又與寫信的人什麼相干呢如海道這倒容易信內不是說愛爾近路鄰人公啓麼只消到左右鄰家一問曾否發過此信倘說沒有不消說得這信內的話也一定是假的了俊人道你也癡了寫信的人既不肯署名這鄰人公啓字樣原不過矇人眼目而已像你這樣刻舟求劍辦法一世也不能水落石出照我的主意還是拿了這封信去問無雙自己看他怎樣回答如海道這個使不得他爲人索性率直聽了這種詭譎的說話倘若鬧出三長兩短如何是好俊人笑道住了我且問你家醜不可外揚這句話是不如海道是的俊人道然則你又是一家人我爲什麼告訴你這件事呢這一句可把如海難住半晌纔道這是你的意思誰知你存着什麼心腸呢俊人笑道我却有一層作用你若猜得到我改日請你林文仙家吃一樽酒也算謝你今天枵腹之勞如海道這句話當真麼俊人道誰來哄你如海想了

一。想。拍。手。大。笑。豎。起。一。個。大。姆。指。頭。道。妙。法。妙。法。佩。服。佩。服。不。過。這。一。樽。酒。你。可。賴。不。脫。了。可。不。是。你。要。我。在。不。得。開。交。的。時。候。做。一。個。和。事。老。麼。俊。人。笑。道。着。了。你。且。等。一。等。待。我。預。備。預。備。同。去。說。着。逕。自。進。去。如。海。心。中。暗。想。這。封。信。着。實。有。些。奇。怪。無。雙。爲。人。難。保。不。走。邪。路。然。而。寫。信。的。人。也。一。定。不。是。好。人。其。中。必。有。甘。一。日。酉。時。在。內。幸。得。俊。人。是。個。粗。漢。而。且。溺。愛。無。雙。一。見。面。早。已。骨。軟。筋。酥。料。想。不。致。鬧。出。事。來。倘。若。真。個。要。追。根。問。底。只。恐。連。我。也。不。免。跡。近。嫌。疑。呢。想。到。這。裏。險。些。兒。出。了。一。身。冷。汗。少。停。俊。人。出。來。二。人。仍。各。坐。着。包。車。到。愛。爾。近。路。公。館。門。首。停。下。只。見。小。了。頭。阿。娥。正。抱。着。一。只。雪。白。的。貓。兒。站。在。門。口。一。見。俊。人。迴。身。朝。裏。面。飛。跑。俊。人。向。如。海。道。你。看。這。種。路。道。就。有。些。兒。不。對。如。海。笑。而。不。言。俊。人。當。先。如。海。在。後。走。到。客。堂。內。只。見。靜。悄。悄。的。一。個。人。影。兒。也。沒。有。俊。人。氣。冲。冲。大。踏。步。奔。上。樓。梯。如。海。也。隨。着。他。走。進。無。雙。房。內。一。眼。看。見。無。雙。睡。在。床。上。還。不。會。起。身。額。角。上。兩。縉。劉。海。髮。幾。乎。把。半。引。臉。完。全。遮。沒。卻。在。髮。縫。中。露。出。兩。顆。烏。溜。溜。的。眼。珠。兒。面。上。脂。粉。斑。剝。在。白。雪。紅。霞。的。裏。頭。雜。着。黃。黃。的。條。兒。灰。灰。的。點。兒。櫻。桃。口。上。兩。片。猩。唇。仍。紅。得。似。硃。砂。一。般。一。灣。玉。臂。壓。在。大。紅。縐。紗。錦。被。上。面。穿。着。妃。色。絲。光。捷。法。布。對。襟。小。衫。袖。口。高。高。捲。起。露。出。赤。金。手。釧。尖。玉。筓。上。套。着。一。隻。小。小。金。鋼。鑽。戒。子。照。得。眼。前。雪。亮。俊。人。跨。進。房。便。覺。得。鼻。管。中。濁。着。一。股。甜。甜。的。香。味。又。見。無。雙。這。一。種。嬌。

怯怯的神情。怒氣早消了一半。一時不便發作。只得拖過一張椅子坐下。如海也祇可在旁邊陪坐。無雙懶懶的對他們睇了一眼。把那隻露在外面的膀子縮回被中。浙浙索索了一會。纔慢騰騰的坐起。順手在裏床撈過一件棉襖。披在身上。舉起一隻手。把頭髮搔了一摺。迴頭向俊人惡狠狠的釘了一眼。似乎怪他不該清早起來。擾人好夢的意思。俊人很覺過意不去。便期期艾艾的道。怎麼這這時候。還不起來。無雙不睬他。俊人自覺沒趣。搭訕着對如海道。你還沒用點心呢。我們何不到那邊麵館中弄些吃了。再說。如海暗暗好笑。聽他這般說。便道。使得使得。當下兩個人重複回到外面。只見阿三阿福兩個車夫。正揪着廝打。一見主人出來。即忙住手。便要拉車過來。俊人止住。教他們等在這裏。不准走開。又向阿三附耳道。你留心着。若見屋內有人出來。認清了衣裝年貌。少停告訴我。重重有賞。阿三點頭會意。兩人便到附近一爿徽館中。找個乾淨座位坐下。如海招呼跑堂的。拿兩碗雞絲麵。俊人道。且慢。我們先打兩斤酒喝喝。再用點心罷。跑堂的答應下去。如海素知俊人不愛喝中國酒。今天忽然變節。心中頗覺納罕。又見他雙眉緊皺。默默出神。知他懷着心事。也不便同他多說。便命跑堂的。拿上幾個碟子。不一會酒已燙好。如海接壺在手。替俊人滿斟上一杯。自己也斟了一杯。先呷一口。嘗嘗道。這酒忒不中吃。俊人道。管他呢。說着。便一飲而盡。道。照杯。如海笑道。你原來是中國酒外國吃法。一

口一杯連下酒菜也不用的。俊人道：你說酒不中吃，我說菜不中吃呢。如海道：很好，我們各行其素，你喝酒我吃菜，何如？俊人笑道：你也太會佔便宜了。兩人說說笑笑，不知不覺間，一壺酒已喝得一滴無餘。俊人命跑堂的再添二斤酒來。如海道：少吃些罷。空心酒最容易醉人，少停大家還有事呢。俊人此時已有了幾分酒意，執意要添。如海知他吃了酒，有點惟我獨尊的脾氣，只得由他。俊人酒酣耳熱，舉手在桌上重拍一下，長嘆道：安得上方斬馬劍，斷却姦夫淫婦頭。如海聽了，嘆味一笑。俊人又道：無羞惡之心，非人也。這件事難道罷了不成？如海道：說什麼呢？吃酒罷。俊人道：我不喝了。如海道：我也不喝了。俊人道：既如此，拿麵來。跑堂的聽說，端上兩碗熱氣騰騰的雞絲麵。如海餓了半天，得了麵便狼吞虎嚥似的吃個罄盡。可恨這碗麵太熱了些，把個舌頭燙得麻辣辣的怪痛。如海大張着口，只顧呵氣。俊人只吃得淺淺半碗，剩下的命跑堂的收去。一算帳，共是九角六分。俊人丟了一塊錢，也不等他付找頭來，拖了如海便走。如海着急道：慢慢的跑呢。俊人也不作聲，拖了他逕回公館。只見阿三、阿福二人，似一對石獅子般的，靠在大門左右。俊人便問阿三：那話兒有沒有？阿三道：沒有。俊人聽說，一氣奔進無雙房中。那時無雙已洗罷臉，正在調脂勻粉。奶娘抱着兩歲的孩子，坐在床沿上哺乳。無雙見俊人進來，便笑微微的迎着道：你們在那裏吃點心呢？俊人一肚子的辛酸氣，自早晨悶到這時候，已忍

角上的汗再看無雙已掙了起來。他平日恃着俊人寵愛，因此今晨故意買弄嬌癡，原是在妓院時籠絡狎客的一種手段。不料俊人重來，忽然動怒，在先還以為因自己早起冷淡了他的緣故。後來聽如海一片說話，反覺莫名其妙。靠在床邊呆呆發怔，如海見他面色鐵青，半身子似水淋漓，一般倚着床索索亂抖，心中大大不忍，便命他坐下，自己把俊人所接之信大略說了一遍。無雙不聽，猶可一聽之後，忽然奔到俊人面前道：「老爺，你快快將我打死了罷。」這種話莫說老爺聽了動氣，便是我平空遭了這般污蔑，也不願意活着咧。我雖是堂子出身，也知三從四德。既蒙老爺提拔，豈有不感恩報德終身服侍之理？去年叨天之佑，生下一個少爺，我自己正喜終身有靠，焉肯更生邪念？況且公館裏也不止我一人住着，還有娘姨大姐奶孀孀等人，你不妨問問他們，除却我與老爺一同出去之外，可會私自出過一門一步？我自己如此守志，不料還有不三不四的話傳入老爺耳內，連老爺也不能信我。教我後來怎樣做人？說罷倒在椅上嚎啕大哭。此時那奶娘他從帳縫中鑽出頭來，接口說：「我家姨太太果然十分規矩，平時連房門也不輕易出去，不知那個天殺的造出這些謠言，可真是怕來生爛舌頭麼？我看這封信大約還是鄰近那些不懷好意的流氓寫的，只因吊不着我們姨太太膀子，纔造作此言，哄騙老爺。老爺千萬不可上他們的當，冤枉姨太太呢。如海聽說也埋怨俊人道：「如何我說你

萬事終要三思不可莽莽撞撞如夫人豈是楊花水性之流況且人命非同兒戲方纔若不是我把你
那牢什子的手槍奪去豈非誤害好人麼無雙見有人幫他益發哭得利害鼻涕眼淚塗滿一臉俊人
聽他們你言我語又見無雙這般狼狽模樣心中又憐又恨仔細一想那封信果然有些像是挾仇汚
饑聽無雙一片說話也大有道理覺得自己未免太孟浪了些後來被如海一責更覺大大對無雙不
住一發很便掏出那封信來撕成粉碎跳起身來向無雙深深一揖道請你休得動氣今兒果然
是我錯了正是

憑他烈焰高千丈

輸爾秋波洒兩行

欲知後事請閱下文

歌
補
潮
第
二
回

第三回 乖案目移花接木 惡科長換日偷天

倪俊人公館中這件把戲鬧後三日，王氏婆媳已足足在錢家住了四天，果然應了張媽那句話。邵氏與錢家內眷相與得十分投機，其中尤以薛氏爲最，真有置腹推心，相見恨晚之概。秀珍掌珠姊妹也當邵氏至親骨肉一般，鎮日價聚在一起，有時說說笑笑，有時拿些女紅請邵氏指教。邵氏生小零仵，青年又成寡婦，心房中已如稿木死灰，不料這幾天與一班天真未鑿的女郎相處，不由的生機勃發，大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意。日間不是在秀珍妝閣中，便是在薛氏臥房內，把個李氏丟得冷清清十分沒趣。幸得還有張媽陪他談談，不然真要把他生生悶死。那陳太太早上一起身，便去伴着老太太，直到深夜纔回房安歇。光裕日間仍到學堂中讀書，每日早晚兩次省母，却並不間斷。他來時正是邵氏在自己房中的時候，因此二人也漸漸厮熟。有時偶然交談數語，誰知旁邊却急壞了個錢如海。如海自那日一見邵氏之後，心中早嵌下他的影子。次日便偷着去獻了次殷勤，意欲取悅於玉人。誰知被小鴉頭阿翠走漏風聲，被薛氏知道，搶白一頓，不敢公然再去。滿心還想偷個空兒去望望邵氏，乘間勾搭，豈知自己妻女成日監守着，休想插得進半隻脚。明知他們衆人都幫着光裕，眼見得光裕一天天與邵氏親近，心中好不着急。思來想去，忽然生出一條主意，私下給了張媽十塊洋錢，叫他設法去

運動李氏張媽本來也是光裕一黨。今兒一得如海的錢。頓時轉蓬。一口答應如海三日之內。定有個着落。如海大喜。又許他如能將李氏說動。先送他一百元謝儀。倘若能得邵氏到手。還重重有謝。張媽這天與李氏談話間。忽然自嘆道。我今年癡長五十餘歲。男的已歿了十餘年。當時因不能生育。丈夫在日。曾提及要帶一個螟蛉兒子。那時我自仗未老。執意不肯。至今孑然一身。無兒無女。深悔當初不聽故夫之言。自取淒涼之苦。真是悔之無及。李氏也嘆道。天公作事。常人怎能料及。我當年也算得生育得多的了。自十九歲嫁夫。到四十二歲喪夫。二十三年間。共生七胎。四男三女。只留得雲兒一個。不料去年夏間。也被閻王老子喚回去了。我與你誰說不是一對孤苦無依的人呢。張媽道。我怎能及你。你究竟還有媳婦相伴。他年紀正輕。而且生性孝順。真和自己女兒一般。你自己還有什麼不足。我還羨殺你的福氣呢。李氏嘆道。提起這孩子。我愈覺心中難受。他自幼喪母。隨着個窮極無聊的老子。似乞食般的過了十六個年頭。到我家安逸得能有幾時。雲兒又歿了。撇下他小小年紀。獨守空房。我在着呢。還算有個人相伴。究竟我已將近風燭之年。一旦撒手歸去。家無擔石。可憐他怎樣過這後半生的日子。說時又滴下淚來。張媽道。話雖如此。倘若媳婦變做女兒。那就可以招贅一個女婿。究竟也有半子之靠。即使出嫁與人。丈母到頭終親近一路的。豈有不迎養之理。我家蘇州有一個鄰舍也。

子二人後來兒子死了媳婦年紀尙輕由婆婆出主意把媳婦認作女兒再醮與我們蘇州有名的潘家四爺作了二房不多幾詩便把乾丈母接回家去有一天我在玄妙觀見他坐着轎進香身穿天青緞灰鼠披風玄緞百摺裙頭上所戴珠兜上的珍珠足有黃豆般大那一支金押髮險些把仙那個小小髻兒都墜落下來真和戲文中所做的老院君打扮一般無二我起初見他已不認得後來還是他坐在轎中叫我張媽我纔想起是他呢不過這些都是空話在別家也許有這種事然而你家那位嫂嫂他是個有名貞節的素來講那從一而終的大義將來終有留名萬世之日但你我已不能眼見了李氏聽說長嘆不語張媽知道第一天的火候已到便岔入別的話去將這句話兒打斷次日張媽又對李氏說起錢如海家資豪富可惜沒個兒子奶奶雖然生過兩位小姐究竟女兒是別家的人薛氏奶奶年紀未滿四十雖不能稱老不過自產了二小姐至今已中隔十餘年看來是不能生育的了偌大家私沒個血統相傳着實有些可惜李氏道常言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論理娶妻不能生兒子也該納個二房纔是料想薛氏奶奶也不能阻止男人家大事的張媽道正是呢薛氏奶奶真是大賢大慧的人決不致存什麼妬忌心腸況且將來倘能得有一男半女不但錢氏有後他夫妻兩人的福氣是不必說便是那二房奶奶也不知幾生修到的呢李氏道照你這般說他爲什麼至今還不曾娶

妾呢。張媽道。那又是一層意思了。錢家少爺。半生閱歷已多。他曉得妓院中女子。都是驕侈淫佚慣的。娶了來。豈非自取煩惱。還有那班小家女子。近來大都習於狂蕩。閒來無事。站門口已算規矩的了。有些結着幾個油頭粉面的小姊妹。招搖過市。與一班拈花惹艸的少年。嘻皮笑臉。無所不爲。不論有無曖昧。便是場面上已有些旁觀不雅。欲求一個規規矩矩才貌雙全的。真是難乎其選。在錢家少爺的意思。也不要怎麼美貌的人兒。只須性情和順。粗細生活都能做。做年紀在二十帶零面貌看得過去。第一要人品規矩。那就合意了。李氏道。其實這種女人在上海也不算難得。不過規矩女子。決不往外間閒逛。在外間跑跑的。便不免你方纔所說的那般習氣。他家少爺在外間物色。無怪不能得當意的人兒了。張媽笑着。正待回言。忽然薛氏着人來喚他去梳頭。張媽不敢怠慢。隨着來人到薛氏房中。豈知不是薛氏梳頭。却是邵氏梳頭。原來邵氏頭髮最濃。平日原是自己梳的。這天薛氏說他頭髮太多。挽着盤香髻兒不甚好看。須得梳個墜馬式的髻兒。托着大些的鬢腳。纔有樣。邵氏回說自己不會這般梳法。薛氏便道。我替你梳。邵氏笑道。我又不出去梳的。頭難看也罷。好看也罷。改日再煩奶奶便了。薛氏笑道。你又要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我學會了梳頭的本領。還沒出過門呢。家中又沒個人配梳這種頭的。今天借光你的頭。讓我試試。手段便了。邵氏笑道。好啊。你把我的頭當試驗的器具麼。

也罷我今兒依你倘若梳得不好下次休想再請教你了薛氏便替邵氏解散頭髮先用一把黃楊木梳梳通了口中却不住的稱讚說好長頭髮又道那裏來的香呢說時便把鼻子湊在他頭上聞了幾聞邵氏笑道你這梳頭娘姨好沒規矩我今天饒你初犯下次再敢如此可要停生意的薛氏笑着替他濃濃的抹了一頭鑵花水直淌到邵氏脖子裏邵氏不覺叫了聲阿呀薛氏慌忙掏出手怕來替他拭淨然後用一枝牙釵將頭髮前後挑開又把後半股分作三縷拿一把小小木梳梳了又梳足足有一頓飯時候邵氏等得不耐煩便道你梳得怎樣了薛氏笑道我想還是替你梳條鬆三股辮子罷邵氏道你方纔不是說梳墜馬式辮兒的麼薛氏笑道實不相瞞我在先果然學過這種梳法方纔觸着你頭上一股香氣不知怎的忘了邵氏笑道你吹得好今兒可露出馬腳來了若不能梳這個非得還我原式不可我又不是未出閣的閨女倘若梳了辮子還成個什麼東西呢薛氏聽說便要梳還他原式誰知左梳也不好右梳也不好他兩個女兒在旁邊也看得笑將起來薛氏滿面羞愧只得發松江娘姨去喚張媽過來張媽接上手便道奶奶原來鑵花水用得太多了故此梳時礙手說時用一塊乾手巾在邵氏頭髮上抹了一抹仍替他梳了個墜馬髻薛氏讚不絕口說梳得真好邵氏也用兩面鏡子照了又照笑道我梳這種頭還是和尚拜丈母第一遭呢張媽道你若喜歡這個我天天給你梳

便了。邵氏笑道：倘若家常要梳這種頭，有事出去，不知要梳怎樣的頭了。你今兒替我梳了，我還覺得怪可惜呢。話猶未畢，忽見如海笑嘻嘻的走了進來。薛氏見他手中拿着一個紙包，便問是些什麼。如海說大舞臺的戲票。薛氏道：這時候案目便要打抽豐麼？未免太早些罷。如海道：並不是案目打抽豐，却是件公益事情。目下民軍起義，四海響應，南京已破，孫文做了總統，不日誓師北伐，直搗黃龍，因恐軍餉缺乏，所以外間商民人等解囊捐助的十分踴躍。聽說已有數萬元送進都督府去了。這幾張戲票也是一班熱心朋友出資包了大舞臺的夜戲，售資如數移充軍餉，豈非是件公益的事麼？薛氏笑道：什麼公益？我看來還是經手的借着名兒哄人罷。咧，你可記得那年張園開一個什麼助賑會，至今還沒有報銷賬出來麼？如海道：這遭已非昔比。那時一班辦事的，個個存着自私自利之心。目今這些革命黨都是一腔熱血，而且人人是有學問的，還慮他什麼？薛氏道：我也不管他是真是假。這票子是幾時的夜戲呢？如海道：便是今夜。因此特來問你們去不去。你們若去，我便去送別人了。薛氏道：你共有幾張戲票？如海道：共是十張。薛氏屈指數了一數，笑道：巧得很，恰巧十個人，你都給了我罷。一面笑著向邵氏道：你今兒的頭可梳着了。邵氏聽說微微一笑，如海趁着這個當兒，瞧了邵氏一眼，又恐被薛氏看見，即忙將戲票塞在薛氏手中道：今兒不能預留包廂，你們吃完夜飯就去罷。說罷逕自

走了出去。這夜薛氏母女、陳太太母子、王家婆媳、徐家姊妹、張媽扶著老太太、主僕共十一個人。一敲六點鐘，便到大舞臺來。這時戲還不曾開鑼，看的人已是不少。他們因人多，便分坐在第二排包廂內。張媽添了張僕票，坐在背後。邵氏與秀珍、掌珠姊妹等坐在一起。恰巧這包廂旁邊便是一條走路。邵氏縱目四看，只見正廳上座客已擠得滿滿的。樓上大半是女客，還有些衣服麗都的少年，却並不入座的。有的站在路口，有的靠在包廂背後。個個東張西望，兩隻眼睛十分忙碌。邵氏估量這班人，不像看客，又不像戲館裏的用人，心中十分疑惑。那班人見了邵氏，便有幾個走過這邊來了。邵氏待他們走近，纔看出這班人胸前掛着條白綾，上書招待員三字。心中恍然大悟。這班人便是如海所說的熱心朋友。不覺肅然起敬。誰知這班熱心朋友見邵氏不住對他們觀看，都轉錯了一個念頭。只道邵氏有情於他。一霎時，包廂左右聚有十多人。你言我語，有的說昨夜事務所派你樓下收票，你爲什麼跑到樓上來了。那人回說：樓下人多着呢。我看你們做樓上招待員的，真是好差使，又有得看，又不費力。旁邊一個人接口道：誰說收票差使不好？那一個不由你們手上經過呢？那人便道：如此我與你對換何如？這人聽說笑了一笑，走開去。與另一個少年答話道：昨夜沒有派你做招待員，啊！你這記號那裏來的？那人聽說面上一紅，厲聲道：我一個人賣脫了四十六張戲票，難道連招待員也輪不着做嗎？你們這

班人一天到晚。只知說空話。遇着好處。還要讓你們先得。下次我奉旨也不盡這種勞什子的義務。咧。這人見不是話頭。便搭訕着同別人去講話。他們雖然各人的話。却時時偷眼觀看邵氏。還有一個三十多歲。瘦長臉兒。戴着副假金絲眼鏡的中年男子。迷擠着雙眼。幾乎把個鼻子湊到邵氏臉上。邵氏覺得這班人着實有些討厭。便迴轉頭不敢再看他們一眼。誰知這班人來時容易去時難。再也不肯走。及至檯上開了鑼。纔漸漸散開。還不時在他面前轉來轉去。邵氏心中十分不耐。却也沒法。此時看戲的人。愈來愈多。幾處包廂都已坐滿。單有邵氏等包廂前一間內。只有個娘姨打扮的人坐着。餘下空椅。都鋪着一張戲單。算是來而復去的意思。面前茶壺却早早泡好。有幾個找不着座位的人。都想挨進去。難爲那娘姨。一一回脫。看他已着實費了些唇舌。邵氏暗想。這不知誰人留的座位。既然誠心看戲。便該早些來。可怪這班人。偏要待九點過後。纔到。似乎早來了。便失却他們的面子。一般。其實花了錢。只看一二齣戲。未免有些不值。正想時。忽然鼻管中觸着一種異樣的香水氣。回頭見是個二十餘歲的美婦人。穿着件銀紅縐紗薄棉襖。鑲着一寸餘闊的玄緞滾條。下繫西式長裙。直拖到地上。脚下穿的大約是皮鞋。故此走路咕咕咯咯聲響。胸前掛一串珍珠項圈。粒粒像黃豆般大。笑容滿面的隨着案目走來。那娘姨見了。即忙站起。叫了聲姨太太。美婦人便回過秋波。向四座飛了一轉。

見。看。的。人。多。口。內。噴。噴。了。幾。聲。纒。款。的。坐。下。那。娘。姨。慌。忙。在。手。巾。包。內。取。出。一。把。小。小。宜。興。茶。盞。兩。隻。東。洋。磁。杯。叫。茶。房。將。預。先。擺。的。茶。壺。收。去。重。新。在。宜。興。壺。內。泡。了。一。壺。茶。滿。滿。的。斟。了。一。杯。奉。與。那。美。婦。人。美。婦。人。接。杯。在。手。問。娘。姨。道。他。還。沒。有。來。嗎。娘。姨。回。說。是。的。他。便。笑。吟。吟。呷。了。一。口。茶。一。面。在。身。邊。取。出。一。隻。小。小。赤。金。鏡。匣。照。着。自。己。玉。容。撕。了。一。張。粉。紙。在。面。上。左。抹。右。抹。不。住。的。拂。拭。這。時。候。西。面。末。包。內。忽。然。走。出。一。個。美。貌。男。子。年。紀。至。多。不。過。念。歲。身。穿。鐵。灰。色。花。線。緞。薄。棉。袍。月。白。色。花。緞。對。襟。馬。甲。用。玄。緞。鑲。成。大。如。意。頭。戴。一。頂。外。國。小。帽。雪。白。的。臉。兒。好。似。撲。着。粉。一。般。走。到。這。包。廂。背。後。輕。輕。的。咳。嗽。一。聲。美。婦。人。回。頭。見。了。他。便。盈。盈。一。笑。這。人。趁。勢。跨。跨。進。裏。面。與。美。婦。人。並。肩。坐。下。兩。個。人。便。唧。唧。噥。噥。的。談。將。起。來。邵。氏。已。有。幾。分。猜。出。他。們。的。蹊。徑。暗。想。上。海。地。方。這。種。事。都。不。避。人。的。無。怪。俗。語。說。喝。了。黃。浦。江。內。的。水。人。人。要。渾。淘。淘。了。又。見。那。娘。姨。滿。面。露。出。驚。惶。之。色。見。主。人。如。此。又。不。敢。插。口。只。把。兩。眼。四。下。裏。瞧。着。生。怕。被。人。看。見。一。般。果。然。不。多。時。那。案。目。又。引。了。一。個。八。字。鬚。的。胖。子。進。來。娘。姨。見。了。頓。時。嚇。得。面。容。失。色。輕。輕。的。道。老。爺。來。了。那。美。婦。人。與。少。年。正。談。得。高。興。一。聞。此。言。都。慌。得。手。足。無。措。這。胖。子。早。已。看。在。眼。內。一。到。包。廂。門。口。便。站。住。脚。步。打。着。京。腔。連。說。了。兩。個。甚。麼。回。事。邵。氏。此。時。也。替。他。們。捏。着。一。把。汗。料。著。眼。前。必。有。一。場。大。鬧。只。見。那。案。目。不。慌。不。忙。的。大。聲。對。娘。姨。道。你

這媽媽真沒用。教你管着這包廂。莫放外人進來。你偏讓他們混坐。一面向那少年道。朋友這裏已有人包了。請你到別處坐罷。少年聽說。諾諾連聲的退出。外面胖子也信以為真。罵那娘姨混賬。叫他坐到後面去。那娘姨氣鼓着嘴。走了出來。又見那少年私下交與案目兩塊洋錢。教他給那娘姨。邵氏看得真切。暗暗佩服。這案目的急智。秀珍姊妹也把這事看在眼內。私下告訴邵氏道。這胖子姓魏。是湖北候補道。與我家爹爹也認識的。那婦人大約便是他的姨太太了。邵氏點頭會意。再着那姓魏的正咬着一枝雪茄煙。一手攔在他姨太太椅背上。眼望着屋頂洋洋得意呢。此時戲台上正做十八扯。呂月樵扮的妹子。白文奎扮的哥哥。串一齣殺狗勸妻。妹子扮曹郊。哥哥扮悍媳。白文奎這張胖臉。塗滿了粉。花花綠綠。十分難看。引得衆人都哈哈大笑。忽然如海也帶着笑來。了一見薛氏等人。便道。原來你們坐在這裏。我險些兒在下面找徧了。薛氏道。我們這裏已沒有座位咧。你還是下面去罷。如海笑道。下面也沒座頭。橫豎戲快完了。我站着看便了。那姓魏的見了如海。便道。如海兄。這裏空着呢。如海道。原來文錦兄也在這裏。說着。跨到方纔那少年坐處坐了。這夜的戲。直做到一點鐘。敲過。纔住。薛氏等人到家。已有兩點鐘光景。又忙着做半夜飯。吃了纔睡。次日都是日上三竿。還不會起身。單有張媽是起早慣的。如海因藥房中有事。兩個人都先起來。如海見了張媽。便問所託之事。辦得怎麼了。張

媽道。老的一面。大事不妨小的一面。還不得其門而入。不過你須得設法。令他們離開這裏。纔好。倘若日子長了。我們寡不敵衆。一旦被那一面得了手去。再要挽回。便有些兒尷尬了。如海這晚回來。果然對陳太太說起。目下清廷有議和之意。上海決不致再有戰事。故而一班避難的。已紛紛搬回去了。今天我們藥房門口。足足過了一天的箱籠車輛。也是時下的新氣象呢。陳太太聽了。頗記望着家裏沒人照料。便道。明日若再沒甚風聲。我們也可搬回去了。如海聽說。暗下十分得意。這夜累得他幾乎在睡夢中笑醒。吃薛氏大大一頓臭罵。誰知次日陳浩然打發人送了一個信來。又把陳太太等嚇得不敢回去。如海的計劃。仍落個空。只得忍耐着。再俟機會。原來光復這年。上海人民雖不曾逢什麼兵禍。然而每逢新舊交替時代。一定有幾個人趁此機會發財。還有些人遭這影響吃虧。這也算弱肉強食。萬古不磨的公理。講到這班人如何發財。以及如何吃虧的問題。却頗難研究。只因發財的人都藏在肚內。決不肯輕易告訴別人。說我在那一件事上發了一注大財。還有那班吃虧的人。却又挾着一種恐懼的觀念。正所謂啞子吃黃連。苦在肚內。到底也不肯宣佈。因此局外人鮮有知道。不過偶然看見一班窮極無聊的人。一旦高車怒馬。鮮衣華服。略略有些兒奇怪罷咧。若問這班窮極無聊的人。何來却另有一層緣故。想看官們還有些記得。那時大權歸軍政府掌管。這主持軍政的。便是都督。都督手

下的各科員司。何止數百。就中最重要部份。便是車需謀報二科。那軍需科。雖說重要。究不如謀報科。操着人民生殺之權的利害。這謀報科。便是都督的耳目。那科長自然也是都督牙爪了。科長姓應。當時大有名望。英法公堂皆有他的名字。巡捕房中也有他的照像。然而他的出身也並非寒素。他父親手中很有幾個錢。自己在蘇州捐過一個什麼官。可惜沒有上任。就被當地人民逐了回來。誰知他官運亨通。到頭仍被他做了軍政府中的謀報科科長。這應科長辦事十分認真。遇着那些一錢如命的守財虜。便重重的敲他一票。軍餉難得有幾個漏網。也是他手下偵探衆多。消息靈通的緣故。這天又據偵探報告說。城內某處有宗社黨藏匿。應科長任事以來。雖然破獲了幾個富戶。却從未捉到一個宗社黨。聞報好不歡喜。當下便往都督府來。這時都督正在會客室內。室外站着四個警衛軍。還有四個雄糾糾氣昂昂大漢。一式的黑布襖袴。黑布快靴。密門鈕扣。光着頭。打扮得好似蜈蚣廟內費德公手下的打手。一般。腰間都掛着手槍。却是會客室中那位上賓的扈從。應科長走到門口。便聽得裏面有個人粗聲大氣的在那裏說話。又雜着都督的笑聲。便知道都督與敢死隊劉隊長議論軍機大事。仗着自己都是都督第一個得力人物。便大踏步進來。只見都督正歪在坑榻上。口中含着。一枝三炮台香烟。坑桌上。擺着一套戲衣。還有一頂開口跳戴的高帽子。正面也有一個英雄結。那劉隊長却站

在當地指手畫脚的談天。一見應科長，便道：「小應來了，你看我們敢死隊新式的軍衣好不好？」應科長笑道：「完了什麼新式舊式？你把自己的護衛打扮得神氣活現，手下的兵士都同化子的爹爹一般。還要誇什麼口呢？」劉隊長道：「你眼睛不會張開麼？這種服式難道還不好說着？」便把坑桌上那套戲衣給應科長觀看。應科長笑道：「你瘋了，這不是施公案內朱光祖穿的麼？怎說是軍衣？」劉隊長道：「這便是我們敢死隊新式軍衣。」應科長知道劉隊長脾氣不好，連都督也有些怕他，不敢和他多辯，便道：「果然很好。」劉隊長聽了，笑道：「小應果然有眼力。」方纔都督也說：「式樣不錯，而且昨日我着人寫了封信，送到報館中去，今天報上也說十分壯觀呢。」應科長笑了一笑，便把偵探訪得有宗社黨在城內匿跡之說告知都督。都督大驚道：「既有宗社黨，一定還有兵隊同來，我們非得調大隊人馬去捉拿不可。」劉隊長聽了，便自告奮勇。應科長道：「倘若一調兵馬，恐他們得了消息，先事逃走，反爲不美。我看還是先帶幾個人去探看動靜。倘若那邊人多勢衆，我們再調軍隊不遲。」都督聽說，還有些猶豫。劉隊長插口道：「小應的話兒果然有理。倘若我們人馬去得多了，他拚着一死向我們拋一個炸彈，豈非大大的不值得麼？還是給他個冷不防爲妙。」劉隊長這句話不打緊，却把應科長嚇得一跳。暗想：「我却不曾料及這一看，倘若真的拋出炸彈來，可就糟了。」都督也以劉隊長之言爲然，便命應科長先去探看，須要小心爲

是應科長領命出了會客室。已不似來時那般高興。滿肚子記望着炸彈。回到謀報科。見自己四個夥計都已結束停當。預備出發。應科長道：「今兒不比往日。我們須帶手槍纔好。衆人道：『我們早預備下了。』應科長聽說。平添了幾分壯氣。自己也揀兩把新式勃朗甯手槍藏好。纔命報信的那個偵探引路。直向宗社黨處而來。走了一程。那偵探止步道：『到了。』應科長抬頭一看。不覺呆了一呆。暗想：『這不是以前在道台衙門做文案的何鐵珊家裏麼？』何鐵珊這人在日論不定要做宗社黨。因他結交的都是些官場中人物。然而他已亡故多年。家中只有一妻二女。聽說長女也出閣了。兩個女流料想做不了宗社黨。莫非鐵珊生前的朋友。借他家作爲機關。亦未可知。想罷。便命偵探上前叩門。不一會有個揚州口音的娘姨出來開門。應科長此時不怕炸彈。奮勇當先。領着衆人一擁而入。那娘姨攔阻不住。驚得什呢什呢的怪叫。何鐵珊的女兒蘭因正坐在客堂中做絨線衫。見外面闖進五六個面生男子。心中十分驚異。又見爲首一人。生得尖頭小腦。衣服華麗。像是個上等模樣。即便迎上前道：『你們找誰？』應科長道：『我奉都督之命。至此搜尋宗社黨。』蘭因聽了。不懂這宗社黨是什麼東西。頓時大驚失色道：『我們這裏沒有宗社黨呢。』說着。便向樓上高叫了兩聲：『媽媽。』忽聽樓上腳聲凌亂。還有凳子倒地的聲響。應科長是何等人物。聽聲音有些蹊蹺。料定偵探的報告不爲無因。當下喝令衆人上樓。搜拿蘭因。慌了。

拖住應科長不放。他上去究竟女孩子力小，被應科長輕輕一推，早跌了個仰面朝天。及至掙起來時，應科長已站在樓上房門外面。那房門緊緊閉着，被他們打得震天价響。裏面的人益發沒了主意。隔有一頓飯工夫，纔開了門。應科長命衆人守在門外，衆人都執着手鎗如臨大敵。應科長一脚跨進房內，見何鐵珊的妻子徐氏立在床前，索索亂抖，面色都嚇黃了。襯着濃濃的一臉粉青，森森十分可怕。應科長四顧不見外人，心中頗覺奇怪，暗想方纔明明聽得樓上有男子脚步聲響，爲何此時不見男人蹤跡。看這裏只有一扇門，料他跑不了一定，還躲在房內。當下便向徐氏道：「我等奉都督之命至此捉拿宗社黨，你把他們藏在那裏，快快說來，免遭連累。」徐氏戰戰兢兢的道：「我家並沒有宗社黨，你們大約弄錯人家了。」應科長道：「胡說！我們探訪確實，豈有舛誤之理？」徐氏聽說愈形慌張。應科長更爲疑惑，用手向門外一招，那四個伙伴同偵探便一擁而進。徐氏見了，驚得動彈不得。應科長下令搜尋衆人，頓時翻箱倒篋的大搜特搜。雖然不曾搜出宗社黨的蹤跡，却搜出兩箱宗社黨的憑據來。那兩只箱子內，滿滿的裝着宗社黨所穿的衣服，還有貂皮外套、玄狐外套、天馬皮外套、草上霜箭衣等類，足值五六千銀子。應科長看得眼都紅了，喝道：「這些衣服不是宗社黨的是誰的？便命衆人抬去見都督。」徐氏慌了，奔到房門口攔住了去路道：「這都是我丈夫遺下的衣服，你們是那裏來的流氓，借端白晝。」

搶劫還當了得。口內雖然這般說，却不敢呼喚應科長。一眼看見徐氏走開處，床下露出一幅衣角，不覺喜出望外，也不與徐氏答話，搶步上前，抓了那幅衣角，輕輕一拖，順手拖出一個宗社黨來。這人一露面，不但徐氏驚得面如土色，連應科長也做聲不得。那人年在二十以外，面如冠玉，衣服華麗，却蒙着一臉的塵土，滿身蛛網，見了應科長，羞得面紅耳赤，低頭不語。應科長認得此人，乃是都督府中一名科員，平日頗得都督信用，不料今天卻在這裏相見，看他的狼狽模樣，心中已有幾分明白，便道：「你緣何到此？」那人道：「這裏乃是我親戚家裏，方纔我只恐盜劫，故而躲避，原來是你來捉宗社黨的，我却不曾看見有什麼宗社黨呢。」應科長道：「你既不是宗社黨，快些走罷，倘被都督知道，你可免不了嫌疑。」

咧，那人聽說，抱頭鼠竄去了。應科長問那偵探道：「你這消息從何處探來？」那偵探道：「是都督府王科長的報告，應科長聽說，恍然大悟，知道王科長與那人意見不合，所以借我來作弄他的，用計果然很毒。我雖作了他的傀儡，却不能就此下場，況且放着這兩箱細毛皮衣，也未便輕易饒過，便大聲對徐氏道：「你家窩藏這種滿清官服罪名，已是不小，倘若好好的讓我們帶去見都督，大不了充公了事，如其故意抗拒，那時准得個鎗斃的罪名，說罷，便令衆人帶回去，衆人吆喝一聲，抬起那兩只衣箱，便走可憐徐氏到頭，還不知宗社黨是些什麼，只道都督派他們來捉拿床底下那人的，目今事已敗露，祇得

眼睜睜看着這班人。抬了兩件衣服。吆吆喝喝的奔出大門而去。正是。

方喜嘉賓同入幕。

誰知大盜不操戈。

欲知後事請閱下文。

第四回 聚餐會竭力爭口腹 檢方書拚命省銅錢

當下蘭因也氣喘呼呼奔上樓來。問他娘道。這班人究竟爲着何事。徐氏因問道。強盜死出去了。沒有。蘭因回說早走了。徐氏聽了不禁放聲大哭。蘭因勸道。母親且不必悲傷。方纔他們抬去兩口皮箱。箱內裝的究竟是不是宗社黨呢。徐氏道。呸。你道宗社黨是些什麼。這宗社黨便是說的他呢。蘭因道。不見得罷。他們既來捉他。爲什麼又放他逃走呢。徐氏聽說。猛然想起方纔他們問答的話。果然宗社黨不像是個人。若是個人。爲什麼要開箱搜尋呢。便道。宗社黨莫非是你父親遺下的幾套細毛皮衣服麼。我沒聽得衣服有這種混名。而且藏這衣服的也未必見得犯罪。我家隔壁衣莊內不是明目張膽的掛着宗社黨出賣麼。從未見有人拿去充公爲什麼把我家的宗社黨都拿了去呢。蘭因驚道。那件紫貂皮外套。可被他們拿去了。不會。徐氏道。還留給你呢。蘭因聽說。不覺流淚滿面道。那件紫貂皮外套。去年我要改做皮襖。你翻着不許。如今一裹腦兒被他們拿去。如何是好。爹爹死後。遺下二萬多。

銀子衣服一大半被你送給了心愛的人。剩下的又被強盜算計去了。我做女兒的一些光也不會沾得我好命苦也。說着便嗚嗚咽咽的哭了。徐氏道：你又哭什麼呢？我們丟了這許多東西，一定要想個法子弄回來纔好。難道白聽他們拿去受用不成？蘭因道：說什麼弄回來？我們母女二人誰能夠出頭露面的去找腳路？便是找到了腳路，又向誰去要呢？徐氏道：我等雖是女流，還有親家公呢。他在外邊交遊，狼廣須得請他來商議。商議纔是道理。倘若我哭罷了你哭，你哭罷了又是我哭，那就沒得了局。咧。蘭因聽了，纔止住悲聲。徐氏便命娘姨快去請親翁來列位。你道徐氏的親翁是誰？說出來大約看官們還有些認識。此人姓陳名浩然，乃是陳光裕的父親。原來徐氏便是光裕的岳母。蘭因便是他亡妻之妹。光裕臨走時，原着人來請他丈母小姨同去的。無如徐氏一心戀着家中房屋，沒人照顧，因此回却不去。不料今天果然出了這個亂子。陳浩然得信，卽命老僕留心門戶，自己急忙到了何家。徐氏接見劈頭一句便問：宗社黨是什麼東西？浩然倒被他問住了。隔了一回纔道：這宗社黨便是幫着大清皇帝反對革命黨的人。你們問他則甚？徐氏聽說對蘭因點了點頭，便把方纔來了一羣人闖進樓上房內，說是都督派來捉宗社黨的。宗社黨沒有拿到，却把兩箱貴重衣服拿去等情。一一告知浩然。惟有那床底下捉出宗社黨一事，却一句也不會提及。浩然聽說，怫然道：都督者人民之表率也。今縱

令手下人如此猖狂。還當了得。你們不必驚慌。待我到會裏去與會長說了。開一個特別大會。即刻發電到南京臨時政府。不怕這都督不走他娘的路。徐氏聽了。忙道。這個使不得。此事並非都督之過。全是一班手下人惹出來的禍。你若把都督參了。豈不冤枉了好人麼。況且我等只求取回原物。已是心滿意足。又何必驚天動地的打電報給南京政府呢。浩然嘆道。話呢。原是不錯。常言道。瞞上不瞞下。大約是一班手下人弄的鬼。都督也未必知道此事。我也不必傷這陰陽。待我親自見都督。把此事緣由告訴他。令他把這班狐假虎威的手下人。重重警戒。一下子再追他原物便了。徐氏大喜道。若能如此。真是再好也沒有。全仗親翁大力。浩然謙遜了一會。辭別何家母女。直奔都督府而來。走到都督府前。只見四個黃衣兵士。荷槍植立門外。槍頭上都插著刺刀。明晃晃的耀眼。浩然見了。有些害怕。探頭朝裏面一望。見二門外還站八名兵卒。八桿槍在兩旁搭好架子。浩然自覺氣餒。不敢進去。那守門的兵士見他探頭探腦。便喝問做什麼的。浩然道。我找人呢。說着。便整一整衣服。大着胆子走進了頭門。那二門口八個兵士。却談笑自若。並不管他。浩然走過二門。又見第三道門外。除八名守卒之外。還有一名軍官。浩然知道都督府的門禁。進了大門。那二門三門都可自由出入的。便放胆走去。誰知纔走到門口。便被那些守門兵卒。吆喝一聲。嚇得浩然魂不附體。迴身便走。那時恰巧外面走進一人。認得浩

然高聲道：陳先生那裏來。浩然見是自己的門生王守一，便道：原來你也在這裏。我有一件小事，意欲謁見都督，不料守門的不讓我進去。守一道：正是呢。都督因外間刺客甚多，所以不輕易見客。先生此時若無甚緊要公幹，請到我們辦公處坐一會罷。浩然隨着守一走到一處，見門外掛着軍需科三字一塊粉牌。守一引浩然進內坐下，親自奉了一杯茶。浩然見這公事房內共有四五個人，都在結算賬目，十分忙碌，又聽得有人念着眼鏡費七百八十六元，應酬費一千五百六十八元。浩然在肚內暗想：這許多眼鏡，不知誰戴的。那應酬費，又不知請什麼客。守一對浩然道：我們軍需科執掌全軍財政，出納報消，近來有一班商民人等，紛紛助餉，累得我們晝夜不得空暇。其實這小小數目，濟得甚事。他們鄭重其事的送來一票，還不夠我們都督請一次客呢。浩然道：這也是他們各人的熱心，所謂馬載千鈞，蟻駝一粟，各盡各的力量罷。守一道：方纔你說有一件事，須要面見都督，不知是什麼事。浩然便把何家的事約略說了一遍。守一道：我看你還是不去見都督的好。這事大約是諜報科應科長辦的。應科長與都督十分投機，你若冒冒失失，見了都督，不但衣箱不能索回，論不定還得個大大的過失呢。浩然道：這便如何是好。守一道：據我的意思，還是與應科長情商為妙。浩然道：我與應科長素昧生平，如何能情商呢。守一道：你若依我的話，那應科長面前的說話，都由我代勞便了。浩然大喜，催着守

一快去守一去了一會。回來道：「應科長承認箱子果然有的，不過他奉命而去，須得呈都督驗明，再行發還。你隔兩日再來一次罷。」浩然謝了守，回到何家，向徐氏道：「都督已見過衣箱，乃是謀報科。應科長拿去的，須待驗看明白，再行發還。你們不必擔憂，隔兩天包在我身上取回便了。」徐氏聽說十分歡喜，隔了兩天，浩然又到都督府去了一遭。誰知仍不會驗過。次日又跑了一趟空。一連三天，毫無消息。不由得何家母女又起恐慌，逼着浩然設法。到了第四天，浩然從都督府回來，果然押着兩部黃包車，每車拖着一只皮箱，箱上還粘有都督府的封條。徐氏見是原物，好生歡喜，即命人抬進裏面，問浩然怎樣取回來的。浩然道：「我今天見了都督，他還說不曾驗過，我便發作了幾句末後，我說你『今天若不還我衣箱，我一定要電致南京臨時政府』，他一聞此言，頓時着了忙，即刻差人向謀報科出這兩只箱子當面驗過，加上封條給我帶回來了。」徐氏稱謝道：「足見親翁力量不小，若教別人去，不知幾時纔討得回來呢。」浩然聽了，洋洋得意，蘭因急於要看那件貂皮外套，可曾失去，催着他娘開箱觀看。徐氏道：「你忙什麼呢？」衙門裏出來的東西，還怕少了不成。浩然便幫着他們撕去封條。徐氏輕輕的揭開，箱蓋一看，忽然叫了聲「阿嚏」，不覺向後倒退幾步。手一鬆，那箱蓋霍的一聲重復闔上。浩然沒有看清，驚問什麼回事。徐氏氣喘得回不出話來。浩然使自己開箱觀看，誰知不開，猶可一開之後，頓時氣得發。

昏章第一。不由的目定口呆。連聲咄咄。原來箱中並無衣服。只有一床破爛不堪的被絮。裹着些磚頭。石塊之類。蘭因卽忙把那只箱子打開看時。也和這一般的幾塊碎石。一床棉被。他那件心愛的豹皮外套。已不知那裏去了。蘭因此時只急得雙足亂跳。徐氏定了神。忙問浩然道。方纔親翁不是說的都督開箱時。親翁當面在場麼。浩然滿面紫漲。道不不是我當面在場。乃是都督與應科長當面驗看的呢。徐氏不言語了。蘭因聽他這般說法。便奔回房中。嚎陶大哭。徐氏也掩淚上樓。浩然自覺沒趣。回到家中。愈想愈恨。當時便打發家人出城。到陳太太那邊送信。自己草了一張節略。預備告知會長。與軍政府大起交涉。他這會叫做舊學維持會。會友一大半是本地紳士。其餘不是詩人。便是詞客。真所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沒一個不是聖人之徒。這天正值會中開會。因此會友到的很多。預所開的不是職員會。也不是評議會。却是聚餐會。與會的每人派出小洋五角。因此都是空腹而來。預備着大嚼一頓。裝滿了回去。浩然到事務所時。已是燈燭輝煌。品字式擺着三桌筵席。那班會員。却團團圍困在桌邊。考驗這幾只冷碟。有一位錢守愚先生贊嘆道。這盆鷄真好。又肥又新鮮。可惜東西不多少。停醮些芥末。吃他兩塊。真是味無窮也。說時覺得下嘴唇一涼。對面那位楊九如先生嘆道。守愚兄留心。尊涎別滴在小菜盆子裏。守愚聽說。慌忙把頭向裏一縮。只聽得韃一聲響。雪白檯布上現

出。骰。子。大。一。點。水。量。守。愚。十。分。慚。愧。衆。人。都。笑。說。錢。先。生。未。免。忒。性。急。了。其。實。這。桌。上。就。是。一。盆。鷄。好。那。盆。白。肚。不。是。祇。有。薄。薄。的。幾。片。嗎。這。盆。松。花。也。有。變。透。還。有。一。盆。燻。魚。面。上。的。白。點。說。不。定。有。些。發。霉。呢。楊。九。如。便。舉。箸。夾。了。塊。燻。魚。在。鼻。際。聞。一。聞。咬。一。口。嘗。嘗。道。不。覺。得。什。麼。呢。又。咬。一。口。道。果。然。有。些。霉。氣。更。咬。一。口。道。還。可。使。得。說。着。把。餘。剩。的。一。齊。塞。在。口。內。道。我。倒。放。肆。了。守。愚。道。那。有。何。妨。呢。當。年。神。農。氏。親。嘗。百。草。也。無。非。辨。味。而。已。這。盆。皮。蛋。既。未。變。透。不。知。可。有。些。澀。口。說。罷。伸。手。使。想。撈。皮。蛋。九。如。慌。忙。攔。住。道。一。之。已。甚。其。可。再。乎。兄。弟。始。作。俑。者。尙。恐。無。後。守。愚。兄。何。必。亦。步。亦。趨。呢。守。愚。怒。道。這。桌。上。的。菜。難。道。單。有。你。一。人。可。以。吃。的。嗎。在。座。諸。公。誰。不。是。出。了。五。角。洋。錢。纔。來。的。要。你。獨。霸。一。桌。則。甚。九。如。笑。道。錢。先。生。又。要。性。急。了。時。候。還。沒。有。到。呢。少。停。儘。你。的。量。吃。便。了。守。愚。益。發。動。怒。道。你。說。時。候。未。到。爲。何。方。纔。自。己。吃。了。一。塊。燻。魚。呢。九。如。道。那。是。你。說。的。神。農。氏。親。嘗。百。草。無。非。辨。味。而。已。守。愚。道。難。道。你。嘗。得。別。人。便。嘗。不。得。的。麼。九。如。笑。道。世。間。那。有。第。二。個。神。農。呢。守。愚。大。怒。將。帽。子。一。摔。便。要。和。九。如。拚。命。衆。人。恐。他。們。鬧。出。事。來。忙。將。守。愚。勸。住。守。愚。恨。恨。不。已。忽。然。長。發。令。命。茶。房。喚。酒。那。班。喝。酒。的。都。嘔。嘴。唾。舌。十。分。歡。喜。還。有。一。班。不。能。吃。酒。的。却。竭。力。反。對。說。今。天。聚。餐。又。要。喝。什。麼。酒。呢。他。們。這。班。酒。鬼。只。消。每。人。吃。二。斤。半。酒。已。差。不。多。把。自。己。的。份。子。滑。下。肚。去。了。那。飯。菜。可。不。是。占。我。

們的光。麼。有。一。人。發。議。道。我。們。也。有。對。付。之。策。他。們。喝。酒。我。們。便。吃。菜。等。他。們。酒。喝。完。了。我。們。菜。也。吃。得。差。不。多。咧。衆。人。都。道。此。法。雖。妙。然。而。他。們。喝。酒。的。能。兼。吃。菜。我。們。吃。菜。的。不。能。帶。喝。酒。未。免。仍。有。些。吃。虧。但。是。會。長。的。主。意。却。也。未。便。違。背。浩。然。見。衆。人。都。記。罷。着。吃。局。會。長。也。在。忙。忙。碌。碌。未。便。將。自。己。的。意。見。發。表。悶。坐。一。旁。預。備。發。表。意。見。時。演。說。底。稿。原。來。浩。然。雖。是。會。中。評。議。員。之。一。却。從。未。發。過。一。句。議。論。每。逢。評。議。會。身。他。不。過。恭。陪。末。座。聽。他。人。高。談。闊。論。自。己。惟。有。舉。手。贊。成。却。是。拿。手。餘。下。的。都。是。外。行。今。天。心。中。懷。着。這。事。便。和。考。場。內。出。了。難。題。一。般。左。思。右。想。終。覺。不。能。加。都。督。一。個。十。惡。不。赦。的。罪。名。因。此。錢。楊。二。人。爭。執。以。及。衆。人。議。論。都。聽。而。不。聞。不。一。時。酒。已。送。到。衆。人。紛。紛。入。席。浩。然。胸。中。話。稿。還。沒。有。頭。緒。使。懶。懶。的。挨。在。會。長。一。桌。上。坐。下。這。會。長。姓。汪。號。哲。子。世。居。上。海。算。得。是。一。個。土。著。常。和。一。班。紳。董。往。來。遇。有。結。社。開。會。等。事。無。一。處。沒。他。的。足。跡。他。自。仗。口。頭。來。得。老。着。一。張。面。皮。到。處。演。說。博。得。幾。聲。拍。手。明。天。報。上。便。大。大。登。着。他。的。名。字。說。某。處。開。會。汪。哲。子。君。登。壇。演。說。聞。者。鼓。掌。云。云。他。雖。然。一。派。口。頭。熱。心。然。而。自。己。的。名。氣。却。愈。吹。愈。大。便。有。幾。處。會。中。請。他。做。名。譽。贊。成。員。舊。學。維。持。會。也。公。舉。他。做。了。會。長。他。任。事。以。來。第。一。件。發。起。的。便。是。聚。餐。因。他。酒。量。很。好。足。足。喝。得。下。四。五。斤。紹。興。酒。而。且。飯。量。也。高。人。一。等。每。次。聚。餐。他。和。別。人。一。樣。的。出。了。五。角。洋。錢。會。份。至。少。也。得。吃。一。元。四。

五角回去。有些人雖然不服他，無如酒飯量都不是他的對手，却也無可奈何。這夜哲子一入座，便把右手在嘴上抹了一抹，再向同席諸人一看，見都是些老弱殘兵，惟有楊九如却是個勁敵。暗道不好。這壺酒在他手內，少停准得吃他的虧，須要設法收回纔好。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當衆宣言道：「今夜我們會中聚餐，乃是光復以來第一遭舉行，可謂難得的盛典。兄弟合該奉敬諸君一杯，爲滬軍都督祝福。」一面說，一面在九如手中接過酒壺，替衆人斟了門面杯，緊緊執着壺柄，一手舉杯道：「常言云：酒逢知己千杯少，大約與今日相似。說着便一飲而盡。見衆人都不曾動自己，又滿滿的倒了一盃。九如見哲子喝酒慌忙也，呷乾了，伸手等他倒時，哲子只作不見，拿起筷來把雞肉盆子推了一推，道得一個請字。衆人一齊下箸。九如急忙丟了空盃，搶箸在手，再看盆子內，方纔錢守愚贊嘆的幾塊，又肥又新鮮的雞肉，已不知所往。單剩些頸項碎骨，賭氣不吃。他便換了路線，夾兩片白肚，一口吞入肚內。哲子見他吃白肚，卽忙也搶一片吃了。有些吃不着白肚的，便吃薰魚。你搶我奪，霎時間四只盆子吃得乾乾淨淨。哲子吩咐上菜。茶房答應一聲，衆人都引領以待。只見茶房端上一只大大的盆子，上面還蓋着一只碗，向桌上一放。衆人不知是什麼美菜，覺得熱氣直衝，還夾着肉香，一齊張着銅鈴般大眼，看茶房把蓋的碗揭去。原來是一盤新出籠的饅頭，足有四五十個。這也是哲子的主意。他知道衆人

都是餓着肚皮來的。菜少人多。慢慢的吃着酒。一定不夠。故而先把一盤饅頭將衆人塞飽了。以下的菜好自己受用。衆人怎及會長的心計。見了饅頭。不問好歹。搶來便吃。哲子微笑着。喝着酒。見衆人吃罷了饅頭。纔命人上別樣菜。此時衆人已有八分飽。果然吃時。比方纔文雅了許多。浩然意欲就此發表意見。又因剛才哲子說起爲滬軍都督祝福等語。恐他與都督交好。一開口便是禍事。因此想試探哲子的口氣。再定方針。當下便問哲子道。那日商團公會開會。不知會長可曾在場。哲子笑道。我也算商團公會中一個名譽會董。如此大典。豈有不到之理。浩然道。大約都督也見過了。哲子道。豈止見過。我還同他談了半點多鐘呢。這都督真是個革命偉人。我與他一攀談。便知他是一個特等能幹人物。怪不得能做非常事業。地方上出了這種都督。不可謂非地方之福。我們舊學維持會。須得公送他一塊匾。纔是道理。匾上的字。須請黃萬卷先生大筆一揮。便題一方保障四字。便了。昨兒我與李仰之兄談及他說四字有些像城隍廟內的匾額。與都督不宜。我想來想去。覺得再沒有比這四字合式的了。正要請你們評議。諸公評一評議一議呢。黃萬卷接口道。我看一方保障四字。還不如功高於周四字。更爲的確。衆人都說這四字新奇。萬卷道。我徧閱諸書。覺得這都督二字。以三國演義爲最古。當時吳國水軍都督馬瑜。便是中國第一個都督。所謂功高於周者。猶言勝過第一個都督。

果然妙極。不知萬卷先生怎樣想得出這種深奧的文字。萬卷笑道：這四字原從我一首詩中脫胎出來的。這首詩也是贊這位都督。雖只二十八字，却也包括古今。可謂窮思極想了。今兒不妨念與諸位聽聽。說罷，便搖頭捩腦的朗吟道：

蓋聞都督有周郎。

念了一句，又哼了半天，纔續第二三句道：

而况陳公膂力強，一夜攻開門八面。

吟到這裏，見桌上三鮮碗內，還剩一個肉圓，卽忙夾起，送入口中。一面嚼着，一面哼的念那結句道：

滙軍都督姓名香。

吟罷，衆人都道：好詩！好詩！不過第三句所謂門八面，不知指的是那八門。若說是上海城門，舊有六門，加上新開的尙文一門，也只得七門，還有一門，不知何在。萬卷笑道：這都是我詩中微旨，便是第一句蓋聞，以及第二句膂力四字，也有深意。今日索興給你們講個透澈罷。蓋聞者，猶言非目睹也。周郎生於漢時，距今數千年，誰曾目覩？故我以蓋聞括之。至若膂力二字，原非我等舊學界所宜用，然而目今百事改革，我也不能拘泥這些小節，甯可降格以求。所謂膂力者，卽法力之意。都督並非江湖賣藝之

流。加。以。法。力。二。字。驟。看。似。乎。不。倫。但。都。督。以。一。介。書。生。而。能。成。此。大。業。豈。非。神。通。廣。大。法。力。無。邊。乎。前。我。用。魔。力。二。字。隱。寓。都。督。爲。一。介。書。生。之。意。講。到。門。八。面。其。中。七。門。果。是。上。海。城。門。還。有。一。門。你。們。諸。位。都。沒。有。想。到。那。製。造。局。的。頭。門。可。不。是。也。在。這。一。夜。攻。開。的。麼。衆。人。聽。了。一。齊。拍。手。道。果。然。萬。卷。先。生。設。想。高。妙。實。非。我。曹。所。及。萬。卷。笑。而。不。言。聽。他。們。讚。着。自。己。便。舉。箸。夾。那。碗。紅。燒。蹄。子。吃。誰。知。肉。皮。還。沒。有。煎。透。十。分。堅。硬。兼。之。他。得。意。極。了。用。力。過。猛。那。隻。碗。頓。時。大。翻。其。身。肉。湯。滿。桌。橫。流。萬。卷。捨。不。得。糟。蹋。慌。忙。伸。頭。下。去。就。檯。面。上。呷。湯。浩。然。聽。他。們。人。人。都。讚。都。督。好。自。己。不。敢。說。他。的。壞。處。只。得。附。和。他。們。唯。唯。諾。諾。了。一。陣。席。散。回。家。悄。悄。把。所。擬。的。一。張。節。略。燒。燬。不。提。且。說。哲。子。這。夜。又。是。醉。飽。而。回。走。到。自。家。門。首。已。有。十。點。鐘。左。右。哲。子。一。抬。頭。見。樓。窗。口。燈。光。透。亮。不。覺。心。中。大。怒。原。來。他。賦。性。最。儉。樸。每。夜。八。點。鐘。敲。過。便。命。家。中。上。下。人。等。一。例。熄。火。安。歇。以。省。油。燭。便。在。八。點。鐘。以。前。他。家。三。上。三。下。的。住。屋。也。不。准。點。三。盞。以。上。的。燈。火。他。最。忌。的。便。是。燈。下。看。書。還。有。一。篇。極。大。的。道。理。據。說。燈。下。看。書。既。傷。目。力。又。費。油。火。故。此。古。人。甯。甘。囊。螢。映。雪。而。夜。讀。不。肯。挑。燈。秉。燭。而。夜。讀。者。所。以。保。全。目。力。也。家。中。倘。有。犯。了。此。戒。的。無。論。何。人。定。必。大。大。受。他。一。場。申。斥。單。有。他。那。位。未。婚。的。東。床。嬌。客。卽。使。明。知。故。犯。也。沒。甚。要。緊。哲。子。反。有。些。懼。他。你。道。哲。子。這。樣。的。人。物。怎。的。怕。起。一。個。十。五。六。歲。的。未。婚。婿。來。其。

中却有一段隱情。只因哲子年過半百，單生一女，取名如玉。他夫婦鍾愛得好似掌上明珠一般，立意要替他攀一個有財有勢的男家。無如人心都是望高走的，一有了財，二有了勢，誰肯俯就和哲子這般人家攀親？故而哲子空有了個才貌雙全的女兒，却再也找不到一個財勢雙全的快婿。後來他自己也知道自家門戶萬萬不配與財勢兩全之家攀親，只得改變宗旨，意欲揀一個不慾穿吃的人家，將就了事。恰巧有個做絲茶生意的廣東人，名喚梁友才的，與哲子在演說場中相識。哲子打聽得此人，有十餘萬家資，單生一子，年方十五，與如玉同庚。現在北洋公學讀書，生得一表人材，而且資質聰敏。哲子好生歡喜，即忙央人前去說合。友才素聞哲子在演說場中頗負盛名，又聽說他女兒生得如花似玉，便一口答應。擇吉行過聘禮。哲子的目的也算達了一半。不料這年喉症盛行，友才一家上下都染此病。那班沒要緊的人都陸續治愈，惟有友才夫婦一對正主兒，却相繼去世。他兒子志敏寄宿校中，幸得逃過此劫。友才既死，便有一個近支族弟藉口志敏年幼，便欲管理友才的遺產。哲子是志敏的岳父，自然出場不許講了好久，纔議定不動產歸志敏，叔父暫管。待志敏成家後歸還。動產歸志敏。岳父暫管。也待志敏成家後交還。立了議單，彼此無話。自此志敏便寄居哲子家內。友才的五萬餘金現款都劃在哲子名下。哲子仗着他，在外間很掙了些市面，因此不敢得罪志敏。便遇着生平最犯

忌的燈下讀書也眼開眼閉的由他故而他妻女有時借着志敏出面桌上攤了一本書他們却在旁邊借光作事否則便要熬熬黑暗世界的滋味了這夜哲子見樓上燈火未熄便怒氣沖沖的奔上扶梯心中估量大約又是志敏貪看小說尙未安歇此時十點已過六點鐘燃燈至此已過四個鐘頭豈不太費膏油雖然他還有錢存在我處然而古人節衣節食崇尙儉德豈可爲了貪看這種無益的小說耗費許多火油我已縱容他多次今兒若再不整頓將來作何了局想著已跨進房內一眼看見桌旁坐的並不是志敏却是他夫人裘氏與女兒如玉兩個人都是愁眉苦眼的似乎懷着重大心事一般哲子不勝詫異因道你們爲何此時還不安歇難道火油不是錢買的麼況且目下油價又漲了許多一鐵箱老牌美孚油至少要一元八角幾分大洋以洋價一千三百文計算可不是足足二千四百餘文麼化了二千四百餘文一箱火油若不用他一年半載豈不大傷元氣這句話不是我屢次對你們說的嗎你們那一遭不當作耳邊風須知樹以枝葉爲本人以錢財爲先有錢使得鬼推磨你們休得小看了這錢財二字呢裘氏正色道你休嚇叨志敏病了應該想個法兒纔是道理哲子吃驚道志敏早起不是好好的麼怎的忽地害起病來裘氏道他吃晚飯時還是好端端的吃罷了飯忽然雙手捧着肚子說是腹痛我只道他誤吞了蒼蠅螞蟻之類教他睡一會出個恭便能好的誰知他睡下去更

痛得利害。只是在床上打滾。我們嚇得沒了主意。意欲請醫替他調治。又因天色晚了。那班大夫的脾氣。甯可坐在家裏。沒人請教的。若請他出夜診。便要醫金加倍。轎資若干。准給他敲一個大大竹槓去。你回來知道了。一定不以為然的。若說聽他疼痛。又着實令人害怕。幸得他方纔略略好些。此時已睡着了。誰你知一回來。不問皂白。只顧抱怨我們。點火我們。誰不想早些安歇呢。哲子皺眉道。天有不測雲風。人有旦夕禍福。肚痛的緣故。不是誤吞微虫。便是着了冷。一定沒甚要緊。你們儘顧放心。熄火安歇便了。話猶未畢。忽聽得裏面志敏又哼將起來。哲子即忙奔進了內房。房並內沒燈火。黑洞洞的。哲子性急慌忙。冷不防當地橫放着一張長檯。哲子一脚跨去。絆個正着。只聽得撲通一聲。連人帶凳。倒在地下。裘氏慌忙舉燈來照見。哲子已撐了起來。摸摸額角上起了胡桃大一個疙瘩。祇因不准點火。是自己的主意。不能怪別人。只說你們怎的把長檯放在當路。裘氏也不理他。哲子見志敏睡在床上。哼哼不已。雙手捧着肚子。身子蹣曲得似彎弓一般。額角上的汗珠。足有黃荳般大。面色鐵青。嘴唇皮都發了白。知他腹痛得利害。問他此時可覺得好些。志敏只是搖頭。裘氏便催哲子快去請大夫來。替他診一診。他今夜腹痛得狠有些怪氣。倘若大夫說沒甚要緊。那就可放心了。哲子道。你怕什麼。頭疼肚痛。從來沒有大病的。他一定是誤吞了蒼蠅。螞蟻之類。此時在腹中發作。所以疼痛。少停瀉一次。出

出空便不打緊了。如其請了大夫來。這班人都是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有生意上門。豈肯輕輕放過。定要造出許多病源來嚇人。他好一蹣一蹣的看下去。享病家的醫金供養。有時還要用養病之法。把病人養着。不替他治好。也不給他治壞。這都是做醫生的不二法門。我知道他們訣竅的。豈肯上他們的當麼。你們休得着急。我家現放着一部木板的驗方新編待我查一查看。誤吞諸蟲。應用什麼藥。吃下去一定靈驗。說罷。點了根紙煤頭。大步奔下樓去。一會兒忽然直着喉嚨大叫。阿呀不好了。你們快來。裘氏慌忙另點了一盞燈。走到下面。原來哲子素患近視。點着紙煤頭兒尋書。不料書籤在火上燃着了。險些兒燒了他這藏書庫。幸得他手快。把火撲滅。無如書還沒有到手。只得叫人下來帮忙。當下裘氏的燈一到。哲子便把一部驗方新編抽在手中。一口將裘氏手中的火吹熄了。纔暗中摸回樓上。在燈下一門一門的查看。好容易查到肚腹門。見第一節便是腹痛辨症。上寫着。

臍眼上痛者。食痛也。臍眼下痛。熱手按之不痛。或其痛多隱。或痛如刀割。或吐或瀉。或痛甚而覺有冷氣。皆寒痛也。手按之更痛。冷物熨之不痛。或自下而痛上。或時痛時止。腹滿堅結。皆熱痛也。時發時止。痛在一處而不移者。或有硬塊起者。虫痛痞痛也。又聞煎炒食物香氣。則痛痛時口吐清水。或口渴者。亦虫痛也。

哲子不料腹痛有這許多名目看了反覺得茫無頭緒不知志敏的腹痛究竟是冷是熱是虫是食問志敏時志敏自己也不知上痛或是下痛硬痛或是軟痛只說疼痛難禁罷咧哲子生平雖足智多謀至此也不禁呆了還是裘氏說吃藥不比得兒戲吃下去容易要他吐出來可就難了我勸你不必在驗方新編上考究罷聽說藥店裏有一種午時茶吃腹痛最是靈驗而且價錢又不貴每塊只消一二十文已夠何不買一塊來給志敏吃了看他有效沒效再作計較哲子聽他說話有理也點頭稱是摸一摸身畔尙餘五六個銅元料想夠了因命妻女留心門戶自己上街去買藥離他家一箭之遙有一家藥鋪此時尙未收市哲子走到門口却又躊躇不跨進去暗想午時茶一物乃是夏季藥店中備着送人的何苦化錢去買無奈此時已交秋末而且這家藥店中的人又並不相識未便上去討索自己有一個朋友現在小南門外姜衍澤堂藥店內何不問他去討一塊雖然路遠了些却可省幾個錢兒想罷逕奔小南門而來那時姜衍澤已收了市哲子敲了半天門纔見牌門板上的一扇洞門開了露出半片面孔問哲子做什麼哲子回說找人因把那朋友的名字說了那人道已睡了你明兒來罷哲子道不行我今兒有非常大事非得與他面談不可那人信以爲真卽忙開了門延哲子進內坐下再去喚他朋友這朋友恰巧解衣將睡聞有朋友找他還說有非常大事不覺嚇了一跳慌忙披衣趿履

奔到外面見是哲子便問汪先生蚤夜來此有何見教哲子見他睡而復起頗覺不好意思未便將來意說出祇可先用別的話與他鬼混了一陣落後始說要幾塊午時茶那朋友卽忙包給哲子哲子接了稱謝辭出這人細細思想覺哲子此來並無什麼非常大事反誤了自己一場好夢便把喚他的小夥計抱怨了幾句連稱晦氣重復回房睡覺不提且說哲子捧了一包午時茶不由心花怒放急急奔回家內誰知在藥店中講話工夫大了志敏腹痛一會已沉沉睡去便是他妻女也都滅燈安歇哲子暗中摸索的走到樓上把午時茶向桌上一拋解去長衣打了一個呵欠直挺挺的躺上床去不一時便呼聲大震正是

但使金錢牢固守

何妨性命等閒拋

欲知後事請閱下文

第五回 呼將伯和尙鳴冤 慕共姜女郎矢志

靈晨鐘鳴八下。便有一個人來找尋哲子。那時哲子正在樓上。聽來人一口甯波話。粗聲大氣的問汪先生在家麼。知道是商團會裏的朋友徐德權。卽忙開了樓窗。答話道。德權兄請客堂內坐。我馬上便來。德權連稱別忙。一面跨進客堂。背着雙手。默念他往常讀慣的那副墨拓。未夫子治家格言中堂立軸。念到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婢美妾嬌。非閨房之福。哲子已下來了。德權見了他。兜頭作了個大揖。道。汪老夫子神機妙算。果然令人欽佩。卽使諸葛孔明重生。也得自嘆弗及。哲子道。莫非那話兒着了麼。德權道。非但着了。而且還有比這個更利害的把柄呢。哲子笑道。那更妙極了。不知是那一件把柄。德權道。那人的臥房背後。不是有一間空房。你說他雙門緊閉。必有蹊蹺。我也疑心這一着。因此買通了鄰近一戶人家的小子。令他偷着去探看。果然不出你我所料。你道他回來說些什麼。哲子道。莫非裏面藏着違禁物品麼。德權道。比違禁物品還要鄭重。而且是兩個活貨。哲子道。那就難猜了。德權笑道。難猜什麼。房內並無別物。却是兩個婦人。哲子聽說。不覺直跳起來道。果然藏着婦人麼。德權微笑道。你真性急。這兩個婦人非別一個七十餘歲。一個四十餘歲。乃是他們所僱用那個長工的母親和妻子呢。哲子嘔氣道。你怎的今兒清早起來作弄我。那些話也值得吞吞吐吐。嘮叨半天的嗎。德權笑

道。你別鬧。若是沒有關係的話兒。莫說你不願意聽。便是我也不願意說呢。那邊昨兒忽然來了一個尼姑。說是來望長工母親的。夜間也宿在那裏。聽說還要住幾天纔去呢。這事雖與前途沒甚關係。我們却可當他一件大大的把柄。兼之他還犯着那話兒。我們的目的。還怕不能達到嗎。哲子拊掌道。果然是絕好的機會。只恐那姑子走了。反爲不美。事不宜遲。你們可曾佈置齊備了沒有。德權道。或們早預備下了。只等你去警察局中接洽好了。便可依法行事。哲子道。我立刻便去。你們儘管依計而行。便了。德權聽說辭了哲子。自去辦他的正事。哲子也換好了衣服。去拜見一個朋友。列位。方纔他二人說了一大篇話。都是沒頭沒腦。令人無從捉摸。莫說看官們納悶。便是做書的也莫名其妙。祇可丟過一邊。再說城內某處。有一所寺院。乃是龍華寺的分院。院中也有個住持。還有兩名客師。一名香伙。這寺院雖只祇小小三間平屋。然而坐落地段。却在四通八達的鬧市上。左右有幾處店房。乃是廟產。因此廟中僧衆。並不靠着替人家做佛事。拜經懺。打齋飯度日。便是每月收下的房租。除開銷之外。還有些盈餘。那位住持和尚。也不喜歡與什麼糧船會。大佛懺。去哄一班善男信女的錢財。因此成年的沒有人上他廟中去燒香拜佛。所以那兩扇山門。也是十天中有九天緊閉的。不知者只道廟中和尙愛清靜。故而閉門在內參禪打坐。其實裏面並不清靜。却鎮日的牌聲括耳。這也難怪他們。常言道。靜極則

思動和尙雖說是佛子，却並不是佛家的真正骨血。怎能夠一塵不染，萬慮皆空。而且這廟中僧衆，既不念經，又不拜懺，閑着沒事，祇可抹牌消遣。後來有幾位施主，見廟中很爲清靜的，係賭錢的好地方，也便合了三朋四友，前去又麻雀，抹骨牌，把一所天台寺，險些兒變作聚賭場了。那住持的印月和尙，因有頭錢到手，也落得由他們去大賭特賭，好在關防嚴密，外間並不走漏風聲，毫無外人知道。那年革命軍起義，有幾處寺院，或被團體中人佔去，作了事務所，或被學堂中人佔去，作了校所。那時一班廟主，都着了忙，紛紛運動保全之策。這天台寺的印月住持，也不免略起恐慌，經不起一班賭客，你言我語，都叫他不必害怕。有的說民政總長是我的舅舅，有的說滬軍都督是我的外甥，還有一位叫陸佑之的道，倘若有人佔了你這廟去，我出錢照樣蓋還你一所，還怕什麼？印月見抱腰人多，果然放心無慮。他廟中本有一所空房，那香伙因妻小住在鄉間，開銷很大，意欲接到廟中同住。印月起初不許。後來一想，現在自己所穿衣服，都是發給人家浣洗的，洗來很不清潔，有時還被他們偷去當了，而且鞋襪破了，也要自己動手縫補。那班縫窮的，都是粗針大線，做來十分難看。若有女人在此，必能處處隨意。我既不要他們的房飯錢，料想縫補衣服一事，也可叨他們的光了。打定主意，便對香伙說：知香伙喜不勝言，因卽告假回去，接了他那位七十餘歲的老母，和四十餘歲的妻子到廟住下。印月恐他

們出入碍眼。所以叫他們無事時不准亂跑。常把門兒閉着。這天合該有事。鄉間有座送子庵。那當家的姑子名喚佛心。與香伙的老母。乃是舊鄰。多天不見。心裏記罣得什麼似的。特地奔到上海來。望望這位老太。雖然浦東與浦西只有一水之隔。然而他們倆見了面。好似他鄉遇故知一般。不知那裏來的這許多說話。直講到金烏西墜。玉兔東昇。還沒有住。這夜佛心便宿在他們婆媳房中。次日印月與佛心覲面。打了一個問訊。印月見佛心年紀尙輕。眉目也生得清秀。那一顆蒼蠅打滑盪的光頭上。還不曾烙有香洞。不覺靈機一動。少不得用幾句佛經中的趣語去逗他。佛心也似解非解的回答了幾句。不多時陸佑之同着一個姓吳的朋友來了。佛心並不迴避。佑之見他是個少年尼姑。便唱着思凡下山的調兒。與他胡鬧。佛心本是個半路出家的尼姑。少時很有些閱歷。見佑之調侃於他。并不害羞。却從旁指摘他的錯處。佑之知這姑子利害。想難一難他。因道：「我們又麻雀三缺一。你可願意搭一脚麼？」佛心道：「搭一脚便搭一脚。難道怕了你們不成？」佑之大喜。令印月也搭一脚。印月假意推辭。勸不過吳陸二人苦苦相勸。只得允了。四個人扳風起位。佑之拿的是東風。坐在原處。印月板了南風。調在佑之下首。姓吳的西風。坐在佑之對面。佛心北風。與印月對坐。接着擲骰子。由佛心起莊。三男一女。興高彩烈的抹起牌來。兩圈未畢。忽聽得後門外有人用一枚銅元輕輕的叩了三下。這是自己人的暗號。

那香伙卽忙開了門，忽見外面站着七八個大漢。一例的黃色號衣。見門開了，不問情由，頓時一擁而進。裏面抹牌的人，都不曾留意。兀自低頭，又着麻雀。那班人見了，齊聲吆喝，說拿住。這和尙聚賭抽頭，容留婦女，藏匿尼姑，有玷佛地，還當了得。說時遲，那時快，早有兩個人一躍上前，輕舒猿臂，將印月佛心一對光頭，牢牢揪住。佑之與那姓吳的朋友見勢頭不好，也顧不得檯上的銀錢鈔票，拔脚便走。衆人並不攔阻，讓他們出後門逃走。此可把佛心印月二人嚇得面如土色，不知犯了什麼大罪。要這班商團大人親來捉拿，又見佑之等人也跑得無影無蹤，益覺勢孤害怕。幸得那班人來勢雖猛，舉動却還文明，不比平常捉賭的兵警。見了桌上的錢，便亂搶亂奪。他們却秋毫無犯，爲首一人，操着甯波土白，粗聲大氣的道：你們把桌上的賭具銀錢，好生看守，不可亂了本來位置。這賊禿千萬不可讓他跑了。我此時前去報警，你們緊守門戶，休得縱令閑雜人等進出。裏面還有兩個婦女，倘若出來時，也須扣住。衆人都道理會得，那人便走了出去。不一會引着一個佩刀的警長，和兩名警察進來，看那人好不忙碌。告訴警長說，和尙坐在這裏，尼姑坐在他對面。這邊是在家人坐的，那邊也是個在家人。那兩個在家人都跑了。遺下的銀錢鈔票，都在桌上，和尙尼姑却被我們當場獲住。那警長聽了，點頭微笑，又對印月佛心二人看了一眼。這警長本是南省人，此時因做了警長，覺得操着土白，很不好聽。因

此打起三不像的官話。問印月道：你這和尚，究竟什麼回事？同着尼姑打牌，可對囑說個明白。少停好重重辦你。印月聽了，嚇得魂不附體。上下牙齒只顧打戰，休想回得出半句話來。還是佛心略為鎮定，也打着蘇州官話回說：不瞞警察老爺動問，我們是到這裏來探望親戚的，便是打牌，也是方纔跑了的那兩位施主的意思。與這位大師並不相干。警長喝道：胡說！大約你們和尚尼姑已成了親咧。故而如此迴護，衆人聽了，都覺得好笑。那時香伙母親妻子聽得外面熱鬧，也趕出來觀看。被警長一眼看見，大聲道：原來廟裏還藏着婦女呢！那更了不得咧！說着，命手下的警察將這兩名婦人帶了。與和尙尼姑一同看管。然後隨着引導的那人，入內搜出許多婦女應用的梳頭傢伙等件，連同賭具，一併帶回警區。由區長略詢一過，立即繕具公文，略謂境內天台寺住持僧印月，品行不端，素有聚賭抽頭，容留婦女住宿情事。經區長訪問確實，今晨飭令長警會同某會會員前往查拿。適見僧人印月與女尼佛心偕在逃之二人，同桌聚賭。當將該僧尼印月佛心拿獲。又在內室抄獲婦人某氏某氏二口及婦人用具若干，連同賭具一副，鈔票現洋若干元，銅元銀角若干枚到區。由區長親詢，該僧印月供認聚賭抽頭，私留婦女等情不諱。合將僧人印月、女尼佛心、婦人某氏某氏四名及器具若干、賭具一副、鈔票現洋若干元、銅元銀角若干枚解呈廳長，伏乞俯賜察核云云。這一張公文上，已把印月的名罪坐

得確確實實。當下區長又派了四名警察。持文將印月等一千人衆。連同抄出各物。一併押解警察總廳。在看守所過了一宿。次日即由警務長親自升座研詢。印月雖然竭力辯白。經不得鐵證昭昭。無可遁飾。廟中容留婦女。已失了體統。兼之聚賭抽頭。且與女尼同桌聚賭。更屬違背清規。玷污佛地。因判女尼佛心。發堂擇配。某某二氏。着家屬領回管束。僧人印月。尚無淫穢實據。着令還俗。從寬免辦。廟產發封充公完案。印月遵判出來。好生懊惱。暗想。這俗。雖然是件快事。然而自己的廟產。以時價估。算足值六千金以外。白白被他充公。未免心不甘。服無奈。是當官判斷的。萬萬不能違背。好在陸佑之當日曾親許我。說廟產若被人佔去。他可以照樣蓋還我。一所目下。雖然是發封充公。在我一方面看來。也與被強佔無異。料他有言在先。決不能翻悔。況且叫佛心同桌聚賭。也是他的主意。我若沒有這件事。也不致發封廟宇。我在堂上。並不把他名字攀出。也算對得住的了。他若蓋還我廟宇。便罷。否則一定和他拚命。至少也須敲他幾千銀子出來。做還俗後成家資本。即使鬧出事來。他也未必沒有罪名。而且他是個要名譽的。決不肯張揚開去。想罷。主意便去找尋佑之。佑之自廟中逃出後。驚得連發兩次寒熱。今日略略好些。聞得天台寺已被警局發封。不知印月在堂上。可曾將他名字供出。正在擔驚受怕。忽見印月來了。還疑心是帶領警察來拿他的。嚇得迴身朝裏飛跑。口中高喊。陸佑之不在家。

呢。印月見他這般模樣，不覺暗暗好笑。忙道：「施主何必驚慌？小僧已放出來咧。」佑之聽了，還不相信。回頭見果然只有印月一人，並無警察同來。方纔放心，重複回到外面，問印月怎樣出來的。印月便將警廳判斷之辭，約略說了一遍。佑之也不免嘆息了幾句，却並不提及蓋還廟宇之事。印月暗道：「莫非他要賴嗎？但我焉能輕易饒他。」因道：「當日曾蒙施主發愿，小廟若有被佔等情，施主代爲集資蓋造。目今果然應了施主之言，還求施主鼎力，或者向警局索回廟產。」小僧感激不盡，也是施主的無量功德。佑之聽說，呆了一呆，道：「話雖有的，然而我却並未在佛前發什麼願心，而且我當時講這句話兒時的意思，不過說是若被商團或是學堂中人佔去，我便蓋還你一所。目下你自己違犯清規，致被官廳發封，與被佔有別，怎能責成我那句話兒呢？」若說去向警局索回廟產，莫說我一個陸佑之沒有這般勢力，便是十個陸佑之，也是萬萬辦不到的。印月冷笑道：「施主推得好乾淨，別的不必談他。你說小僧自己違犯清規，小僧却萬萬不能承認。我們廟中在先本無賭博之事，僧人們偶而下棋抹牌，也是僧人們自己消遣。那日施主枉顧小廟，說小廟地方清淨，宜於竹戲，接著便邀幾個朋友來碰了一天麻。雀後來習以爲常，也是施主開的端。小僧因施主是體面紳士，而且在外間很有勢力，出家人怎能與在家裏人相抗，所以委曲從命。卽如昨日佛心女尼，他來探望香火，約老母立時便要去的，你偏要攔他，又什

麼麻雀以致被他們當場撞破當作一個大大題目纔有發封廟產的口實究之都是你施主種的禍臨了都拋在我一人身上然而我自己却並不抱怨施主所以公堂之上件件都由我一人承當毫不攀及施主也因施主是上等人物品譽爲重我輕輕一言便是施主終身之玷但施主也須想想我自認與攀供的輕重我自認了在施主一方面便有這許多益處我若攀供了在小僧一方面也未必沒有利益的呢第一件聚賭一事與小僧並無關係小僧不過借給地方然而廟宇是公地做僧人的決不能禁人不用這一層上我豈非毫無罪名的麼第二層調戲女尼原是施主起的意思吳先生的調小僧並未妄贊一辭即使說我也曾在場算我是個從犯然而施主乃是首犯首犯若辦有期徒刑從犯也不過罰錢了事何致封閉廟產這都是我願全施主之過目今施主既翻悔前言我也別無他法好在此時判決書還沒有下我少不得重入公門一次把真情實跡和盤托出那時或有索回廟產之望不過施主却不能置身事外然而也因施主逼人太甚小僧出於萬萬不得已纔有這一着料想施主也不致抱怨小僧魯莽的說到這裏便起身要走佑着了慌一把將印月拖住道大師休得動怒有話儘可好好商量何必如此性急呢印月正色道施主不可誤我的正事我此去務必趕在判決書未下之先纔有效力倘若去得遲了判決書一下木已成舟可不糟了麼說着假意推去佑之的手佑

之陪笑道：大師真的動起火來了。我方纔的話，原是你鬧着頑的。你若當真去了，將來兩敗俱傷，反爲不美。你且坐下，我與你細細推敲，想一個善後之策。印月纔氣吼吼的坐下，佑之道：方纔你說索回廟產，這件事料想無望，可以不談。若說要我蓋還你所廟宇，第一我沒有這般力量，第二你已當官判令還俗，豈能再做和尚？我有一個朋友，姓包名德深，前曾留學日本，學習法律，畢業回國，還帶有一張文憑，有人說他是買來的，但我看他法律很熟，大約有些門徑，聽說他已擇了個黃道吉日，掛出大律師招牌，替人出庭辦理訟案，我也曾着人送去一份賀禮，不過他還沒有請過開市酒罷咧。你這件事，我想還是請教他去。若能平反固妙，否則廟產充了公，那廟內的菩薩維漢佛像傢伙物件，也須設法弄他出來，變幾個錢兒，纔是道理。將來無論事情能否平反，那律師費都由我一人担承便了。印月聽了，覺得不能再挺下去，暗想平反二字，原是句好看話兒罷了。若能將菩薩搬得出來，那三尊大佛肚子裏都有金臟，還可值幾個錢兒，料想賣菩薩的錢，決無他人可以來向我們和尚分潤的。况且律師費有他担承，我也落得打他一場官司，勝了固妙，否則也可死心塌地想罷。便念了一聲阿彌陀佛道：此事全仗施主大力，小僧無不聽命。當下佑之便與印月同去會包德深大律師。這包德深大律師的事務所，便在縣知事公署附近。他年紀約有三十開外，嘴唇皮上略略有幾根短髭，身上穿一套黑

呢。外國衣服。却是在後馬路舊貨店買的。脚上那雙外國皮鞋。也是在印度定造的。他因新掛招牌。未曾減價。故此生意冷淡。包律師很覺得閒散。正坐在交椅上看報。聽得有人叩門。慌忙回到寫字檯前。把一冊在日本抄來的講義攤開。手拿一本新刑律。假意翻看。裝得十分忙碌。見來者乃是陸佑之。還問着一個和尚。即便丟了新刑律。讓他二人坐下。招呼小使泡上茶。自己又向佑之謝了那日的賀儀。然後問他兩人有何見教。佑之便把印月廟中的事。大略告訴包律師。包律師正襟危坐聽著。聽他說完了。便舉起右手。在新留的鬚子上捻了一捻。哈哈大笑。這件事也是印月大師的洪福。恰巧投到我手裏。若換了第二三個。那就變作東瓜撞木鐘了。這件事的曲折細情。無一不在我肚內。不是我說一句放肆的話。我只消揀他虛心處重重下一番攻擊。定可操必勝之權。前途的脚力。原是不小的。我只消問你一句話。他們來的時候。可不是有商團在場麼。印月道。果然有的。包律師笑道。如何。我告訴了你罷。今兒這麼一來。還是你的運氣呢。這件事要在光復時發生。那可有些尷尬了。你道這廟產是警局爲了你聚賭發封的麼。須知聚賭抽頭。在新刑律上。不過是四等有期徒刑。一百元以下之罰金而已。豈有充公產業之理。此中有人弄鬼。已是不問可知的了。其實也因貴廟地段。坐落太熱鬧之故。倘使在鄉間鎮上。我可以包你決計沒有這件事的。只因某商團見貴廟地位適宜。交通便利。意欲佔

作事務所。因光復時亂烘烘的當兒，不曾下手。此時司法衙門已經成立，未便強佔。正苦着沒擺佈處。後來打聽得你們廟中聚賭抽頭，便想借這個名目下手。又苦無充分證據。恰巧那天有個女尼，在你廟中過宿。他們趁此機會，託人向警局接洽好了。然後將你門拿住，送入警局。可憐你吃的是單面頭官司。而且有憑有據，怎不發封廟產充公呢？佑之接口道：照你這般說，某商團豈不是白高興了麼？廟既充公，他們有什麼好處呢？包律師道：佑之兄說出笑話來了。商團乃是地方上公益團體，原可撥用公產的。他們等你這裏的事略略冷了一冷，便可進一張稟，說本團會員衆多，事務所狹窄，不敷應用。查某處發封某廟，地位容積，與本團頗爲相宜，特行具稟，請將該廟撥歸本團應用。實叨公誼云云。這張稟詞上去，十有九允。那時可不是堂堂皇皇的入了他們掌握之中嗎？佑之印月二人聽了，如夢初覺。當下印月便問包律師可有挽回之法否？包律師笑道：挽回之法儘多，我只消揀一件輕而易舉的，已足夠他們受用了。他們辦這件事，雖然稱得完密，然而界限不明，便是大大一個失着。你的事不是由警局判斷的嗎？印月道：正是。包律師笑道：那就是我們第一層入手辦法了。可知警局的範圍，只能警察地方上的事。講到判斷一層，乃是司法衙門的責任。他今越俎代謀，我們便可藉口。而且司法衙門也最忌這種事。一定幫着我們反對警局的。但你已在警局承認聚賭抽頭，私留婦女，因此萬萬不

能出面最妙。另外串出一人，算是廟中真正住持，說你本是守廟的和尙，並非住持，去到地方審檢廳進一張不服判決的呈子。最要緊的是說明警局侵越司法權限，使他們觸目驚心，竭力爭這個權字。我們便可收漁翁之利。佑之等聽了，不覺五體投地，連稱妙極。印月道：「我們這廟原是龍華寺的分院，即以龍華寺方丈出面便了。」包律師道：「那更好了。」因命印月將龍華寺方丈名字抄出，教他隔三日來聽回音。佑之印月去後，包律師便挖空心思，做了一張呈子，送進地方審檢廳去。果然藥方對症。這時候司法衙門初立，地方上事情往往被警局侵越權限，攔去自由判決，因此廳長推事等正閒得十分沒趣。接到包律師代表龍華寺方丈的一張呈子，不覺打動他們的心事，頓時行文警局，將天台寺全案人證解廳復核。警局中人料不到有此一着。當時案中人都已四散，只得將證物移到廳。廳長十分震怒，一面與警局交涉，一面將案情略為研究。只一堂便把廟產發回龍華寺方丈管理。警局前判取消。這一下子，佑之印月等人自然歡喜。警局却大失面子，暗裏頭還有許多人心懷裏那汪哲子也露着一面孔不快的神氣。外間衆人還道他爲着女婿病重，所以如此擔憂，並不疑心他出了別樣岔子。原來志敏那夜腹痛之後，次日病勢益覺沉重。雖然吃了幾塊午時茶，無奈這藥是出錢的，故毫無效驗。裘氏好不着急，私下也曾請了個醫生，替志敏診了一次。據說是寒食滯積，沒甚妨礙，只消

吃幾劑藥發散發散。便能好的。裘氏纔放下了一腔心事。親自上街撮了兩劑藥。偷偷掩掩的煎給志敏吃了。誰知仍同泥牛入海。影響俱無。眼看志敏病勢有增無減。面容消瘦。飲食不進。自己丈夫又成日的不在家裏。看他忙忙碌碌。與光復時運動做科長的時候一般模樣。每夜挨到半夜三更纔回來。一到家便睡。從沒問過志敏的病狀。裘氏知道他的脾氣。一味的刮皮。並沒別樣主意。因此也不同他說起。自己再把那醫生請來復診。却並沒別樣說話。仍照樣的開了一張藥方。將藥味路路加重了些。對裘氏道。這藥並不在一劑上見功。最妙吃他一二劑。那時定有效。裘氏半信半疑。煎給志敏吃了兩劑。果然沒甚功效。到第三天上。志敏忽然腹瀉不止。裘氏纔着了忙。那日恰值哲子並不出外。獨自一個躲在書房內。口中啣着一桿三尺餘長約旱煙袋。雙眉緊皺的坐著。呆呆出神。口中噴出那股煙氣。氤氳氳氳。把他一顆頭顱。好似罩在雲霧中一般。他見裘氏進來。不知記着了什麼。忽地打了個冷戰。顛巍巍的問道。你來則甚。裘氏便把志敏腹瀉等情。告訴哲子。哲子因這幾天爲著一件事。把頭腦鬧昏了。已忘却志敏有病。聽裘氏道及。方纔想起。不覺自說了聲荒唐。即忙奔到志敏房內。見他面黃肌瘦。精神委頓。不由的大吃一驚。暗道不好。志敏這孩子。非同小可。我目下在外間做的市面。都靠著他那五萬金的款子。他如有三長兩短。他們家屬一定向我追取這筆錢。那時如何擺佈。想到這裏。

深悔那夜酒喝得太多了。糊裏糊塗。惜著小費。沒替他請個醫生。又怪裘氏不早些提醒。他可憐裘氏一肚子委曲。沒處申訴。哲子此時沒奈何。只得忍痛化了二元。請封請了個有名郎中。到家替志敏醫治。那大夫伸出三指。在志敏左手寸關上略按一按。又教他吐出舌苔看過。一語不發。回到客堂中坐下。哲子早已端整着墨盤。預備他開方用藥。那醫生問哲子病者是否少君。哲子回說是小婿。大夫點了點頭。却並不動筆。哲子不便催促。祇得遞給他一支水煙袋。見他慢慢的吸了幾筒。仍不開口。未免心頭納悶。因道。請問先生。小婿的病勢。有無大碍。醫生沉吟了一會道。據兄弟看來。令坦此病。頗爲危險。若能早幾天招呼兄弟來。或者尙可挽回。到這時候。只恐說着把頭搖了幾搖。又言語了。哲子驚道。難道不治了麼。大夫道。那也未必見得。不過兄弟能力薄弱。很覺有些爲難罷了。哲子聽說嚇得冷汗直流。忙問究竟是何病症。大夫道。此病初發。本是傷寒。後來不知那一位先生用藥太粗心了些。以致變成漏底。所以十分危險。哲子道。在先我並未請醫。也沒給他吃什麼別樣藥。只吃得幾塊午時茶。不知是不是在這午時茶上吃壞的。醫生道。若說午時茶一物。決不致吃壞。或者症候自變。亦未可知。兄弟此時姑且妄擬一張藥方。吃下去。倘仍腹痛不止。還望另請高明爲妙。哲子唯唯應命。待他開好藥方。卽刻命人撮來。煎給志敏吃了。囑他好好安睡。替他蓋了三床棉被取汗。這夜哲子夫婦都不

曾合眼。在志敏床前陪伴。誰知志敏服藥之後。仍瀉了十餘次。哲子益發着急。次日又請一個名醫到家診後。並不開方。搖搖頭走了。哲子夫婦急得似熱鍋上螞蟻一般。團團轉的沒了主意。此時只苦壞了他女兒如玉。他與志敏雖未成婚。然而姻緣簿上有了名字。自有一種說不出的恩愛。況且如玉小姐。正當十五芳齡。荳蔻梢頭。已含春色。他見志敏姿容俊俏。性格溫柔。而且心地聰明。處處超羣絕倫。自己暗暗歡喜。面子上雖然裝作引避嫌疑的樣兒。背地裏却偷寒送煖。已非一次。這天志敏病倒。他比母親更爲着急。心中巴不得一時三刻。請醫生來替他診治。無如母親懼怕父親見責。要哲子回家。纔敢延醫調理自己。又是女孩兒家。未便插口。及至哲子回家。一開口便不許請醫生。如玉在旁聽了。心中好似油煎般難受。幾次三番要勸父親看破些。又素知父親是個要錢不要命的人兒。勸他未必肯聽。而且自己與志敏究竟還未成親。嫌疑二字。不可不講。倘使貿然的出了口。將來被人傳揚開去。豈非終身話柄。因此強制芳心。竭力忍耐。險些兒把滿口銀牙都咬碎了。次日他母親請個醫生來替志敏診了一下。說病勢無礙。如玉纔略略寬心。這天雖然照常赴校上課。却滿肚的記罣。家裏無心讀書。下學回來。見志敏病勢並未減輕。急得他坐立不甯。暗地裏不知流了多少眼淚。足足的一夜。不得好睡。天纔發白。一谷碌起身。在鏡中照見自己兩只眼胞紅腫得似胡桃一般。不覺又羞又急。暗想

若照這樣的到學堂中去。準被促狹的小姊妹們。恥笑。倘使不進校去。又恐父母見疑。想來想去。想出一條主意。把一副大熱天氣用的黑色玻璃眼鏡。戴上有人問及。推說眼痛。這一來。果然混過了衆人。眼目。入日。志敏病益加甚。裘氏仍請原醫復診。如玉很不以為然的。是報於啓齒。來志敏忽然腹瀉不止。如玉記得醫生說他是寒食積滯。還道是藥力打下來的積食。心中頗覺歡慰。哲子另請別醫。他還暗怪母親不該處處瞞着父親。既然藥力有效。豈掉換生手。那醫生告訴哲子的一番說話。哲子並未在妻女前道及。所以志敏病勢最劇烈。一夜他却睡得最爲舒適。早起還興匆匆的到學堂中去讀書。誰知散課回家。忽聞志敏已是奄奄一息。連醫生都回絕了。如玉聽說好似晴空中起了個霹靂。心中宛如被幾萬柄利刀。猛刺他。也不去看志敏的病勢。怎樣奔回自己房內。閉上門。掩面痛哭。哭了一會。覺得乏了。便靠在床上。暗想我雖然今纔只十六歲。在外間見的男學生。已是不少。從沒一個及得到志敏那般風流俊俏。處處可人的。而且他對於我也沒一處不存着憐惜心腸。常言道。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他若一死。我也誓不改適。長齋奉佛。以度餘年便了。想到這裏。血淚和斷線珍珠般的直往下流。把枕邊漬溼了一大塊。此時猛然聽得隔壁房中哭聲喊聲。一時並作。如玉知道事有不妙。撐着坐起身來。叫了一聲天啊。便覺得大旋地轉。頭重脚輕。一翻身向後便倒。正是。

人間好事多磨折。天道乖張莫奈何。

欲知後事請閱下文。

第六回 雙方得利姑息爭端 一榻橫陳快談報館

如玉這一暈也不知隔了多少時候待他悠悠醒轉一睜眼見父母俱在他床前他母親半片身子斜坐在床沿上雙手捧着自己頭顱口口聲聲叫我兒醒來口內喚着眼中熱淚如雨點般的直淌下來都滴在自已臉上與自已的眼淚混在一起又見父親站在旁邊雖然沒甚說話看他雙眉緊蹙也含着兩眶眼淚如玉覺得一陣心酸兩行血淚又如江河決口一般滔滔不絕的自眼眶中直湧出來

哲子見此光景想起自己單生一女今年十六歲了品貌既美學問更優巴巴替他擇了個如意郎君却又天不永年未婚夭折紅顏薄命不料應在我女兒身上天啊我汪哲子一生作事還沒有什麼大過爲何天公偏要作弄我令我處處失意呢想到這裏不由他不虛擲幾滴眼淚其實他心中還有一件最大的心事便是志敏的五萬金存款志敏既死此款在勢不能不交還他家屬然而我已將此款散放在外有些存莊生息收回却還容易有的做着押款期頭未到不能追索還有一萬銀子押着一所住宅言明以一年爲期逾期即將房產作抵此宅以時價計算足值一萬五六千金到期只有一個

月了。聞得前途已無贖回之意。將來期限一到。產業便是我的了。目下既要歸還存款。我又未便將沒到期的押款房屋抵賣。勢不能不向業主追款。業主若將此屋賣去。至多不過還我一年本利。那時我豈非一場空歡喜麼。而且這五萬銀子在我手中一年之久。我爲著他也不知操了多少心血。賠了多步。就這樣的還他。未免心不甘。服志敏倘若不死。他今年十六歲。至早須待二十歲成家。四年之間。這五萬金在我手中。照我這般的心計。至少也得變成十萬。那時我照約把五萬歸還志敏。自己還有五萬餘頭。再盤他十年八年。豈不成了個數十萬家財的富翁麼。不料志敏一死。此款隨他俱去。我白白替他做了一年的守財奴。當言道。命裏窮。拾着黃金變作銅。我數十萬家資穩穩的。筆在手中。還被閻王老子奪去。豈非與拾了黃金變銅一樣麼。因此他方纔所洒的幾滴眼淚。一半珍着他女兒不幸。一半還爲着自己的錢財呢。裘氏見女兒蘇醒轉來。纔定了神。心頭兀自突突亂跳。卽忙把一方已漬得半溼的手帕。替如玉拭去了面上淚痕。無奈如玉兩眼中。還不住的流淚。一邊拭着。一邊又水汪汪的淌了滿臉。裘氏含悲忍淚。叫了聲兒啊。你也不必哭了。大約你與志敏沒有姻緣之分。故有這番磨折。如玉聽說心中好似刀絞。一般拚命撐着坐起身。一手緊緊抓住了裘氏的膀子。道。母親你說什麼。難道他真死了嗎。裘氏帶着悲聲道。志敏是五點半鐘斷的氣。此時已將近半夜十二點鐘了。剛才

我們因志敏歿了。忙忙碌碌。連夜飯也沒空兒吃。倒把你忘了。到十點鐘敲過。我們端正夜飯吃時。纔想起你不知可曾回來。誰知找到這裏。見你暈倒在床上。可把我們嚇壞了。輪流着叫喚了兩個鐘頭。至今還沒有吃飯呢。如今好了。你也醒了。乖兒子。你心裏覺得怎樣。方纔如何暈過去的。你是個讀書明理的人。應該想想清楚。別隨意糟蹋自己身子。倘若鬧出三長兩短。教做娘的。可不要心疼死麼。說着。又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將起來。如玉聽罷。把手一鬆。呆了半晌。心中恍恍惚惚。覺得自己身子和騰雲駕霧一般。眼前白茫茫不見一物。只有志敏站在遠處。伸着一隻手。似乎招同去。如玉回前一湊。恰與裘氏撞了個滿懷。把裘氏嚇了一跳。忙問怎的。如玉定睛一看。纔知自己着了魔。又覺一陣心酸。淚如雨下。裘氏勸道。你住了哭罷。人死不能復生。好在你與志敏雖已放定。尙未成婚。將來不難……如玉聽到這裏。不覺心胆俱裂。止不住放聲大哭道。母親說些什麼。做女兒的。豈是朝三暮四之流俗語云。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我既已許字姓梁的自然生爲梁家人。死爲梁家鬼。焉能再存別念。母親啊。你若要做女兒的死。很是容易。若教做女兒的改嫁。却萬萬不能。裘氏大驚道。你小小年紀。怎的說起這種話兒來了。守節二字。談何容易。況且古來的烈女。也都是嫁後亡夫。纔立志守節。從未有未過門的節婦。你自己不明大理。還不會成親。便鬧什麼不事二夫。幸得此處沒有外人。若被

外人聽見傳揚出去。可不是椿笑話嗎。哲子接口道。那也未必見得。昔戰國時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弗嫁。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乃作柏舟之詩。以自誓。這段故事。載在詩經上。委實是個未過門的節婦。裘氏聽說。向哲子兜頭吓了一口道。誰要你講什麼古事呢。哲子正色道。烈婦守節。本是萬古不磨的佳事。你自己不學無術。何必強作解人。還要掩沒古人貞節。真是豈有此理。況且人各有志。女兒既有守節之心。你做母親的不該強奪他的節操。裘氏怒道。那怕你才高鉢斗。學富烏龜。也不干我屁事。我生來便是不通的。你有才學。請到外邊去賣弄。若在妻女前誇口。憑你吹上天去。也是半文不值。別說你自己怎不想。目下多大年紀了。膝下有幾個兒女。志敏這場病。若非你那夜惜着幾個牢錢。也不致不起。此時悔之無及。說也徒然。但你既害死了志敏。也該想個法子。寬寬女兒的心。不料你反講出這種斷命典故。慙慙女兒守節。你雖然輕輕一句話。女兒却是一生一世的事呢。而且你我年已半百。只生得如玉一個。雖是女孩子。將來誰不望半子之靠。你平日常向我談及。若能爲如玉揀一個殷實的男家。我們自己也有相連的關係。豈知你今天一張口。忽然講出兩種話來。豈不是油朦了心麼。哲子怫然道。你這婦人好不講情理。豈不聞一女守節。五世升天。人家有了貞節婦女。乃是祖宗積德下來的。非同小可。剛才如玉的一番說話。我恐他還是一時哀痛所激。未必真有守節的。

心腸須知守節不比殉節。殉節乃是一死以殉。都由夫妻平日恩愛所致。一旦鸞鳳分飛。乃求相從於地下。其實人死則魂魄俱散。怎能重逢。地下故一班殉節的可謂世間之至愚。一定不關祖宗的陰德。講到守節二字。乃是生守。故劍誓不再嫁。有夫家的住在夫家。沒有夫家的便住在母家。那纔是真正守節。只恐如玉雖有此言。實無此意罷。如玉聽了。哭道：爹爹難道也不知道女兒的心嗎？我是立志守節。決不改嫁的了。哲子喜道：你若能如此。真是我汪氏門中之幸也。裘氏聽說氣得渾身亂抖。把平日懼怕哲子之心。一時置諸腦後。也不說別話。站起身來。向哲子一頭撞去。哲子冷不防被他撞了個大斛斗。跌得昏天黑地。不由的無名火提高。三丈大叫：反了！反了！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倫常舛亂。還當了得。裘氏見哲子站起了。想再撞他。一跌。不料哲子此時早有準備。見他一頭撞來。即便夾手抓住了。裘氏的髮髻趁勢向後一拖。裘氏立脚不穩。頓時跌了個面磕地。髮髻也散了。裘氏吃了這個大虧。氣憤填胸。披頭散髮。便要。和哲子拚命。如玉見父母爲着他淘氣。自己不能解勸。又驚又恨。急得只顧痛哭。幸得外間的傭婦和幾個陪夜的人。聽得房中吵鬧。都奔來相勸。硬把哲子拖了出去。裘氏自己傷心。了一陣。見女兒還在痛哭。便勸他不可聽老糊塗的話。你自己年紀還輕。不知獨守空房的苦處。將來由母親做主。與你相一個才貌。雙全。遠勝志敏的夫婿便了。如玉一語不發。只是掩面流涕。枕邊已被。

淚痕溼透半升臉。宛似浸在水中。一般。裴氏苦勸多時。見如玉仍執前見。賭氣回到自己房中。連夜飯也不吃。竟自悶沉沉的睡了。次日便是志敏入殮之期。哲子預先打發人通知志敏家屬。一面請幾個相好的紳董。明說幫忙。暗中却預備與梁家交涉時作爲後盾。又雇了一班清音。一個掌禮生。帶着大紅結彩。待臨時應用。那志敏的族叔名喚梁友信。住在虹口。閉了志敏兇信。喜得一夜不曾合眼。這天一早便趕到哲子家去。哲子接見。帶着他去看志敏屍身。友信免不得假意洒了幾點眼淚。因對哲子道。先兄只生得一個舍姪。目下又遭天死。雖說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也是寒門不幸。所致論理。我不能令先兄絕嗣。好在我今年春間新舉一男。大約是先兄一靈不昧。預爲嗣續之地。我定必將這孩子立爲先兄之後。以慰先兄在天之靈。汪老夫子以爲然否。哲子冷笑道。那是足下家務。我未便預聞。友信道。汪先生之言。甚是有理。我怎敢將家務奉瀆。不過先兄故後。還有些遺蓄。寄存尊處。當時原說明待志敏成家時歸還。目下志敏已亡。令媛與他既未成親。婚約當然無效。然志敏寄寓貴府年餘。那一筆飯食之費。勢不能令你老先生吃虧。還有醫藥棺衾之資。都不妨在此款內扣除。便了。哲子接口道。死者屍體未寒。足下何必曰利。況且兄弟今天請足下來。此也並非爲的是結算飯食。賬目足下又何須急急的講到這一層上去呢。說罷哈哈大笑了一陣。友信滿面羞愧。隨着哲子到書房中。

坐下。哲子又替他介紹與黃萬卷、錢守愚、楊九如等一班紳董見過了。友信見這邊人多，而且都是報上有名人物，明知自己萬萬不是他們的對手，因此把一夜工夫預備下的說話底稿都埋沒在肚內。一句也不敢出口，只得唯唯諾諾。由他們調度。哲子此時當着衆人擺出演說時的姿勢，放出極沉痛的聲音，未曾開口先嘆了個一唉字，纔接着道：「小婿這場病勢真可謂平地風波，得病那天早午還是好好的，傍晚忽稱腹痛，愚夫婦卽忙替他延醫調治，據說是寒食相關，並無大礙。服藥之後，日見減輕。不料大前天午間忽然變了病候，當卽請了有名的某醫生診察，也說風邪內侵，須服表散之藥。誰知隔宿忽而腹瀉不止，遂致名醫束手。延至昨夜身死，說到這裏，卽在身傍掏出一塊醬油色的白手帕來，揩眼淚。照演說常例，說者流淚聽者便該拍掌。衆人因哲子此時並不在演說檯上，未便照例行事。因此雖然把雙手合了攏來，却還沒發出聲響。哲子揩罷眼淚，又長嘆一聲道：「可憐小女得信之後，一連暈絕數次，痛不欲生。經愚夫婦一再開導，他纔略減決死之心。却指天自矢，誓爲未婚夫守節。衆人聽到此處，那兩只手心癢得再也忍不住了，使不約而同的一齊鼓起掌來。友信心中雖覺難受，面上却不能不陪他們拍手。哲子頗爲自得，又道：「我因小女與志敏雖有婚約，尙未成親，故會勸他不必固執。不料他反尋死覓活起來，累得愚夫婦足足提心吊膽了一夜。今天趁他夫叔梁友信先生與諸

位都在這裏小女的事情應該如何處置。還求友信先生與諸位大才一決說罷。黃萬卷顛頭播腦的。道。有是哉。子之迂也。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華周杞良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令愛既有守節之心。足下豈無成仁之念者哉。錢守恣楊九如。都道。萬卷先生高見極是。哲子先生令愛能爲未婚夫守節。也是我們上海地方上的光輝。我們身爲紳董。理宜提倡。以褒節操。友信道。這件事據兄弟看來。恐有幾層未便。一則汪先生的令愛。年齒尙稚。二則與小姪尙未成婚。終不能爲正式夫婦。三則守節若居母家。於名義上不合。四則贍養之資。何出。哲子道。那却不妨。第一層小女年紀雖少。立志甚堅。第二層俗有抱牌位做親之例。仍可拜堂。作爲正式夫婦。第三層不居母家。可以另租房屋。第四層贍養之資。志敏還有遺產。足夠小女度日。友信慌道。這遺產還須顧及先兄將來立嗣呢。哲子道。親翁亡後。遺產原劃分兩份。一份歸我暫管。一份尙在尊處。尊處一份。可作親翁立嗣之用。我處一份。便作小女守節贍養之資。便了。友信纔沒話說。衆人都贊哲子辦事公平。趁此時死者還未入殮。事不宜遲。快快請節婦出來行了吉禮。然後成服。哲子也以爲然。因卽招呼預先雇下的清音禮生人等。立刻預備客堂中。擺下香案。高燒紅燭。請錢守恣。黃萬卷二人作了陰陽大媒。又命一個娘姨。捧了志敏的牌位。站着等候。裘氏聞此消息。氣得躲在房中。不肯露面。哲子親自到女兒房內。對如玉說了。如玉害羞。

不肯出去。哲子道：你若不出去，便是不肯守節了。如玉無奈，只得勉強換了吉服，由傭婦扶著出來。衆人見他玉容憔悴，鬢髮蓬鬆，雙眸紅腫，淚滿香腮，好似一株帶雨梨花，宛轉欲絕，都覺得憐惜之心。油然而生，深悔附和他父親，令這樣一個嬌好女郎，嘗一生悽涼寂寞的苦况，未免太過分了。只聽得那班清音一陣陣吹打，掌禮的直着喉嚨高喊了幾聲跪拜，接着叩見叔父。如玉已成了梁氏的未亡人，仍由傭婦扶回房內，外邊換去吉服，重爲志敏安排入殮。這天的事，直忙到上燈時分纔止。友信回到家內，他妻子程氏忙問怎麼去了一天，那邊的事如何料理。友信大略說了一遍，程氏不勝氣憤，因道：如此說來，那五萬存款是不能收回的了。友信道：他不來算計，我們已是萬幸，還望收回什麼。程氏道：他既霸吞我家的存款，我們何不告他一狀。友信道：你說得好現成話，他乃是當地紳士，而且有女兒守節的大顯，自打起官司來，必佔勝利，論不定還把我們的都判給了他。那時豈不成了偷雞不着失把米嗎。程氏聽說不覺破口大罵：上海紳士真不是人，面子上仁義道德，肚子內男盜女娼，生下女兒假意守節，吞沒人家的存款。我們廣東人決不出此。友信道：你也不必罵了，爲人須要知足。我與友才在祖父手內已分了家，去年友才身死，我乘機管理他一半家產。那時我祇圖在志敏未成家前博些利息，不料目今完全落在我手，也是件意外之財，不能當作什麼正當遺產。况且姓汪的取那一半也。

有些名分。何必大家經官動府。弄得兩敗俱傷。程氏一想。果然丈夫的話。句句有情有理。自己也不再多說。這一來。只造化了哲子。那五萬金的存款。仍沒有吐出半個。然而他猶恐外間有人說他的壞話。故與黃萬卷等商議。替女兒編輯專集。表揚貞節。一面登報徵求題詠。這風聲一傳。果然有許多好事者。做詩的。做詩填詞的。填詞。稿紙便和雪片般的投來。鬧得哲子萬卷二人。頭昏腦悶。目迷五色。那時有一位報館主筆。聽得這件事。頗為感動。也想做幾行送去。當下便濃濃的磨了一碗墨。隨手抽出一張花箋。鋪在面前。提筆寫道。

千古恨。釵鳳兩分飛。泡影因緣留幻跡。

正在搆思。下句時。忽然有個人推門進來。問道。今天還沒發稿麼。主筆道。早完結了。那人道。你還寫什麼。主筆道。我前日見報上登着有箇少年女子。爲夫守節。徵求題詠。所以想填幾闋望江南送去。此時纔做得半段呢。那人笑道。你還有這些大工夫去管閒事呢。今天是十一月初四。離花界選舉發表之期。只有四天了。西安坊秦可卿那裏。差人來了。四五次。情願出十塊洋錢。買一個總統。你只肯給他一個。都督。究竟你的意思。要把總統給誰。還有誰肯比秦可卿多出錢的呢。主筆道。三馬路解珮仙館。不會重託我們給他留下個總統嗎。那人道。話雖有的。但不知他能出多少。主筆道。此時且不必問他。最

好我們先行發表。發表之後，再向他說。至少也須敲他五十番出來。他若不肯，我們只說某某出四十塊，只做得一個副總統。你做大總統的，非得五十塊不可。那時不怕他不情情願願拿出五十番來。那人道：「這樣辦法，很爲不妥。倘若發表過了，他仍不肯拿出錢來，我們豈非白白送掉一個總統麼？」還是與他先講明的。好主筆道：「那也未爲不可。於是主筆便把方纔寫的一張稿子撕了，穿起馬褂，與那人同往三馬路解珮仙館家去看官。你道這位主筆怎有這般大勢力，可以隨意出賣總統？原來他們所辦的報紙，並非與論機關。滿紙鶯鶯燕燕，乃是一張小報。這主筆姓王，號石顛，還有那人，便是開這小報館的許鐵仙。在先他們因報紙銷場不旺，由鐵仙出主意發起花界選舉。每天報上印著一張選舉票，投票者須將此紙裁下，填上名字，送到報館中去。限一個月爲期，到期開票，以最多數者爲總統。次多數者爲副總統。再次多者爲各省都督。便是改頭換面的花榜。他們本爲報紙銷路起見，不料有許多登徒子，聞得此事，都欲盡忠於所歡的妓女。天天買了報紙，裁下選舉票，填上妓女的名字，送去。還有些妓界中人，挽人前去運動做總統做都督的，不一而足。因此鐵仙石顛二人，便把這事當作一件好買賣，並不注重選舉票的多寡，却在價目上論高低了。這天他二人到了解珮仙館院中，恰值大房間有客。娘姨引着他們到後房坐下。他二人原是來慣的房中做手，知道他們不是花錢客人，所以並

不十分巴結好在他們二人脾氣很好親熱冷淡全不放在心上石顛見床上放着現成的煙具磁缸內還有半缸廣膏自己也不客氣一歪身躺下拿起一枝鋼籤蘸些煙膏自燒自吸鐵仙雖不吸煙却歪在石顛對面看他吹簫石顛吸了五六筒癮已過了見還沒人進來招呼不覺又吸了兩筒鐵仙歪了一會很覺不耐又見房中除他二人外連影子也沒有一個便是剛才引他們進來的娘姨也不知道去向心中頗爲納悶因對石顛道妓院中人着實可惡見了我們辦報的從沒一次給好眉好眼我們看宛如政府見了大報館一般其實大報館監督政府主張嚴厲我們小報館監督妓界却主張寬和爲什麼他們見了我等便怕得連影兒也不敢出現呢石顛正呼着煙一張嘴不使二用聽鐵仙這般說便把一顆腦袋似搖非搖的動了幾動一口氣把餘剩的半個煙泡吸盡了纔丟槍坐起仍將嘴唇嚙得緊緊又呷了口熱茶方始開口却有幾縷白煙從他黑黻黻的牙縫中漏將出來鐵仙目不轉睛的釘着石顛等他回話石顛又喘了幾聲纔道你的話原是不錯可惜遲了十年若在我初出茅廬的時候却還有些像樣那時的大報館也還能實踐監督政府的責任政府也有些忌憚報館近十年來却大大的不同了政府非但不怕報館而且有幾家報館都在政府掌握之中鐵仙道這却爲何呢石顛道這辦報原不是件好買賣最易蝕本政府利用他們蝕本的機會或者私下貼費或者暗中購買

在政府不過每年多出一筆的開支可憐這班辦報的大人先生得人錢財不能不與人消災祇得把監督政府的監督二字變作服從了這便是時下大報館的普通性質講到目前的一班小報館更是一文不值鐵仙駭然道此話怎講你不是小報館中的前輩人物嗎怎麼滅起自己威風來了石頭道只因我是前輩人物纔講這一句話否則我也不敢說了當年小報創辦之初原是幾位風流名士借游戲之文章譏時諷世偶而平章風月也一秉至公不涉毀譽固然是雅人深致因此妓界見了這班人都有些敬畏後來有幾個文壇敗類見獵心喜也辦了幾家小報他們的主義却重在金錢一方面妓界中人若有穢行被他們得悉便略略披露數行然後遣人授意前途倘以金錢供其需索便罷否則即須將真情實跡登諸報端以供衆覽試想妓女的穢行無非姘馬夫結戲子之類一旦傳揚開去淫業上豈非大有關係因此不得不忍痛任其需索妓女見了這班人果然有些畏他却並不敬他那時一班發起小報的名士慨夫江河日下也便急流勇退誰知又有一班略解之無僅能吮筆之流見這班文壇敗類在妓院中很得些利益因此亦步亦趨也思辦報豈知他們自己的才力既不能無文弄墨又不能走馬看花全憑傳聞之言捏作報中資料起初還想步武他人作些敲詐事業後來見那班文壇敗類陸續被人告發封門的封門入獄的入獄嚇得連響屁也不敢放一個天天報上不是說

某。妓。花。容。月。貌。嬌。小。玲。瓏。便。是。說。某。妓。歌。喉。宛。轉。高。唱。入。雲。結。句。無。非。枇。杷。門。巷。車。馬。常。盈。走。馬。諸。公。試。一。徵。之。千。篇。一。例。幾。如。爲。妓。院。代。登。告。白。其。實。某。妓。某。妓。主。筆。先。生。連。影。兒。也。未。曾。見。過。他。却。言。之。鑿。鑿。也。有。一。層。緣。故。只。因。主。筆。先。生。每。當。夕。陽。西。下。時。便。散。步。平。康。門。外。見。有。新。鮮。的。牌。子。一。一。牢。記。心。頭。回。去。添。頭。畫。足。集。些。成。語。做。成。花。史。橫。豎。說。人。好。處。決。不。致。弄。出。亂。子。萬。一。有。人。將。他。請。去。吃了。檀。鑲。邊。酒。打。了。次。白。茶。圍。明。天。報。上。准。得。有。長。篇。大。論。的。譽。揚。任。他。嫖。母。般。醜。陋。破。竹。般。喉。嚨。也。是。花。容。月。貌。高。唱。入。雲。妓。界。中。人。看。出。了。他。們。的。行。徑。瞧。這。班。人。如。乞。丐。一。般。毫。不。放。在。心。上。了。鐵。仙。道。照。你。這。般。說。爲。什。麼。此。間。衆。人。還。懼。怕。我。們。呢。石。顛。道。說。你。懼。怕。我。看。還。是。厭。惡。罷。否。則。爲。何。給。我。們。一。個。陰。乾。大。吉。呢。鐵。仙。聽。說。怒。道。這。還。了。得。可。不。氣。死。人。嗎。今。兒。你。回。去。便。做。他。一。段。這。解。珮。仙。館。的。歷。史。我。都。知。道。他。姘。一。個。戲。子。小。房。子。借。在。六。馬。路。仁。壽。里。第。五。百。六。十。七。號。門。牌。明。天。準。給。他。登。出。來。若。有。交。涉。都。由。我。一。人。承。當。不。干。你。事。便。了。石。顛。笑。道。你。的。老。脾。氣。又。發。作。了。我。說。的。是。一。班。新。出。世。的。主。筆。講。到。你。我。究。竟。是。前。輩。人。物。妓。院。中。却。還。另。眼。相。看。便。是。每。次。到。這。裏。來。也。要。燒。他。四。五。錢。廣。膏。這。種。利。益。已。是。近。人。不。易。沾。着。的。了。你。難。道。還。以。爲。不。足。麼。鐵。仙。怒。猶。未。息。忽。聽。得。一。陣。格。支。格。支。紅。皮。底。鞋。兒。聲。響。那。解。珮。仙。館。已。娘。娘。娉。娉。的。走。了。進。來。一。見。他。二。人。也。不。稱。呼。什。麼。帶。笑。問。道。你。們。

兩個來有多少時候了。石顛笑道：多少時候，連我自己也不知道。這半缸廣膏，却被我抽得差不多了。解珮仙館道：那原是你的老糧，還說他則甚。你們今日來此，可不是別的報上，又有人說了我的壞話嗎？石顛道：不是這個，你可計得那天，我同我說起我們報上花界選舉，你不是說要做大總統麼？解珮仙館道：那是你自己許我的。石顛道：固然有這句話，不過目下很有些人要運動做大總統。西安坊秦可卿情願出五十塊洋錢，買一個總統做我們，因你這裏有言在先，所以特來與你講一聲。你若能也照樣的拿出一份，我們便把總統給你，不知你意下如何？解珮仙館笑道：怎麼這種事也要花起錢來了？你們不是說鬧着頑的麼？又不是當真做總統，不過報上登了個名字，有什麼希罕呢？那秦可卿願意出五十塊洋錢，可不是發了癡嗎？鐵仙接口道：不是這麼說的，其中大有關係。當年報上開花榜，豈非常有人花了一二百洋錢去買狀元做的麼？其實也不過報上登個名字，只因這一個名字，登出之後，先生頓時時髦，那生意也可熱鬧許多。一班熟客人，因自己做了個狀元，先生罰咒也不肯跳槽出來。還有一班生客人，也都想瞻仰瞻仰狀元的顏色，因此當年曾經報上點過狀元的先生，沒一個不是紅得什麼似的。然而狀元之上，還有宰相，宰相之上，還有皇帝，目下的總統，却是天下第一人了。所以比狀元更爲體面。解珮仙館聽說，抿着嘴一笑道：許大少的話，原是照應我們的，不過我也不在乎。

道紙上浮名好在許大王大少都是老客人了。若念我們平日待你們不錯。照應照應我們。真是再好也。沒有倘若有人願意化錢買什麼總統狀元做。只好隨他們的便。我也犯不着和他們爭奪。省得傷了小姊妹們的和氣。這些事都聽二位大裁便了。正言時忽然外房間有人高聲問道。老三那裏去了。解珮仙館慌忙答應着。一面向鐵仙道。許大少請寬坐一會。又向石顛道。王大少請多用一筒烟罷。說着又對二人笑了一笑。纔翩然走了出去。鐵仙對石顛道。如何幸得今兒來問一問。否則豈非弄得偷鷄不着失把米。磨石顛道。都是你今兒這一來來壞的。否則待發表之後。再同他算這筆賬。那時他便不能翻悔了。鐵仙道。你說得好現成話。倘若發表之後。他仍不承認。如何是好。石顛道。到了那時。我有法兒擺佈他。如今他已當面回絕。便不能這樣辦了。鐵仙聽說。冷笑道。完了。你從來不認錯的。我也不同你多說。咧。你還要吸烟麼。我可要走了。石顛道。誰要吸他們的烟。我們一同回去便了。說罷。站起身。也不向解珮仙館辭行。兩個人一先一後。無精打采的出院而去。正是。

文人思想原高妙
妓女聲名不足奇

欲知後事請閱下文

第七回 莽郎君黑夜逞蠻威 癡女兒深宵驚幻夢

却說解珮仙館聽外房間客人呼喚，慌忙捨了王石顛許鐵仙二人，奔到外面。這天他本有一個雙槓，此時酒闌席散，客人已走去大半，還有四個人留着預備碰和，內中有一個四十左右年紀，滾圓臉兒，脚著一枝雪茄烟，歪在沙發椅上，便是今夜的東道主。解珮仙館與他是有過相好的，於是笑微微的走到他跟前道：「可是倪大人喚我麼？」倪大人道：「我沒有喚你，是趙大人喚的。」解珮仙館迴頭對一個三十多歲，白淨面皮，瘦削削的臉兒，留著兩片德國式髭鬚的人，笑了笑，道：「趙大人喚我，則甚？」趙大人笑道：「我也不會喚你呢。」解珮仙館十分疑惑，又見旁邊兩個客都對着他擠眉弄眼的扮鬼臉，益覺詫異，便道：「魏大人錢大人喚我沒有？」那一個胖些的接口道：「我我沒有喚你，還有那位錢大人也說我，也沒開過口，說着又嘆哧一笑。」解珮仙館便勸着他問究竟是誰喚的。錢大人被他勸不過了，只得說出是倪大人喚的。那倪大人聽說對錢大人瞅了一眼，道：「如海又要口快了，原來這倪大人便是俊人。他自那日請了如海回去幫忙之後，許酬如海的一檯酒，延隔多時，被如海足足催了十餘次。今天纔在解珮仙館院中擺雙槓請客，那魏大人便是魏文錦，還有那位趙大人，却是新官場中俊俊人物，叫做趙伯宣，乃是上海官銀行的監督，此公也是個色中餓鬼，所以見了解珮仙館，便把一雙饞眼擠得。」

一條線縫兒似的。暗着他當下解珮仙館聽如海說出了是俊人喚他。便和俊人不依道。倪大人爲什麼喚了我。又說沒喚。害得我跑來跑去。脚跟怪痛。俊人執住了他的手腕道。脚痛便坐一會。說着把手向裏一帶。解珮仙館趁勢撲入俊人懷中。俊人問他後房間是什麼客人。講了半天情話。大約是你那個小白臉的恩客罷。解珮仙館聽說。啐了一口道。你又要瞎說了。什麼恩客愛客。方纔後房間裏。乃是兩個報館主筆。伯宣聽說是報館主筆。不覺嚇了一跳。忙問是那一家報館主筆。他們可知道我在這裏。解珮仙館道。那一家報館。我却不知他所辦的報名。好似有一個新字頭的。他們兩個來了。半天論不定已在門。縫中瞧見你們了。伯宣着急道。糟了。糟了。這新字頭的一定是新聞報館。這張報上的莊諧雜錄。天天調侃我們官場人物。今天我在這裏被他們聽見。明兒報上准有新花樣出現。老三既知他們來了。不該不早些告訴我們。一聲好讓我預先躲避。唉。該死。該死。說時連連頓足。解珮仙館見他如此着急。不知鬧了什麼禍事。嚇得倚在俊人懷中。做聲不得。俊人雙手仍執着解珮仙館玉腕。對伯宣笑道。老趙又發獸了。報館主筆又不是當朝御史。你怕他則甚。伯宣道。你那裏知道此中曲折。我並非怕報館主筆。只因我自委任上海官銀行監督以來。尙未滿一月。凡事俱要檢束。倘若有一兩件放縱之處。被財政部知道。前程上豈非大有關礙。所以我近來辦事。不求有功。只求無過。嫖賭等情。很

易招惹物議。今兒若非俊人兄請客，我也決不到這裏來了。俊人聽說，也不免代他擔憂，便問解珮仙館這兩個報館主筆可也是做你的。解珮仙館道：不是他兩人原是一個洋行買辦李四的朋友。那年李四請他們到這裏來了一趟之後，他們便常來打白茶園，有時還帶着新聞來說我，被什麼報上說壞話多謝他們替我更正，其實我並不看報，也不識字，究竟是真是假，都由他們說罷了。這二人中一個姓許的，爲人尙規矩，還有一個姓王的老奸巨猾，最不是個東西。據他說做主筆已做有十多年了。每次來時，至少要抽我們半兩廣膏。我們因他是個報館主筆，不敢待慢他們。今兒他忽然要出賣總統起來，吃我駁回了，纔去衆人聽說，都吃了一驚。如海口快便道了不得，這人一定是招搖撞騙。目下北京臨時政府成立未久，袁項城做臨時大總統，並未有更調消息，緣何他們便在外面哄人運動呢。解珮仙館道：不是這個總統，乃是花界總統呢。文錦正喝着茶，聽他這句話，不覺嘆喏一笑，口中的茶一半由鼻孔中噴將出來，一半哈入喉管內，嗽了半天，纔講得出一句話道：我明白了，說畢又笑將起來。衆人都覺得好笑，爭問文錦明白什麼。文錦笑道：這花界總統乃是花榜狀元的別名，都由一班小報主筆挖空心思想出來，以圖推廣銷路。那兩個主筆一定是小報主筆。這新字頭的報也不是新聞報，大約是新花月報，聞得這張報上近來正鬧着花界選舉呢。可憐伯宜兄擔了半天虛驚，兄弟包

你。不。致。丟。官。便。了。說。罷。又。是。一。陣。狂。笑。把。衆。人。都。引。得。笑。了。伯。宣。滿。臉。紫。漲。本。待。發。作。因。見。調。侃。他。的。是。魏。文。錦。自。己。覺。得。見。了。他。便。有。些。兒。感。觸。只。得。假。意。附。和。着。笑。了。一。會。俊。人。知。道。文。錦。生。平。最。愛。取。笑。倘。若。佔。了。上。風。便。有。三。不。罷。四。不。休。的。脾。氣。非。得。給。人。說。得。頓。口。無。言。不。止。今。見。伯。宣。隱。忍。深。恐。文。錦。再。湊。上。去。兩。下。裏。認。真。起。來。傷。了。和。氣。自。己。是。主。人。翁。不。能。冷。眼。旁。觀。當。下。便。插。口。道。別。多。說。咧。時。候。也。不。早。了。我。們。碰。和。罷。如。海。聽。說。在。身。畔。摸。出。金。表。一。瞧。道。這。時。候。已。有。一。點。多。鐘。了。還。有。幾。圈。可。碰。呢。我。們。又。四。副。算。了。一。場。和。罷。衆。人。都。道。使。得。解。珮。仙。館。忙。招。呼。做。手。們。擺。開。枱。面。四。個。人。草。草。碰。了。一。圈。牌。給。過。頭。錢。各。回。公。館。如。海。也。雇。一。部。黃。包。車。坐。了。回。去。那。時。他。家。上。下。人。等。都。已。安。歇。王。氏。婆。媳。與。陳。太。太。講。了。一。會。閒。話。也。都。上。床。安。睡。邵。氏。血。氣。正。盛。不。多。時。夢。魂。已。入。了。華。胥。國。境。李。氏。也。迷。迷。糊。糊。一。隻。脚。正。待。跨。進。睡。鄉。的。當。兒。猛。聽。得。隔。房。一。陣。電。鈴。聲。響。這。隻。脚。不。由。的。又。縮。了。回。來。定。一。定。神。暗。想。大。約。是。這。裏。少。爺。回。來。了。往。日。他。深。夜。回。家。都。由。車。夫。阿。福。開。門。可。巧。這。幾。天。阿。福。告。假。回。家。去。了。娘。姨。丫。頭。們。都。睡。在。樓。上。樓。下。雖。有。廚。司。阿。四。睡。着。無。如。他。是。個。聾。子。一。壁。廂。電。鈴。震。天。價。響。一。壁。廂。兀。自。呼。聲。大。震。李。氏。聽。了。半。晌。見。樓。上。樓。下。都。是。靜。悄。悄。沒。個。人。答。應。開。門。自。己。忍。不。住。坐。將。起。來。一。抬。腿。把。邵。氏。驚。醒。忙。問。做。甚。麼。李。氏。道。你。不。聽。得。電。鈴。聲。響。麼。大。約。是。這。裏。少。爺。回。來。了。

天沒人開門。我橫豎沒睡着。不如開了。讓他進來。免得露在外面。着涼。邵氏道：「你又要多事了。他家娘姨大姐多着呢。李氏道：「人雖多着。他們都睡在樓上。離這裏遠。一時聽不着電鈴聲響。而且他們辛苦了一天。這時候正在好睡的當兒。我們既已聽得。又何苦去驚動他們。況且我等又不是他們的真正主子。就和錢家也非親非故。在這裏白住了數月有餘。天天吃糧不管事。雖然是他的厚意。究竟我們無功食祿。未免於心不安。照今兒這樣現成的事兒。也不去湊一湊。手脚裏說被他家下人們背地裏議論我等。子太大便給他家主子知道了。也一定要瞧我們不起。說我們不中用呢。邵氏道：「又來了。那天你幫着松江娘姨掃地。被薛氏奶奶看見。當時這幾句含譏帶諷。責備娘姨的話兒。暗中却是諷刺我們不中抬舉。出身下賤。其實我們人雖貧窮。少的是銀子。講到身家。原是清清白白的。在自己家裏。雖不能豐衣足食。那勞勞苦苦的日子。却還挨得過去。原不指望依人過活。不料革命作亂。平空起了不少風波。我們苦的是家無男子。纔隨着陳太太來到這裏。數月以來。吃喝他們。雖已不少。然而我等並不居心白擾。將來典質衣裳。免不得要歸還他們的。這時候何苦奴顏婢膝。取悅於人。自己失了己身分呢。還有那薛氏奶奶。面子上待我雖然十二分親熱。近來我在親熱中。瞧出他還帶着一種說不出話不出的神態。似乎滿心厭惡。我不止厭惡。我還似乎處處提防。我把我當作眼中釘。肉中

刺一般只苦的我是個客不能奈何我所以裝出那假惺惺的親熱却是笑裏藏刀存心不善我想來想去覺得自己從沒得罪於他論不定言語之間偶不經心觸了他的忌諱料想也不致見嫉到這般地步然而有錢人的脾氣是不容易猜測的或者我們初來時他把我們當作玩物所以十分善待至今積久生厭亦未可知我想城內自我們搬出至今並不會鬧什麼兵災我們不如揀一個好日子搬進城去免得再沾他們的光了李氏道搬回去原是正事但你却不可說到那一層上去這都是你多疑之過莫說這裏奶奶待人是阿彌陀佛的便是他家少爺款待我們豈不是也真心實意體貼到十二分麼講到這裏忽聞陳太太在床上咳嗽王氏婆媳恐他醒了聽見不便再說下去那時雷鈴愈響得利害李氏慌了手脚急忙跨下床沿上鞋兒也來不及點燈暗中摸索的走出臥房開門去了邵氏止他不住只得也披衣下床還不會舉步聽得外面撲通一聲似乎重物倒地聲響接着幾聲啣邵氏聽出是他婆婆的聲音不覺大吃一驚慌忙點上燈火奔出去觀看纔跨出房門可巧一陣風來又把燈兒吹熄邵氏無奈重複回進裏面在梳妝檯上摸得自來火劃着了一枝一手便去除那火油燈罩誰知這燈罩在火上薰熱了燙得邵氏嫩皮膚上生痛放手不迭那一隻手中的自來火硬又燒到指邊邵氏一口吹熄重複燃火點上了燈一手遮着風一步一步的走出外面走到天井內見李

氏半跪半坐的蹲在當地。地下淌滿了水。那一隻養金魚的磁缸連木架倒在地下。跌得粉碎。還有幾尾二寸餘長的金魚却在石板上不住的跳。燈光底下照見鱗甲燦然。很是好看。邵氏盪燈在地。雙手來扶他婆婆。一面問他怎麼了。李氏搖手道：「你快去開門。讓他家少爺進來。我不過閃了腿。不打緊的。可惜很好的一隻金鱗魚缸被我砸碎了。那真是難以爲情呢。」邵氏聽他這般說。只得移步上前開門。那如海在外面站了半點鐘。光景左等也沒人開門。右等也沒人開門。不由心中氣憤。暗想：「家中用着許多人。難道都是死了的？」按了天半藥水鈴。怎麼還沒有聽見明兒。非得一個個打發他們滾蛋。不可一發。很便豎起右手。無名指抵在電鈴上。拚命的按。果然不多時。便有個人出來開門。如海滿腔怒氣。正沒處發洩。見門開了。料想開門的是松江娘姨。也不問皂白。夾臉一個巴掌。只打得邵氏半升臉兒麻木。雙腳向後倒退了幾步。如海一掌打去。手指觸在那人臉上。覺得皮膚又細又滑。不似往常打的那般粗糙。不覺心中一動。暗想：「怎麼松江娘姨的面皮今兒變得嫩起來了？」仔細一看。纔知打錯了人。而且所打的不是別個。正是自己。呖思夢想千方百計。想弄他上手的意中人兒。不覺心胆俱裂。連說該死。怎麼嫂嫂親自出來開門。我還是松江娘姨呢。方纔一失手。不知可打痛了尊龐。沒有邵氏無緣無故吃這一掌。不覺滿臉緋紅。又羞又痛。心中又記罪着婆婆。此時還坐在濕地上。腿上的傷勢。

不知有無大礙。急於要去問個明白。因此也不回如海的話。掉頭逕自進去。如海好生着急。緊緊跟着邵氏一路央求他不必生氣。這都是我瞎了眼珠之過。我打了嫂嫂一下。請嫂嫂打我十下。殺殺水氣。何如。說時已到天井以內。如海一眼看見李氏盤膝坐在地上。旁邊放着一盞火油燈。照見金魚缸已被打碎。水流滿地。不覺吃了一驚。忙問怎的。李氏見了如海。連稱慚愧。又約略將開門誤碰魚缸之事說了一遍。如海聽說。頓足痛罵娘姨們該死。明兒一定攆他們走路。一面慰問李氏。可曾磕傷。明天須得請個外國醫生看看纔好。李氏連說不打緊。便要撐起身來。如海慌忙幫同邵氏將他攙進臥房。這時候張媽與陳太太也驚醒。聽說李氏跌傷。都披衣起來觀看。如海趁這個當兒。又向邵氏陪罪。邵氏見他滿面惶恐。反覺有些過意。不去暗想他平日待我們很是誠心誠意。不比薛氏那般陰險。況且今夜這件事也出於無心。兼之暗中不易辨別面貌。若教我在門外站了這許多時候。也不免焦急。况他男子漢的性情。怎不動怒呢。想到這裏。滿腔怒氣早已消滅得無影無蹤了。便向如海瞪了一眼。低聲道。誰不知道你失手呢。多說什麼。給他們聽見了。好聽麼。如海聽了。如釋重負。偷眼瞧衆人都不在意。即忙附和着衆人問李氏傷勢如何。李氏腿際雖覺疼痛。着着衆人。還說不打緊。如海命他好生將息。明天一准請個外國醫生來替你診治。李氏聽他說出外國醫生不覺着了慌。央告如海不必去請。

外國醫生若請了外國醫生，只恐我這條老腿要保不住了。如海笑道：「那事你不須害怕，所說的外國醫生並非外國人，仍是我們中國人。不過他在外國醫院中學得些皮毛，回來掛上塊西醫的牌子，處處摹倣洋派，出門帶一個皮包包，內裝幾瓶有若無的丸藥藥水，遇着害熱病的給他瀉一瀉，遇着害虛病的便給他補一補，講到脈理一層，他還睡夢中也沒有考究，所以要加上這外國二字者，無非想多收病家幾塊醫金罷了。此中情狀，惟有我們藥房中人最爲明白。因醫生與藥房本是通同一氣，我所請那個醫生，便是我們藥房中所雇用的西醫黃可安。他在傷科上很有些閱歷，因他是仁濟醫院夥計出身，服侍跌打損傷的病人最多。我提拔他做了大醫生，他十分感激於我，事事聽我指使。況且你腿上又不生什麼腫毒，包你不致截掉便了。」李氏聽說纔略略安心。如海又安慰了一番，自回房去。陳太太等也重復安歇。可憐李氏這條腿，足足痛了一夜，自己又不肯呼喚，在床上不住的翻來覆去。邵氏明知其意，因他竭力隱飾，不便說破，想起他這般年紀，遭此痛苦，雖因他自己多事所致，然而若不依人字下焉，致如此，便是我適才被如海打這一下耳括，也無緣無故。雖說如海失誤，究係我終身大辱。目下我同婆婆一樣，婆婆痛在身上，我却痛在心頭，一般的不可告人。若使我丈夫尚在，何致遭人欺侮到如此地步。一邊想着，眼眶中不知不覺的滴下淚來。因此他也陪着李氏一夜無眠。次日天

色大明。他們倆正朦朧朧將次睡着。忽聞客堂中一陣喧鬧。邵氏估量是如海在那裏發作。下人並不在意。隔了一會。松江娘姨送面湯進來。張媽悄悄問他。少爺可會息了怒嗎。松江娘姨回說。少爺早起。雖然有些發怒。却並沒說我們什麼。還叫我們不必聲張。急急逕自出門去了。我們正在納悶呢。張媽道。你們昨夜未免太大意了。怎樣這般好睡。難道一些聲息也沒有聽見嗎。松江娘姨道。原爲着沒有聽見。若聽見了。也不致鬧出這岔子咧。你說我們好睡。難道你倒聽見的。張媽道。誰說不會聽見。我還親自起來的呢。松江娘姨驚道。你既聽得。爲何不叫喚我們一聲。莫非你與這班毛賊通同一氣的嗎。張媽怒道。你瘋了麼。誰做賊來。松江娘姨道。若沒有賊。這一對花瓶。自鳴鐘。那裏去了。張媽詫異道。你說些什麼。松江娘姨道。你說的又什麼呢。張媽道。我說的昨夜少爺回來。按了半天鈴。你們都沒聽見。王家太太親去開門。黑暗中跌傷了膝蓋。你說什麼賊不賊呢。松江娘姨聽說。知是誤會。不覺笑了。因道。我說的是今天清早。我們起來看見前門大開。廳上的花瓶。自鳴鐘。都被扒手偷去。我便去告訴了少爺奶奶。奶奶的主意。要報巡捕房。幸虧少爺說爲數甚小。不必大驚小怪。又叮囑我們不許在陳太太。太太跟前聲張。我方纔一進來。你平白地問我那句話兒。我只當你也知道了。誰知你是纏錯的。目下我告訴了你。你却千萬不可對他們露口的。且說着。用手向陳太太等臥榻這邊指了兩

指張媽道理會得。松江娘姨放下水壺自去。邵氏聽得真切。知是自己昨夜不曾閉門。如海又急於跟他進來。後來亂哄哄鬧了一陣。竟忘却關閉大門。不料因此失竊。心中不免又添幾分懊惱。再看李氏睡興正濃。自己披上衣服。輕輕跨下床沿。張媽見了。笑問奶奶起來得好早。邵氏笑了一笑。也不回言。張媽慌忙倒水給他洗臉。邵氏洗罷臉。穿好衣服。呆坐一旁。張媽問他可要梳頭。邵氏回說不必。半晌。陳太太起來。見了邵氏。問他婆婆傷勢如何。邵氏回說他此時睡着了。大約不妨事的。陳太太聽說。念了一聲阿彌陀佛道。但願大家太平無事。佛菩薩也該可憐我們出來是避難。並不是出來尋歡作樂的。噲。邵氏也不作聲。看陳太太洗過臉。撲罷粉。畫好眉毛。張媽替他梳了頭。外面已送進早膳。邵氏將他婆婆喚醒。問他可要吃早膳。李氏腿際轉側十分疼痛。便說不餓。邵氏也只淺淺的吃了半碗薄粥。陳太太却吃了四碗有餘。用罷早點。碗筷還沒有收下。忽然外面皮鞋聲響。只見如海同著個洋裝打扮的中年男子走了進來。那人手中還攜着一只皮包。邵氏知是昨夜所說的外國醫生。故也並不迴避。看如海帶他到李氏床前坐下。順手把皮包放在枕邊。李氏伸出右手。那人一手把住他的寸關。一手在懷中摸出一隻鋼表。看了一眼。點點頭似乎會意。又問李氏傷在何處。李氏說是傷在右腿膝蓋。那人將李氏身上所蓋的棉被揭開。用手輕輕在他右膝蓋上按一按。李氏禁不住呼痛。那人對如海

道。這。位。太。太。膝。蓋。骨。已。碎。很。不。容。易。醫。治。只。恐。還。要。耽。擱。些。時。日。最。妙。住。到。醫。院。中。去。每。日。早。晚。兩。次。看。治。或。者。可。以。早。些。時。收。工。如。海。道。很。好。李。氏。驚。道。醫。院。中。去。嗎。那。可。不。行。我。甯。可。把。這。條。腿。爛。了。決。不。願。意。到。醫。院。中。去。的。那。人。道。太。太。不。必。固。執。醫。院。中。並。不。怠。慢。你。老。人。家。的。呢。李。氏。道。我。都。知。道。這。都。是。外。國。人。設。的。圈。套。哄。我。們。進。去。想。割。我。的。腿。合。藥。我。焉。能。上。你。們。的。當。如。海。道。這。些。都。是。別。人。哄。你。的。話。醫。院。中。何。致。割。人。腿。合。藥。况。且。這。家。醫。院。乃。是。我。開。的。並。無。外。國。人。在。內。你。不。信。問。我。家。姊。姊。陳。太。太。也。道。他。的。話。並。非。虛。言。這。醫。院。委。實。是。他。所。辦。那。年。我。病。了。也。曾。住。過。半。月。果。然。沒。有。一。個。外。國。人。在。內。你。儘。可。放。心。前。去。便。了。李。氏。還。有。些。不。信。道。倘。若。我。一。個。人。進。去。他。們。給。我。些。迷。藥。吃。了。仍。把。我。的。腿。割。去。如。何。是。好。非。得。有。個。人。陪。我。去。住。著。不。可。邵。氏。接。口。道。婆。婆。放。心。我。也。決。不。讓。你。獨。自。一。人。到。醫。院。中。去。的。我。同。你。前。去。便。了。一。則。令。你。安。心。養。病。二。則。我。也。可。服。侍。於。你。如。海。道。嫂。嫂。同。去。更。好。若。說。服。侍。的。話。那。邊。使。喚。的。人。多。着。呢。李。氏。此。時。也。沒。甚。話。說。如。海。心。中。暗。喜。親。自。送。那。外。國。醫。生。出。去。命。他。火。速。前。往。收。拾。兩。間。清。潔。上。等。房。間。須。要。如。此。如。此。醫。生。領。命。去。後。如。海。回。到。自。己。房。內。把。王。氏。婆。媳。赴。院。養。病。之。事。向。薛。氏。說。了。薛。氏。因。邵。氏。與。他。丈。夫。日。漸。親。熱。巴。不。得。他。早。一。日。離。開。眼。前。聞。言。正。中。下。懷。因。道。你。還。要。替。他。們。熱。心。什。麼。昨。夜。若。不。被。那。小。寡。婦。忘。閉。大。門。今。天。也。不。致。失。竊。

了。還有那隻細磁金魚缸，也被那老不死的磕碎。他自己跌傷了膝蓋，正是自作自受。眼前現報，誰教他們愛管閒事的呢？如海縹眉道：「你這些話未免太不講情理了。人家又不是久慣替人開門的，便是老的跌傷，也是爲着幫我家的忙。你怎不怪自家娘姨們大意，反怪起別人來了？」薛氏鼻管內哼了一聲道：「是啊，你說得好大方。可知他們趨奉你爲着甚事？爲的是你多幾個臭錢罷了。你還在睡夢裏呢。如海很覺不耐，也不同他多講。迴身下樓，命人雇了一輛馬車，以便送王氏婆媳前去。不一時馬車來了。邵氏得悉，忙將單夾換洗衣服打了一包，餘物仍鎖存箱內。自己又到老太太及薛氏房中辭行。薛氏免不得假意留戀，又道：「你們此去須要保重身子。過幾天我命秀珍姊妹到院中來探望你。待老的一好趕快回來。我們盼望着你呢。」邵氏道謝出來，扶李氏上了馬車，一同坐着，緩緩地向那行仁醫院進發。這行仁醫院在三馬路跑馬廳東首，房屋很大，名雖是醫院，內容却與客棧相仿。院中主任醫生便是西醫黃可安，病房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房間居住的一大半，不是病人，都是些大家閨，貪這地方比客棧清靜兼之交通便利，出入自由，所以頗有些人以養病爲由，借住在他醫院內，往往一年半載樂而忘返。可見他院中自有一種特別好處。院主錢如海原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兒，只消房錢無虧管他。有病沒病，因此別家醫院生意清淡，他們院中時有人滿之患。這也不在話下。那日如海預先

命黃可安收拾兩所上等房間。王氏婆媳一到，可安便帶着他們到預備下的房中親看。邵氏見佈置清潔，很爲滿意。李氏却耽心着右腿被外國人割去，見了黃可安，更覺戰戰兢兢，坐立不安。不多時如海來了，一見王氏婆媳，滿臉堆笑說：「你看這地方好不好？」李氏沒口稱贊道：「果然是洞天福地。」邵氏也說：「非但房屋軒敞，而且佈置清潔，養病人居，此最爲適宜。」如海聽了，頗爲得意，即在身畔摸出金表觀看，失聲道：「阿呀，十二點鐘敲過了，你們還沒用飯呢。」忙走近牆邊，把柱上裝的電鈴按了一按。外面鈴聲大振，早有個穿白布衫的傭婦進來伺候。如海命他取墨盤過來，提筆點幾色菜，叫他吩咐外面當差的，快到隔壁老半齋去叫自己，又摸出一塊洋錢，命他往大馬路王寶和打二斤上好花彫。餘多的錢，可在廣東店中買些臘腸、燒肉回來。傭婦答應去後，李氏便說：「又要勞少爺的神了。」如海道：「那又何妨？昨兒半夜三更，累二位起來，我愈想愈覺對你們不住。這小小東道，打什麼緊？況且我自己也沒吃飯，正是一舉兩得。」說着笑了。李氏問他這醫院辦理情形。如海道：「這醫院在先本是英國醫學博士達克透赫拉司所創辦。前年赫拉司博士回國，臨行時把這醫院盤給我接辦。我便請了黃可安醫生繼理院事。黃醫生新發明一種戒烟自然丸，極爲靈驗。因此購買的人很多，還有些上門包戒的，便住在院內。院中病房分爲三等，像這裏乃是上等房間，每間每日收費三元，飯食等費一應在內，還可帶一

名下人中等房間每日一元佈置與這裏相仿。不過地位略略小些。沒有這裏敞亮。下等房間每日五角。只可算是飯食費。還有住在統間內的。每人每日只消兩角而已。總之尋常病客。中下兩等居多。統間都是些貧苦之輩。往往有住了十天半月。一文收不到手的。講到上等房間。大都是些公館中奶奶小姐。借着養神。並非治病。所以收費略略貴些。我們院中經費。一大半仗着他們呢。李氏道。如此說來。我們便是中等病房。也可將就住得。何必佔這兩間上等房間呢。如海道王家太太說那裏話。橫豎空房間多着。住住何妨。我們自家。人難道還要算你的房錢不成。李氏道。不是這般說。我們住着。自己很覺過意不去。如海道有何過意不去。你的病還是爲我所累。你若住了中等房間。教我過意得去嗎。這句話說得王氏婆媳倆都笑了。少停打酒的先回。如海命人將買來的臘腸等物。裝了幾碟。把一隻小圓桌擺開。三個人品字式坐下。如海親自把盞勸酒。邵氏酒量素窄。只飲得淺淺幾杯。粉面上已薄薄起了兩朵紅雲。如海與他雖然同過幾次桌。都因醋娘子在座。處處不敢踰越範圍。今日玉容相對。秀色撩人。不由的神魂飛越。一雙饑眼直釘在邵氏面上。羞得邵氏粉頸低垂。不敢抬頭。李氏也有些覺着。祇因如海平日待他們很好。滿肚子只有感激心。自知好色。乃男子本性。所以也毫無憤怒之意。假裝作不聞不見。自飲自吃。如海一面替李氏斟酒。一面偷眼瞧見邵氏含情脈脈。俯首拈帶。一種羞嬌。

態度便情千百個畫師也描摹不到萬一如海看得呆了。壺中的酒斟在杯外也不會覺得。還虧李氏驚呼方纔明白。酒至半酣。老半齋菜也送到。乃是一碗紅燒獅子頭。一碗清燉四腮鱸。一碗醋溜黃魚。一碗蝦子冬筍。還有一大碗片耳湯。如海還要勸邵氏酒。邵氏執意不飲。自己盛半碗飯吃了。卽忙離席。早有傭婦端着洗面水送上。邵氏洗罷面。漱了口。坐不多時。如海與李氏也吃罷了。傭婦收去碗盞。抹過圓桌。帶上房門自去。如海與李氏又坐談片刻。忽然門外有人用手指在門上輕輕彈了兩下。如海厲聲道。進來。便有一個人推門入內。正是那個西醫黃可安。他見了如海。恭恭敬敬的問道。這位太太的傷處。此時可好用藥。如海道。使得。黃醫生答應了一聲。是仍復回出外面。邵氏見他院中規矩。很重。不覺暗暗欽佩。李氏聽說要用藥。未免有些着忙。如海告訴他是把藥敷在皮外。並不礙事。李氏纔不言語。不一時。黃醫生帶着一個助手進房。只見那助手捧一隻白磁盤。盤內放着棉花。綳帶。藥水瓶。剪刀之類。黃醫生先用剪刀將李氏袴脚管剪開一縫。露出傷處。然後將一瓶藥水都潤在棉花內。敷於李氏腿上。李氏只覺得其涼澈骨。只道他們用藥水來爛他腿。不覺叫喚起來。黃醫生連說無妨。便在棉花外面裹上一方白布。用綳帶紮緊。囑令不可多走。須要靜臥。明日早晨換藥。如海也教他好生將養。晚間我再來探望。言畢與黃醫生一同出去。李氏敷藥之後。歪在床上。因昨夜未得好睡。身子很

覺困倦不覺一霎時已沉沉睡熟。邵氏自己走至隔房。這一間便是黃醫生替他預備的臥房。佈置與那邊一般無二。梳裝檯上擺着許多五顏六色的玻璃瓶。邵氏先只道是藥水。走近旁邊。覺得一陣香氣。觸鼻仔細看去。纔知是香水。生髮油。花露水之類。抽屜內鏡子牙梳一切婦女用品。無一不備。面湯檯上香皂花粉牙粉等物。也擺設得井井有條。邵氏見了。暗暗感激。如海給他佈置得週到。這天晚上。如海仍到院中陪他們夜膳。又在廣東館內添了幾樣菜。吃罷飯。閒談多時纔去。自此黃醫生每日早晚二度爲李氏換藥。如海天天親來看視。而且沒一天不陪着用膳。半月以來。險些兒把左近幾家菜館的菜目點齊了。王氏婆媳見他如此厚待。心中感激得無可言喻。有一天晚飯後。如海坐了一會。辭別回去。邵氏回到自己房內。呆坐床沿。想起如海款待他們的好處。真是溫存體貼。無微不至。自己只消略露一些口風。他無不立時辦到。究竟我與他非親非故。承他這般厚遇。將來何以報答。看他心中似乎還帶着一種希望。無奈我並非楊花水性之流。祇可辜負他一片深情。然而似他這種多情男子。在濁世中也實在少見。不知薛氏奶奶幾生修到這種夫婿。真令人羨殺妬殺。胡思亂想了一會。不覺和衣睡倒。朦朧中恍惚床橫頭那扇小門開了。閃進一個人來。正是如海。邵氏大驚。覺得四肢麻木。動彈不得。眼看着他走近床前。笑問你可認得我嗎。邵氏定睛一看。纔知此人並不是如海。却是自己丈

夫夢中似乎丈夫尚在。又似從遠方初回。久別重逢。不勝歡喜。便攜手入幃。解衣共枕。一覺醒來。仍是孤衾獨擁。邵氏一嘆。碌坐起。那時電燈十分明亮。壁上自鳴鐘將交兩點。夢中情形歷歷如在目前。再看那床橫頭一扇小門。果然半開半掩。邵氏慌忙推上了門。在穿衣鏡內照見自己兩頰紅得似染着胭脂一般。心頭兀自突突亂跳。呆立多時。定一定神。鬆了衣鈕。又長嘆一聲。纔上床安睡。正時

非色非空原是夢。疑雲疑雨總關情。

欲知後事請閱下文。

第八回 惑雌黃蓮心忍苦 窺祕密梅子留醜

光陰似箭。彈指月餘。李氏腿傷日漸平復。錢家諸人除了如海以外。並未有第二人前來探望。邵氏賦性好靜。也不願有人來擾他。終日閉門枯坐。有時自己作些活計。李氏却是飽食而後安眠。安眠而後飽食。起初固然適意。積久漸覺沉悶。那天忽然有個人來探望他們。王氏婆媳見了此人。恰如久早逢甘雨。他鄉遇故知一般。十分歡迎。你道這人是誰。原來便是陳家的梳頭娘姨張媽。據張媽自言。自他們婆媳倆走後。心中記念得什麼似的。每思偷個空兒來瞧一趙。無如陳太太又病了。要湯要水。時刻不能離身。待他病好之後。又忙着預備搬回家去。目今陳太太等都已搬回城內。我也得了空。因此特

地出城來探望你們。不知媽媽的腿傷究竟如何了。李氏道：謝天謝地，多虧錢家少爺仗義，黃醫生盡力。如今傷勢已日見平復，自己一人也可蹩着走幾步了。但不知陳太太搬後，我家還有兩只衣箱，未知可曾帶進城去。沒有張媽道：這却未曾。至今還鎖在錢家空屋內。只因城內你家原址，目今已租與別的房客。待你病好之後，也須另租房屋。城內城外，一時未定。搬來搬去，豈不多費週折。所以攔着未動。況且放在錢家，也和陳家一搬，決不致有走失之慮的。李氏道：那却無妨。不過房屋一事，很覺有些尷尬。你也曉得的。這醫院內不比別處，病一好馬上便要動身。我此時又不能出去自看房屋。倘若待到腿傷好後再去，豈不太遲了。所以千萬還要費你的神。替我在薩珠弄附近打聽打聽，可有相當屋子。地方不在乎大，只要清爽些兒。房錢三四塊之譜。倘若尋得了，請你趕快來告訴我一聲。也可使我們安心。所以要借在薩珠弄附近。一則你往來近便。二則那邊的左鄰右舍，都已混熟了。倘若換了所在，又要幾個月陌生。三則買物件，那邊似乎也比別處便當。這件事我們可重託你了。張媽道：這事我准替你辦便了。但我在錢家時，曾聞薛氏奶奶說起你們。如其一時找不到屋子，仍可在他家暫住幾時。你們何須急急呢。邵氏聽說冷笑道：雖然他這般厚待我，却不願意一輩子依人過活呢。你儘給我找屋子便了。我罰咒也。不上他家的門。咧。張媽笑道：好嫂子，你的脾氣真和男子一般。處處講氣節。若

教我啊。可。不。能。這。般。說。了。我。們。女。流。之。輩。終。究。要。靠。著。人。家。過。活。並。不。是。說。幫。人。呢。說。來。說。去。女。人。家。終。吃。虧。一。着。處。處。不。能。獨。立。除。非。有。了。十。萬。八。萬。家。私。然。而。若。沒。個。體。心。貼。意。的。男。子。料。理。也。難。保。不。被。人。算。計。了。去。咳。我。老。昏。了。說。話。時。常。夾。七。纏。八。方。纔。講。房。子。上。頭。的。話。兒。忽。然。牽。到。那。裏。去。了。這。屋。子。一。事。我。准。定。給。你。們。効。勞。便。了。邵。氏。默。然。張。媽。又。和。李。氏。高。談。闊。論。起。來。這。天。午。膳。時。如。海。因。事。不。到。却。着。人。送。了。一。封。信。給。黃。醫。生。令。他。依。信。辦。理。黃。醫。生。忙。叫。了。幾。樣。菜。另。打。兩。瓶。好。酒。親。送。到。李。氏。房。中。李。氏。見。了。詫。異。道。許。久。未。吃。酒。了。怎。麼。今。兒。忽。地。叫。起。酒。來。黃。醫。生。道。這。是。我。們。院。主。意。思。他。自。己。因。有。別。項。應。酬。今。兒。不。能。來。了。李。氏。道。那。更。奇。極。了。自。己。不。來。爲。什。麼。叫。酒。呢。又。笑。向。張。媽。道。莫。非。他。知。道。你。來。了。所。以。特。地。爲。你。叫。的。酒。嗎。張。媽。漲。紅。了。臉。道。我。是。什。麼。人。他。爲。我。備。酒。况。且。我。打。從。城。裏。出。來。他。又。不。是。千。里。眼。順。風。耳。怎。能。知。道。我。到。這。裏。來。呢。大。約。他。因。你。傷。處。好。了。所。以。請。你。吃。些。酒。活。活。血。脈。亦。未。可。知。黃。醫。生。在。旁。接。口。道。果。然。我。和。院。主。談。及。這。句。話。恰。被。這。位。媽。媽。道。着。了。張。媽。笑。道。如。何。黃。醫。生。也。笑。了。一。笑。閉。門。自。去。裏。邊。張。媽。使。和。李。氏。開。懷。暢。飲。邵。氏。因。不。能。喝。酒。只。吃。了。一。碗。飯。逕。自。回。房。去。了。張。媽。待。李。酒。氏。至。八。分。光。景。四。顧。無。人。悄。悄。向。李。氏。道。我。有。一。句。最。不。中。聽。的。話。兒。意。欲。不。說。於。你。前。途。大。有。關。係。又。恐。錯。過。了。這。絕。好。機。會。倘。若。說。了。又。怕。你。動。氣。究。竟。與。我。自。己。並。沒。

有。什。麼。利。益。不。過。我。生。來。是。個。熱。心。人。專。愛。管。閑。事。常。把。別。人。的。事。兒。當。作。自。己。的。反。把。自。己。的。丟。在。腦。後。我。爲。着。你。家。這。件。事。真。所。謂。皇。帝。不。急。急。死。了。太。監。無。緣。無。故。天。天。掛。在。心。上。今。兒。恰。巧。有。一。個。機。會。落。在。我。手。內。在。我。的。意。思。於。所。說。的。那。話。兒。是。再。好。也。沒。有。的。但。不。知。你。們。心。中。如。何。意。欲。問。你。們。一。聲。兒。又。很。不。容。易。開。這。張。口。左。思。右。想。還。是。給。你。們。說。的。好。說。着。又。沉。吟。了。一。會。道。說。了。呢。又。恐。你。老。人。家。動。氣。常。言。道。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還。是。不。說。罷。言。畢。笑。吟。吟。的。舉。杯。一。飲。而。盡。道。你。怎。不。乾。了。這。一。盅。呢。李。氏。聽。他。吞。吞。吐。吐。沒。頭。沒。腦。覺。得。耳。朵。裏。痒。不。可。耐。也。無。心。喝。酒。急。於。盤。問。他。究。竟。說。的。甚。事。張。媽。却。笑。而。不。言。舉。筷。夾。了。塊。燒。鴨。向。口。內。直。送。李。氏。急。了。一。手。抓。住。了。張。媽。的。右。臂。把。那。塊。燒。鴨。掉。落。檯。上。道。你。若。不。說。我。永。不。讓。你。吃。喝。到。口。倘。若。你。好。意。告。訴。我。們。話。兒。我。焉。能。動。氣。照。這。樣。的。吞。吞。吐。吐。可。真。令。人。冒。火。咧。張。媽。笑。道。我。說。我。說。你。放。了。手。呢。說。着。回。頭。看。了。一。看。纔。道。這。句。話。我。說。便。說。了。但。在。未。說。之。先。却。要。你。答。應。一。句。話。兒。便。是。這。件。事。你。能。贊。成。固。好。如。其。不。贊。成。可。不。能。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只。當。我。沒。說。或。者。當。我。告。訴。你。別。家。的。事。情。與。你。們。不。相。干。的。便。在。你。家。邵。氏。嫂。嫂。跟。前。也。不。能。露。口。你。可。能。答。應。我。嗎。李。氏。道。我。答。應。了。你。說。罷。張。媽。又。回。頭。看。了。一。看。把。坐。椅。移。近。李。氏。跟。前。低。聲。道。你。可。記。得。當。日。在。錢。家。時。我。同。你。說。起。錢。家。少。爺。要。納。妾。的。話。嗎。那。時。

還是我們臆測之辭。不料目今竟要實行了。昨兒他差人叫了我去。親自託我這件事。命我爲他物色一個良家女子。年紀約在二十左右。相貌不在乎美醜。只要人品賢慧。便能合意。我本有一個外甥女。兒住在蘇州。年紀纔只十八歲。品貌還過得去。講到性格。真是再好也沒有。合村的人沒一個不稱他大賢大慧。還有做活一層。更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粗自洗衣上灶。細至描龍繡鳳。件件來得。當時我要爲他成全了這頭親事。後來忽然想起你家。說到這裏。又探頭四下觀。看見沒人在旁。纔接下去道。你家這位嫂嫂。今年年紀尙青。可惜喪了丈夫。守節固然是女子大義。然而也要審時度勢。或資財可守。或後願無憂。纔可抱着一片冰心。去到那節婦祠中。占一席之地。若仗着一腔血氣。貿然從事。待到日暮途窮。後悔何及。卽以目前而論。你也是一把年紀了。府上的根底。我雖然不能仔細。然而尋常經紀人家。誰積着多少銀子。目下米珠薪桂。一天天的開銷。却是少不得的。講到手指頭上的進款。能抵當得住。常言說得好。甯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且婦婦再醮。並不是不體面的事。所以我斗胆說一句荒唐的話兒。不如把嫂嫂許給了他家的少爺。一則兩下都曉得脾氣。免却猜疑。二則錢氏一家。都與嫂嫂相投。若做了他家的如夫人。一定上下融洽。豈不更爲得所到了。那時你老人家也不愁沒個安身之處了。想見如此。未知你的意下如何。李氏聽了。半晌無言。張媽又道。並非我勸你逼媳婦。

改節須知世間婦女守節的很多，得建坊入祠的，能有幾個？先要有財有勢，然後地方上官紳纔肯慫恿旌表。若是貧家婦女，縱令苦節終身，更有誰來睬你？試到貞節祠中一看，其中木主大都出自紳富之家。難道富貴人家婦女都知道守節？貧苦人家婦女便不知守節？我備食半生，也不知踏過了幾多人家門限，覺得富貴之家，每多驕奢淫佚，反不如貧家夫婦兩口兒勞心勞力，廝守得十分恩愛，一旦琴亡鏡破，若非十二分過不了日子，也未必肯朝秦暮楚。因何被旌的寥寥無幾？可知財勢二字，確是大有作用。常言識時務者爲俊傑，你上了些年紀，難道還看不透麼？李氏躊躇道：「這事我却不能作主。他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不得法便要尋死覓活。我除了他，已無第二人可靠了。所以萬不能同他說這話，還是你自己去問他。他若應允了，我便由他；他若不答應，我也不能強他。」張媽聽說，心中暗喜，便道：「此我問嫂嫂去說着，逕走向邵氏這邊。」那時邵氏正靠在沙發椅上，眼看着牀檯頭一扇小門，呆呆發楞。見張媽過來，慌忙陪笑讓坐。張媽笑向邵氏道：「恭喜嫂嫂，賀喜嫂嫂。」邵氏聽了，臉一紅道：「你醉了嗎？什麼喜不喜呢？」張媽笑嘻嘻的，挨在邵氏坐的那張椅上，坐了一手，搭在邵氏肩頭，附耳低低，搗了半天鬼。邵氏聽畢，忸怩道：「這事羞答答的，教人怎生開口？你還是去問老的我。本是他家人，他說甚麼，我決不違抗便了。」張媽笑道：「你偏要這般說。老的正在聽你的回音呢，你能應允了，他決不致生什麼枝。」

節的邵氏道：「既如此，我還要請你去通知他一聲。他可能答應我兩件事。他若答應了，我也答應。他若不能答應，我們還是自回家去。」第一件我家這位婆婆便和我自己母親一般。我若跟了他，他須要當他老人家丈母般看待。養老送終之禮不能虧缺，而且還不能將同他老人家分開兩起。一則我可以親自侍奉於他，二則免他孤苦零仃受人欺侮。第二件我跟他之後，若教我回到舊宅中去，却萬萬不能須要另租房屋給我居住。他家舊宅中人不准到我這邊，便是我這邊的人也不到他那邊去。以免挑動是非，多生氣惱他。若允我的要求，你便來給我回音。否則你也不必來通知我。我們只作沒說這句話兒便了。」張媽道：「這兩件原是正理。饒家少爺一定答應。我此時便去討他的回話。因卽辭別邵氏。」見了李氏，便說邵氏業已應允，又把兩件要求大略講了一遍。李氏別無他說，只念阿彌陀佛，難得他還有良心，又想起自己兒子不覺流下淚來。張媽勸慰一番，出院到藥房中尋見如海，如海見了他，忙引他到一間秘密談話室中，閉上門，問他大事如何。張媽便把自己和李氏所說的話重敘一遍。如海拍手稱妙。張媽又把邵氏的兩項要求說了。如海笑道：「我早知道咧。你去回復他，說我件件從命。」又在懷中掏出一捲鈔票，塞在張媽手中道：「這五十塊錢鈔票是謝你的小意思兒。請你收了。」張媽道：「謝出來，重複到行仁醫院向邵氏說知。」纔歡天喜地的自回城去。次日一早，如海便趕到院內，見了李氏。

媽天媽地的叫得十分親熱。李氏反有些不好意思。邵氏見了他，更含羞帶愧。脉脉低頭，過了幾天，李氏腿傷全愈。如海已在火車站附近華興坊租了一所兩上兩下的石庫門住宅，帶着邵氏同去看了。一蹙，很爲合意。又辦了些外國傢具，佈置既畢，擇黃道吉日遷進新宅。此事幹得十分祕密。除了車夫阿福以外，竟沒第二個閒人知道。進宅之後，如海便問邵氏可要置辦什麼衣飾。邵氏回說：無須。不過我此時遺穿索服，頗爲不雅。幾件綢衣都鎖存箱內，現在新闢宅裏，你得便給我帶來，以便更換。如海聽說似得了將軍令一般，當日馳回家中，向薛氏索取鑰匙，開了空屋，搬出他家兩只箱子。薛氏見他如此匆忙，不勝駭異，問他做什麼。如海推說：李氏腿傷已好，今日又來了許多病客，病房不夠用，所以將衣箱還他，教他們騰出房間走路。完事，薛氏深信不疑。如海出得門來，猛然想起一件事，卽令車夫阿福押着皮箱送去。自己徑奔行仁醫院，尋見黃可安，命他帶了皮包藥具，兩個人雇兩部黃包車坐了。如飛的向愛而近路，倪俊人公館而去。原來倪俊人的愛子，昨夜忽然遍體發熱，滿口嚙語，不醒人事。那時恰值俊人不在家中，無雙急得沒了主意。星夜着人尋了俊人回來，俊人也無法可施。半夜三更，又沒處請醫診治。夫妻兩個乾着急，纏着牀轉了一夜。今日天纔發白，便寫信給如海，叫他火速請一個外國幼料醫生，爲他兒子看病。如海因自己忙着進宅，竟把這事忘了。此時方纔想起，一時找不

到別的醫生深恐俊人見怪。故把黃可安帶去塞責。俊人已立候多時。見了如海。抱怨他因這時候才來。如海免不得又將鬼話搪塞。俊人更不多說。引他們上樓。進了無雙臥房。只見無雙愁眉苦臉的。坐在床沿上。向如海略略點頭。如海一眼看見那孩子袒着胸膊。直挺挺的睡着。棉被擦在一旁。不覺嚇了一跳。道：「這般冷天。爲什麼不給他將棉被蓋上呢？」無雙道：「不給他蓋。被他這叫熱。要解開胸膊。若給他蓋上棉被。他更鬧得不得開交。你看他頭臉燥得一般模樣。不知要緊不要緊。如海看那孩子果然頭臉紅燥。因道：「寒熱原不礙事的。我已給你請了位外國醫生來。咧無雙聽說便倒身下去。叫了聲乖兒子。一手將那孩子抱起。見他仍是軟洋洋的要睡。即便擁在懷中坐起來。預備給醫生診脈。黃醫生慌忙放下皮包。捲起衣袖。替他診了脈。又在皮包內取出寒熱表。塞在孩子口中。量了一量。吐舌道：「利害利害。俊人驚問怎說。」黃醫生道：「熱得很。平常病人在表上量到一百零八度。已算最熱的了。目下公子却是一百十二度零二六。可不是熱到極點嗎？」俊人驚道：「這便如何是好？」黃醫生道：「照例內熱須用瀉劑。以清積火。恐公子身體嬌弱。禁不起瀉。然而捨此又別無他法。好在我皮包中現帶着燕醫生補丸。這藥一吃便瀉。百發百中。而且又不致誤事。大人小兒俱可服得。說着便從皮包內取出一個小小木管。揭蓋傾出兩粒丸藥。道：「大人每服三丸。小兒只消吃兩丸。也可使得了。」俊人接在手中。見這

補丸比梧桐子略大。帶着糙米顏色。便交與傭婦。命他研細了。用開水沖給少爺吃。又將如海拖到僻處。問要多少醫金。如海道。這位黃醫生從不出診。醫金亦無一定。今天是我硬拖他出來的。特令郎好了。改日總謝罷。俊人點頭稱是。如海見黃醫生已提着皮包。打點要走。自己也恐邵氏待他回去吃飯。匆匆辭了俊人。自回華興坊去。這邊俊人親自替兒子喂了藥。命無雙撫他睡下。自己披上馬褂。詢知車夫還不會來。也不等他。逕自出了公館。正要雇坐黃包車。忽見遠遠地飛也似來了一輛馬車。到他的門首。停住。車中跳下一人。氣昂昂朝裏便走。俊人見是魏文錦。高聲道。老魏何來。文錦迴頭見了俊人道。原來你已出來了。險些兒又跑一趙空。俊人道。你幾時跑過空趙的。文錦道。剛才我先到卡德路去找你。他們告訴我昨夜十二點鐘。這裏差人叫去了。我即忙趕到這裏。你若又出去了。豈非跑了兩處空嗎。俊人道。原來如此。你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呢。文錦道。一言難盡。你沒用飯麼。我們到大馬路匯中去吃大菜。那邊很清靜。可以談心。俊人道。太遠了。還是甯波路卡爾登罷。文錦笑道。虧你說得出。卡爾登與匯中相差得能有多少路呢。兩個人上了馬車。俊人心念。兒子病狀。文錦也有絕大心事。故皆默默無言。到了匯中門首。俊人文錦先後下車。推門進內。只見外國男女往來不絕。有些外國婦女都裝束得奇形怪狀。二人不暇細看。竟到了升降梯所在。乘至四層樓上。有侍者指引他們到靠外灘一處。

統間中算是華商特座。這地方與西人大餐間隔絕。佈置得雖然清潔。究不如西人一方面華麗。日間吃客甚少。二人揀臨窗一張圓桌上坐下。侍者送上菜單。俊人看了一眼。笑問文錦可識。文錦笑說。我自出娘胎也沒識過。俊人向侍者道。你照單搬上來罷。我們識不了這勞什子的字呢。可怪他們既稱華商特座。爲什麼又把外國字來哄中國人呢。侍者笑了一笑。自去搬菜。俊人便問文錦有何話說。文錦先長嘆一聲。然後滔滔不絕的講出一大編話。俊人聽了。不免替他代抱不平。連說豈有此理。光天化日之下。竟有這種無恥小人。若不重重辦他。天理何存。風化安在。看官。你道文錦說些甚麼。俊人聽了。爲何要動氣。這件事少不得仍要做書的細細交代。我且先把魏文錦的出身。略表一表。原來文錦原籍四川。也曾進過學。他父親本是有名鹽商。手頭多幾個錢兒。文錦納粟得了湖北候補道。在張文襄幕內當差有年。却從來未補到實缺。文襄去任。文錦逍遙漢皋。娶了個妓女爲妾。繼見湖北候補員。愈聚愈多。有幾個竟弄得貧無立錫。自己不免灰了這做官的念頭。便帶着如夫人乘輪來滬。在白克路租了一所高大洋房。作爲公館。除自己帶來的長隨僕婦以外。又添用許多下人。進出都是馬車。異常闊綽。當地紳商知道他是張文襄手下紅員。很有人去巴結他。俊人如海等。便在這時候與他相識。文錦日日與官場徵逐。他那位如夫人也結識了幾家公館中的姨太太。打扮得花團錦簇。終日吃大

來看夜戲。應酬得十分忙碌。如夫人的姿容。本生得美麗。兼之衣飾豪華。舉止疎放。因此便有許多游蜂浪蝶。飛繞左右。把他當作目的。講到他的人品。在湖北原是規規矩矩的。不知怎的一到上海。便染了一班公館中姨太太的通病。居然也黏花惹草起來。文錦却不知不覺。有一夜在大舞台看戲。當面撞見自己如夫人與一個滑頭少年並坐包廂。還被那案目掉了個小小鎗花。瞞過。可見文錦相信他的如夫人到十二分了。然而他那位如夫人的情人。還不止一個。有些都是無關緊要之輩。我也沒工夫去敍他。單表內中有一個姓趙的。也是官場中人。勢與文錦不相上下。然而他的相貌。却比文錦高出萬倍。一張瘦削削的臉兒。雪白粉嫩。年紀雖然未滿四十。却留着兩引八字鬚。一表堂堂。令人見而起敬。他二人相識之初。也在一家戲園之內。姓趙的與那如夫人坐處。只隔着兩間包廂。那姓趙的見了如夫人。不由的暗暗喝采道。我顛不刺的見了萬千。這般可喜娘。罕曾見。因此使眼花撩亂。口難言。魂靈兒飛去半天。如夫人見那姓趙的癡心專注。饑目頻迎。不覺也動了一片憐才之念。真所謂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兩下裏眉梢眼角。也不知打了幾次無線電報。後來姓趙的見如夫人所叫的案目。正是自己。叫眼那人。因即將他喚至跟前。盤問底細。那如夫人見了。又把案目喚回。故意問他。昨夜什麼戲。案目說了。如夫人便命他定一個好些座位。案目忙將這些話告訴了姓趙的。姓趙的不勝歡

喜也。命他在貼隔壁留一個座位。次日戲還沒開鑼，便去坐等。好容易盼望到十一點半鐘，纔見那如夫人咕咯咕咯的來了。走至跟前，又嫌座位不好，人太嘈雜，要換地方。案目再三陪罪說：「今兒上下客滿了，請將就些罷。」如夫人纔委委屈屈的坐下，却連正眼也不看姓趙的一眼。姓趙的正沒主意，忽然那如夫人命茶房去買綠錫包紙煙，買來之後，又怪他沒帶洋火。姓趙的此時福至心靈，慌忙把自己身邊所帶的一匣自來火，恭恭敬敬的獻將上去。如夫人接了，果然微笑向他點頭稱謝。姓趙的禁不住心花怒放，趁此機會用言語上去勾搭。如夫人也不即不離，半推半就。姓趙的又約他次日到一品香去吃大菜。如夫人允如所請，豈知次日並不赴約。姓趙的白等了半夜，好生納悶。忙央那案目帶信仍約他看戲見面。之後，姓趙的問他爲何爽約。如夫人笑而不言。姓趙的又約他在某處番菜館一敘。這遭如夫人果然履約。一連幾次，漸形親密。兩個人便在成都路某號租了一所臨時公館，幽期密約，非止一朝。光陰如箭，倏忽半載。那天合該有事，文錦在大舞臺看戲回家。如夫人還未回來，隔有一點鐘光景，纔見他雲鬢蓬鬆，星眸帶倦，懶洋洋的走了進來。文錦見了，不勝憐惜，問他因何回來得這般夜深。如夫人道：「今夜大舞臺的戲散得遲了，文錦大爲詫異，暗想方纔我走時戲已完了，怎麼他又這般說呢？」因問今夜大舞臺是那幾齣戲。如夫人呆了一呆，隨口說出幾齣戲來，却與文錦所看的大不

相。同。文。錦。好。生。疑。惑。明。知。此。中。有。詐。一。時。並。不。點。破。假。意。問。長。問。短。如。夫。人。也。信。口。開。河。的。回。答。兩。人。談。了。一。會。解。衣。安。歇。一。宿。無。話。次。日。午。牌。時。份。文。錦。先。起。身。娘。姨。把。一。副。白。銅。煙。具。擺。在。對。面。炕。榻。上。點。了。燈。文。錦。歪。下。去。連。吸。六。七。筒。纔。伸。一。伸。懶。腰。坐。起。呷。了。一。口。熱。茶。然。後。淨。面。漱。口。用。過。早。點。又。吸。了。幾。筒。煙。見。如。夫。人。還。沉。沉。睡。着。自。己。也。不。驚。動。他。吩。咐。外。間。配。好。馬。車。躡。到。廳。上。把。小。馬。夫。喚。進。來。附。耳。命。他。如。此。如。此。須。要。祕。密。探。訪。明。白。重。重。有。賞。吩。咐。既。畢。自。去。會。客。這。天。如。夫。人。因。昨。夜。辛。苦。了。直。睡。到。午。後。三。點。半。鐘。纔。起。梳。罷。頭。用。過。飯。已。交。五。點。坐。着。乏。興。因。到。左。近。王。公。館。中。與。他。家。姨。太。們。打。牌。這。夜。文。錦。回。來。小。馬。夫。便。將。如。夫。人。日。間。的。行。藏。一。一。報。告。於。他。文。錦。命。他。再。探。次。日。如。夫。人。却。與。幾。個。小。姊。妹。坐。馬。軍。逛。張。園。在。一。枝。香。吃。了。大。菜。又。往。丹。桂。第。一。臺。看。戲。文。錦。得。報。仍。無。眉。目。隔。了。兩。天。小。馬。夫。忽。見。如。夫。人。晚。餐。後。獨。自。一。個。也。不。坐。馬。車。雇。了。一。輛。黃。包。車。坐。着。向。成。都。路。而。去。小。馬。夫。也。坐。車。緊。緊。追。隨。見。他。到。了。一。處。石。庫。門。外。下。車。叩。門。入。內。小。馬。夫。見。門。上。釘。着。一。塊。紅。漆。洋。鐵。皮。上。寫。宣。公。館。三。個。大。字。便。閃。在。僻。處。候。他。出。來。隔。不。多。時。忽。然。來。了。一。輛。馬。車。車。中。跳。下。一。個。中。年。男。子。暗。中。看。不。出。面。貌。也。叩。門。進。去。馬。車。却。等。在。門。外。小。馬。夫。見。那。輛。馬。車。很。熟。好。似。在。那。裏。見。過。的。惟。有。那。馬。夫。却。並。不。相。識。因。即。走。近。面。前。搭。起。着。同。他。攀。談。問。他。家。主。人。姓。什。麼。那。馬。夫。惡。很。狠。的。釘。

他一眼並不回答。小馬夫自覺沒趣，仍復躲在暗處偷眼瞧這宣公館。除却一個娘姨出來泡了趟水之外，竟沒別人進出。足足等到十一點鐘左右，纔見那男的先走。又一會，如夫人也出來了，仍坐着黃包車回家。次日小馬夫報告文錦，文錦覺得這宣公館三字很生，便命他到那邊左近打聽。這姓宣的是何等人物，作何官職，家中有幾位姨太太，在那邊住有若干年了，小馬夫領命去後，文錦自思：他這如夫人娶已多年，素行端正，料想不致有什麼非禮之事。大約是與姓宣的姨太太們碰牌。道：小馬夫不知就裏，大驚小怪。正想時，如夫人也起身下床，見文錦俯首凝思，笑問想什麼。文錦道：「我想你昨夜爲何不去看戲？」如夫人道：「我本要去看，被小姊妹們拖着抹牌，所以沒去。」文錦聽了，深佩自己。有先見之明，心中暗喜。豈知這夜聽小馬夫回來報告，徒覺多了一重疑團。據小馬夫說：這宣公館出現於成都路上，已有半年了。左右鄰舍都不知這公館主人是何等人物，甚致有人疑爲宗社黨的機關。取這宣字，乃是恢復宣統皇帝之意。平時只有一個年老耳聾的娘姨看屋，也沒有什麼姨太太在內。每禮拜必有一二天，在上燈時份，有個留鬚子的男客坐着馬車來。此同日也有一個女客與他在這屋中相會。到半夜三更纔散，提起這女客的形容服式，正和他如夫人相似。文錦聽了，還不相信，以爲日間所料之事，決不有誤。命小馬夫再刻刻留意，待他重去，速即回來告訴我，讓我親去觀看，便知分

曉。小馬夫果然留心偵察。三天後，文錦正在庭和一玉玲瓏家碰和見小馬夫走將進來。丟一個眼色。文錦棄牌便走。衆人都不知他爲着何事。眼睜睜的看他奔下樓去。也不坐馬車。與小馬夫二人雇黃包車坐了。飛奔成都路。果見那宣公館門首停著一輛簇新的轎車。馬夫靠在車沿上打盹。文錦與那小馬夫躲躲閃閃的藏身在一條弄口。可巧進弄便是工部局設立的小便處。其臭無比。文錦祇得掩鼻而立。豈知時候站得久了。弄內進出的人不免有些懷疑。都對著他二人看了又看。還有一個三道頭巡捕也在他面前轉了幾次。文錦很覺得侷促不安。小馬夫低聲叮囑他放大了胆。決不碍事。倘若一露惶恐之色。巡捕便要上前干涉了。文錦無奈只得硬著頭皮站到十二點一刻。光景纔見宣公館內走出一個女子。正是他的如夫人。出得門口便喚一輛黃包車坐了回去。不多時又走出一個男子。見馬夫睡着。卽忙上前將他喚醒。這時車燈正照在此人面上。文錦看得十分真切。不覺抽了一口冷氣。連說咄咄怪事。原來這人非別却是文錦的好友。上海官銀行監督趙伯宣。正是。

朱門已去宵行妾
狹路何來素識人

欲知後事請閱下文

歌 捕 物 第 八 回

第九回 生子喪子一喜一悲 解鈴繫鈴半真半假

文錦當時便欲上前與伯宣拚命。被那小馬夫一把拖住道：「老爺不可造次。如今姨太太已去無憑。無據。若被他反咬一口，不是頑的。」文錦聽了，只得按下滿肚子烈火，眼看趙伯宣坐着馬車去了，纔怒氣沖沖的和小馬夫回家。那時如夫人已卸裝將寢，隨身穿着銀灰色縐紗緊身棉襖，月白閃光緞小脚棉袴，內襯粉紅衛生絨衫，釵環釧戒都已退下，亂堆在梳妝檯上，正躑着一只右腿，把玉指尖尖解脫那小蠻靴的絲帶，見了文錦，也不開口，只盈盈向他一笑。文錦素日愛他，今夜雖然一腔憤怒，却並不怨他，明知他女流之輩，沒有見識，一定被天殺的趙伯宣那斷百計勾引，纔着了他的道兒。我若錯怪了他，於心何忍？況且我正室並不在申，他便是一家之主。我若這麼一鬧，被娘姨大姐們得知此事，豈不要瞧他不起？兵法云：攻心爲上。當年諸葛亮七擒孟獲，就是要人心服。試想孟獲這種蠻無人道的魔王，尙還可以制服，何況他這樣一個聰明伶俐的女子？我今明知此事藏在肚內不去怪他，他若知道了一定要感激流涕，死心塌地，如將他訓斥了一頓，場面上已播醜聲，家庭中又傷和氣，大是下策。惟有那趙伯宣這賊子，喪心病狂，竟敢勾引我那規規矩矩的愛妾，真是傷風敗俗，罪不容誅。我不辦他，誰去辦他？然而辦他之法，却很不容易。他乃是民國的委員，我却是前清的散員，聲勢二字，遠不如

他若說往財政部參他一本，無奈張文襄故世多年，政海諸公俱非素識，常言道：官官相護，必無效力。除非我雇一個暗殺黨把他殺了，然而此事一破，自己也難保性命，更使不得。左思右想，一夜未得安睡。後來被他想出倪俊人在上海很有聲勢，雖然他與趙伯宣也是朋友，究竟我同他相與年久，况他爲人公正，定必幫着理直的走，有他相助，推倒那趙伯宣，很是容易。因此他次日便加早半點鐘起身，在十一點鐘已坐着馬車到卡德路愛爾近路兩處找尋倪俊人。遇見之後，同往匯中吃大菜。一面把趙伯宣誘姦他如夫人，被他當面撞見等情，一一告訴了俊人。俊人聽了，也不覺動怒，連說豈有此理。不料伯宣這人竟幹出如此不端之事，真所謂人不可以貌相了。現在你用什麼法兒去擺佈他呢？文錦又把自己兩條主意說出，俊人笑道：這都是書生之見，不獨無功，而且有害。我看你現放着成都路的屋子，况有左右鄰居作證，何不正大光明請律師控告他誘奸侍妾，這是刑事案，有憑有據，怕不能重辦這一對姦夫淫婦嗎？文錦道：據我的意思，小妾雖然不守婦道，究係一時之誤，况被伯宣那廝百計誘惑到底，情有可原，因此還求你另設一法，單辦那姓趙的，將小妾撇開，以免當堂出頭露面，被人笑話。俊人搖頭道：這却不能，你也未免忒煞寵愛尊妾了。女人暗昧，不論有心無心，必須重重懲一下子，以儆將來。照你這種姑息養奸，日後必貽大患。若使我遇着這等事，不瞞你說，早以一槍了之，還管

他什麼露○面○不○露○面○文錦頓口無言○半晌道○依你說○辨起來○女的應得個什麼罪名呢○俊人笑道○你放心罷○若依誘奸論○女的例無大罪○無非交本夫領回管束罷咧○你難道還替尊妾擔憂嗎○文錦臉一紅道○你還有心取笑呢○不知近日外間律師那一個可靠些○俊人想了一想說道○藍武司還好○文錦暗記在心○用罷咖啡○文錦匯了鈔○仍乘升降機下來○文錦便去延請律師○俊人自去勾當公事○公事完了○急忙趕回愛爾近路公館○看他愛子病狀○這孩子服藥之後○一會兒便已睡着○無雙因一夜未眠○十分困倦○也和衣而臥○俊人走進房內○見鴉鵲無聲○母子二人並頭睡在床上○悄悄問那奶娘○據說少爺剛才並未吵鬧○俊人方纔安心○即忙放輕脚步出來○逕往卡德路公館○因那邊的姨太太懷着身孕○業已足月○將次分娩○因此俊人心中也十分牽掛○這時姨太太正捧着個大肚皮○在那裏用晚飯○見了俊人○便問昨夜那邊究竟出了什麼大事○半夜三更○喚你過去則甚○俊人搖頭道○說也奇怪○那邊小的○昨夜不知如何遍體燥熱○夢中驚哭○老二急了○纔叫我去陪他坐了一夜○今日我已請了個外國醫生看過○服了兩粒丸藥○業已好好的安睡○不似昨夜那般吵鬧了○姨太太聽說○冷笑道○我道什麼大不了的○事原來發寒熱也值得大驚小怪○累人替他担了一夜心○其實都是自己大意○不小心服侍孩子○冷一頓○熱一頓○飽一頓○餓一頓○還虧沒鬧出三長短兩來呢○不然不知要着慌到那般田地咧○俊人也不多言○

便道：你們吃飯，我還空著肚子呢。娘姨聞言，忙替他盛飯。姨太太親自取出一副金鑲天竺筷。俊人只吃得淺淺半碗，剩下的命娘姨收去。自己又摸出一枝雪茄煙吸着了，倒在沙發椅上出神。姨太太問他今天十二點鐘光景，那個魏胖子來尋你，不知爲着何事。俊人聽他提起文錦，不覺笑將出來。姨太太問其所以，俊人帶笑把那魏文錦既要出氣，又要顧全面子，一味的憐惜小老婆等情，從頭至尾告訴了他。姨太太聽說，哼了一聲，道：你還說別人呢，自己可記得那年的事麼？既要懲戒他，爲何又預先帶着朋友去解勸呢？俊人道：你又耍胡纏了。這個不比那個，這是有憑有據，親眼目睹的，那是無緣無故，被人誣譖的。況且一個在未發之先，一個在已破之後，情形不同，時勢各別，怎可相提並論呢？姨太太味的一笑道：我不知鬚鬚頭兒子自家的，好這幾個字作何解說。俊人知他話中有刺，便笑了一笑。自己因昨日整夜沒睡，很覺困倦，因對姨太太道：你坐一會罷，我先睡咧。說著回進房內。姨太太隨到裏面，服侍他解衣安歇。來朝日上三竿，俊人起來，一心念着無雙那邊，用罷早點，便坐包車前去觀看。到的時候，恰值無雙要差人出去找他，見他來了，喜不自勝，告訴他說：孩子昨天服藥之後，半夜裏果然瀉了一場，不過熱尙未退。今兒早起，看他身上忽然發出遍體紅斑，仍然十分燥熱。你來看看，不知是不是痧子。俊人聽說，揭被觀看，見孩子眼皮半開半闔的睡着，氣息甚促，頭面上果然發出一搭一

搭的紅斑大小不等。不像是痧子。慌忙給他將棉被蓋上道：這並非痧子。大約是風痧。且把窗帘下了。真教吹風少。停待醫生來問一問。便可明白。正言時。忽聞樓梯上皮鞋聲響。錢如海已引着黃醫生走進房來。使人把服藥後睡到後半夜瀉過一次。今日遍體發現紅斑等情。告訴黃醫生。醫生聽說。怔了一怔。舉目向床上一看。驚道：不好。這是最利害的病。名曰紅痧。乃是新近流行的時疫。據醫藥會中人研究出來。是肺炎病之一種。無論何人。患此最爲危險。而且極易傳染。這屋子內既發生此項危症。無病之人。便不能居住。定須依法掃毒後。纔可住人。俊人如海聽說。都嚇了一跳。無雙還不知什麼叫時疫。什麼叫危險。私下動問如海。如海講給他聽了。他纔吃驚非小。忙問黃醫生可有解救之法。黃醫生皺眉道：這種病症。自香港傳染而來。那邊已不知壞了多少人。上海也發現了十餘人。都是不治。目下醫學會中人。正在竭力研究消滅此病之法。若說是大人呢。或者可以施用手術。不過公子年紀太小。恐他身體吃不住。因此大是爲難。無雙聽說。心中一陣難受。俯下頭去。向那孩子頻頻親道：好兒子。你到底是什麼病呢。說時。已流淚滿面。黃醫生高聲道：夫人留意。切不可將口鼻貼近病人。若使微菌由呼吸中傳入內部。四小時內。便能佈遍全體。不是頑的。俊人慌忙將無雙拖起道：你沒聽見醫生說話麼。這是什麼事。可以糊糊塗塗。一味持蠻的。無雙還不肯聽。如海幫着把他勸到沙發上坐了。黃

醫生道：請夫人還是客堂內坐罷。無雙不答。如海覺得站在這房裏，很有些肉麻，連呼吸也不敢放重。深恐黴菌乘間奪門而入，便是俊人。素日愛他兒子，今日聽黃醫生一說，也覺此間一刻不能再駐。見無雙不聽，只得邀同黃醫生如海等到客堂內坐下。黃醫生向俊人道：方纔兄弟言語之間，不免放肆。自古父母有愛子之心，但兄弟既為醫生，職司所在，自不能冷眼旁觀。心直口快之辭，尚祈原諒。俊人道：此原是大醫生的好意。兄弟感激不遑，豈能見怪？但不知方纔大醫生所說，尚有解救之法。祇因小兒年幼，不能施行手術。未知可否權試一試。黃醫生搖頭道：這手術也非兄弟所能為，必須送往外國醫院中，請洋醫生施行。然而施行手續，兄弟却略知一二。乃是用極猛烈的消毒藥水，先替病人洗澡。又將殺菌藥水給病人吃，病人身體強壯的，或者果能菌去病除。若使身體嬌弱些的，不瞞你說，黴菌尚未毒殺，人已先被他毒死了。俊人嘔氣道：如此說，小孩子送了進去，可不是送死嗎？黃醫生笑了一笑。俊人仰天長嘆，一話不發。如海道：吉人自有天相，或者令郎的黴菌不毒自除，亦未可知。俊人道：我最不信這種迷信的話。若使真有天相，也不致害這種病了。黃醫生道：天意誠非吾人所能預料的。但無病之人，須要遠離病人臥房為要。夫人那裏還望竭力相勸。俊人點頭稱是。黃醫生攜包告辭去後，俊人命娘姨喚無雙下樓，命他搬往旅館暫住。病人讓奶娘照顧。如海也從旁相勸。無雙那裏肯依。俊

人沒奈何。祇得與如海雙雙出外。俊人坐了包車回卡德路午饌。如海因愛爾近路與華興坊相距不遠。便步行回去。那時邵氏已將午飯端整。如海一到。邵氏便吩咐新用的大姐玲珠。喚娘姨開出飯來。如海一面吃。一面將俊人那邊的事告訴了他們。李氏嘆道。可憐可憐。當年醫學沒有發明的時候。有了病都由郎中先生糊裏糊塗的診治。有時竟治好了。如今醫學一年一年的發明。動不動什麼時疫。傳染咧。一發便是不治。莫非醫學程度年年深。生病的程度也節節高了嗎。邵氏道。傳染病是本來有的。姆媽可記得那年城內有一個患喉痧的。一家七口死了八個。麼。如海詫異道。怎說一家七口死了八個。豈不是多了一個嗎。邵氏笑道。多一個便是他家所用的娘姨。如海笑了。邵氏再三囑咐他。以後切不可到愛爾近路倪家去。雖然醫生說話慣用危言嚇人。然而凶年多災。須要謹慎爲妙。如海唯唯稱。是用罷飯。玲珠提着鉛壺出去打臉水。忽見隔壁那家天井內站着一大堆人。有幾個婦女。却在遠處交頭接耳的議論。玲珠年輕好奇。擠進去觀看。見客堂內坐着一個三十餘歲的男子。衣衫藍縷。面黃如蠟。瘦得皮包骨頭。一些肉都沒有。手中還執着一根拐杖。像是個久病初愈。光景看他雖然。氣不接下氣。却怒容滿面。旁邊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女子。身段還長得苗條。正掩面啜泣。又有一個四十來歲。南京口音的男子。却不住向那病人陪罪。玲珠不知所以。向旁人探問。纔知病人乃是個木。

匠住在叉袋角地方。這少年女子便是他的女兒。纔只十五歲。那南京人却是珠寶擄客。是個光身男子。在先住在木匠鄰近。不知怎的看上了木匠女兒。乘他父親病中。勾引出來。便在外間租屋居住。老夫少妻。頗爲相得。難爲這珠寶擄客。很替他置了些首飾。可憐這木匠病中。失了女兒。茶飯不能到口。幸得鄰家有個老嫗。爲他遞茶遞飯。否則早已做了個帶病的餓鬼。此時病勢稍愈。風聞女兒被珠寶擄客拐出。住在華興坊內。所以扶病起來。照他的初意。本欲將男女雙雙送官究辦。幸有旁人出場解勸。命珠寶擄客出了二百元身價。給與木匠。他女兒便嫁給珠寶擄客。彼此化仇爲親。免却氣腦。那木匠正病得吃盡當光。囊空如洗。聽說有二百元到手。不免英雄氣短。銀子情長。頓時答應下來。如今彌天大事。已消滅的無影無蹤了。玲珠看那女的生就一張鵝蛋臉兒。眉目却還清秀。可惜皮膚略黑。鼻準上還帶幾點白麻。見有人看他。不免露出差澀之態。玲珠見看的人已散去大半。自己也忍主人等他熱水洗面。卽忙自去泡水。回到家裏。李氏果然問他爲何去這許多工夫。玲珠便將隔壁人家那樁事講給他們聽了。如海笑道。造化了這珠寶擄客。一個黃花閨女。只化得二百元身價。不過還有一件。那四十多歲的女婿。拜見三十餘歲的丈人時。我很覺替他難。以爲情呢。李氏道。這到不足爲奇。然而目今的風氣也太壞了。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子。竟跟着人逃走。難保將來沒有七八歲孩子。拐帶婦女。

的事例。如海道古禮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必須待到男子及冠。女子及笄。始可婚娶。若照現在時勢而論。未冠男子。以及未笄女子。苟合私奔。不知凡幾。戕賊人道。莫此爲甚。雖說是家教不嚴。半由社會過於文明之故。若在男女情竇初開之時。禁阻他們閱看言情小說。以及豔詞淫戲。此風或者可以略減。然而這句話言之雖易。行之實難。只因爲父母的自己。尙不能免除此病。怎能警戒兒女。我看二十年後。上海一地。不知鬧成什麼世界。然而我們一輩裏。原是不相干的。常言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我預料將來我們醫院藥房中。很可出些生意。邵氏道。這話怎講。如海道淫風愈盛。患病的必多。醫院藥房中。豈非大有利益嗎。說畢拊掌大笑。李氏嘆息無言。邵氏也大爲感慨。如海因黃可安新發明一種藥。答應他在飯後兩點鐘看樣。見此時已交兩點一刻。知道黃醫生在藥房中等他。卽忙坐了包車。到拋球場行仁大藥房。果見黃醫生背着手。站在玻璃窗前閒眺。見如海來了。笑顏相迎。隨着如海走到賬房裏。一手在大衣袋中掏出一個小口玻璃瓶。笑嘻嘻的交給如海。如海接過來。見是一瓶黃色藥末。揭蓋聞了一聞。說很有些大麥香。又在手掌上傾出少許。用舌尖舐試道。好甜的東西。可惜略帶腥羶氣。這便是延年益壽粉嗎。黃醫生道。正是。如海問有何功效。黃醫生道。能治陽虛體弱。年老畏寒。筋骨痠痛等病。如海又問如何服法。黃醫生道。每日早晨服兩匙。藥用滾水沖服。如海道。藥本幾何。

黃醫生笑道藥本二字却不能說其實每斤還不到一角小洋如海喜間是用什麼藥合的如此便宜。是很普通的乃是牛骨髓糙米粉冰糖屑三種別無他物只因牛骨髓一物最能補精蓄髓增長筋力。老年人服的很多然而有錢的人每嫌這種東西價錢太賤所以不愛服他却歡喜服價錢貴的燕窩。白木耳等補品其實燕窩白木耳等物還不如牛骨髓力猛故我將此物入糙米粉中加些冰糖屑。只要裝璜好定價貴仿單上張大其辭不愁沒人請教如海笑道這仿單須要做得好些黃醫生道這。個自然說着取了那瓶藥樣走進裏賬房請那專做廣告的張先生撰仿單如海坐在外面順手揭開。一本賬簿見本月戒煙丸一項售進洋一千五百餘元本錢項下藥料只得七十四元玻璃瓶二百六十餘元紙匣一百餘元仿單一百八十餘元共計成本六百餘元惟有登報廣告費却有七百數十元。之鉅兩結盈餘二百餘元合上房租夥友開銷拆息等項差不多還要蝕本暗想人人說我們開藥房的利息好豈知我們却做牛做馬的替報館賺錢想來真不值得因賭氣不去看他便走進裏賬房內。那時張先生仿單將次做好如海見上面潦潦艸艸畫着一方圖樣乃是一個老者手執蒼龍足踏白。虎下面一行小字是延年益壽粉有降龍伏虎之力再看那仿單寫着此粉重用珠粉鹿茸虎骨人參。

精選上等藥料。經本藥房主人費十餘年之心力。配合而成。藥力之偉。無可比倫。暮年服之。返老還童。中年服之。增精益髓。壯年服之。精神百倍。少年服之。腦力超羣。有病者服之。沉疴立起。無病者服之。百病不生。功效難以盡述。大瓶每瓶二元。每打二十二元。小瓶每瓶一元二角。每打十二元。今將服法及主治各症開列如左（服法）每日早晨以此粉二匙。用滾水沖服。用藥以二匙爲度。不可太多。多則藥力過猛。恐於數日內有身體驟胖之弊（主治）陰虛陽衰。筋骨痠痛。五勞七傷。赤白痢疾。年老畏寒。頭眼昏花。四肢瘋癱。紅淋白濁。下面遺未寫。就那張先生正在翻一部醫宗金鑑。搜索病名。如海見了。笑問黃醫生。方纔你說此粉只能治陽虛體弱。年老畏寒等病。怎麼忽然多出這許多名目來了。黃醫生笑道。名目愈多。愈好。若能將世界上的病名都寫上去。更妙。那時只須人一有病。便來買。這藥豈非極容易發達的嗎。如海大笑。又問黃醫生。俊人的兒子之病。可能醫治。黃醫生搖頭說難了。如海聽說。很覺傷感。遂命黃醫生。不論此病能治不能治。必須每天去一趟。還須用好言寬慰他家夫人。不可嚇他。黃醫生諾諾連聲。如海待張先生。仿單做好。看過纔去。黃醫生領了如海之命。果然天天到愛爾近路看病。可怪那小孩子。却不重不輕。依然如舊。俊人自那天去後。絕跡不敢重來。却每日差車夫阿三。前來探聽消息。一連三天。並無變動。到第四天午前。阿三仍到愛爾近路公館內。一進門。便見那奶

糊眼淚汪汪的坐在客堂內。見了阿三，便告訴他方纔小少爺昏了過去。如今醫生已幫着姨太太灌救。半天還未蘇醒。大約是不中用了。可憐我這個飯碗也怕難保了。說罷，放聲大哭。阿三聽了，迴身便走。放出平時拉包車的脚步，加增速率如飛的奔回卡德路報信。豈知這邊的姨太太恰在臨盆。倭人站在房門口。房內穩婆、娘姨人等都是手忙脚亂。倭人聽姨太太哼聲不絕，心中好似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意欲闖進去看個究竟。又恐自己官星爲產婦血光冲晦，所以只是探頭探腦。見阿三來了，便問那邊少爺病勢如何。阿三跑得氣吁吁的，一時回不出話來。定了定神，見這裏正鬧着，孩子恐此言說出來有些犯忌，便含糊答應說好。些說了之後，又深悔這件事瞞不得他自己。暗暗着急，却搔頭摸耳的沒了主意。倭人見了好生疑惑，重復向他盤問。阿三纔從實說。倭人得報心中十分難受。忽聞房內一陣唔呀唔呀小兒啼聲，那娘姨奔出來說恭喜老爺新添了一位公子。倭人知是生男，不覺悲喜交集。不知往那邊好，便在客堂裏靜坐思量。半晌纔立定主意。究竟生孩子一面要緊死的那邊，便寫信給如海託他料理。如海也恐熱症傳染，便將這事託了黃醫生將那孩子草草棺殮。無雙因兒子天死，丈夫避面不來，心中又氣又恨，日夜傷心哭泣。雖有娘姨等人相勸，無雙只是特蠻不聽。那邊倭人也日夜念他，祇因姨太太新產，自己不能脫身。待到三朝過後，纔親來探看。一見之後，無雙哭訴前

情俊人也不免陪着流淚。無雙怪他怎的一個多禮拜不來看他。一趙俊人便把那邊姨太太生產不能脫身等情告訴了他。無雙聽了。想起自己喪子。偏偏那邊生子。往年丈夫愛我。半因戀着兒子的故。如今兒子一死。恰巧那邊又生了一個。一生一死。以眼前而論。丈夫心裏已存着輕重之意。日後更不消說。想到這裏。反一陣心酸。痛哭不已。俊人竭力相勸。那裏勸他得住。娘姨悄悄告訴俊人說。姨太太每日如此哭泣。一天至少十餘次。無論何人勸阻不住。一定要哭個盡興纔罷。俊人聞言。深恐無雙因此成病。心中很是納悶。恰值如海也來探望。俊人便與他商議。如海說。除却令他出去散散心。別無法。然而晚間若仍住此處。恐怕睹物思人。又要傷感。最妙令他離開這屋子。到別處權住幾時。待他把這件事忘懷了。再行搬回。那纔是唯一妙法。俊人道。你不說。我也有這個意思。這房子內。一則經醫生察出有傳染病菌。萬萬不能住人。二則我等來時。也很危險。然而外間暫住。只能借旅館。若要另租房屋。未免貳煞費事。但旅館內又十分嘈雜。如何是好。如海想了一想。道。便住在我們醫院裏。何如。俊人拍手稱妙。當下向無雙說了。無雙此時一無牽掛。並不違拗。俊人催他立刻動身。無雙無奈。也來不及梳洗。只換了一件皮襖。又在皮箱中揀了幾件衣服。連煙盤傢伙。打了一包。命娘姨提着。送出外面。無雙又將房門鎖上。吩咐娘姨好生看屋。自己坐了俊人的包車。俊人如海乘了黃包車。相隨。逕到行仁

醫院如海便將先前邵氏住的那所房間給無雙居住。無雙見房屋軒敞，佈置清潔，很是滿意。俊人便
 在身畔取出一捲鈔票，點了五十元，交給如海道：「這是房錢，請你先收五十元，餘下再算。」如海推却了
 半天，纔肯收下。俊人將餘剩的鈔票一併交給無雙。無雙收下，俊人又向他附耳道：「你若覺得厭煩，可
 與錢家伯伯說了，令他陪你看戲散散心，千萬不可獨自出去，只因目今外邊滑頭很多，見了
 婦女便要胡調，須有男子在旁纔不敢放肆。無雙點頭如海，知他們還有話說，自己站在旁邊，不便因
 即走出房外，忽見院中一個茶房在門首探望，見了如海，即忙將一張名片呈上道：「這位趙大人現在
 會客室內，說有要事，必須面見院主。」如海見是趙伯宣的卡片，心中十分納罕，暗想：此人平日架子很
 大，仗着自己是個官，銀行監督，威福自恣，只有人去拜他，他從不肯拜人。今日忽然破格親來見我，其
 中必有緣故。於是三脚兩步，奔到會客室中，一眼看見伯宣雙眉緊蹙，坐着的，見了如海，略略欠伸，如
 海問其來意，伯宣並不多說，在懷中取出一紙公文，與如海觀看。如海見是一張公堂傳票，上寫：「傳
 趙伯宣於某月某日到案候訊。」案由乃是魏文錦控趙伯宣誘姦侍妾黃氏一案。如海驚道：「這是那裏
 說起？」伯宣嘆道：「實不相欺，這事委實是我做的。然而我與黃氏相會之初，却並不知他是文錦的小老
 婆。因他說話隱隱約約，處處藏頭露尾，我只道他是個尋常蕩婦，久而久之，覺得他舉止很帶着官家

氣派仔細一問。纔知他是文錦之妾。那時木已成舟。我也無可奈何。不過自己良心上很有些對文錦不起。所以見了他甚爲侷促。近來不知如何被他得悉此事。却通知也不通知。一聲逕向法院起訴。並非我姓趙的怕他。不過我們官場中人。名譽爲重。若與他認真的對簿公堂。雖不能決定誰勝誰負。然而這並非體面之事。勝了我。更對文錦不住。負了我自己。也很不值得。因此我特來拜煩你老兄做個和事老。與文錦相商。朋友究竟是朋友。常說道。不知者不罪。如今既已明白。我從此與黃氏一刀兩斷。勸他也不必小題大做。他如其肯將這控案註銷。我情甘向他服罪。彼此仍爲朋友。在他一方面。家醜不致外揚。在兄弟一方面。也免得有玷官聲。兩方面都有益處。老兄以爲如何。如海沉吟道。這種事妙不過是和平了結。但不知文錦的意思。何如。伯宣道。那全仗老兄大力了。如海躊躇道。這事很不容易開口。因他一定守着祕密。我若平空向他談這件事。他決不快活。那和平兩字。便永不能成功。除非他自己對我說了。我纔可以乘機勸他。伯宣陪笑道。似老兄這般辯才。往常說話。能得頑石點頭。天花亂墜。些微小事。定能替兄弟設法。你若將這事辦妥了。兄弟一輩子忘不了你老兄便了。如海見他言辭懇切。只得應允。伯宣大喜。再三稱謝而別。如海回進無雙房內。把這事向俊人說了。俊人大笑道。我早知有此一日。出事那天。文錦便來同我商量。是我勸他起訴的。他起初還不肯。被我一激。纔把他激上

了馬。當時我本欲告訴你大家笑笑。不料鬧着生孩子死孩子的事。這幾天頭腦昏花。竟把此事忘了。如今文錦既已當真起訴。伯宣又來求你講和我聽你的能力。看你如何給他們了結這件風流案子。如海道原來是你惹的禍。非得你給我出個主意不可。俊人笑道。誰叫你愛管閒事。我雖沒有什麼主意。却可以指你一條明路。你只消向文錦說。聽得衙門中人說及此案。男女俱要重辦。這句話定有效力。如海細味此言。已知俊人用意。不覺拍案叫絕。這天如海公事完了。便去找尋文錦。見面後。文錦絕不道及此事。如海在有意無意間。說開得公堂朋友談起。新近有件案子。與你很有關係。不知此事是真。是假。文錦忙問怎樣說法。如海道。什麼事。我却並不仔細。似乎他還說什麼。男女俱要重辦。我。很。不。明。白。辦。什麼。所以。問。你。一。聲。你。若。也。不。知。道。大。約。是。同。名。同。姓。的。了。文錦聞言。面上頓現惶恐之色。說道。我近日果然也有一件控案。但此處客堂內。不是講話之所。你且隨我來。如海心中暗喜。隨着他走進書房中坐下。文錦親自閉上門。然後將趙伯宣和他如夫人之事。一一告訴了如海。又道。我本來不願意經官動府的。都是俊人替我出的主意。不知你方纔所說男女俱要重辦。是真是假。倘是真的。可就糟了。不是我迴護小妾的話。其實小妾並非本意。都因被伯宣那廝誘惑。纔落了他的圈套。如今玉石不分。一併重辦。豈非害了他麼。如海道。自古投鼠忌器。你這樣的。養鸚鵡。焚琴。未免也太殺風景了。文

錦○鵝○胸○頓○足○道○我○何○嘗○有○此○忍○心○都○是○俊○人○告○訴○我○說○女○的○決○沒○罪○名○我○纔○上○他○的○當○事○已○如○此○如○何○是○好○你○公○堂○中○既○有○朋○友○可○能○給○我○想○個○法○子○如○海○道○有○何○法○想○除○非○你○自○去○銷○案○文○錦○道○銷○了○案○未○免○太○便○宜○了○伯○宣○那○廝○如○海○道○伯○宣○那○邊○我○可○以○給○你○一○個○面○子○令○他○向○你○服○罪○如○何○文○錦○喜○道○若○能○如○此○我○一○准○前○去○銷○案○誰○願○意○打○官○司○都○是○俊○人○挑○出○來○的○禍○害○我○賠○了○脚○步○不○算○還○要○出○律○師○費○呢○如○海○催○他○當○時○便○去○會○見○律○師○允○他○認○一○堂○堂○費○託○他○銷○案○律○師○也○落○得○賺○這○注○現○成○俸○祿○一○口○答○應○如○海○將○這○事○回○復○了○伯○宣○伯○宣○千○恩○萬○謝○隔○幾○天○請○文○錦○如○海○等○人○吃○了○一○個○雙○檯○作○爲○陪○罪○的○罰○酒○彼○此○言○歸○於○好○那○成○都○路○的○宣○公○館○從○此○取○消○可○憐○文○錦○的○如○夫○人○自○始○至○終○還○不○知○有○這○般○驚○天○動○地○的○大○事○巴○巴○望○到○與○伯○宣○預○先○約○定○的○那○天○晚○上○坐○了○黃○包○車○到○成○都○路○祕○密○公○館○門○首○一○看○見○鐵○將○軍○牢○牢○把○守○裏○邊○燈○火○俱○無○門○上○還○粘○着○一○張○鮮○紅○的○召○租○纔○知○屋○已○退○租○還○疑○是○伯○宣○負○心○回○到○家○中○暗○暗○淌○了○一○夜○眼○淚○正○是○

醋海興波原浩蕩 官場作事太離奇

欲知後事請閱下文

等十回 觀新劇旅館訂幽盟 發老騷娼寮鬧笑話

無雙住在行仁醫院。忽忽將及一月。雖有如海時常陪着他去吃太菜。看夜戲。坐馬車。聽灘簧。種種行業。奈他心中仍忘不了亡兒。回來依舊背燈掩淚。對鏡含悲。終日仗着幾兩阿芙蓉膏。遣愁排悶。如海在院時。便與他面面相對。吞雲吐霧。話舊談新。尚不寂寞。但他每日還須到邵氏那邊報到。未免應接不暇。因此命他長女秀珍出來。與無雙盤桓。秀珍本是無雙的寄女。素以母女相稱。無雙有他相伴。果然略慰愁懷。自此看夜戲。有時如海不去。便命他女兒代表。自己却到華興坊去坐坐。秀珍看夜戲。回來遲了。便不回家。即宿在醫院中。與他寄母同榻。這秀珍小姐。年方十七。情竇已開。平日在家。父母管束。雖不十分嚴緊。究係大家門第。雖然春色滿園。那一枝紅杏。尙不容易透出牆外。此時自由在外。不免應了羅蘭夫人的預言。種下一個自由惡果。這事秀珍辦得十分秘密。便是寄母那邊。也瞞得鐵桶相似。却被做書的設法打聽出來。雖說是閨女曖昧。未可形諸筆墨。然而春申江畔。此事正多。便是這部歌浦潮中。也不知還有多少齷齪齷齪的事跡。這還算開卷第一回。做書的天職所在。不能自惜口孽。祇可將他曲曲傳來。教個中人自己明白便了。閒言少敘。且說這時候上海行樂場中。新添了一個名目。叫做文明新劇。這新劇二字。並不是初次發現。不過早幾次創辦的人。都是些留學生。自命高尚。勦襲日本戲劇的皮毛。演來不合滬人心理。故此都不免失敗而去。此番却是個善於投機之人。發起

收羅了一班大胆老面皮人物。況且不論他程度資格。只消講句死話。便可粉墨登場。又在彈詞小說中。翻幾齣新戲。居然被他們立定脚跟。大張旗鼓。竟有許多嗜痂者。趨之若鶩。倪俊人却是此中的一分子。因此也命無雙。常去觀看。據他說。這文明新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比那金鼓震天的京戲。鬧得人頭腦昏花的高出萬倍。無雙果然隨着如海。俊人同去看了幾次。事有湊巧。這幾天。俊人那邊因新生兒將次滿月。心想開一個大大湯餅筵。熱鬧熱鬧。預備着請客。頗爲忙碌。如海也因邵氏身子不爽。無暇應酬。無雙覺得沉悶。便與秀珍同去看了。一蹀新戲。秀珍看罷回來。很是歡喜。次日又勦無雙同去。看了一夜。回來却悶悶不樂。到第三天上。還要去。看無雙覺得厭了。命他自去觀看。秀珍果然獨自一個。趕早奔到新劇社中。看戲。你道秀珍。忽喜忽悲。爲着何事。原來他心坎上印着一個人的影子。這人便是新劇社中。且角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第一天嫁了個如意郎君。故此秀珍頗覺歡喜。第二天被那負心郎。戀愛淫妓。悲憤自盡。不免替他傷心。這夜他在未開幕時。已暗暗祈禱。願那人得一個好好結果。故而那人一登場。秀珍便把全副精神。貫注在他身上。誰知却被其餘幾個新劇家。看在眼內。在後台向那人調笑道。王老四。好大豔福。方纔你上場時。有一個俊俏女子。對你頗有意思。你休得錯過了。這一塊送上口來的肥肉。今兒得了手。我們還要叨擾你一杯喜酒呢。王老

四。在。先。并。未。留。意。聽。他。們。這。般。說。仔。細。偵。察。果。見。樓。上。有。一。個。十。七。八。歲。標。緻。女。郎。含。笑。盈。盈。目。不。轉。睛。的。睜。着。自。己。心。中。暗。暗。歡。喜。不。料。被。後。台。衆。人。你。一。言。我。一。語。向。他。百。端。取。笑。反。弄。得。老。四。十。分。害。燥。置。身。無。地。待。自。己。戲。一。完。場。便。溜。之。大。吉。豈。知。他。一。走。却。便。宜。了。一。個。人。這。人。也。是。新。劇。家。名。喚。金。老。五。他。見。秀。珍。注。意。王。老。四。心。中。十。分。豔。羨。後。來。老。四。逃。走。他。便。成。心。撈。這。一。塊。現。成。肉。故。此。戲。館。一。散。卽。忙。站。在。門。口。守。候。待。秀。珍。出。來。便。緊。緊。追。隨。在。後。面。輕。輕。咳。嗽。了。一。聲。秀。珍。回。頭。認。得。他。是。昨。夜。他。意。中。人。的。丈。夫。所。嫉。的。那。個。淫。妓。心。中。正。在。恨。他。故。此。不。作。理。會。低。頭。只。顧。走。路。老。五。怎。肯。放。鬆。跟。着。他。亦。步。亦。趨。口。中。還。嚙。嚙。叨。叨。問。他。可。是。回。去。嗎。公。館。在。那。裏。可。要。我。送。你。回。府。麼。呀。你。怎。不。開。口。的。給。我。一。個。陰。乾。大。吉。可。罪。過。的。呢。秀。珍。覺。得。此。人。可。厭。卽。便。喚。一。輛。黃。車。包。坐。了。老。五。不。敢。怠。慢。也。跳。上。一。部。黃。包。車。追。趕。秀。珍。暗。道。不。好。這。個。人。面。皮。太。厚。我。若。回。轉。醫。院。說。不。定。被。他。莽。莽。闖。闖。的。跟。了。進。去。倘。給。院。中。人。知。道。還。疑。心。我。在。外。面。搭。進。來。的。野。男。子。傳。入。父。親。耳。內。非。同。小。可。若。回。自。己。家。去。時。候。又。太。晚。了。不。如。令。拉。車。的。多。兜。幾。個。圈。子。繞。脫。那。人。然。後。再。回。醫。院。不。遲。因。命。車。夫。在。大。馬。路。四。馬。路。等。處。連。兜。兩。轉。豈。知。仍。如。磁。石。引。鐵。一。般。金。老。五。依。舊。緊。隨。在。後。秀。珍。真。個。急。了。便。命。黃。包。車。在。正。豐。街。口。停。了。給。了。車。資。見。那。人。也。跳。下。車。來。秀。珍。好。生。氣。憤。也。不。願。得。男。女。名。分。問。他。究。竟。要。怎。

麼老五笑嘻嘻的回說不敢怎麼秀珍聽了覺得並無別語可說便惡狠狠的向他釘了一眼誰知道
一眼釘後回轉眼鋒時秀珍桃花靨上平添了兩朵紅雲心中突突亂跳他覓金老五容貌比王老四
生得更爲俊俏柳眉杏眼齒白唇紅彷彿是一個絕色女郎站在面前不覺心中一動暗想我方纔恨
他原爲昨夜佔了那人的丈夫害那人自盡身亡之故但這是戲文並非實境我若當真恨他豈不與
父母所談有一個鄉人因看曹操戲動了火手執板斧跳上戲台把那扮曹操的戲子殺了自己身犯
命案還說我除暴安良那樁笑話異曲同工麼想到這裏不由的低垂粉頸自悔魯莽老五初見秀珍
盛氣相向爲失色後來見他忽然變得溫柔旖旎心中很是詫異便放大了胆問他可是回府迷了
方向請你告訴我我可以奉送回府秀珍聽說向他看了一眼道誰迷什麼路便是迷了路也用不着
你相送我與你素不相識你跟來跟去一定不是好人快給我走開否則我要喚巡捕了老五道阿彌
陀佛天曉得的我因妹妹單身一人深夜行路恐被流氓欺侮因此跟在後面暗中保護不料你還冤
枉我是歹人真是：不識好人心了秀珍佯噴道誰同你認過親眷怎的姊妹妹妹隨口亂叫可不是
笑話麼老五道妹妹豈不知中國四萬萬同胞中有二萬萬女同胞妹妹之稱並無不合你若要生氣
我便叫你姊姊便了秀珍嘆味一笑老五又道此時已有一點鐘光景了想必妹妹肚子餓了竹生居

近在咫尺。我們且去用些點心如何。秀珍聽了，暗想：此人情甚盛，我若不允他同去，豈不辜負他一片美意。若隨他同去，又非閨女所宜。心中大為忐忑。老五見他遲疑，便道：「此時半夜三更，決不被人看見。況且看罷戲用些點心，也是極平常的事。妹妹儘可放心前去。我與你今天雖是初會，然而一面之緣也非容易。我還有許多說話要同妹妹談談。路上不是講話之所。請妹妹不必留難。同我到竹生居去一蹓。那邊地方很清靜，我保險不被旁人看見。便了。」秀珍情難固，却只得隨他到竹生居內，纔跨進門口，便止住脚步。道：「此處已是竹生居了。」有計儘說罷。老五笑道：「妹妹你說出笑話來了。這地方耳目衆多，怎能講話。樓上有清靜客座，我們上去講罷。」秀珍瞪了他一眼，踏上扶梯，跑堂的見他門一對青年男女，知有祕密話講，即忙引導他們在一間雅座中坐下。泡了兩鐘紅茶，問要什麼菜。老五吩咐了兩客宵夜，跑堂的喊了下去。秀珍見茶盃蓋上各放着一枚象棋似的東西，便捻在手中觀看。老五道：「這是廣東規矩。因廣東地方盛行一種麻瘋病，極易傳染。但患此病的外貌上頗不容易察出。除非發到極點，然後面部現出一搭紅斑。那時人人遠避。因他呵出口氣，也能傳染之故。然而在未發紅斑之時，病人口中噴出的吐沫也含毒質，也能傳染。因此宴會場中所用茶杯蓋上皆用此物爲識。寫着各式字樣，各人自己認明吸的茶盃，是何字樣，自始至終不相混淆，以爲預防傳染麻風之意。」秀珍方纔

明白。老五又笑道：這種規矩在上海是永遠行不通的。譬如我們二人此時各守着一隻茶盃，不令相混。少停若行了一個文明接吻禮，可不是全功盡棄嗎？秀珍聽說粉面緋紅，正欲發作，恰值跑堂的送上菜來，只得耐着待他走後，纔向老五道：你剛才說些什麼？老五笑道：沒說什麼。秀珍怒道：還說沒說，這接吻不接吻，是何說話？老五笑道：那原是譬喻而已。妹妹如不贊成，我便把這句話兒取消了。請妹妹當我放屁，如若妹妹還有餘怒，我給你行個舉手禮，舒舒妹妹的氣。請你饒了我罷。說着，站起身來，把右手舉向髮際，並了一並，又擠眉擠眼的向他一笑。秀珍也禁不住笑了。老五問他：可用酒？秀珍搖頭。老五又請他用菜。秀珍仍不肯吃。老五道：妹妹既然來此，多少用些。況且菜已叫了，不吃都要化錢。還客氣則甚。秀珍道：誰要吃什么菜？我腹中並不飢餓。我因你說有話相談，纔隨你到這裏來。若說爲着吃東西，難道我自己不能吃，却要隨着你來吃嗎？況且這種宵夜，我也吃不慣。我們往常出來，皆是吃大菜的。老五吃了一驚，暗想：好大口氣，幸虧遇着我，換了第二三個，一定被他難倒咧。因道：妹妹說得原是不差，不過此時太夜深了，大菜館都已收市。這裏的大菜，又很不中吃。宵夜小菜，雖沒大菜好，却收拾得十分乾淨。請妹妹將就用些。我們一面吃着，一面講話，豈不甚好？若令妹妹坐着，我自己受用，教我如何吃得下呢？秀珍咲了一笑，仍不動箸。老五暗道：慚愧，早知他肯吃，悔不少叫一客宵。

夜也可省却二角五分大洋。如今菜已叫定一個人，又吃他不下，如何是好？因喚跑堂的進來，說要退一客宵夜。跑堂的回說：「點菜下鍋不能退了。」老五好生懊喪。秀珍見他吝嗇，暗暗好笑。老五又頻頻勸他用菜。秀珍無奈，祇得揀可口的吃了些。老五却儘量而吃。秀珍又問他究竟有何說話。老五笑道：「我還沒請教妹妹尊姓。」秀珍不肯實說，便造了一個假姓。問老五根底時，老五也信口胡吹。兩個人假來詐往，談得十分親熱。吃罷出來，已有兩點鐘光景。老五故意道：「阿呀！時候這般夜深，妹妹怎好回去？不如此處相近，揀一家旅館權宿一宵。明兒再回府去，免得深宵犯露，啓人疑竇。不知妹妹意下如何？」秀珍知他不懷好意，便說我生平從未在外過宿，無論如何夜深，一定要回家去的。倘不回去，明日父母動問，怎生回答？說時，便要叫黃包車。老五慌忙阻止道：「且慢，妹妹還是明兒回去的好。這時候已有三點鐘了，府上必已閉門安歇，驚動他們，反爲不美。便是在外偶宿一宵，有何妨礙？如若尊大人問及，只說在小姊妹家又了一夜麻雀，那也未必見得有什麼破綻。妹妹你可憐我，喉嚨也說啞了。今兒聽了我這句話罷。秀珍暗想：此時果然回家不能回醫院，也多不便。除却宿旅館別無他法。雖然這人存心不善，只消我自己抱定宗旨，守身如玉，也不怕他損我毫髮。常言道：坐得正，立得穩。那怕和尚道士合板橋，況且這人既非和尚，又不是道士，我怕他什麼？想罷，便點頭應允。老五喜不勝言，與秀珍並肩

攤手雙雙投入附近一家舞臺旅館借宿。這舞臺旅館專寓一班戲子以及新劇家。故取這個名目。二人進內。照例在循環簿上登了一個假姓名。說是夫婦旅館中人。也不深詰。命茶房開了個上等房間。給他們住宿。秀珍見房中擺着兩張銅床。一只梳妝檯。一只面湯檯。兩張外國木椅。一只便桶。別無他物。那床上的蚊帳被褥等件都是雪白的。秀珍看罷。便在床沿上坐下。此時忽聞房外有男女談笑之聲。老五伸頭一看。縮頸不迭。隨手把房門關上。吐舌道：「險些兒被他看見。秀珍問見了什麼人。如此大驚小怪。老五道：「這人也我們新劇社中朋友。名喚裘天敏。善演生角。頗有名望。平時架子很大。不料今夜却在這裏相遇。還有那與他說話的女子。我也認識。乃是一個北里尤物。叫做懷春閣。綽號扯蓬阿銀。曾嫁過幾個瘟生下堂出來。仍操舊業。手頭着實有些積蓄。前幾天連在我們社中看了十多夜戲。不知怎的。被天敏那斯勾搭上了。秀珍聽說。暗想我道：「新劇家是何等人物。却原來聚着一班淫棍。還要誇什麼開通民智。教育社會。簡直是傷風敗俗罷了。老五見他呆想。便催他安睡。秀珍怒道：「你睡你的。我睡不睡。與你什麼相干。說着。站起身。走近梳妝檯前。拖一把椅子坐了。在抽屜內尋出一本粉紙簿。對着鏡掠一會鬢。抹一會臉。不去理他。老五自覺沒趣。只得解衣在靠裏一張床上睡下。卻不住的偷眼瞧看秀珍。秀珍只作不知自己。只顧理妝。一會兒很覺有些困倦。忽聽得隔房有個人呵呵大

笑。秀。珍。聽。出。是。方。纔。老。五。所。說。那。個。裘。天。敏。的。聲。音。不。由。他。陡。發。好。奇。之。心。便。把。靠。椅。移。近。板。壁。側。耳。竊。聽。聽。那。男。的。說。道。哎。啲。我。的。阿。銀。姐。啊。你。真。要。想。死。我。了。我。自。那。日。見。你。之。後。直。到。如。今。茶。飯。少。進。精。神。恍。惚。臉。上。的。肉。也。不。知。瘦。減。了。多。少。你。若。今。夜。仍。不。理。我。我。真。要。一。命。歸。陰。咧。便。聽。那。女。的。了。一。聲。道。你。們。這。班。做。新。戲。的。都。是。拆。白。黨。沒。有。一。個。好。人。嘴。裏。說。得。蜜。也。似。的。甜。心。窩。子。裏。却。比。生。薑。還。辣。何。嘗。有。一。毫。情。義。常。言。道。戲。子。無。情。婁。子。無。義。我。們。雖。然。做。了。婁。子。對。於。那。班。冤。桶。客。人。固。然。無。義。可。言。若。遇。心。愛。的。客。人。還。有。幾。分。真。正。義。氣。惟。有。你。們。這。班。新。劇。家。比。戲。子。更。是。無。情。心。目。中。只。有。金。錢。二。字。有。了。錢。掇。臀。拭。穢。都。願。意。的。沒。了。錢。便。反。眼。無。情。真。所。謂。衣。冠。禽。獸。我。今。兒。見。了。你。已。覺。肚。子。裏。氣。悶。被。你。這。般。一。說。我。更。耐。不。住。了。又。聞。那。男。的。道。你。這。句。話。未。免。說。得。忒。煞。利。害。了。我。們。新。劇。家。也。有。許。多。派。頭。怎。可。一。筆。抹。殺。像。你。所。說。的。這。班。人。未。必。沒。有。但。都。是。丑。角。的。行。爲。他。們。所。串。的。角。色。無。非。奸。猾。凶。詐。之。流。習。慣。自。然。因。此。他。們。的。心。肺。也。變。作。狠。心。狗。肺。若。說。我。們。做。生。角。的。處。處。着。重。愛。情。有。時。因。情。致。病。有。時。甘。爲。情。死。何。嘗。沒。有。情。義。請。你。看。賣。油。郎。獨。占。花。魁。這。齣。戲。便。是。我。們。倆。今。兒。的。影。子。那。女。的。笑。說。我。也。沒。工。夫。同。你。講。這。些。渾。話。我。且。問。你。你。上。台。時。用。什。麼。法。兒。扮。得。那。般。俊。俏。下。了。台。這。一。個。鷹。爪。鼻。子。令。人。見。了。生。氣。那。男。的。笑。道。新。劇。家。化。裝。原。是。不。傳。之。祕。你。若。嫌。我。鼻。子。

太高請你給我咬了半截去罷。接著一陣嘻笑。說話聲音漸漸低了。下去秀珍也不耐煩。再聽便在外首一張床上和衣睡倒。把一床棉被緊緊裹住身子。合目安睡。一宵易過。次日鐘鳴十下。秀珍先醒。見老五還沉沉睡着。便悄悄跨下床來。叫茶房打進臉水洗了面。對鏡掠一掠髮。鏡中照見自己。兩顧比昨天紅潤了許多。即忙多搨幾張粉紙。重重的抹了一臉粉。又呷了一鐘熱茶。見老五還不會醒。也不向他告辭。自己帶上房門。出了旅館。回到行仁醫院。那時無雙還未起身。秀珍便歪在他腳橫頭睡着。了無雙醒來。見腳橫頭有人睡着。不覺嚇了一跳。仔細一看。知是秀珍。暗說這促狹了頭。不知什麼時候鑽進來。嚇人。因即將他推醒。問他昨夜宿在那裏。秀珍回說住在家中。無雙並不疑心。又問他昨夜看的什麼戲。秀珍說是恨海。無雙道。恨海這齣戲太慘苦了。張棣華的癡心。真是世上少有的。未婚夫可勸則勸。不可勸何妨割絕。不料那一邊執迷不悟。這一邊偏要百計諷勸。豈不是用情用得太不值了嗎。此戲頗着重悲旦。不知那一個串張棣華。秀珍道。好像是顧引鳳起的。無雙點頭道。一定是他。我上回看此戲。也是他扮的張棣華。做工雖然去得。可惜扮相不佳。還有一個叫王如花的扮誰。秀珍道。他串花四寶。無雙道。這人的扮相是好極了。無奈做工不行。也是一層缺憾。還有那金惜玉也犯此病。秀珍道。惜玉昨夜扮花四寶的了頭。無雙道。可惜可惜。這人相貌在如花之上。惜乎上了台。開不出

口。所以人都叫他啞美人。因此做不着正角。可謂虛有其表。秀珍聽到虛有其表四字。不覺面上一紅。慌忙別轉頭去。掩過痕跡。無雙不知就裏。還惜玉長惜玉短的講個不住。原來這金惜玉便是老五。秀珍聽無雙談論他的長短。似乎已知他們昨夜那樁事跡。有心調侃於他。羞得面上紅一陣。白一陣。十分窘急。便道。姆媽少說說罷。仔細着涼。無雙聽了。纔想起自己衣鈕還沒扣好。不覺笑道。我說話說瘋了。連衣裳也忘却鈕咧。秀珍恐他扣好衣鈕。又談論惜玉。便把別話隔斷了他的談鋒。這天午後。倪俊人親來探望無雙。談及大後日新生兒彌月。有些朋友送了灘簧影戲。自己還想請幾個新劇家。串一台新戲助助興。你道如何。無雙聽了。心中老大不快。冷冷的答道。老爺以爲好。想必是好的。俊人知他心中不樂。便不與他多說。見自鳴鐘將交三點。自己因有一件要事。深恐脫了時候。即忙乘着來時坐的那輛馬車。飛奔太古碼頭。那時恰值金陵輪船抵埠。還沒攏碼頭。巡丁正在驅逐碼頭脚下的小船。船上水夫小工人等。來來往往。十分忙碌。一班乘客。都纒聚在艙面甲板上。看俊人下車。四顧見他所候的那人。並不在內。看看船已並上碼頭。架好扶梯。便見那些船客攜箱帶籠。和潮水般的湧將下來。俊人守候許久。還不見那人下船。很覺有些不耐。因即親自上船。在房艙官艙內四面找尋。仍無那人蹤跡。心中十分納悶。暗想莫非他已在南京上岸。乘火車到上海來了嗎。然而爲什麼不給我一對

信呢。心中想着，便憑欄而立。忽見下面碼頭上十幾個野鷄挑夫，圍着一個五十餘歲的老者。那老者身穿藍綢皮袍，黑縐紗大袖棉馬褂，鄉容可掬。一手提着一隻網籃，一手挽着一隻大皮包。旁邊還有一隻籐箱，那班野鷄挑夫卻你搶我奪的，爭給他扛抬行李。看這老者左攔右拒，好不着急。口中不知呷唔呷唔，嘆些什麼。俊人見了，即忙奔下船來，分開衆人，擠到老者面前。老者一見俊人，宛如得了救星一般，連說你來了麼？我險些兒被這班人坑死了。怎的上海碼頭扛夫都和強盜一般？我回了他們一百二十個不要，他們還夾搶夾奪的。難道巡捕房對於這種欺侮客商之事，全不禁止的嗎？俊人道：叔父初到上海，不知這班挑夫最爲可惡。見了外路人，便有心欺侮。行李多些的，被他們搶失，亦未可知。可憐外路客人，人地生疏，向誰申訴，祇可自認晦氣。這種事令人防不勝防，便是巡捕房也禁不勝禁的哩。但叔父怎的單身一人，難道出來沒帶從人嗎？老者道：從人還在船上收拾行李呢。你看他不是挑著鋪蓋下船來了嗎？俊人迴頭果見一個長隨打扮的人，挑著兩個鋪蓋，一搖一擺的走來。俊人命他仔細物件，一面找到一個孟淵旅社的接客，命他與那長隨押了行李先去。自己同老者上了馬車。問知他還未午膳，便帶他到一家春去吃大菜。纔進門口，恰巧裏面奔出一人，正碰在俊人身上。俊人禁不住倒退幾步，險些兒跌下階沿，不覺心中大怒。那人卻笑微微向他點了點頭。俊人見他是個

少年男子衣服華麗。像是上流社會中人。知他出於無意。也只得罷了。正待移步。忽然老者在旁邊怪聲怪氣的道。哦。這不是壽伯嗎。那少年聽說。向老者一看說道。阿。伯和叔麼。你幾時到的。原來老者名喚倪伯和。乃是俊人的堂叔。此番因賀俊人得子。特自湖南繞道漢口。趁金陵輪船來滬。其實他不過千里而來。並不是單爲道賀這件小事。因聞上海自光復以來。更比當年繁華富麗。不覺老興勃發。趁俊人得子。借賀喜爲由。帶了一個從人前來。意欲游玩一番回去。俊人因預先得到他的書信。知他搭坐金陵船來申。又打聽得此船三點鐘可到。故此起來接待。只因自己公館中沒處居住。便預先在孟淵旅社定了一號房間。打發從人去後。自己請伯和午膳。不料却在大菜館門首遇見一個世交。這人名喚曾壽伯。乃是伯和同窗老友曾有成的兒子。數年前留學東洋。不知怎的入了同盟會。這年上海革命一役。很有些功績。此時在軍政府當差。伯和在鄉時也微有所聞。今天邂逅相逢。不勝歡喜。當下俊人與壽伯通了名姓。各道企慕。壽伯又問伯和現寓何處。俊人代答在孟淵旅社。壽伯說了聲少。停到尊寓奉訪。別去。俊人引著伯和走進大菜間。伯和從未到過番菜館。見陳設都是外國派。很有些坐立不安。俊人替他點了幾樣菜。自己飲酒相陪。吃罷。俊人簽了字。仍坐著馬車同到孟淵旅社。招待他們進房。伯和命從人打開藤箱。取出許多土儀。送給俊人。還有一雙紅緞小兒鞋。是他媳婦手製。

送與俊人新生孩子滿月穿的。俊人見了，笑說叔父遠來，何須帶這許多東西，豈不累贅。伯和笑道：這算得什麼呢？請你當他千里送鵝毛，禮輕人情重罷了。說著，即命從人搬出去，放在俊人馬車上。俊人道了謝，又與伯和談了些路上風光，看看天色將晚，使寫信邀了錢如海、趙伯宣、魏文錦等人在馥興園設筵。爲伯和洗塵。酒後，又與他同到大舞臺看夜戲。看罷，仍送伯和歸寓。纔自回公館。次日，曾壽伯果然到孟淵旅社來候伯和。飯後，便請他坐汽車往張園游玩。伯和初坐汽車，覺得如騰雲駕霧一般，好生快活。到了張園，暗想這張園二字，我在湖南時，慕名已久，腦中早幻成一個張園景緻。料想是奇花燦爛，怪石玲瓏，崇閣巍峨，層樓高聳，不期一進園內，却大出他往日所料。只見疏落落幾處洋房，白茫茫一片曠地，板橋半圯，池水渾濁，毫無點綴。伯和還道是張園的一部份，和大觀園中的稻香村相做。或是張園進門停馬車的所在。因問壽伯欲看張園全景，向那條路走。壽伯笑說：這裏已是張園的全景了。伯和噓氣道：聞名不如見面。我枉自牽腸掛肚了十多年。早知是這個樣兒。在自家菜園子走走，舒服得多了。壽伯道：老叔有所不知。上海租界上寸金尺地，比不得我們湖南地價賤。能有這麼大一片場地供人游玩，已是難得的了。聽說每逢禮拜日，這園子裏很出些生意呢。伯和點頭不語。壽伯便同他在洋房內泡茶坐下。伯和看遊玩的人着實不少，大都是衣冠整潔，舉止豪華之流。像自己這

般寬衣大袖裝束樸陋的百無一二。又見來來往往的人，見了他都含笑注目，交頸接耳，頗覺自慚形穢。後來一想，他們這班人都是書中所謂五陵裘馬，年少翩翩一流人物，我年過半百，老成持重，怎可與他們相比？況且壽伯還是我姪輩，有他在此，我更不能不格外自重，免得失了尊長身份。想到這裏，便正襟危坐，目不斜視，裝出十二分老成模樣。壽伯見了，暗暗好笑，忽覺背後有人在他肩頭拍了一下。壽伯回頭認得是自己相好妓女樂行雲的跟局大姐阿林寶，林寶見了壽伯，帶笑說道：「二少爲何許多時不到我家去坐坐，莫非另外攀了別的相好，把我家先生忘了嗎？」壽伯恐被伯和聽見，連連向他搖手。一面對伯和這邊嗷嗷嘴，林寶不知就裏，見他滿臉惶恐，又見伯和這副古裏古董的樣兒，只道是壽伯的父親嚇得面紅頸赤，躡手躡脚的縮了回去。壽伯遙見樂行雲站在洋房門口向他招手，恐被伯和看見，回去告訴父親，故此不敢過去，只微笑向他點了點頭。豈知此時伯和的眼光也射在行雲一方面，只因他正在老僧入定的當兒，忽聞一陣嚶嚶聲，不覺凡心勃動，又嗅着異香，酷沁入鼻管，由鼻入腦，由腦折回心窩裏，一顆腦袋不由的抬將起來，兩張眼皮也不由的揭了開來，移目向後瞧見一個黑衣侍兒，年約二十上下，面龐生得十分嬌嫩，對着壽伯不知說些什麼，言猶未畢，忽然跑了。門口還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郎，穿着一身白衣，把一方粉紅手帕子不住的向他招展，心中

迷。迷。糊。糊。想。這。是。什。麼。回。事。呢。真。非。當。年。天。台。故。事。神。女。在。這。裏。出。現。麼。只。恐。老。夫。沒。有。劉。阮。的。豔。福。
罷。壽。伯。見。他。呆。看。料。他。已。看。出。方。纔。他。們。的。眼。色。自。知。不。能。隱。瞞。便。道。老。叔。你。看。這。雌。兒。還。生。得。不。錯。
罷。伯。和。正。看。得。出。神。被。他。一。問。不。覺。嚇。了。一。跳。面。上。頗。爲。害。燥。假。意。問。道。你。說。那。一。個。壽。伯。道。便。是。門。
口。立。着。那。個。穿。白。的。俚。子。乃。是。小。姪。相。識。的。然。而。也。不。過。在。應。酬。場。中。有。時。叫。他。的。局。偶。一。爲。之。而。已。
伯。和。聽。了。如。夢。初。覺。方。知。剛。才。那。女。的。乃。是。向。壽。伯。招。手。並。非。向。自。己。招。手。暗。暗。說。了。聲。慚。愧。因。道。既。
是。貴。相。知。爲。什。麼。不。請。過。來。坐。坐。呢。壽。伯。巴。不。得。他。有。這。句。話。當。下。奔。出。外。面。找。見。行。雲。手。挽。手。的。過。
來。伯。和。笑。容。滿。面。把。一。雙。老。眼。迷。得。緊。緊。的。向。行。雲。看。了。又。看。引。得。行。雲。林。寶。二。人。笑。不。可。仰。壽。伯。見。
伯。和。高。興。乘。間。說。小。姪。今。晚。在。他。家。請。老。叔。吃。一。檯。酒。何。如。伯。和。喜。出。望。外。連。聲。稱。好。行。雲。聽。了。便。道。
此。時。也。不。早。了。二。少。若。無。別。事。何。不。和。我。們。一。同。回。去。壽。伯。詢。知。行。雲。等。乃。是。坐。馬。車。來。的。卽。命。阿。林。
寶。打。發。馬。夫。先。走。自。己。與。行。雲。等。一。同。坐。了。汽。車。一。路。兜。圈。子。兜。到。上。燈。時。份。然。後。命。汽。車。夫。開。到。清。
和。坊。三。弄。口。停。住。林。寶。跳。下。車。先。奔。進。弄。去。壽。伯。帶。着。伯。和。與。行。雲。一。路。說。說。笑。笑。的。進。內。伯。和。初。到。
妓。院。見。客。堂。中。桌。椅。傾。側。塵。埃。狼。籍。十。分。齷。齷。心。中。估。量。這。大。約。是。下。等。妓。院。走。上。樓。早。見。那。阿。林。寶。
打。起。門。帘。讓。他。們。進。內。伯。和。跨。進。房。門。陡。覺。眼。前。雪。亮。見。房。中。陳。設。富。麗。無。比。檯。凳。等。件。全。是。紅。木。還。

有梳粧檯上擺設各物都是自己自出娘胎從未寓目的東西不覺咋舌稱異暗想人人說上海人愛在表面上擺闊不料堂子中却攷究實事求是闊都闊在裏面行雲讓他們坐下吩咐娘姨倒茶自己取了支水煙袋奉與伯和伯和接在手中覺得比往常自己用的煙袋輕巧仔細一看知是銀製不覺點頭嘆息一面吸着煙一面看壽伯手忙腳亂的寫了幾張請客票發出不多時已來了一班朋友都是些豪華少年見了伯和並不招呼伯和料想這班人眼高於頂便立意不同他們答話豈知這班人入了席卻十分和氣向伯和老伯伯長伯伯短你一杯我一杯的勸酒伯和不知他們當他玩物有心弄他還道是誠心敬他心中很覺得意也左一杯右一杯的灌下肚去衆人又公議代伯和叫局乃是三馬路王熙鳳伯和聽了這名字暗想若果有紅樓夢內王熙鳳那般丰姿我便做了賈天祥也情愿的及至叫來乃是個半老佳人伯和十分懊喪那王熙鳳年紀雖大閱歷已深見伯和默頭默腦知他是個鄉下財主奇貨可居便施展生平擒拿手段故意賣弄風騷竭力籠絡把伯和迷得如醉如癡六神無主起初還恐旁人笑話不敢動手動脚後來見衆人叫來的局都是摟的摟抱的抱嘻嘻哈哈鬧得不亦樂乎自己也穩重不得便涎着臉滋出滿口黃牙向熙鳳憨笑撲上前意欲親他的嘴熙鳳覺得他酒氣直冲口臭難聞禁不住一陣作嘔閃身避開伯和撲了個空兼之酒已過量身子攙了一

提。頓。時。連。人。帶。椅。倒。在。地。下。衆。人。見。了。都。拍。手。大。笑。壽。伯。與。行。雲。等。慌。忙。上。前。攙。扶。見。伯。和。雙。目。緊。閉。口。吐。白。沫。不。醒。人。事。不。覺。大。吃。一。驚。正。是。

花。好。月。圓。人。太。壽。

酒。酣。耳。熱。興。何。狂。

欲知後事請閱下文。

歇浦潮卷二

海上說夢人撰

第十一回 訪桃源老翁逢煙妓 逛名園主筆遇仇家

前書說到倪伯和在樂行雲院中飲酒。因要親王熙鳳的嘴。撲了個空。連人帶椅。跌倒在地。會壽伯等上前攙扶。見他口吐白沫。雙目緊閉。頓時大驚失色。看官門休得驚慌。倪伯和並未跌壞。因他上了些年紀。素有痰疾。此日飲酒過多。胃中容納不下。他身子倒地時。痰酒一齊湧將出來。腦筋一亂。覺得頭昏目眩。開眼不得。衆人七手八腳。將他扶起。阿林寶遞過一把熱手巾。壽伯替他抹去了面上塵土。口角痰沫。又要一碗鹽湯給他喝了。纔覺略爲清醒。王熙鳳忍著笑。向他千對不住。萬對不住的陪罪。衆人都含笑看着他。伯和自知方纔得意忘形。鬧出笑話。此時不勝羞愧。假充沉醉。低頭閉目。不作理會。衆人知他住在孟淵旅社。離此不遠。都勸伯和送他回去了。再來行雲也不願意留這醉漢在座。恐他再嘔吐出來。糟塌地方。情願教自己包車拖他回寓。壽伯聽了。便與一個朋友叫尤儀美的。攙伯和下樓。坐着樂行雲的包車。緩緩的拖出清和坊。會尤二人在後相隨。也算伯和有福。初來上海。便得乘坐這一部時髦。信人的嶄新三灣頭橡皮包車。在大新街。大出風頭。路人見伯和土老兒般的人。坐着這部包車。都覺十分詫異。嘖嘖稱奇。不已。伯和也自知不配坐這部包車。因自己身子臃腫。此車坐身狹

小坐下。去很不舒服。祇因裝作酒醉。只得由他們調度。到了孟淵旅社。會尤二人扶他下車。送進裏面。命從人服侍他睡下。纔談笑着回轉行雲院中。重複開懷暢飲不提。且說倪俊人這天傍晚時。也會到過孟淵旅社。伯和的從人回說。主人已與一個姓曾的出去了。俊人知是壽伯。便命從人待他回寓。說我來過了。從人答稱曉得。俊人出了孟淵旅社。逕往小花園留春總會。找尋一個朋友。這朋友正叉着麻雀。見了俊人。便說方纔我已替你接頭過了。目下上海這班新劇家。身價已非昔比。在先只消每人開消他兩角小洋。車資吃一頓白飯。都情情願願做雞做狗。由你分派。如今有了安身之處。都目空一切。忘却本來面目。我也不願意請教他們。恰巧有一班人。昨兒纔由嘉興回來。聽說隔幾天就要到甯波去演戲。我與他們領班的一談。後天日夜戲價。他知是你的事。也不敢多要。只消兩元梳頭費。十元班底。五元佈景費。社員每人小洋五角。吃兩餐飯。准日夜排演。家庭新戲。還可外加江北空城計。改良打棍出箱。我因他索價不貴。已代你答應下了。後天早晨十點。逕到徐園。他們的飯菜可要預備的。俊人應道很好。又問所說江北空城計是什麼東西。那人笑道。那是他們告訴我的。我也不明白是什麼東西呢。俊人大笑。向這朋友稱謝而出。回轉卡德路公館。告訴姨太太新戲業已定好。姨太太聽了。喜不勝言。次日俊人親到徐園。佈置一切。足足忙了一天。伯和那邊並未去過。伯和在棧吃罷飯。等等俊

人壽伯二人一個也不到自己很覺納悶。便喚茶房進來。問他上海地方有幾處可以頑頑。茶房笑說上海可頑的地方多呢。茶坊酒肆戲館書場。不可勝數。還有張園愚園兩處花園。客人若愛嫖。有長三么二野鷄花煙館。半開門等去處。都可以頑頑的。伯和笑道。那些混帳地方。我這麼大年紀。還去頑他。則甚。若說茶坊酒肆。一個人去。又很沒情趣。張園昨兒已經去過。並無可觀。料想愚園也大略相似。還是聽戲罷。茶房也說果然聽戲好。恰巧今天是禮拜六。各處戲館都有日戲。新新舞臺的戲很好。客人何不去看看。伯和道。新新舞臺在什麼地方。茶房道。在二馬路。伯和道。二馬路又在什麼地方呢。茶房笑道。這裏是三馬路。前面一條便是二馬路了。伯和搖頭道。難難。我上海的路一條都不認識。如何是好。茶房道。這個客人不消愁得。上海不比別處。一出門口便有車叫。只要身邊多帶些錢。無論何處。向車夫說了。他們都認得的呢。伯和點頭稱是。當下便取出一百個銅元。攏在袖內。吩咐從人。若有人來找我。回他到新新舞臺看戲去了。出得門來。見有一部黃包車。停着。伯和叫他到二馬路新新舞臺。車夫知他不識路。徑要他一角洋錢。伯和還他八十文。坐上車。那車夫先拖他朝東走走。了一段轉灣。向南。又折向西走。一會兒。又朝北奔。伯和坐在車上。暗想上海人走路。原來愛兜四方圈子的。到了新新舞臺門首停下。給過車資。伯和昂頭。見黑板上日戲價目。寫着起碼八十文。暗說好便宜的戲價。這時

有一個穿灰色布棉袍的人上前招呼。問他可是看戲。伯和見他手中拿着幾張戲票。知是賣票的。便說正是。那人又問幾位。伯和道。一個人。說時數了八個銅元。向他買一張起碼。那人聽了。理也不理。回身便去招呼別人。伯和勃然大怒。說這賣票的豈有此理。黑板上明明寫着起碼八十文。他爲什麼不賣給我呢。旁邊有個人知他不諳戲館章程。告訴他說。賣票的手中只有包廂正廳票。起碼要在櫃檯上買的。伯和方纔明白。便在櫃上買了一張起碼票。到得裏面。見這所在離戲臺很遠。而且又偏在一邊。初進去覺得眼前烏漆漆的。看不出座位。定了一定神。纔看見有個空座。却在一個婦人旁邊。別處都已擠滿。伯和無奈。只得挨上去坐了。忽然有個茶房走來。問他茶泡紅的淡的。伯和要紅茶。那茶房送茶時。隨帶一張戲單。鋪在他面前。伯和掏出兩枚銅元。給那茶房。那茶房說要一角小洋。伯和跳起來道。怎麼茶錢比戲錢貴了。那茶房指着戲單道。客人請看。茶錢樓上樓下一例的。伯和見戲單上明明印着香茗每壺小洋一角。無可奈何。只得再添了十個銅元。口中連說晦氣。一面看戲臺上正做龍虎鬥。座旁那個婦人。偏說是關老爺殺張飛。伯和忍不住好笑。見那婦人年紀約在三十左右。粗眉大眼。面上粉撲得雪白。兩頰上胭脂紅得十分可愛。頭上戴滿了花朵。一陣陣香風撲鼻。身穿寶藍花緞棉襖。月白色中衣。下面金蓮是大是小。因人擠得多了。而且下面暗黑。故此看不清楚。在他旁邊還有

一個娘姨打扮的老媽子，噙着一張嫩臉兒，也說：「今兒的張飛比前幾天的張飛更難看了。」伯和聽他們講的，是一口揚州白，知他們也和自己一般是客邊人，想到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不免有些同病相憐，當下便告訴他這戲中并無關老爺張飛在內，紅臉的乃是趙匡胤婦人，聽說向他看了一眼，笑道：「哦，原來是趙匡胤當年有個趙匡胤送妹，大約便是他老人家了。」伯和道：「對咧，那老媽子聽了也說：『我也這般想，記得關老爺還比他胖些呢。』」伯和笑道：「胖瘦乃是扮的人與戲情不相干的那婦人也笑說：『這位老爺的話不錯，胖瘦原不相干的，還沒請教老爺貴姓。』」伯和說姓倪，那婦人便叫他倪老爺，伯和十分得意，那婦人意欲倒茶給伯和喝，因自己沒泡茶，只得把伯和的茶倒了一杯，奉與伯和，伯和接時，見他手底心胭脂染得鮮紅，不由的心中一動，暗想：「昨夜那個王熙鳳雖然打扮得比他時髦，似乎還不如他穩重。」不料今兒在這兒看戲有此奇遇，因即問他名姓，婦人說姓王，名喚金寶，住在後馬路盆湯弄，老媽子是他乾娘，伯和聽了，不覺肅然起敬，金寶也曲意承迎，伯和好生歡喜，見旁邊許多人向他觀看，心中估量這班人都在羨他的豔福，暗說：「你們莫聽我老頭子不起，我在湖南地方也是有的財有勢的呢。」不一會戲文完了，伯和還端坐不動，金寶道：「倪老爺，我們一塊兒走罷。」伯和道：「天快黑了，我們既在裏面，何不帶看了夜戲回去。」金寶笑說：「看夜戲仍要買票的呢。」伯和聽了，慌忙站起道：

原來看夜戲要另外買票的我還道和日戲一起的呢說着出了戲館伯和借光偷眼看金寶那雙小脚約有五寸半光景穿着藍竹布襪兒墨綠幫繡花弓鞋足尖蹠得高高的腿上還纏着一副大紅紗帶把褲腳管札住大有北地胭脂氣概伯和暗暗喝采金寶見他呆看便把棒槌般的玉手搭在他肩頭道倪老爺沒事何不到我家去頑頑伯和早有此意聽他一說喜不自勝沒口的答應說好金寶卻忙喚了兩部黃包車講明四十文到後馬路盆湯弄他與老媽子合坐一部在前引路伯和獨坐一部跟隨在後沿着大馬路一直朝東伯和坐在車上放眼看馬路兩旁行人如織那電車汽車馬車更掣電追風般的往來不絕伯和深恐自己與金寶的車輛相失故此時時留心前面却又恐後面與汽車馬車相撞因此不住的回頭觀看一個人照前顧後好不忙碌黃包車在盆湯弄口轉灣不多路已到金寶門首伯和下車搶着替他們給了車錢金寶的乾娘讓他裏面坐伯和抬頭一看不覺呆了一呆只見他這屋子乃是一開間的沿街門面堂中擺的一張白木桌桌底下橫七豎八放着幾條板櫬有半條拖出外面坐着一個比金寶乾娘年紀更大的老媽子一雙手塞在馬甲縫裏哭喪着臉兒兩眼不住的觀看街上來往行人靠門口幾條櫬上坐幾個與金寶年紀相仿的女人都打扮得花枝一般有的低頭自做活計有的蹠起大脚手拍着腿兒高唱揚州小調對門隔壁幾戶人家都與此間相仿

一般的門口坐着婦人三個五個不等。伯和暗說奇怪。這般冷。天那班人難道還坐在門口乘涼不成。看來有些形跡可疑。而且自己與他們非親非戚。無故擅入人家。給他們男子拿住了。可不是頑的。想到這裏。很覺猶豫。不決不敢進內。經不住金寶和他乾娘兩人一前一後推推挽挽。把他一直拖進房內。房中十分黑暗。金寶殷勤。讓他在床沿上坐下。伯和覺得一股鹹羶腥氣。刺鼻。還有一般臭氣。很是難聞。金寶的乾娘七忙八亂。劃洋火點燈。伯和見房中地位狹小。陳設毫無。自己坐的那張床。床前安着一隻矮几。几上攔着洋燈。那一邊還有一只淨桶。此外別無他物。伯和更覺疑惑。暗想這地方很不像個住家模樣。聽說上海地方有幾處。借着女人做圈套的。我初到此間。不可上了他們的當。還以出去爲妙。想着站起身。意欲走時。金寶慌忙攔住。說倪老爺那裏去。伯和道。這時候天快黑了。我還有正經未幹。故此不得回棧房去。金寶道。天黑不打緊。老爺既來了。何不坐一會兒走呢。伯和道。遲不得。改日再來罷。今兒有擾了。金寶道。那却不打緊。不過今兒的錢。請老爺付了去。伯和驚道。我並沒欠你的錢啊。金寶笑道。並不是老爺欠我們的。不過我們這地方。非錢不行。老爺既賞光到我們這裏來了。多少須要賞幾個錢兒。我們吃了這碗飯。也是沒法有了。客人沒錢。是不能交賬的。伯和聽了這幾句。不明不白的話兒。更覺詫異。道你們吃的。又是什麼飯呢。難道天天吃大菜的金寶。聽說笑着把伯和

的鬍子捻了一下道我們吃的是什麼飯你老爺自己看罷難道還不明白嗎伯和恍然大悟道哦原來如此你們這裏起碼要多少錢金寶道那却沒一定三塊五塊十塊八塊由老爺賞賜便了伯和開言吃驚非小暗說糟了方纔我出來只帶得一百個銅元除坐車用去八十文看戲用去八十文泡茶用去一百二十文到這裏來時兩部車又花了八十文如今一古腦兒只剩得六百四十文錢怎夠開銷因道這筆錢拜煩你上一上帳待我改日送來何如金寶躊躇道這事如何使得伯和道實不相欺我身邊只有六百四十文錢祇恐不夠是好金寶道既如此你便拿出這六百四十文錢罷少幾個我給你貼補便了伯和聽說喜出望外慌忙掏出那包銅元遞給金寶金寶接過一五一十數足了六十四枚揣在懷中笑嘻嘻向伯和道了謝還說倪老爺改日沒事請過來坐坐我們這裏待老客人是格外克己的伯和更不同言迴身便走奔到街心見金寶也跟着出來倚在門口帶笑向他招手伯和不覺倒抽一口涼氣喚一部黃包車坐了回轉棧中只見他從人正與一個人講話伯和見是壽伯好生歡喜一面命從人拿六個銅元去開銷車資一面問壽伯什麼時候來的壽伯笑道我來得還不滿一分鐘呢今天飯後本要請老伯聽日戲去的不料早上我們都督接到了北京政府來的一封信報說要將上海軍政府撤銷還要召都督北上故此我們都督喚我去商酌善後事宜這時候纔議罷

出來。不料老伯已看過日戲了。伯和道正是呢。我因等你許久不來。纔到新新舞臺看日戲的。壽伯道。今兒的日戲好長啊。這時候纔散場。伯和聽說臉一紅道。果然散得遲了。但不知將來軍政府裁撤之後。你們還是到北京去謀事呢。還是仍留上海。壽伯道。爲了這件事。我與都督也曾大費研究。因軍政府裁撤之後。飯碗落空的人一定不少。若將這班人如數帶往北京。連都督自己還未決定主意。焉能得這許多位置。安插班班私人。若將這班人丟在上海。又覺於心不忍。還恐他們大吃大做。慣了一日鬧出事來。連累都督。好在此輩在軍政府成立期內。都已吃得飽飽的了。料想閒散十年八年。還不至致生事故。此都督決意獨自北上。我與幾個同志。代他料理善後各事。一時不能遠離上海。恰巧老伯在此。我們趁此可以多盤桓幾天了。伯和道。那却再好也沒有。只恐你有事在身。抽不出空。若爲着我在這裏。要你陪我頑。累你誤了公事。那可決決使不得的。你若有事。儘可請便。好在我獨自一人。也能找戲園子去聽戲散心的。壽伯道。這個不妨。所說善後。不過名色而已。其實軍政府辦事。一塌糊塗。莫說善後。連前也萬萬善他不了。况且都督一時還不走。一則因三妻四妾伴慣了。脫不了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兩句古話。怎捨得身子就道。二則還有一件事未了。這事大約一二日間。即可着手。將來老伯的看戲東道。都由小姪担承便了。伯和道。沒頭沒腦。什麼事啊。又與看戲東道什麼相干。壽伯笑道。天

機不可洩漏。今夜我請老伯到王熙鳳院中吃酒。一則爲昨夜老伯壓驚。二則也算作一個現成。月老將來還要叨擾老伯的喜酒呢。伯和聽說笑了一笑。你莫混說罷。我這麼大年紀了。難道還去幹這個把戲嗎。壽伯道。那原是逢場作戲之事。又不要你老人家真的去嫖他。不過攀了相好之後。將來隨時可以去坐坐談談。有時在席面上叫叫局。不致央人家庖代。若說要你老人家真去落水小姪。萬萬不敢。想老伯也決不至此。今天仍是小姪的東道。請你老人家不必推辭了。伯和笑而不言。壽伯催他快走。伯和卽忙開了竹箱。取出一件品藍色摹本緞灰鼠皮袍。一件天青緞對襟大袖洋灰鼠出鋒皮馬掛。一雙鵝黃色套袴。換上又在網藍內找出一雙三套雲頭的鑲鞋穿了。纔隨着壽伯搖搖擺擺的向三馬路王熙鳳家而來。一路行着。伯和問壽伯。今天還有那幾個客。壽伯道。仍是尤儀美胡復漢談國魂李美良吳楚雄等五人。他們與我一同出城的。大約已先在那邊了。伯和知是昨夜那幾個寶貨。心中暗忖。我今兒決不能再上他們的當。灌下許多黃湯。鬧出笑話。惟有滴酒不飲。方爲上策。正想着。忽聽壽伯說到了。伯和站住。見是沿馬路的石庫門。中間吊着王熙鳳的玻璃招牌。跨進門口。已聽得房中多人說笑。有一個人說。少停豁拳時。須叫倪老兒排莊。我們車輪戰。非得灌他一個原貨出口不止。又一個人接口道。少說些提防。快來了。話猶未畢。果然相幫的高喊客來。王熙鳳撩起門帘。說倪老爺

曾二少來了。饑美聽說，探頭出來道：「原來倪老伯來了。我們已等候許久咧。」說着，伸手挽著伯和袍袖，說請進來罷。伯和纔跨進門，衆人便一陣大笑，說：「今天倪老伯穿得好體面，行頭大約是預備做新丹人來咧。」伯和不覺臉上一燥。壽伯忙說：「列位放尊重些罷。」又向伯和道：「老伯莫聽他們的話。這班人都」是胡鬧慣的。伯和也笑道：「不打緊，愈鬧愈有興致。」王熙鳳見伯和穿着大袖馬褂，便道：「倪老爺可要寬衣。」伯和道：「使得。」一面寬下馬褂，王熙鳳親自摺好，開了衣廚，放入裏面。伯和見他廚中衣服堆得滿滿的，都是顏色鮮明，非綢卽緞，不覺暗暗吐舌道：「不料一名妓女，竟有這許多衣服。」在我們湖南，便是大家閨秀，也不及他萬一人。言上海人奢華，果然大有意思。想到這裏，頗爲感慨，便在外國靠椅上坐下。早有娘姨送茶，絞手巾過來。伯和拭罷面，王熙鳳又將一只高脚玻璃瓜子盆，端在伯和面前。柔聲道：「倪老爺請用些瓜子。」伯和因門牙脫落，不能嗑瓜子。今見熙鳳慇懃奉勸，却之不恭，只得抓了一把。熙鳳又開廚取出一支金水烟袋，奉與伯和。伯和此時一手執着茶杯，一手抓著瓜子，兩只手都不得空。頗覺進退爲難，幸得所抓瓜子無多，那幾個手指頭尚能浩動，使用三個指頭去接熙鳳手中的煙袋。誰知今天這枝水烟袋，乃是金的，不比昨夜樂行雲院中銀水烟袋分量輕。熙鳳一脫手，伯和便覺得手指頭上一沉，恐他墜落，忙用力捻住。誰知指上一使勁，不由的手掌一鬆，只聽得淅淅落落一陣響。

瓜子已散了一地。伯和暗說慚愧，即忙站起身，把茶杯在放椅上俯身拾取。瓜子熙鳳忙說：「倪老爺不必拾咧，盆子內還有呢。」地下的叫娘姨掃去罷。那娘姨聽了，即在房門後取出蘆花帚，將地下的瓜子掃開。熙鳳見伯和還滿臉紫漲，灣腰曲背的站着，便道：「倪老爺請坐罷。」伯和聽說，重復倒身坐下，忽覺尊臀下有個硬邦邦的東西一碰，便聞喀喀一聲，頓時熱氣騰騰，水流滿地。伯和不覺直跳起來，道：「啊呀不好了，壽伯等一班人正圍着熙鳳的大姐阿金姐取笑，聽伯和一聲怪叫，都吃驚非小。慌忙過來，看却原來伯和把一只茶杯放在椅上，坐下時忘却取起，將茶杯坐碎，而且沾了一屁股的水。衆人見了，又是一陣哄堂大笑。伯和更覺羞愧，壽伯恐他難受，忙命娘姨們排席自己拿了一疊局票，叫衆人叫局，多多益善，忙碌了一會。局票寫完，檯面已排妥。壽伯便請衆人入席，仍是伯和上坐。今天伯和處處留意，門面杯照例敷衍幾口，不敢多飲。雖經衆人竭力相勸，伯和終以量窄爲辭。因此衆人竟奈何他不得。熙鳳也向伯和附耳道：「倪老爺今晚飲酒千萬不可過量，他們早已議過要灌醉你。少停若教你豁拳，你更不可聽他。他們人多，你只一個人，便是豁個平手，他們一人一杯，你却要六杯呢。」伯和進院時，早已聽得明白，及聞熙鳳之言，心中十分感激，便帶笑向他點頭，儀芙眼快，看出他二人的舉動。嚶道：「王熙鳳靠不住，有恩情話何不到床上去講，却在衆目昭彰之地說些什麼？你把這許多迷」

湯。灌。下。去。仔。細。將。倪。老。伯。灌。酥。了。呢。熙。鳳。釘。了。儀。芙。一。眼。道。尤。大。少。儂。有。這。許。多。促。狹。話。什。麼。迷。湯。不。迷。湯。我。們。是。不。懂。的。儀。芙。道。懂。也。罷。不。懂。也。罷。來。來。來。今。天。是。倪。老。伯。的。吉。期。我。們。各。人。奉。他。一。個。盞。盞。杯。衆。人。聞。言。都。說。贊。成。伯。和。着。慌。道。不。不。不。可。不。可。小。弟。量。狹。昨。兒。已。經。丟。醜。過。了。今。天。萬。不。能。再。多。飲。酒。况。且。小。弟。上。了。些。年。紀。素。有。痰。疾。昨。兒。也。因。飲。酒。過。量。故。此。咳。嗽。了。一。夜。今。天。祇。可。心。領。各。位。的。情。決。不。敢。再。飲。還。求。諸。位。原。諒。李。美。良。道。不。飲。何。妨。記。得。古。人。有。言。酒。逢。知。已。千。杯。少。倪。老。伯。今。天。一。杯。不。飲。明。明。是。不。把。我。們。當。作。朋。友。了。伯。和。忙。道。這。這。這。個。小。弟。決。決。不。敢。既。然。李。先。生。如。此。說。小。弟。敬。領。一。杯。便。了。儀。芙。笑。道。那。纔。不。愧。前。輩。先。生。說。着。滿。滿。的。斟。了。一。杯。奉。與。伯。和。伯。和。一。飲。而。盡。衆。人。齊。叫。一。聲。好。儀。芙。又。滿。斟。一。杯。道。今。天。爲。倪。老。伯。合。盞。之。期。理。宜。飲。一。個。成。雙。杯。以。取。吉。兆。衆。人。說。此。言。有。理。伯。和。無。奈。只。得。再。呷。乾。了。儀。芙。笑。道。我。的。責。任。完。了。美。良。道。且。慢。目。今。世。界。大。同。共。和。主。義。倪。老。伯。應。該。一。視。同。仁。剛。才。既。已。飲。了。儀。芙。兄。的。賀。酒。決。不。能。不。領。我。們。的。情。我。們。不。多。不。少。每。人。敬。一。個。成。雙。杯。不。知。列。位。意。下。如。何。此。言。一。出。衆。人。齊。聲。附。和。伯。和。紅。漲。了。臉。道。這。個。要。求。諸。位。原。諒。小。弟。萬。萬。喝。不。下。了。並。非。不。領。諸。位。的。情。實。因。小。弟。力。不。足。也。美。良。只。是。搖。頭。任。儀。芙。手。中。接。過。酒。壺。滿。滿。的。斟。上。兩。大。杯。口。中。不。住。說。快。來。乾。了。罷。不。用。客。氣。咧。急。得。伯。和。滿。頭。是。汗。打。恭。作。揖。道。請。李。先。生。

餓了我罷。旁邊壽伯看得十分過意不去。站起身來道：「美良兄聽我一言。這位倪老伯年紀大了，而且又有痰咳之疾，多飲了酒於衛生上大大不宜。兄弟斗胆，這兩杯代他喝了。餘下諸位，都由倪老伯心領。兄弟代懇一個情，何如說罷把兩杯酒，一口一杯的呷乾了。美良還不肯依，恰巧他相好的妓女妙玉樓來了，無心再與伯和胡纏，假意說聲只此一遭，下不爲例，便迴身同着妙玉樓搗鬼去了。這邊衆人各向自己的相好尋歡取樂。壽伯雖是主人，却教熙鳳陪着伯和自己，仍叫樂行雲的局。伯和今天裝得十分穩重，一則鑑於昨夜的覆轍，二則恐衆人向他取笑自己不是這班滑頭少年的對手。故此除却與熙鳳談些閑話之外，連手脚也不敢輕動。熙鳳也知他是個靠得住戶頭，便放出那欲取姑與不即不離的手段，弄得伯和又愛又敬，當他是個天仙化人一般。直到席散之後，猶戀戀不肯歸去。被壽伯三番五次催促，纔沒精打采的回寓。次日乃是俊人家喜事，一早便有馬車到孟淵旅社來接伯和。伯和仍穿着昨夜那套衣服，坐了馬車，徑到徐園。俊人的幾個知友，錢如海、魏文錦、趙伯宣等都在那邊幫同接待賓客。伯和與他們都已會過，寒暄幾句，略坐一會，自往園中各處遊玩。這天雖是小孩彌月，算不得什麼大喜大慶，但俊人爲着此事，已經營許久，一則因他這位姨太太娶已十年，此遭還是頭生，不能不做些場面，以博他的歡心，二則雖然多用些錢，也是自己的面子，故此竭力鋪張，齎如

灘簧戲法鬚兒戲新劇影戲等類。無所不備。因時候尙早。有些擔子送到。人還未來。惟有幾個新劇家。却來得很早。有的穿着破棉袍。有的穿着醬油色的竹布長衫。正坐在佈景帷中。咬瓦片餅。吃着他們說說笑笑。好生得意。伯和十分詫異。暗想。聽說做新戲的。都是些學界中人。良家子弟。因人民程度不齊。社會教育不廣。所以現身說法。要收那潛移默化的效果。定是一班有心於世道人心之流。但這幾個新劇家。披頭散髮。不男不女。衣衫襤褸。還可說是君子固窮的本色。無如他們舉動輕狂。言語粗率。一面孔邪氣。既不像讀書種子。更不像有心人物。所謂未能正己。焉能教人。看來教育社會。啓迪人民。一語無非。是自欺欺人而已。正想着。忽見對面廊下。日光映着兩個人形。伯和走近一看。原來是兩個絕色女郎。正湊在窗櫺上偷看那班新劇家。見了伯和。嚇得飛也似的跑了。伯和笑了一笑。仍回廳上。這日午前來客並不甚多。大都是倪家親戚。以及幾個好友的內眷。俊人那位姨太太。今天打扮得花團錦簇似的。祇因避着風。故而坐在暖閣內。有他要好的幾個姊妹相伴。二姨太太無雙。在行仁醫院中。差人來說。因身子不爽。不能前來。姨太太與他素來不睦。俊人也知他別有隱衷。因此並不相強。如海的夫人薛氏。在諸家內眷中。素以能幹著名。俊人便請他招待女客。薛氏帶着秀珍秀英兩個女兒。趕早先到。他與姨太太本來相識。姨太太產後乏力。也將全權託付了他。因此薛氏呼奴叱婢。指揮下。

人十分忙碌。秀珍姊妹得空，便去偷看一班新劇家。不料被一個有鬍子的老兒碰見，嚇得逃了回來。飯後來客漸多，到兩三點鐘之間，已是車水馬龍，絡繹不絕。真有賓至如雲，高朋滿座之概。那時灘簧髦兒戲新劇俱已開場，分設三處，以便各人隨意觀聽。秀珍姊妹不消說得自然，專看新劇秀珍。今天又愛上了一個做小生的新劇家。這人年約二十餘歲，面如敷粉，生得比金老五更美。惜乎不曉得他名姓，心中很爲納悶。忽見適才那個老兒同着俊人進來看戲，嚇得別轉頭去，不敢再看。俊人因記着前夜那個友人所說江北空城計，改良打棍出箱，故此拖了伯和進來看個究竟。原來戲中有一個江北車夫，與一個揚州廚子，沒事打諢。車夫使着江北腔唱空城計，廚子也打着揚州調唱打棍出箱，便算是江北空城計，改良打棍出箱。俊人看了，幾乎絕倒，連說該死，重復走出外面。恰值外面來了一個闊客，趙伯宣在廳上陪着。那人一見俊人，慌忙丟下雪茄烟，作揖道喜。俊人還理不迭道，難得戈誦翁光臨，真乃小弟三生之幸。那人道：俊翁說那裏話？兄弟那日接到你請帖之後，食指也不知動了幾次。巴巴望到今日，過屠門而大嚼，俊翁如此一說，豈不教兄弟於心內愧麼？伯宣笑道：聞得誦僊兄爲着籌備鼎盛絲廠之事，很爲忙碌。今日撥冗前來，實非容易。少停當以美酒十罇，豚蹄百具奉饗。戈誦僊笑道：伯宣兄能推食見饗，兄弟無不拜領。祇恐俊人怪我饗養，那就難以爲情了。說罷大笑。正當這個

時候忽然外面一陣喧嘩。俊人便命當差的出去看是什麼回事。當差的去不多時，慌慌張張進來報說園中髦兒戲場上流氓打架，一個人已被打傷，倒在地上，恐有性命之憂。俊人等聞報吃驚，非小正是。

座中喜接多金客

園內驚來撒野人

欲知後事請閱下文

第十二回

影戲場有女懷春

番菜館羣公就食

原來今日俊人因歡喜熱鬧之故，門禁並不十分嚴緊，閒雜人等攔入觀看的很多。雖說是良莠不齊，然而看戲的看戲，聽灘簧的聽灘簧，大家爲助熱鬧而來，原不指望打架。肇禍的原因，很爲複雜。內中還有一段隱情。受傷之人並非流氓，却是一位文士。此人姓王名石顛，乃是新花月報主筆。大約看官們還有些記得。此公爲着花界選舉一事，到處招搖，哄騙欺詐，無所不爲。酒食金錢，也不知被他享受幾許。他有個姓金的朋友，眷戀着一個妓女，因知石顛有此一舉，仗着自己與他相識，使時時請他東道。意欲將這大總統頭銜弄到手中，獻與美人，以遂真個銷魂之願。豈知石顛信口開河，本無成見。借此問題，落得賺他些吃喝。當面一口答應。姓金的也以爲十拿九穩。故到那妓女跟前，大吹特吹，便

是那妓女也。願以未來總統自負。豈知發表出來。堂堂大總統。竟爲西安坊秦可卿得去。那妓女便向姓金的責問。姓金的也自覺坍台不下。忙找石顛理論。石顛推說選舉總統。全憑嫖界公意。我不過司理其事。與奪之權。並不在我。你既要代你意中人謀登大寶。何不多運動幾張選舉票呢。姓金的聽了。也沒甚話說。後來一打聽。知道秦可卿的總統。乃是化了十塊錢買來的。自己想起結交石顛的酒肉資。也用去不少。不料他愛財若命。只知有金錢。不知有信義。自己上了他的大當。因此便懷恨在心。時時刻刻圖謀報復。自知弄文不是他對手。決意以武力解決。便買囑了一班馬夫。得當兒打他半死。以熄心頭之火。無如石顛消息靈通。處處留心。與姓金的鬧了個參商二星。出沒不相見。故而姓金的候了他半月有餘。無從下手。今日恰巧石顛走徐園門首經過。見園中熱鬧非凡。便想探些資料。以補報上空白。豈知被姓金的朋友遇見。飛報與姓金的知道。姓金的立下緊急動員令。派出十來個馬夫。到徐園鬘兒戲場上。找見石顛。借着擁擠起釁。一言不合。拳足交加。石顛料是姓金的禍胎。明知眼前虧萬逃不了。只吃得一拳。便趁勢倒地。假充受傷。高喊救命。那班馬夫原受着姓金的囑託。只打半死。既見石顛倒地。頓時一哄而散。石顛見他們跑了。也使一嚙。嚙翻身爬起。撲一撲衣。上灰土。朝外便走。那時俊人等也趕過來觀看。當差的見了石顛。指給俊人說。方纔打傷的便是此人。俊人意欲叫住他。聞

爲着何事相爭。石頭却對俊人笑了一笑。一語不發。佯長而去。俊人反弄得莫名其妙。旁邊有認得石頭的。告訴俊人說。此人名喚王石頭。是個小報主筆。平日恃才傲物。敲詐營生。今天這頓打。本約是被。人報復私仇之故。料想他面皮厚似鐵。身上的皮也一定不薄。幾下拳脚。只可算替他舒舒筋骨。你看他。不是歡。歡。喜。喜。的。走了。嗎。俊人聽說。猛記得那一回。解珮仙館院中的話頭。笑向如海。伯宣。文錦三人道。你們可記得此人。曾與我們在什麼地方會過一次的。伯宣。文錦俱覺惘然。惟有如海心中明白。對着伯宣道。伯宣兄。快躲起來。罷提防他。又要上你的報了。伯宣等恍然大悟。笑道。原來是這個寶貨。該打該打。幸虧他跑得快。不然我也要賞他一頓呢。俊人笑說。他又不會得罪你。要你着什麼閒氣。不過今天園中閒人太多。難保不再生別事。便叫管門巡捕進來。將一班瞧熱鬧的下流社會中人驅散。亂了一陣。已是上燈時份。戲劇灘賽暫停。以使用飯。俊人也吩咐肆筵設席。裏裏外外。共擺二十餘桌。賓客多了。彼此俱不客氣。各人隨意入座。與伯和同席的是趙伯宣。錢如海。戈誦僊。還有電局委員詹樞世。鑛務總辦施勵仁。六個人共坐一桌。伯和私下問過俊人。知道戈誦僊是康槐蓀中丞公館西席出身。現充鼎盛絲廠經理。兼裕國銀行會辦。手勢很大。故此十分尊敬。請他坐了首席。還有詹樞世。施勵仁二人在先。都是康公館門客。與誦僊。伯宣係布衣之交。如海也與他們相交有素。故而說說笑笑。

笑頗爲投機。惟有伯和却插不進半句話兒。祇得恭陪末坐。聽他們高談闊論。然而誦僊樞世勵仁三人。談到舊居停康槐蓀中丞。却沒一個說他好的。反說這老不死的。近來益發糊塗了。某事該派某人。却派了某人。若非太太力爭。這一塊美食。豈不安安穩穩被那小子得了去麼。這種糊塗老兒。幸得遇了個大賢大慧的臧太太。不然許多美缺。都委了康家子姪。我們一班人。只可喝西北風咧。那戈誦僊說到臧太太三字。更覺眉飛色舞。道我受臧太太知遇之恩。粉身莫報。老頭子雖是我遠房母舅。然而他待我也不過如此。若無太太提拔。蛟龍不得雲雨。焉能脫穎而出。祇恐至今還在他家坐一條冷板凳。教幾個女孩子罷咧。詹施二人也說講到我們倆的差使。雖然也是藏太太之力。却一大半仰仗誦僊兄提攜之功。否則太太又何嘗知道三千珠履中有我們兩個鷄鳴狗盜呢。伯宣笑道。你們講這些古話。我也想起當年到江蘇候補之時。康中丞還未放江西巡撫。然而已握有全國交通大權。我初與他家大少爺葵生相識。這時候臧太太尙未有現今這般權力。楊姨太太魯姨太太還在。康中丞很聽他兩人的話。我便央求葵生在魯姨太太跟前求一個電報局差使。果蒙魯姨太太吹噓之力。康中丞居然給我一個湖南電報局委札。豈知我混了幾年回來。魯姨太太楊姨太太相繼作古。葵生也一病身亡。我因謀事念急。接連拜會康中丞一十二次。毫無動靜。後來打聽得目下康公館大權都歸臧太

太。掌。握。好。容。易。走。了。內。線。先。得。太。太。愈。允。纔。蒙。中。丞。保。薦。我。往。財。政。部。當。差。運。動。了。半。年。之。久。始。得。奉。派。爲。上。海。官。銀。號。監。督。可。知。天。下。萬。事。惟。有。識。時。務。者。爲。俊。傑。假。使。我。早。走。了。臧。太。太。那。邊。脚。路。也。不。致。有。這。許。多。週。折。而。且。還。可。弄。個。更。好。差。使。思。想。起。來。好。不。後。悔。誦。仙。接。口。道。提。起。葵。生。我。又。想。起。一。件。事。來。了。這。件。新。聞。我。本。欲。告。訴。你。們。的。方。纔。一。陣。瞎。說。不。覺。忘。了。你。們。可。知。葵。生。的。長。子。成。官。今。天。早。上。被。幾。個。革。命。黨。弄。進。城。裏。去。了。衆。人。驚。問。此。言。怎。講。誦。仙。道。今。天。我。在。裕。國。銀。行。吃。罷。飯。正。要。學。那。宰。予。晝。寢。的。故。事。忽。然。康。公。館。打。電。話。來。喚。我。快。去。說。有。緊。急。要。事。我。還。道。是。臧。太。太。喚。我。故。此。急。忙。忙。不。俟。駕。而。行。豈。知。到。得。那。邊。却。見。大。少。奶。奶。哭。哭。啼。啼。老。頭。子。默。默。無。言。臧。太。太。不。住。向。我。泛。白。眼。似。乎。怪。我。不。該。來。的。我。見。此。情。形。不。覺。呆。住。了。大。少。奶。奶。見。了。我。便。說。戈。師。爺。快。給。我。想。法。子。罷。成。官。這。孩。子。不。知。怎。的。被。幾。個。革。命。黨。弄。進。城。裏。去。了。方。纔。差。人。來。送。信。說。要。十。萬。銀。子。取。贖。否。則。將。他。當。作。宗。社。黨。辦。槍。斃。示。衆。你。想。大。少。爺。死。後。只。留。得。成。官。忠。官。兩。個。孩。子。忠。官。又。時。常。多。病。若。有。三。長。兩。短。如。何。好。戈。師。爺。請。你。看。大。少。爺。在。日。待。人。還。沒。什。麼。錯。處。份。上。替。我。進。城。走。一。遭。料。想。你。朋。友。很。多。不。難。找。一。個。脚。路。進。去。說。說。若。能。減。少。固。妙。如。其。商。酌。不。通。便。是。十。萬。也。罷。只。要。他。們。不。損。我。家。成。官。一。毫。一。髮。安。安。頓。頓。送。他。回。家。便。了。我。聽。他。說。得。十。分。可。憐。不。由。的。熱。血。潮。湧。當。時。一。口。答。應。

說這件事大小奶奶儘管放心。他們把設官擄去。既存心敲詐。決不致傷他毫髮。好在這裏也不希罕十萬八萬銀子。我馬上挽人進城去說。能通融的固妙。否則便照數給他。將成官贖回便了。我這句話還沒說完。不料臧太太已是怒形於色。惡狠狠的對我釘了一眼。哼了一聲。道：「好容易的話。不在乎十萬八萬銀子。照數給他。須知銀子雖不希罕。體面也要緊的。我家老爺堂堂江西巡撫。大青年間。紅頂子。黃馬掛的人。誰不是敵。之官稱兄弟。我們康公館中。出一貓一狗。也沒個人兒敢損他。一毫一髮。這些革命黨是什麼東西。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擄起我家的人來。虧你們還說得出。照他們的。要求如數送去取贖。非但被人小覷。而且將這班人引了。沒錢用時。便擄個人去勒贖。成官擄過了。擄忠官。忠官擄過了。擄七少爺。慢慢的。五少爺。四少爺。三少爺。一個個擄遍了。論不定還要擄老太爺呢。那時百萬千萬。由他們任意敲去。此時十萬八萬。固然沒希罕。須知一個人十萬。十個人便是百萬。他們今兒抓了一個小孩子。要十萬。將來擄了大人。論不定要百萬千萬的。到了那個時候。請問你也照他們的要求。如數送去嗎。依我主意。着個人去向他們硬要銀子。一兩都沒有。不怕他們將成官吞下。肚去說罷。氣憤憤的走進裏面。我聽了這些話。頓時將一腔熱血化爲冰冷連屁也不敢再放一個。到外帳房坐了一會。再往太太房中請示。一進去。便大大的受了一頓申斥。我早知有此。一看先陪了。

許多不是太太纔平了氣命我不准多管閒事三天之內若非太太呼喚不計私到公館我有生以來這種釘子還是第一遭碰呢你們想想目今的時世險不險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擄人勒贖真應了沒有王法這句話咧如海道我看這件事論不定還是一班歹人冒着革命黨名字幹的若說真革命黨乃是政黨豈有作此強盜行爲之理講到這裏俊人過來敬酒衆人一齊站起向主人稱謝俊人敬罷酒作了一個揖說請列位熱鬧熱鬧說罷又到別桌上去敬酒這邊如海便請首座令發誦僊笑道兄弟酒量甚窄請我做了令官不但有負厥職還恐貽笑鄰席你是主人代表不如自己發令爲妙如海笑說如此有佔了我們今天往外攻呢還是裏邊先動手誦僊還自然往外攻裏邊須要同心協力固結團體豈有外患未平擅起內亂之理如海拍掌道誦翁此言大有深意我們先擺一百杯裏通何如衆人都道甚好如海數了一數說我認二十杯伯宣樞世勵仁三人也說我們各認二十杯如海道如此已有了八十杯還剩二十杯請誦翁和倪老伯分任何如誦僊皺眉道十杯酒太多了還事請倪老伯担承十五杯罷伯和着忙道小弟連十杯還恐不能消受再添五杯如何担當得起誦僊笑道素飲倪老伯海量今日何必推却衆人也這般說急得伯和滿臉紫漲連說了五六個不字如海便道既然倪老伯不能多飲我代誦翁飲五杯便了伯和聽說如釋重負常下如海高聲向下首一桌的魏文錦

道。文錦兄。敝桌擺一百杯裏通。請那位過來。盃酒。文錦回說不承認。如海道。爲何不承認。文錦道。本錢太小。要同我們擗拳。起碼五百杯。如海笑道。你真說大話。用小錢了。可記得有一天你飲得一斤半酒不等。散席已嘔了一痰。孟麼。文錦笑說。放你媽的屁。我來盃酒。看你能灌多少。說着走過這邊。看如海滿滿的飲了二十五杯。伯宣等三人各飲二十杯。伯和十盃。誦優。捏着鼻子。呷了五杯。湊足一百杯。回席報告。然後點將。與師。五魁八馬的一陣亂鬧。伯和一氣飲了十杯酒。已覺得頭腦昏悶。面上發熱。見如海等與致頗豪。深恐少停。還要添本。免不得又要吃酒。故此趁他們亂哄哄的當兒。私逃出席。那邊女席已散。外邊正在開演電光影戲。伯和隨意揀一個座位坐着觀看。這齣影戲片頗好。光力亦足。所惜戲中情節。都是外國文字。伯和看了。全不懂得。第二齣乃是滑稽戲片。影出一個泥水匠。肩着一部扶梯。橫衝直撞。到處闖禍。後面追隨不少男女。走到一處橋上。橋板斷了。衆人一齊落水。看的人都哈哈大笑。伯和也笑得眼淚迸流。慌忙掏手帕出來抹拭。猛聽得傍邊有人低聲道。你兩個坐在這裏。不覺得冷麼。我們新戲快開幕了。何不到那邊去看呢。又聽一個女子聲音答道。我們冷。不冷。要你費什麼心。你們這種蹩脚新戲。有何好看。快我給滾罷。那人又道。你們着了涼。我心中怪不舒服的。你叫我滾。我本當就滾。無如你兩人似一塊吸鐵石般的。把我吸住了。教我如何滾得開呢。伯和雖然上了些

年紀年輕時也是惹草拈花的能手聽了這句話明知其中大有蹊蹺因此十分留意偷眼瞧見方才那兩個絕色女郎正坐在他旁邊一條凳上背後站個少年男子雖在暗中却看得出這人便是白天串小生的那個新劇家一邊說話一邊嬉皮笑臉把右手在那年紀略長些的女郎肩頭上一搭那女郎並不動怒反回頭向那人笑了。一笑低低向同座那個女子不知說了句什麼兩個人一同站起也不招呼那人逕自出了影戲場那人更不停留抽身便走伯和看得真切暗暗嘆心中思兩想這一個女孩子大約是俊人的親戚惜乎我並不認識然而決非低三下四人家的子女看他至多不過十六七歲已是如此放蕩這都是父母不能好好管束之過無如上海一隅狂童惡少遍地皆是近日更有這班新流行的新劇家變本加厲百般勾引女流無知往往失足真有防不勝防之慨若要整頓非得將那班狂童惡少斬盡殺絕不可但這班下流淫棍何止百萬當今之世只恐沒有第二個黃巢降生下手屠戮故而風化二字從今以後一定不堪回首的了想到這裏切齒不已忽然眼前一亮影戲布上現出暫停片刻四個大字衆人一齊站起伯和還記挂著方纔那件事信步走到新戲場中已不見那兩個女郎蹤跡再看台上做的新戲非騾非馬很是可厭伯和不願多看緩緩踱出忽見迎面如海走來一見伯和笑道在這裏了你這老頭兒生得好快腿怎麼一轉眼便溜得無影無蹤令我尋了

好。久。我。們。桌。上。被。別。桌。打。得。大。敗。虧。輸。連。添。了。兩。次。五。十。杯。的。本。仍。輸。完。了。現。在。誦。僂。有。事。先。走。伯。寬。

醉。倒。席。上。勵。仁。送。他。回。去。了。只。有。我。同。樞。世。兩。個。還。能。上。馬。殺。敵。不。過。少。太。不。成。個。模。樣。你。雖。然。不。

能。喝。酒。也。可。做。個。砲。架。兒。裝。裝。樣。子。溜。在。外。面。豈。不。喪。氣。快。隨。我。來。罷。伯。和。見。他。滿。臉。通。紅。口。中。酒。氣。

直。冲。知。道。不。能。同。他。違。拗。隨。他。回。到。廳。上。只。見。賓。客。已。散。去。大。半。有。些。都。在。用。飯。自。己。桌。上。只。有。詹。樞。

世。一。人。坐。着。臉。上。紅。得。似。初。宰。下。來。的。豬。肺。一。般。兩。眼。直。視。口。中。還。嚼。着。水。菓。那。涎。沫。却。自。口。角。直。往。

下。淌。如。海。大。聲。道。我。扯。得。一。個。生。力。軍。來。了。魏。文。錦。你。敢。同。我。再。搭。三。百。杯。麼。文。錦。正。吃。着。飯。聽。說。笑。

道。算。了。算。了。我。認。輸。了。今。天。我。已。吃。飯。改。日。再。領。教。罷。如。海。道。不。中。用。的。東。西。我。料。想。你。不。敢。了。文。錦。

笑。了。一。笑。樞。世。接。口。道。老。子。輸。拳。不。輸。氣。背。着。人。吃。是。不。行。的。如。海。道。那。纔。是。漢。子。呢。你。們。還。有。那。個。

敢。同。我。們。較。量。較。量。文。錦。連。說。不。敢。不。敢。如。海。大。笑。吩。咐。拿。飯。來。下。人。端。上。乾。稀。飯。伯。和。吃。罷。略。坐。一。

會。辭。了。俊。人。回。寓。他。因。白。天。勞。困。到。得。棧。中。即。便。解。衣。安。歇。一。宵。易。過。次。日。起。來。盥。洗。時。覺。得。頭。髮。長。

了。便。命。從。人。雇。了。一。個。整。容。的。把。頭。髮。剃。光。自。己。一。摸。笑。說。好。適。意。民。國。成。立。以。來。只。有。這。件。事。可。稱。

得。真。正。改。良。的。其。餘。都。是。換。湯。不。換。藥。罷。咧。說。時。迴。頭。見。從。人。還。拖。着。髮。辮。使。道。你。爲。什。麼。不。把。這。勞。

什。子。剪。了。呢。留。着。適。意。嗎。從。人。回。說。小。人。早。有。此。意。祇。因。時。下。剪。辮。的。人。多。頭。髮。賣。不。起。錢。我。意。欲。待。

別人都剪完了頭髮。漲價那時再剪豈不可以多賣幾個錢麼？伯和大笑，忙取小洋一角，打發那理髮匠走後，用過午膳，不多時壽伯又來找他，還帶着一張請客票，乃是尤儀芙請伯和在一枝香西酌，伯和看罷，遲疑道：「我與這位尤先生還是初交，如何擾他的東道？」壽伯笑說：「這又何妨？況他今兒請客，並非專誠爲你，因他近日有幾件事，頗受輿論攻擊，故肯一解惺囊，邀請本城幾個紳董，以爲聯絡感情地步。又因這班紳董都是老派人物，與你志同道合，故此帶着請你，你又何須客氣？」伯和本有結交上海紳董之意，正愁沒人介紹，聞言不勝歡喜，便道：「原來如此，但他既受輿論攻擊，一定幹了不法之事，本城紳董豈肯赴他的筵席？」伯和笑道：「你又來了，人有幾種？人紳董也有幾種？紳董那班公正的紳董，自然豈肯列席，還有一班下流紳董，聽說有得吃喝，那一處不原意去？及至吃了一頓後，無論你如何不法，他們自能旋轉乾坤，把你抬舉得比好人更好。常言道：養狗要他搖搖尾巴，然而供養這班人，却比養狗上算多了。伯和笑道：「你也未免言之太過。公道自在人心，既爲紳董，豈有不講人格之理？我們這時候便到一枝香去呢？」還是別作消遣。壽伯道：「早得很呢，七點鐘去，還恐太早，我們且往張園去頑頑罷。」伯和搖頭道：「不去不去，那地方有何可玩？」我自到上海以來，還沒進過城，你可能帶我到城隍廟中去玩玩麼？」壽伯道：「有何不可？只恐老伯嫌他不中玩罷了。」當下伯和更衣換履，與壽伯雇車到新

北門口步行進城。見街道狹窄。遊人輻湊。兩旁小販。攜着各種地攤。行路時一不經意。便有碰撞之慮。與租界相比。真有天淵之別。壽伯同他到得意樓泡茶。聽了一回書。伯和因口音不同。莫明其妙。再與壽伯同往內園。這內園地址雖小。頗有亭台山水之勝。伯和週游一轉。很是滿意。便在假山石上的涼亭中坐下。向壽伯道。我看上海洋場。以繁華勝。城內以幽雅勝。兩兩相較。幽雅固不如繁華。然而繁華過眼。幽雅長留。若將眼光略略放得遠些。則城內還可玩賞玩賞。講到租界上。祇足供後人憑弔而已。言時園丁送上茶來。伯和道。原來這裏也賣茶的。壽伯道。這地方乃是錢業公產。凡係錢業中人。到此遊玩園中。例有茶水供給。若是平常遊客。喝盅茶。隨意賞給幾文茶資。雖算不得賣茶。其實也與賣茶相似。在先園中。頗多高人雅士的遊蹤。近年來一班青年男女。見這地方比茶坊酒肆幽靜。每每借作秘密聚會之所。因此形式上。漸見醜陋。然而逛的人。却比往年多上幾倍。每逢禮拜日一天。賣茶生涯。很是不惡呢。伯和微笑不言。仰面看西半天。正當夕陽。腳山天色殷紅如血。那一片殘照。斜映在假山上。處處帶着幾分紅色。不覺脫口說了聲好景緻。壽伯取表一看。說怪道。不見人來。時候已五點多了。上海城內沒有夜市。此時將次散市。我們喝杯茶出城如何。伯和立起道。茶也喝夠了。就此走罷。壽伯即忙開消一角小洋茶資。出了內園。兩人談談說說。信步所之。不覺已到新北門口。城外的一班黃

包車夫見有人出城，搶着兜生意。一齊圍將上來，攔住去路。伯和止步道：「這班人着實可惡。那日我趁輪船到碼頭時，很吃着幾個野鷄扛夫的虧。不料這些車夫也和扛夫一般，帶搶帶奪，成何體統。」壽伯道：「這也難怪他們。上海一埠太繁華了，四方食力貧民都以為到了上海，定有個噉飯去處。因此攜家帶眷聯袂而來。豈知上海人注重虛聲，毫無實際。諸如實業工廠，足為貧民謀生之處，反不如內地之多。以致客地貧民流落無依的，不知凡幾。有些身強力壯的，祇得以拉車度日。然而上海自有電車，以多以致客地貧民流落無依的，不知凡幾。有些身強力壯的，祇得以拉車度日。然而上海自有電車，以來乘人力車的漸少，而人力車反日見其多。據云：近日英租界內黃包車共有一萬餘輛。這種黃包車每日租費八九角不等，無如這班車夫奔走終日，能得幾何？往往有一天所得祇足供車主人的要素。自己反不能謀一飽的，無怪他們拚命爭奪。主顧此種行為，雖然可厭，若替他們設身處地一想，却是怪可憐的呢。伯和懔然道：「人言上海為首善之區，不意好善諸公不能從根本上着想，提倡貧民生計，既可興實業，又可救免無數餓殍。若斤斤於形式上的慈善，豈非成了善欲人見麼？」此時大約有六點鐘了。我們逕到一枝香去罷。」壽伯掏出金表，看了一眼道：「纔只五點半呢，去得太早了。等人怪心焦的。我們不如先到王熙鳳家去坐坐，好在他家離一枝香近，待敲過七點鐘再去不遲。」伯和道：「你真取笑罷。今兒又不擺酒到他家去，則甚？」壽伯笑道：「虧你說得出呢。所以要攀相好者，無非為着沒事時前去。」

坐坐談談而已。若回回要待吃酒碰和做花頭纔去。豈非太冤了麼。幸得你這句話不在堂子裏說。若被堂子裏人聽見。這瘟生的徽號。可就逃不了咧。伯和笑道。瘟生也罷。橫豎我們老頭子嫖院十人之中。却有十一個做瘟生的。未必見得在一句話上。估得什麼便宜。壽伯大笑。即便雇了兩部黃包車。講好價錢。坐到三馬路王熙鳳院中。此時熙鳳正在梳頭。見了二人。略略欠伸。帶笑叫了聲倪老爺。二少請坐。壽伯笑問熙鳳。今兒梳頭怎的這般晚。莫非昨夜沒睡。今天失了覺麼。熙鳳笑道。二少休得取笑。我今天早上九點鐘已起來了。頭本是早早梳好的。祇因飯後打了個中覺。弄亂了頭髮。故而重梳一次。不料被二少看見。偏有這許多嘮叨。幸得倪老爺是熟客人。若被第二三個聽見。豈不難以為情麼。說時。迴頭向伯和笑了一笑。伯和被這一笑。皺皮臉上頓時加上一重紫色。覺得兩腿一軟。不由的在熙鳳背後凳上坐下。娘姨送過茶來。伯和喝着。一面看梳頭傭替熙鳳戴上沿條花朵。收了梳頭。傢伙熙鳳走到面湯檯邊。淨了面。見伯和目不轉瞬的望着他。免不得又笑了一笑。重複回到原處。調脂勻粉。伯和雖然坐在熙鳳背後。却在桌上那面大洋鏡中。看得出熙鳳的正面。見他濃妝豔抹。潤臉生輝。雖非沉魚落雁之容。大有閉月羞花之態。不覺看得呆了。熙鳳也在鏡中看出伯和的嘴臉。心中暗暗好笑。故意將洋鏡向前略移一移。自己身子向後一仰。本要令伯和看他。不見不意。伯和的眼光倒

在鏡子上。鏡子向前移。他的頭顱也向前湊。恰巧熙鳳身子望後一仰。伯和的鼻子便與熙鳳髮髻起了個小小衝突。不覺叫聲哎喲。熙鳳忙問碰痛了。倪老爺沒有。伯和鼻管中雖覺略略有些酸痛。然而嗅着了熙鳳頭上那股香水氣。已足抵銷痛苦。而有餘聽。熙鳳問他慌忙掩着鼻子笑說。不打緊的說罷之後。反覺有些害臊。再找壽伯蹤跡。不見原來。壽伯與素熙鳳院中的打底大姐阿金相好。進院時已記掛着他。和熙鳳搭了一句話之後。即便丟了。伯和奔到後房間找尋阿金。那時阿金正陪着一位女客。面對面睡着吸煙。壽伯見了。自覺鹵莽。很有些僂促。那女客却毫不在意。仍吸他的阿芙蓉膏。阿金見了壽伯。一谷嚕坐起道。我道是誰。你可把我嚇壞了。怎的不聲不响闖了進來。對面小房間裏坐罷。壽伯到了小房間中。私下問阿金。那個吸煙的女客是誰。阿金道。他還是我的舊東家呢。三年前上海有個鼎鼎大名的媚月閣。便是此人。這幾年他在北京做生意。祇因革命以來。生意沒甚起色。故此重來上海。意欲暫時仍操舊業。慢慢的在風塵中物色一個如意郎君。以了終身大事。現今就攔在一個小姐妹家中。因知我在這裏。故而親自找來。令我尋覓房屋。適才正在談論此事。不意被你瞎闖瞎闖的闖了進來。岔斷話頭。壽伯道。如此說來。大約將來他掛牌之後。你要調到他那裏去了。阿金道。這一個自然。他所結交的都是些官場闊客。化銀子整千整萬都不在心上。和這裏一班商界中客人。鬩了。

幾天纔肯做一個花頭的相比。真是天差地遠了。況且這裏的先生又愛交接一班小壽伯不等他說完便問小什麼。阿金笑說沒有什麼。壽伯道：你方纔說了個小字底下一定還有話。阿金笑道：一小就完了。還有什麼話說。壽伯不依道：你休哄我。小字底下必有一個名目。決不能就此完結。阿金笑道：小者無非是小大姐小孩子而已。壽伯道：不行。你適才所說的決非小大姐小孩子。一定另有別的小。你休用鬼話搪塞。非得從實說出不可。阿金不肯說。壽伯扭住他。兩個人倒在榻上。勸做一堆。正在不得開交的當兒。忽然有個娘姨走來。見了壽伯。便說：曾二少。倪老爺找你呢。壽伯慌忙放了阿金。走到熙鳳房中。却見伯和正同熙鳳手攙手的說話。見了壽伯。便道：你躲到那裏去了。怎麼眼睛一霎便不見了。壽伯道：我因內急。故在後房出恭呢。伯和道：怪道進來時有股臭氣。這句話把熙鳳都引得笑了。見娘姨們都不在旁邊。便酒脫了伯和的手。自去倒茶。伯和悄悄告訴壽伯說：方纔熙鳳講的。後天是他乾娘生日。院中僱了一班宣卷。要我做個花頭。綳綳場面。你道如何。壽伯道：這是老伯第一次出手。我們再贊成沒有。伯和笑道：使是你不贊成。我已答應下了。後天請你代邀幾個客罷。壽伯道：這個自然。伯和又道：這時候大約有七點鐘了。我們可以去咧。壽伯笑道：若不是你提起。我已忘懷了。熙鳳知道他們往一枝香去。便對伯和說：少停要到這裏來叫局的。伯和道：那個何消說得。兩人辭了熙鳳。步行。

到一枝香番菜館。見門口水牌上十四號下。填着尤君定三字。上得樓來。早有侍者引他們到十四號房間。伯和一進門。已見儀芙陪着六七個客人講話。這班人老幼不一。都是衣服樸素。岸然道貌。見有客來。一齊站起。伯和與他們一通名姓。知道是本地紳董錢守愚。楊九如。黃萬魯。李耐庵。吳士氓。魏蓮同諸君。其中還有一位領袖羣賢的。叫做汪哲子先生。正是。

滿座佳賓圖哺啜。一班紳董善逢迎。

欲知後事。請閱下文。

歌 補 湖 第 十 二 回

第十三回 吃官司隊長受奇羞 想議員公民發狂熱

衆人也問過伯和等名姓。各道久仰。客套了幾句。纔隨意坐下。儀芙隨問壽伯。今兒陪着倪老伯在那裏玩耍。到得這般遲。壽伯便把日間在城內吃茶。後來又到王熙鳳家坐了一會等情。大略向儀芙講了。儀芙笑說。怪道倪老伯紅光滿面。原來剛才會過親了。不知幾時覆席。我們還可叨擾一杯喜酒呢。壽伯道。快了快了。就是後天。儀芙道。原來倪老伯後天請客。那可妙極了。不知可用得着我這個俗客嗎。伯和道。只恐尤先生不肯賞光。那有不奉請之理。正言時。侍者在門口說了聲有客。衆人又各起立。伯和見那來者。身穿軍服。器宇軒昂。面色略略帶紫。兩眼露出凶光。一進來。便把右手向額角一揚。行了個軍禮。這幾位紳董也都恭恭敬敬。答了個正式鞠躬之禮。儀芙搶上一步。同那人拉手說。劉隊長爲何來遲。我們恭候許久了。那劉隊長笑了一笑道。我白天在司令部。因有幾個兵士。犯了我的軍法。我爲着這件事。親自發落了那幾個人。因此出來得晚了。累你們多等。很對不起。儀芙道。不知如何發落的。劉隊長笑說。有何發落。鎗斃罷。衆人聽了。都吃一驚。哲子忙問。究竟犯了什麼法。有這鎗斃的罪名。劉隊長道。法呢。並沒犯什麼大法。祇因他們不聽我的話。所以我便把他們鎗斃了。黃萬卷接口道。不聽說話者無傷也。乃至鎗斃乎。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豈不聞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

死而況人乎哉。劉隊長聽了，不大懂得，料是駁他的話，頓時把雙眼一睜，大聲道：「你這位先生說些什麼？我們當軍人的，言出如山，若有不聽的，便是犯法，莫說是我手下人，即使不是我手下人，我要鎗斃誰，便把誰鎗斃了，看他逃到那裏去。」萬卷嚇得不敢再說。哲子恐劉隊長生氣，慌忙陪笑道：「隊長誤會了，方才黃先生說這種不聽說話的人，應該鎗斃呢。」劉隊長笑道：「那纔對咧。」伯和悄悄問壽伯：「這劉隊長是誰？因何如此蠻橫？」壽伯低聲道：「他乃是我們都督手下五虎將之一，敢死隊的隊長，人雖粗率，却還有些肝胆，本是武教習出身，都督未光復時候，就和他十分知交，所以現在軍政府成立，他的權柄也大得很，我們都不得不拍拍他馬屁。你聽他說話，蠻橫其實並不可怕，因他常說鎗斃人，却從未見人被鎗斃，剛才一篇話也是故意說着哄哄你們呢。」伯和方纔明白。饒笑道：「客齊了，請各位點菜入席罷。」隨把墨盤推向哲子面前，道：「請汪老夫子先點。」哲子滿面堆笑，順手取枝筆，在硯池內潤了一潤，見是枝開花的，忙換過一枝，豈知乃是枝破筆，不覺哼了一聲高喊：「堂倌，取筆叫了兩聲，沒人答應。」饒笑忙替他叫人，鈴按了一按，侍者進來，饒笑命他取筆侍者出去，半晌不見取到，哲子好生性急，只得把那枝開花筆在口中含了，又吮，好容易將筆頭吮尖了，已弄得滿嘴唇都是黑墨，哲子也顧不得許多，略把衣袖拭了一拭，先取菜單一看，見五花八門，寫着二十餘種，都是他愛吃的，一時竟不得主意。

意欲照單全點。又恐肚子裝不下。只得勉強割愛。點了八樣菜。寫罷。見九如已在旁邊恭候。手中還拿着侍者送來的那枝好筆。慌忙起身。讓他點。九如坐下。一手潤筆。一手將哲子的菜單看了。又看連說點得好。他便一一如一的抄了一張。接着魏運同見他二人點的是牛尾湯。增魚。豬排。童子雞。龍蝦。火腿蛋。鹹牛肉。鴨片飯。搖頭說太多了。便減去二色。只點六道。伯和央壽伯代點了六樣。其餘各人挨次點畢。儀芙又拿了一疊局票。先替伯和寫了王熙鳳。再問哲子等人都說沒有。壽伯道。今兒又不是在堂子中請客。況且汪老夫子等都是道學中人。這個俗例。可以免得。儀芙也知除却自己和壽伯伯和外。沒第四人叫局。笑道。免去也罷。隨把寫就的那張局票。撕了。請哲子上坐。哲子讓劉隊長。劉隊長却毫不客氣。大模大樣的坐下。儀芙自居主席。伯和等也隨意入座。儀芙命侍者開了瓶白蘭地酒。先問劉隊長要不要。劉隊長不知這白蘭地酒的方量很猛。平嘗都用高脚杯。喝的他却把大玻璃杯。教他倒見那侍者只替他倒了淺淺半杯。不由的心中冒火。圓睜雙眼。喝道。倒滿了。侍者嚇了一跳。忙滿滿的給他斟了一大杯。下首坐的哲子見劉隊長用大杯喝酒。自己焉肯放鬆。也把大杯給他。倒酒侍者被劉隊長嚇怕了。不敢怠慢。也滿滿的斟上一杯。再看這一瓶酒去了兩大杯。所餘無幾。又見九如守愚等都高高舉起大杯。等着暗想。今兒這班客人。好大酒量。一個個照這樣的大杯斟去。料想非得。

五瓶。蘭地不夠，卽忙又去拿進四瓶酒來。儀美見了，暗暗心痛，却又不能阻擋，見得五瓶酒都開遍了。暗說：完了，完了！這五瓶白蘭地酒已去十五塊錢。今兒這頓請客，至少須得三十塊錢，幸虧得姓康的那邊敲出了五千洋錢，我也有幾百分頭，否則真要大蝕其本咧！一賭氣，便把剩下的白蘭地自己斟上一大杯，一氣喝了三口，同席那位錢守愚先生久慕這白蘭地的大名，今兒與他第一次見面，覺得他初出瓶口，有一股香氣撲鼻，意欲嘗嘗滋味。因見衆人都不曾動自己，也不便出手，然而喉中已癢得不堪，今見主人飲酒，自覺再也忍耐不住，暗想：此時不飲，更待何時？卽忙舉杯笑說：記得小說書上有什麼白蘭地，一杯我看這酒量也未免太大了！一邊說着，一邊已呷了一大口，嚙嚙嚙下肚去，誰知不嚙，猶可一嚙之後，頓覺得喉中辣不可耐，舌頭也變得麻木不仁。那一股辣氣上冲腦門，不知怎的他一雙六親不認的老眼中，竟流出兩滴眼淚來。啊啣二字幾乎出口，忙把酒杯放下，假意嗽了兩聲，掏出手巾拭去眼淚，掩過痕跡，還覺口中熱辣辣的難過。看檯上沒有下酒菜，只得取了塊麵包向口中一送，不料這塊麵包是烘過的，邊皮很硬，守愚門牙已有幾只脫落，很命一咬，麵包皮正磕在他牙肉上，這痛非同小可，而且麵包入口進退兩難，正在無可奈何的當兒，恰巧侍者端上湯來，呷了兩口，纔把半塊麵包送下肚去。這邊錢守愚先生吃了兩椿暗苦，誰知他對面的黃萬卷先生

也鬧了個小小笑話。他見壽伯等吃麪包，都用刀將麪包剖作兩片，在中間塗些糖醬，然後合攏了，細嚼吃。暗想這種大約是內家吃法。往日我見別人吃麪包，都把牛油糖醬塗在外面，有時吃得滿嘴唇都是油醬，豈不討厭？我雖是第一次吃大菜，却不可不裝個內家模樣，免得被人看出外行來。暗中笑，因此也如法泡製。先用布將小刀抹了一抹，然後取起一塊麪包，右手執刀，左手執麪包，看準了，描頭用盡平生之力，一刀切去，吃嚙一聲，已將麪包平分兩片。不過他這把小刀的刀鋒快兼之用力過猛，刀尖略在左手無名指上一帶，已割破了一條口子。萬卷一心專注在麪包上，倒也毫不覺痛。又滿滿在麪包中途塗上一層糖醬，纔將兩半片合攏，笑嘻嘻放下了刀，張開大口，咬了半塊，緩緩嚼着。果然其味無窮。他口中的麪包，尚未入嚙，豈知他左手無名指上的血，已在還席一滴一滴的都滴在他面前檯布上。萬卷素患近視，見雪白檯布上多了幾滴紅跡，還道是麪包內流出來的糖醬，暗說糟躑。可惜，卽忙俯首去舐，舐出了血腥氣，不免有些詫異。再一看這糖，並不是打從麪包內流下，却由他指上滴將出來。纔知割破指頭。此時觸目驚心，覺得傷處微微生痛，暗說壞了。恰巧今兒身畔沒帶刀，傷藥如何是好？猛見面前一只玻璃碟內，滿裝着細白糖，不覺心中暗喜道：白糖敷刀傷，永無痕跡。可謂天假其便。忙用兩指撮起少許，掩上傷口。不料這藥纔一敷上，頓覺其痛澈骨，不由的啊啾連聲。

人驚問所以萬卷一手護着傷指。哼哼不已。却不肯說出緣故。壽伯眼快。見他手指帶血。驚道。莫非黃先生割破了手麼。爲何痛得如此利害。再一看檯上。不覺大笑起來。說道。大約黃先生在傷口內敷了鹽末。因此生痛。你們看檯上。不是落着許多鹽屑麼。衆人聽了。都覺好笑。萬卷方知把鹽末錯認糖末。更覺羞愧難禁。本欲託故逃席。因這大菜是平生難得幾回吃的。祇得暫時忍耐。幸喜衆人志在用湯笑了。一回。便聽得一陣叮噹。盆響。接着魚肉等茶。一道一道的端將上來。你吞我吃。一頓大嚼。竟把這件笑話一併吞入肚去。終席無人提及。連萬卷自己也忘得無影無蹤。但他今兒這一頓吃。却吃出一件很失意的事來。這件事他未免要抱怨已故世的父母。恨他父母生他時。沒給他生得身強體壯。食量兼人。然而他平日在家吃飯時。未嘗不深感他家父母生得他食量弱。小省儉不少。不過今天他吃別人的。免不得又換了一個念頭。因他看哲子先生的樣也。點了八道菜。不料吃到第六道上。已覺上頂喉門。下抵肛門。眼看着第七第八兩道菜。原來原往。豈非是千古抱恨對面的守愚九如。公也。與他同病相憐。守愚因酒力不勝。胃口減色。九如却爲餓過了火候。多吃了兩塊麵包。不意貪小失大。末道鴨片飯。竟不能下嚥。惟有汪哲子先生。却將八道菜吃得涓滴無餘。可見得會長資格與衆不同了。主人尤儀美。本有一件事要借重幾位紳董。不期他所請那些有名紳董。果不出伯和所料。一概謝絕。

到的都是些末等角色。因此未能發表。只算白請了一次。客酒闌席散。已在九點鐘時分。伯和仍由壽伯伴送回寓。萬卷守愚等因難得出城。故而相約往附近翠仙茶園。看一角頭的正廳戲去了。哲子與九如結伴歸家。儀芙待客人散後。付過菜賬。同着劉隊長出了大菜館。走不幾步。忽有幾個便衣的中西包探。和一個三道頭巡捕。趕到前面。向劉隊長打了個照面。問道：這人可是姓劉麼？劉隊長未回言。儀芙代他答應說是的。那幾名探捕聽了。不由分說。圍住了劉隊長。請到捕房去一踉。儀芙莫名其妙。再看劉隊長嚇得臉都青了。問他也說不知爲着何事。儀芙道：有理不愁沒處講。便到捕房去。何妨。若是他們的不是。定須找律師救捕房。賠還名譽損失。劉隊長也說不錯。兩人隨着這班探捕。到了總巡捕房審事處。那西探上前一報告。儀芙聽了。方纔明白。這劉隊長是個過犯。當年犯了事。逐出租界有案。今天私入租界。有違捕房章程。免不得還要過堂擬辦。劉隊長此時俯首無辭。被巡捕押入監牢之內。手攀鐵柵。哭喪着臉。向儀芙道：萬望尤先生轉告都督。設法救我一命。儀芙道：這個自然。你且放心。決無性命之憂。當下儀芙出了捕房。趕到清和坊陸小寶處。找見都督。那時都督正同幾個革命偉人打撲克。儀芙忙將劉隊長之事向他說了。都督也無法可施。旁邊有個朋友道：這件事不須大驚小怪。巡捕房的事。急殺也是沒用。那劉隊長祇可請他在捕房委屈一夜。明日解公堂時。請一個有名

律師上堂。包你一堂完事。饒美聽說重復回轉捕房。告訴劉隊長。不必耽心。當夜又去找到一個做律師繙釋的朋友。託他辦理此案。果然次日劉隊長過堂。並沒受別樣難為。只申斥一頓。重復逐出租界。不過略略丟些面子罷了。這都是後話不提。且說當晚哲子九如二人。散席出來。一同進城。兩人都是步行。一邊走着。一邊談論一件正事。九如道。講到選舉一層。可以不須愁得。好在我們還有一個團體。常言衆擎易舉。我們會中人數雖然不多。若能人人向親戚朋友遠鄰近舍。跟前運動。至少也得一百八十張選舉票。有了一百八十張選舉票。難道一個小小議員。還愁不能到手嗎。哲子道。話雖如此。但權利二字。是人人愛的。試問你我二人。得了利益。誰不想自取。那一個肯拱手讓人。況且我們舊學維持會諸人。與你我資望不相上下的很多。目今大總統恩典。有了這個做官捷徑。他們個個都是公民。誰不眼紅耳赤。躍躍欲試。只苦沒得法兒。無門可入。倘若向他們宣佈了這選舉運動的妙訣。豈非開闢了別人的茅塞。於自己一方面。反有害無利麼。九如道。這固是意中之事。然而有個補救之法。只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不但可免那班人敗壞我們的大事。還可令他們樂為我用。你道如何。哲子拍手叫絕道。妙極了。此法一行。爾我高枕無憂矣。九如道。今年我且讓你。這件事勢不能兼顧。若要兩面不脫空。只恐反變做駝子翻筋斗。兩頭不着實。不過你若得了那樣。這學務裏的事。可要讓我。哲子道。這

個自然事不宜遲。你明兒便叫萬卷發通告。就是後天開會。最要緊的通告。上須寫明。特備茶點。萬萬不可漏脫。如其不寫明。只恐沒有人肯來的。九如笑道。這件事我決不忘。倘若別處開會。不備茶點。我罰咒也不願意去。難道自己開會。這招徠的祕訣。反漏脫不成。說時已到自家門首。九如辭了哲子進內。哲子一人走在路上。好生高興。暗想我汪哲子一介寒酸。讀書不成。考試不第。幸虧口才勝人。得爲舊學維持會會長。社會上居然大有名望。目今有了選舉之制。正是千載一時的絕妙。上進機會。照九如所說之法。運動起來。縣議員一席。十拿九穩。縣議員到手之後。慢慢運動省議員。做了省議員。再設法運動國會議員。一入了國會。只銷逢迎逢迎大總統的意旨。若得總統賞識。便可棄行做總統祕書。做了祕書。便好運動做各部總長。如其得了交通總長。某處鐵路電報局長。缺出有人運動。至少也得幾萬報効。倘使做了財政總長。大借款一次。便有數十萬回扣。一任下來。不愁不多幾千萬銀子。那時衣錦還鄉。名利兩就。古人云。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不料我汪哲子也有此一日。想到這裏。頗以交通財政總長自負。到了自家門口。見那個站崗的警察。未曾向他行禮。不覺勃然大怒。正要發作。猛然想起自己還未做總長。須待一朝權在手。再把令來行。姑且捺下一腔怒氣。走到裏面。又怪他妻女沒起身迎接。再一想。女流何知宰相肚裏好撐船。不必同他們計較。便自己拖一張椅子坐下。此時姜氏

正和女兒如玉在燈下做活計。哲子見如玉渾身縞素，愁鎖蛾眉，不由的想起志敏夭折，自己戀着數萬金存款，致教女兒良宵夜永，獨守空幃，未免有些抱歉。再一轉念，將來爲父的做了總長，少不得要與總統往來，當今大總統公子很多，倘和女兒結下愛情，便可嫁一個總統公子，豈不比平常小學生高出萬倍女兒啊！你休再抱怨爲父的，爲父的自有教你心滿意足的一日呢！此念一轉，不覺哈哈大笑起來。裘氏如玉驚問笑什麼？哲子自覺這些話未便出口，隨說沒有什麼，你們也可熄火了。裘氏知他舊病復發，不去睬他。哲子很覺無趣，一個人先安歇。次日他有事在心，黎明即起，先在書房中吸了一袋煙，打點運動手續，又把上海公民的名冊繙了又繙，將自己相識中交情略深的人名圈出數了一數，共是五十三人，內中有二十一人是舊學維持會會友，一個是妹婿，兩個是聯襟，五個是鄰居，三個是表戚，六個是同學，至交還有幾個，雖然也是親眷，却已許久不通慶弔。如今用得着他們，免不得又要前去聯絡舊學維持會諸人中，單有錢守愚那廝很是可慮，因他人雖不中用，却最歡喜沽名釣譽。當日選舉會長時，會同我競爭過一次，如今雖然被我制服，有時還想爬上我的頭去。幸喜他爲人貪圖小便宜，不如許他舉我做了議員，便把舊學維持會會長讓他，想他一定答應。不過做議員可做總長一事，千萬不可給他知道。他若曉得了，管教又要和我競爭的。打定主意，又吸了一袋旱煙，叫娘

姨買了十文錢燒餅吃了。攏着名冊到錢家去找尋守愚。守愚昨夜在羣仙看了鬚兒戲。今天正在客堂中。指手劃脚的講給他妻女聽。見有客來忙叫妻女迴避了。讓哲子坐下。笑問會長先生。今兒起身得好早。哲子道。還是你早。我起身不多時呢。守愚道。我因昨夜看了戲。所以今天已起來得遲了。往常六點鐘便要起身。吹卯時風的。哲子一眼看見他桌上放着選舉名單。因道。你這選舉信也是昨天送到的。守愚道。正是。只因單子上甲種乙種的名字太多了。我還沒看仔細呢。哲子道。人頭雖多。聽說當選的並沒幾個。守愚道。果然有這句說話。哲子道。但不知守愚先生的意中。想選舉誰呢。守愚道。此是國家大事。必須選舉一位名高望重的。方不辜負這一張選舉票。哲子道。這個固然。但也須得衆人同意。否則舉而無效。豈非白糟蹋一張選舉票嗎。守愚道。果然這一層上也不可不留意的。哲子道。我看守愚先生名高望重。我們還是公舉了足下罷。守愚笑說。這句話我……如何擔當得起。我們會中除却你會長先生以外。名高望重的。沒有第二個了。哲子笑道。原爲這虛名誤人。因此有許多人意欲舉我做議員。你想我也如何擔當得起呢。守愚道。會長說那裏話。你老人家的資格。也未必夠不上議員了。哲子道。夠雖然夠得上。只恐有一部份人贊成舉我。還恐有一部份人不贊成舉我。仍不能足額。那時豈教贊成我的一部份人白糟蹋了選舉票嗎。所以我想還是聯合這兩部份人公舉你。

豈不甚好守愚。沉吟道：「話雖如此，不過你還有一部份人贊成，我恐連一部份贊成我的都沒有。如何是好？」哲子遲疑道：「這又是一個難題了。然而不贊成的人可以運動他贊成，只須略略下些本錢罷。」咧守愚道：「若說運動還不如運動那一部份不贊成的舉你，豈不比我運動全體的省力？」哲子道：「我若做了議員，勢不能兼顧別處。這舊學維持會會長一職，却要勞守愚先生担承了。」守愚笑道：「不是我誇口的話，我錢守愚議員資格雖然夠不上會長的資格，却還擔當得起。你若做了議員，會長之職，我一人准代勞便了。」哲子道：「但你意中究竟舉誰呢？」守愚笑道：「我嗎？自然選舉你。難道還要你運動不成？」哲子大笑，略坐片刻，又談了些閒話，纔告辭出來。再去找尋幾個親戚，這些親戚都是商界中人，不知這選舉一事關係重要，接到了通告信，還當作尋常傳單之類，丟開不作理會。聽哲子談及，方纔搜尋出來看了一遍，不是說人名太多，累贅討厭，便是說我們做生意買賣人，不懂得這勞什子的議會，誰願意丟了自己的工夫去選舉別人。哲子好容易用了許多說話，將這班人開導明白，然後教他們選舉自己。好在這班人都是無可無不可的，聽說並不反對，一口答應。這天哲子雖然賠了些脚步費，了些唇舌，却還出兵有利，水到渠成。晚間九如來家，告訴他通告信已教萬卷發出，自己也替他運動了十來個人。哲子好生歡喜。次日上午，天足不出戶，在家備好了演說底稿，飯後出來，在茶食店中買了一塊。

饅。蛋。糕。肉。餃。之。類。自。己。先。拿。幾。塊。吃。了。然。後。叫。店。夥。包。扎。停。當。親。自。帶。往。舊。學。維。持。會。此。時。離。開。會。時。間。還。早。那。黃。萬。卷。錢。守。愚。衛。運。同。三。人。已。到。會。多。時。一。見。哲。子。提。着。包。裹。進。來。都。說。茶。點。來。了。解。開。來。大。家。嘗。嘗。哲。子。忙。道。茶。點。須。待。開。罷。會。再。吃。倘。若。此。時。吃。光。了。少。停。吃。什。麼。呢。衆。人。聽。了。都。露。出。很。不。高。興。的。模。樣。哲。子。不。取。將。包。裹。脫。手。恐。一。脫。手。又。和。上。回。一。般。被。人。偷。吃。了。大。半。隨。即。喚。茶。房。拿。去。鎖。入。廚。內。自。己。還。未。坐。定。九。如。也。來。了。向。哲。子。說。原。來。你。先。到。咧。我。今。天。還。請。了。兩。個。外。客。哲。子。說。歡。迎。之。至。來。了。不。會。九。如。道。馬。上。就。到。又。問。哲。子。茶。點。買。了。不。會。哲。子。回。說。早。買。了。九。如。道。這。是。少。不。得。的。東。西。快。拿。些。來。嘗。嘗。哲。子。道。等。一。會。罷。待。開。過。了。會。吃。不。遲。正。言。時。外。面。走。進。兩。個。人。一。個。身。長。而。瘦。一。個。身。矮。而。肥。都。在。四。十。左。右。年。紀。九。如。忙。替。哲。子。介。紹。說。這。位。便。是。我。們。會。長。汪。先。生。這。兩。位。是。無。錫。甘。孟。仁。孟。河。金。富。陶。先。生。哲。子。知。道。二。人。是。醫。界。中。有。名。人。物。慌。忙。讓。坐。不。迭。說。難。得。二。公。光。臨。真。乃。敝。會。之。幸。二。人。也。說。久。仰。汪。先。生。大。名。今。日。得。見。不。勝。欽。佩。哲。子。連。稱。豈。敢。九。如。道。甘。先。生。金。先。生。醫。務。很。忙。今。天。辭。却。出。診。撥。冗。來。聽。汪。先。生。演。說。如。此。熱。心。世。所。罕。見。富。陶。道。醫。務。事。小。何。足。掛。齒。半。天。出。診。不。過。一。二。百。元。醫。金。而。已。汪。先。生。的。言。論。乃。是。千。金。難。買。的。呢。九。如。接。口。道。雖。然。是。汪。先。生。言。論。名。貴。然。而。兄。弟。居。間。介。紹。之。功。也。未。必。爲。小。衆。人。大。笑。九。如。又。道。甘。金。二。公。遠。來。想。已。肚。中。飢。餓。快。

拿茶點出來。哲子無奈只得命茶房裝上兩盆蛋糕肉餃。孟仁道：「我們纔吃罷飯，又要用什麼茶點？」如道不必客氣，粗點心隨意用些罷。說時已將一只肉餃塞入口內，守愚萬卷等也一擁而上，你搶我奪，頃刻精光。憐甘金二人空掛這肚中飢餓的名兒，連手也不會動得一動。不一時，衆會友陸續來齊，有幾個眼快的見檯上兩只空盆子，知道茶點已經用過，未免自悔來遲，交頭接耳，切切私議。哲子恐他們走散，忙教茶房搖鈴開會。衆人紛紛入座，先由九如登台報告說：「今天本會開會爲的是選舉問題，這選舉便是目今最重要的事，然而出於創舉，國民往往有不明其中真理，以致廢棄選舉權者。因此特請汪哲子先生將選舉重要關節演說，俾會員各將此意向親友處勸導，庶不致誤會選舉之意。」云云。報告既畢，哲子大踏步跨上演說台，居中站定，向衆人鞠了一躬。衆人照例拍手爲答。掌聲既寂，哲子又嗽了幾口，呷了一盅茶，纔高聲演說道：

列位啊！你們可知現在我人的地位，已不比從前了。從前是專制國的小百姓，目下是共和國的大國民。你道這一大一小是如何過渡的？這都是一班革命志士出生入死，打從滿清政府手裏奪下來的呢。然而他們拚着死命和滿清政府角逐，難道單在這名目上爭一個大小嗎？非也。他們的唯一主義，乃是國利民福。何謂國利？使國家立於安穩不敗之地。何謂民福？使人民得有監督行政之權。國家安

穩則內患不生。外侮不侵。而國事日進於富強。人民監督行政。則公法常存。宵小屏跡。而政治自趨於正軌。世界共和各國行政之道。莫不視民意爲轉移。但一國之內。人民衆多。眼光各異。倘若一一徵其意見。豈不反變做雜亂無章嗎。故有選舉議員之法。縣有縣議員。省有省議員。國會有國會議員。議員都由人民公選。縣議員便是一縣人民的代表。省議員便是一省人民的代表。國會議員便是全國人民的代表。國家行政。須交國會通過。一省一縣行政。須交省議會縣議會議決。所以議員不但爲人民的代表。而且爲人民的喉舌。人民舉了這人做議員。不但把喉舌交付這人。連身家性命也交付了這人。因他辦事得當。則全國人民受他的福。辦事失當。則全國人民受他的禍。責任何等重大。目今我國做行選舉之制。正是民權發展的初步。我人更宜十二分慎重。於選舉議員一層。不事虛名。務取實際。不過我國人的習氣。耳食勝於目睹。若見名單上有一二耳熟能詳之輩。無論是否相識。往往將他名字寫上。試想以身家性命交付一面不相識之人。天下有這等愚夫嗎。更有一種人。愛舉自己親戚。你舉我。我舉你。此種行爲。等於遊戲。還有一班人。喜歡自私自利。偷把自己名字寫上。其實毫無用處。有些眼光稍爲遠大的。將平日辦事熱心公益之人。默記在胸。選舉時便寫這人的名字。此舉也未必有效。因選舉議員。全憑多數公意。若以一二人的私見。萬萬不得效力。而且反將選舉票丟於無用之地。

豈不可惜。要知民國選選。四年一度。這張選舉票。便是我人參與政治的一分權利。我人既有這一分權利。便當做一樁正用。豈可輕於放棄。故選舉第一要着。須揀一個與自己有密切關係之人。更須有見識。有口才。有資望。有肝胆。最妙會見他辦公益事。真具熱心。真有才幹者。方能當選。還須在團體中互相討論。公同選舉。這人。不但自己舉他。更須勸諸親好友。一齊舉他。不舉則已。一舉務使有效。那纔不辜負這一張選舉票呢。這便是選舉的真意思。想必列位早明白了。尤望在座諸公。將兄弟這片說話。向親友處廣爲傳布。使人人不致誤會選舉之意。放棄國民權利。實乃中華民國之幸也。

說罷。人一齊拍手。哲子含笑下台。九如又上台發表演道。

方纔汪哲子先生一遍演說。於選舉真意。巨細無遺。更無須兄弟饒舌。但兄弟還有一層意思。勢不能不發表發表。便是適才汪先生所說選舉第一要着。須揀一個與自己有密切關係之人。我以為更須與公衆有關係者。方能入選。譬如我們舊學維持會團體雖小。成立已久。將來議員中如無本會會員在內。以後會中應與應革之事。恐不能順手。兄弟以為須得推選一個會友去做議員。倘嫌人數過少。不妨向親友處勸導。講到本會同人中見識。口才資望。肝胆應推汪哲子先生爲第一。兄弟的鄙見。便選舉汪哲子先生。不知衆位意下如何。

這幾句話纔一脫口便聽得台下掌聲大作有如春雷震耳一般止是

好憑覆雨翻雲手

巧逞爭權奪利心

欲知後事請閱下文

第十四回

選舉運動成笑史

婚姻反覆墮奸謀

演說已畢甘孟仁金富陶二人有事先走九如悄悄告訴哲子說他兩個交游頗廣所以我特地請來聽你演說倘在病客跟前談及此事或能在無形中多運動幾張選舉票也是說不定的事哲子好生感激稱謝不已隨說明天准備午膳請九如先生到寒舍便飯又邀錢守愚黃萬巷衛運同李耐庵吳士泯李仰之六人作陪衆人俱說准到哲子見一班會友還呆坐不走知道爲着茶點問題忙叫茶房將剩下的蛋糕肉餃搬出衆人一見眼都紅了不由分說搶吃乾淨纔一閃而散哲子回家見左近一家門口許多人擁擠不開疑是打架的慌忙分開衆人上前觀看不意是一月新開肉店這許多人都來買便宜肉的哲子自覺好笑暗想明天請客那班朋友須得犬魚大肉的請他們吃一頓這裏新開肉莊何不順便買一塊錢肉回去因卽掏出一塊洋錢丟給掌刀的說費神切一塊錢五花肉那掌刀的認得哲子是隔壁紳董汪老爺卽忙陪笑說原來是汪先生此時沒得好肉我已差人宰了兩口

豬少停肉到了。切好送到府上來罷。哲子笑說很好。那掌刀的待他走後和夥計們一商議說這位汪老爺爲人不大好。打發而且我們開張在他家隔壁。將來還要靠他照應。理該送些敬意。他既來買肉。收了他一塊錢。不如送半口豬去。兩面光輝。計議已定。隨即開了半口豬。叫夥計扛着送進汪府。哲子見了。驚訝說這許多肉。做什麼。掌刀的笑道。這肉一半是汪先生買的一半是小店敬意。哲子笑道。如此很難爲你們了。忙摸兩角洋錢給那夥計。掌刀的執意不受。丟在桌上了。裘氏母女笑說。這肉店老板好客氣。哲子哼了一聲道。客氣也很不容易呢。我若不做說到這裏。忽然中止。改口道。試問第二三個誰能化一塊錢買半口豬呢。裘氏母女大笑。今天哲子這一塊錢肉。不但買得便宜。而且第二天請個並沒添別樣葷菜。却從半口豬上生發燒一味白蹄。一味紅燒塊頭肉。一味菜心肉圓。一味豆腐干炒肉絲。一味豆腐皮。肉一味。蘇菜肉片湯。一味肉釘。墩醬一味。肉絲炒蛋。共是八樣菜。九如等都吃得十分滿意。還說我們都是自己同志。主人何必設此盛饌。席間哲子又提起選舉問題。喜的並無外人彼此暢意談論。萬卷說我已打定主意。選舉汪先生。不但我自己選舉汪先生。而且我命兩個豚兒也選舉汪先生呢。九如哼道。萬卷先生這句話太豈有此理了。怎把我們都當作你家豚兒呢。萬卷謝罪不遑道。恕我無心。我不過脫口一句話。不道九如先生竟挑起眼來了。衆人都笑將起來。守懋道。

別混鬧罷。正事要緊。在座諸公。自然人人舉汪先生的了。但不知列位親友中。有幾個可以拿穩辦得到。我有四個舍親。原說舉我的。如今我請他們改舉汪先生。都已答應了。萬卷道。我有五個耐庵道。我有六個士泯說。我親眷多得很呢。而且我沒事時。常去走動他們。都聽我意旨辦事。如今爲着汪先生的事。不免多去跑跑。大約都可以辦得到。九如道。這些空口白話。誰多誰少。都不能作數。汪先生請你拿名單出來。哲子忙把名單取出。九如搬過筆硯。說請各位把親友名字摘出。以便查考。守愚摘了半天。只有三個萬卷。兩個耐庵。連一個也沒有。九如道。何如爭多論少。都是沒用。就真有這幾個人。也未必人人肯聽你的話。即使面子上答應你。背地裏仍照自己意思。你又。能。奈。何。他。不。成。我。說。還。是。各。自。竭。力。運。動。能。多。得。一。張。選。舉。票。便。多。一。分。希。望。勿。存。私。利。盡。力。爲。之。決。無。不。能。到。手。的。事。衆。人。都。說。此。言。有。理。哲。子。道。飯。冷。了。大。家。吃。完。了。再。議。不。遲。用。罷。飯。議。論。半。天。仍。無。頭。緒。九。如。等。各。自。散。去。單。有。衝。運。同。一。人。留。著。哲。子。裝。了。袋。早。煙。遞。給。他。運。同。接。過。煙。袋。吸。了。幾。口。四。顧。無。人。笑。向。哲。子。道。我。却。有。一。個。絕。妙。運。動。法。兒。不。知。會。長。贊。成。不。贊。成。哲。子。忙。問。是。何。妙。法。運。同。道。我。看。名。單。上。有。許。多。公。民。都。是。法。華。龍。華。浦。東。的。鄉。愚。很。有。幾。個。目。不。識。丁。之。人。在。內。不。知。那。班。調。查。員。如。何。把。他。們。調。查。在。內。哲。子。道。這。也。難。說。因。這。班。人。鄉。愚。雖。然。是。鄉。愚。然。而。身。未。犯。法。公。民。資。格。仍。在。調。查。員。勢。不。能。獨。獨。遺。漏。他。

們但我與這班人素不相識說來有何相干運同道你說不相干我却以爲有一個絕好利用機會這班鄉愚平日原不知何爲國事常言說春耕夏獲秋收冬藏纔是他們的本分講到選舉議員監督行政他們連睡夢中也未必想到有這八個大字那通告信送去他們又何嘗知道這一張空文中有利在內一定置之不理我們只須打一百十張五分頭的大麵票子挨戶分送附一張名片推說是衙門裏派下來的教他們選舉時務必前去照名片上三個字寫不准弄錯如有不能寫字的可教他們馬上學習起來想必三個字也沒甚難處這班鄉愚眼孔小怕官畏勢聽說是衙門裏的事一定不敢違背而且有大麵可吃自然人人歡喜來選舉了這豈不是一樁價廉物美的絕好買賣嗎像你昨天那般開會辦法固妙然而會友中人人都有權利思想的假如應了方才九如那句話面子上答應你背地裏仍照自己意思你又能奈何他不成故要運動知有權利的人還不如運動不知有權利的笨伯爲妙哲子拍掌叫絕說此法更好了運同先生設想高妙令人欽佩之至大號叫衛運同果然名不虛傳但不知要用多少麵票運同道一張麵票便是一張選舉票你想要多少選舉票呢哲子道大約二百張也就夠了運同道如此就打二百張麵票足矣哲子算了一算說一張麵票五分五七三十五文二百張共是七千文洋價一千三百文六塊錢可兌七千八百文除去七千文打麵票還多八百文

大約做往來的車錢夠了。這事兄弟重託運同先生了。說着摸出六塊洋錢，交給運同，又深深作了個揖。運同慌忙還禮道：彼此至交，理當效勞。車錢一層，何必客氣？哲子道：爲朋友的事，決無教你賠脚步之理。運同又向哲子要了兩盒名片，辭別出來。一路走着，越想越佩服自己的法兒。高妙。回到家中，却又有些後悔，不該把這絕妙法兒，傳授哲子。理應自己弄個議員做做，每年也可多幾百元進款。幸得他將這事全權託付與我，我何不把他的錢，爲自己運動橫豎。這種事無憑無據，待發表出來，我得了議員，諒他也奈何我不得主意。既定當時，便去打了一百張麵票，化了三千五百文錢。餘多的一概入袋。又自己印了一百張名片，將哲子的名片藏過，須備停當，親自下鄉走了一趟。果然那班鄉愚，當他是官府派來的，十分敬畏。運動完畢，還假意到哲子跟前，去復命。哲子那知就裏，千恩萬謝，又留他吃了頓飯。選舉那日，如坐針氈。從此便和士子聽放榜一般。眼巴巴望到發表出來，那汪哲子的大名，竟落在孫山之外。哲子這一急非同小可，不但把穩瓶打破，而且化了不少錢的氣。從何處發洩，四路託人打聽得自己只有二十六張選舉票。心中暗想：衛運同替我發出二百張麵票，據他說一張麵票便是一張選舉票。理該有二百張選舉票。還有舊學維持會二十一個會友，連自己三十二個親戚，應該有二百五十三張選舉票。打一個八折，也該有二百另二張。爲什麼變做了二十六張呢？莫非監視的

從中作弊麼。後又聽得衛運同也有二十餘票。未免有些詫異。暗想不料運同那斷無聲無臭。也有人選舉他做議員。心中正自疑惑不明。事有湊巧。有一天他妹夫來家。說話間談及地方選舉。他妹夫笑說。這遭選舉。真所謂怪態百出。有許多投票的。連字也寫不周全。開筒時。一字不着的。也有。姓名顛倒的。也有。別字連篇的。也有。寫名不寫姓的。也有。總計廢票有一百餘張。最奇怪的。內中有一大半。大約舉的是一個人。却有的寫術運圓。有的寫行車回。這種都不像個人名。或者是舉衛運同。寫錯的。亦未可知。哲子聽說。恍然大悟。知道着了衛運同的道兒。心中好不氣憤。忙把楊九如請來。將一情一節。告訴了他。九如也代他生氣。哲子算了一算。說將他二十餘張和我二十六張併合。共有五十多張。已可及格。不料他從中作梗。弄得兩敗俱傷。豈不可惡。九如勸道。你也不必動氣。常言說得好。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所謂明鎗容易躲。暗箭最難防。從古以來。小人變生肘腋的。不知凡幾。吃一回虧。學百回乖。以後只消時常留意着這班人便了。講到選舉議員。這回不着。還有下回。你可知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何苦無名火高到萬丈呢。別的不說。我們會中會友陳浩然的兒子續娶。後天便是正日。禮還沒送。你想究竟如何辦法。哲子道。仍用舊學維持會出面。送一幅呢軸便了。九如道。若用團體出面。祇恐又和上回一般。大家老着面皮不肯出錢。後來仍是辦事人晦氣。倒不如爽快。我們幾個化錢的出

面那班人送不送由他。哲子道：「這個辦法也好，就合四個人公送一幅呢緞便了。」九如道：「四個人合送一幅呢軸，很不好看，而且每人差不多也派到一塊洋錢，何不合八個人送一幅緞軸呢？」哲子道：「緞軸也未必見得便宜。」九如道：「目下畫錦里的緞軸，每副連字只得五塊錢，送去却有一塊錢力金可賺。五塊除掉一塊，只得四塊。八個人分派，每人只出得半塊錢，他們還須掛在居中，豈不又省錢？」又光祿、哲子笑道：「你也算盡算絕了，連一塊錢力金也算進在內，就照這樣辦罷。」不知是那八個人。九如道：「我二人還有萬卷守愚耐庵士，泯運同仰之六個。」哲子怒道：「衛運同那廝，你還要拖他在內，則甚？」我想明兒把他逐出，舊學維持會呢？」九如道：「你又要霹靂火似的了，教你不要氣，只要記古人喜怒不形於色。我勸你以後面子上仍同他好好的，只須存在心上便了。」哲子仍憤憤不已。九如勸慰一番，辭了哲子，自去預備送禮不提。且說陳浩然的兒子，便是光裕，他自與邵氏覲面以來，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兼之舅母薛氏，又時常同他取笑，說把王家嫂嫂做媒給他。光裕面上雖然不答應，心上却十二分願意。不過他自存了這個念頭之後，見了邵氏，反覺有些靦覷，不敢多同他搭話。因恐旁人見了，向他說笑，這也是少一面嫩之故。豈知却與他舅舅錢如海一個絕好機會。光裕那知情海中，有此勁敵，滿心指望地方平靖，搬回家去之後，向母親說了，教張媽作媒，娶意中人回家，共遂于飛之樂。不期李氏那晚跌

傷了腿。邵氏伴入醫院。一去月餘。杳無音信。陳太太急於搬進城去。光裕未便攔阻。私下還想待李氏腿傷平復。仍搬回他家對門居住。豈知望眼欲穿。王家婆媳仍未見回來。心中好不着急。意欲到舅舅家去探聽他婆媳消息。又自覺難以爲情。有一天他見對門空屋中有人出入。還道是邵氏婆媳搬回來了。與匆匆的過去一看。不料大失所望。却是另外新搬來的一戶人家。並非邵氏婆媳。光裕此時再也忍耐不住。私向張媽詢問。張媽支吾以對。光裕見他藏頭露尾。益發懷疑。再三盤詰。張媽勸他不過。只得傾吐無餘。光裕聞得邵氏已嫁如海爲妾。宛如晴空中起了個霹靂。氣得半晌無言。心中暗想。舅舅爲人。外貌十分誠實。不料他存心如此險詐。自己有了一個老婆不足。還要強佔我那意中人作妾。真可謂人面獸心。衣冠禽獸了。可怪邵氏平日貞節自守。食苦安貧。竟也朝秦暮楚。願爲妾媵。真令人夢想不到。也是我瞎了眼珠。錯用愛情之過。一個人越想越恨。竟又茶飯少進。精神恍惚起來。浩然見兒子悶悶不樂。不免有些着急。想出許多方法。總不能令他開懷。恰巧浩然有個族弟。叫做澹然。也是教育界人物。開着一所坤權女學堂。這天開會。浩然弄得一張入場券。給光裕去看。光裕也欲借此散散心。歡然願往。到了這女學堂門前。第一個遇見的便是他族叔澹然。光裕素同他脾氣不對。兼之胸

孺子不可教也。正言間，他長女瓊仙走來，問道：「方纔進去的可是光裕哥哥麼？」瓊仙憤憤的道：「你問他則甚？這種畜生，目無尊長，一定不得出息，也是我陳氏家門不幸。」瓊仙知他發了脾氣，嘵嘵不休，不聽他說。他笑了一笑，進去尋見光裕，把父親生氣之事告訴了他。光裕笑道：「我斗胆，不怕妹妹生氣，說一句放肆話，你家這位尊大人，那副嘴臉，我見了已覺作惡。若要同他談論，祇恐連隔夜飯都要嘔出來。」瓊仙道：「莫說你了，便是我自己，若同他多說了些話，總覺越說越惹氣，毫無一句中聽的，不知是何緣故。」光裕笑道：「這叫做自己不諒，與人何尤？」瓊仙不覺失笑。光裕正要問他近來看什麼書報，忽聽得背後嚶鶯聲，叫了一聲：「瓊仙姊，你原來在這裏。」瓊仙找了好半天，光裕回頭一看，見也是個學生打扮的少年女子，約在二十一、二歲之間，中等身材，面色雖不十分白嫩，却生得眉畫春山，目瑩秋水，丰神綽約，舉止大方，不由的暗暗叫好。那女子見光裕眉清目秀，鼻正口方，衣衫個個顯盼動人，站在當地，宛如玉樹臨風一般，也未免心中一動。瓊仙雖是個未出閣的閨女，已有二十左右年紀，兼在北洋女學堂讀書多年，那兩隻慧眼中，已看得出風情月意。今見二人神態有異，不覺暗暗好笑，忙答應道：「萍姊找我何事？」我正同我家哥哥講話呢。那女學生聽說，又向光裕看了一眼，道：「原來瓊姊與令兄談話，我在教員室等你罷。」瓊仙慌忙將他一把拖住，道：「我們自己兄妹，萍姊何必迴避？我來替你們介。」

紹介紹這位是我同學郭鏡萍小姐。這位是我族兄陳光裕。你們從此可認得了。說着。嘖嘖一笑。光裕帶笑向鏡萍鞠了一躬。鏡萍也含羞還了一禮。瓊仙又待開口。忽然課堂中鈴聲大震。光裕道。開會了。我們去聽演說罷。瓊仙道。虧你說得出呢。開會演說。老生常談。差不多。耳朵裏已聽得起了。老繭了。方才我約鏡萍姊同到十六鋪新舞臺去看日戲。恰巧你來了。你若愛聽演說。儘願聽你的演說。否則可要敲你一個小小竹槓。請我們倆看戲。東道何如。光裕道。我因一個人煩悶。故來赴會聽演說。如其你們肯陪我看戲。真是再好也沒有。小小東道何足道哉。瓊仙大喜。催他就走。光裕也不向澹然告辭。同着瓊仙。鏡萍。雇車。逕奔十六鋪新舞臺來。這新舞臺可算得中國改良戲館的鼻祖。起初固然天天客滿。夜夜獲利。後來北市大舞臺歌舞舞臺新舞臺接踵而起。日新月異。北市的看客漸漸不願南來。新舞臺也。未免門前冷落。車馬稀。生意大為減色。因此每夜排演重頭戲。以爲招徠地步。今天的日戲。乃是全本黑籍冤魂。光裕已看過多次。因此精神並不注重在戲文上。却把看戲的眼光。改看鏡萍。他與鏡萍本坐在一間包廂之內。中間隔着瓊仙一個人。瓊仙坐了一會。起身小解。光裕站起。讓他走後。坐下時。趁勢將椅子向鏡萍這邊一挪。不料這張椅子太魯了。咯吱响了一聲。光裕慌忙掉到瓊仙坐的那張椅子上。坐下說這裏的椅子太蹩腳了。不得法。還要跌交呢。鏡萍聽了。並不回答。只盈盈向他一笑。

列位要知我國自西學昌明以來男女中間的界域早爲自由二字破滅得干干淨淨古來女子見了男人便有什麼羞答答不肯把頭抬的惡習其實同是一個人又不是麻面癩痢頭怕被男人恥笑有何可羞自經改革以來已無此種惡習男人既可飽看女子女子亦可暢閱男人未始非一件快事然而這就是說的普通男女講到一班學界中人文明灌輸既多自由進化自然愈速往往有素不相識的男女一鞠躬之後便可高談闊論也不顧什麼大庭廣衆之中衆目昭彰之地甚至一年半載之後居然結下一個小小文明男子這也是物極必反文明極了略略含些野蠻性質正所謂物理循環天然的妙用在下不是格致家却也研究不出許多原理單表光裕自得鏡萍一笑之後便問他這齣戲可曾看過鏡萍說看過一次光裕便和他談戲自從戲上談到鴉片烟又自鴉片煙上談到通商瓊仙解罷洩回來見自己座頭被光裕佔去只得在光裕的座位裏坐下聽他們高談闊論只是抿着嘴要笑光裕鏡萍二人毫不覺得再從通商上談到西文又從西文上談到學堂再由學堂上談到文明結婚這一談工夫大了文明結婚還未談完戲文已經告畢只得把談鋒中止散出戲館光裕走到外面要請鏡萍瓊仙二人去吃大菜二人並不推却一同到四馬路吃了頓大菜纔各自回家光裕到了家中想起這天外飛來的待遇好不心滿意足平日睡在牀上總是短嘆長吁今天忽然高唱入雲起來

他父母見他一旦改相都驚疑不定。次日瓊仙差人送來一封信，乃是鏡萍因昨天擾了他的大菜，今天還席請他仍到昨晚這家大餐館中晚餐。光裕好生快活，換了一身洋裝，與匆匆的前去赴約。吃罷之後，仍由光裕出資，請他們看夜戲。自此時常相請，他二人交情漸密，熱度驟增。光裕又私問瓊仙知道鏡萍是南翔世家，父母尙在瓊仙自幼與他同學。後來又同在北洋女學堂讀書，因革命起事，南省學生退的很多，二人也聯袂歸家。那時軍事方殷，上海有一班英雄，發起一個女子北伐隊。鏡萍熱心國事，也報名入伍，隨軍攻伐南京雨花台血戰場中，也曾印過他弓靴足跡，因此可算是個女偉人。光裕聽了，益發敬愛。有一天瓊仙獨自一人來找光裕，關頭一句便說：「我替你同鏡萍作媒。」光裕久有此意，只恨吐不出牙。關聽瓊仙一說，忙道：「此話怎講？」瓊仙道：「你莫非反不願意嗎？」光裕臉一紅，道：「我有什麼不願意？只恐鏡萍不願意罷了。」瓊仙嘆道：「唉，你真是個笨伯。」鏡萍蓄意已久，見他不向他求婚，還道你不願意，所以教我來探你的意見。你如其不願意，彼此只當沒有這件事。如若你也有意思，待我去向他家爹爹郭先生處說了一准成功。彼此行了聘，免得再在外間約來約去，教旁觀的替你們難過了。」光裕滿面緋紅，釘了瓊仙一眼，又帶笑問進：「這句話真的嗎？」瓊仙道：「自然真的，誰來哄你？」光裕聽說不由的心花怒放，向瓊仙連連作揖道：「好妹妹，拜煩大力替我成全此事，做哥哥的一輩。」

子。忘。你。不。了。瓊。仙。笑。道。你。這。人。也。忒。煞。前。倨。後。恭。了。方。纔。爲。什。麼。橫。我。眼。睛。呢。光。裕。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我。沒。橫。你。眼。睛。不。過。我。素。來。有。些。瞪。白。眼。的。毛。病。瓊。仙。道。也。罷。我。待。你。毛。病。好。了。再。同。你。做。媒。不。遲。光。裕。陪。罪。道。好。妹。妹。你。真。作。弄。我。咧。算。我。錯。了。我。先。給。你。作。個。揖。如。能。替。我。把。媒。人。作。成。功。了。改。日。我。還。有。一。個。好。東。西。謝。你。呢。瓊。仙。碎。了。一。口。道。郭。先。生。那。裏。我。准。替。你。去。說。倘。若。你。父。母。不。肯。答。應。如。何。是。好。光。裕。道。這。可。無。慮。他。們。自。你。嫂。嫂。故。後。一。向。勸。我。續。娶。我。因。不。得。可。意。人。兒。故。情。願。獨。宿。他。們。常。同。我。嘮。叨。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我。都。不。去。睬。他。如。今。我。自。娶。願。婦。他。們。焉。有。不。允。之。理。瓊。仙。道。很。好。此。時。暫。勿。向。他。們。談。及。待。我。那。邊。去。說。好。了。再。作。道。理。光。裕。道。遵。命。瓊。仙。走。後。光。裕。喜。得。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晚。間。幾。乎。在。睡。夢。中。唉。將。出。來。那。邊。鏡。萍。得。了。瓊。仙。的。回。音。也。是。一。夜。不。曾。合。眼。來。日。早。起。瓊。仙。到。來。鏡。萍。知。道。談。判。將。次。開。場。卽。便。託。故。避。開。瓊。仙。見。了。郭。先。生。先。同。他。談。了。些。閒。話。漸。漸。到。鏡。萍。身。上。瓊。仙。問。他。今。年。可。要。教。鏡。萍。到。北。洋。讀。書。去。了。郭。先。生。道。目。今。新。法。與。從。前。大。不。相。同。了。從。前。古。法。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孩。兒。家。只。要。識。幾。個。字。看。得。下。一。封。家。信。已。可。毋。庸。讀。書。了。我。家。鏡。萍。自。八。歲。開。蒙。到。今。年。二。十。二。歲。已。讀。了。十。來。年。書。外。國。文。理。我。雖。然。不。懂。中。國。文。理。我。看。看。也。可。以。將。就。得。了。因。此。我。意。欲。教。他。學。些。家。政。慢。慢。學。一。個。男。家。不。必。再。讀。什。麼。書。了。瓊。仙。道。伯。伯。之。言。果。然。

不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萍姊已在待字之年。擇婿一層。自不能不從速了。郭先生聽說。口內不言。心中暗想。你說得好老口的話。怎不想想自己。也是個待字閨女。說什麼擇婿一層。不能不從速。居然侃侃而談。毫無赧色。豈不是一樁笑話。因道。陳小姐之言。固然有理。老夫因不得一個門當戶對的人家。故而遲遲至今。尚未成就。瓊仙道。我替萍姊做個月老。不知伯伯肯不肯。郭先生道。不知是那一位瓊仙道。便是我的族兄。叫做光裕。今年二十七歲了。斷絃待續。爲人頗爲聰明。性格既甚謙和。品貌亦極清秀。論門第則書香世澤。詩禮傳家。與伯伯府上。可謂門當戶對。這郭先生人頗忠厚。耳朵最軟。聽瓊仙說得這般好。想了一想。道。這也並無不可。但塾房一層。不知老妻意下怎樣。還須問問他呢。瓊仙當下又到後面。尋見郭太太。照樣說了一遍。又添枝接葉。加上許多好處。郭太太聽了。很是滿意。不過塾房一節。也頗爲猶豫。老夫妻兩白子。一商議。說還是問女兒自己。叫了鏡萍來。問時。鏡萍不肯開口。問了半天。只說得一句。聽憑爹爹。父母親作主。這問題解決之後。瓊仙奔到光裕處報信。光裕喜不勝言。當時稟明了父母。浩然夫婦亦各歡喜。彼此一言爲定。只待擇日行聘。光裕忙着置辦聘禮。又打聽得郭先生夫婦五旬雙慶。便備下一副重禮。署款郭太親翁。下書姻弟陳浩然。郭先生也下了一張親翁請帖。雖然尙未納采。彼此俱以姻戚相稱。誰知這一來。却觸怒了一個人。這人便是瓊仙的父親陳澄。

然他女兒幹這件事。他自己毫無所聞。那天到郭家慶壽。見浩然送的聯幃。不覺暗暗詫異。隨問郭先生道。原來令愛納了采了。郭先生道。纔只談起。還未定行聘日子呢。澹然道。不知是誰作冰上人的。郭先生笑道。是令愛作合。配與令姪。難道陳先生還不知道嗎。澹然聽說。暗吃一驚。假意笑道。果然有這句話。這幾天學堂裏的事。一忙就忘懷了。這夜澹然歸家。大大把瓊仙埋怨一頓。說你不該瞞着我。去同光裕作媒。可知光裕這畜生。本是個沒有出息的東西。誰叫你幹這些閒事。將來好處。按你不着。如出了什麼岔子。怕不給郭家唾罵一世呢。瓊仙也因光裕近日常同鏡萍兩個人出去游玩。沒他的份。心中頗爲不樂。深自懊悔。替他們撮合成了。到如今忘恩負義。今被父親一責。胸中更自納悶。賭氣說道。橫豎他們還未行聘。你去教他們毀約便了。澹然聽說。暗想。果然還來得及。破壞他們這件事。次日先去找尋浩然。問他光裕的婚事。可是你作主的。浩然說是光裕自己看上的。澹然嘆道。這也難怪他。們究竟少年人血氣未定。只知好色。那願利害。我自家人不能冷眼旁觀。你可知郭家女子數年前已不十分規矩。自到北洋去後。更弄得一塌糊塗。去年入了什麼女子北伐隊。跟着一班當兵的同往南京路上。曉行夜宿。何堪設想。後來這女子北伐隊回滬時。產下私孩子的。不知凡幾。可怪你也不打聽。打聽。隨着他們混鬧。娶了這種媳婦。不怕玷辱祖宗的麼。浩然聽了。雖然有些疑惑。還不能深信。澹然

知他沒有定見。光裕一來，又必言聽計從。說也沒用。隨到郭家，對着郭先生道：「令愛婚事，是小女做的。我卻有一層情節，不能不申明在先。祇恐老先生事後知道，要見怪我家小女，故我特地前來告訴一聲。我家小姪，脾氣素來不好，品行更爲卑鄙，自己並無學問，還喜歡在外間惹草拈花，動不動糾合一班流氓，同人打架，已故的姪媳，便爲這些事氣死的。故而令愛過門前去，務須令他留意。郭先生夫婦聽說，慌道：這便如何是好？澹然道：有何法想，除非不受他家的聘。郭先生也說：幸得尙未納采，還有挽回之法。不過有言在先，怎好抵賴。澹然道：口說無憑，怕他則甚。鏡萍在隔房聽得真切，知道父母有悔婚之意，好生着急，忙來找尋瓊仙，求計瓊仙，也冷冷的答道：「這件事，我很對你不起。我家哥哥爲人果然不十分正派，便是姊妹之間，也要偷偷摸摸聽說。以前還同一個什麼小寡婦，相好近來，不知如何又拆開了。這都是我的不是。當日沒告訴你。鏡萍聽說，哭道：這都是你害我的。瓊仙道：此時還來得及呢。你又沒受他家的茶，算不了他家的人。鏡萍無言，掩淚自回家去。隔了一天，澹然又到郭家獻計道：「我看令愛這件事，還須早些設法抵制。待到那邊前來納采，雖然可以拒却，不過彼此多句話，大家場面攸關，不如給他一個迅雷不及掩耳，早些把令愛嫁出，即使後來發覺，木已成舟，諒他也無法可施。剛巧我有個同學朋友，新自美國回來，也是斷絃待續，年紀雖然略略大些，手頭很有幾個錢兒，而

且學問也比小姪高出萬倍。與令愛相配，真可謂郎才女貌。我意欲代他二人作伐，不知郭先生意下如何。郭先生夫婦聽說明知這新郎年紀已是不小，究比女兒嫁給一個流氓好些。當下一口答應。澹然又道：事不宜遲，後天恰是黃道吉日，便用轎前盤的辦法。當日成禮，免被前途知道。又起糾葛。郭先生夫婦本是出名的爛好人，聽澹然說光裕如何如何劣跡，便當光裕是個勢惡土豪一般。但求逃過此人，無論如何都狠願意。鏡萍一方面自聽瓊仙一派說話之後，也就變了方針，悉由他父母作主。這邊急忙忙的預備嫁娶，可憐光裕還在夢中終日興忽忽的奔來奔去，辦了許多鏡萍素日歡喜的物件，以備日後行聘之用。這天合該有事，光裕恰巧從一個同學處回家，經過城內某處，見一家做喜事的正在軍樂洋洋行那文明結婚之禮。光裕素性好事，擠上前去觀看，見那新郎高冠禮服，年紀已有四十上下，嘴唇上留着兩引八字鬚，精神頗為英武。新娘頭上頂着一幅粉紅洋紗，長拖至地，玉面含羞，粉頸低垂，光裕見了，暗想這新娘好生面善，仔細一看，不禁滿心疑惑，走上一步，借着燭光，看得十分真切，不覺倒抽了一口涼氣。原來這新娘非別，便是他未婚妻郭女士鏡萍。正是

女子嫁夫真便易

男兒娶婦轉煩難

欲知後事，請閱下文。

第十五回 寫狀辭滿腹牢騷 露機關一牀繡枕

光裕萬不料有此變局。此時只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依他一團火性，便要闖進去，打毀他們的禮堂，拔掉他們的花燭，治那男的一個強佔人妻之罪，治那女的一個背夫私嫁之罪，無如自己一個人勢孤力單，他們人多氣壯，雙拳難敵四手，不動粗則已，如一動粗，自己准吃他們的大虧，沒奈何，只得捺下滿腔烈火，也不願再看他們成禮，怒冲冲的奔出，並不同家，逕去找尋瓊仙理論。豈知瓊仙已到郭家吃喜酒去了，光裕撲了個空，只得重回家內，越想越氣，連夜飯也沒吃，和衣睡在牀上，伏枕啜泣。浩然夫婦見了，又慌得手足無措，盤問他時，只是閉口無言，連聲長嘆。浩然夫婦嚇得面面相覷，毫無主意，都說這幾天好端端的，天天興致勃勃，買長買短，爲何今天出去了一躑，又發起老牌氣來了。光裕聽了，益發難受，霍的坐起，把檯上紙包內那一面新配好的金鑲小洋鏡，取在手中，惡狠狠的用力向窗外拋去，下邊乃是石板地，玻璃投石，只聽得嗒的一聲，已跌成四分五裂，浩然搶奪不及，大聲說奇哉怪哉，這面洋鏡不是你贊他配得，非常精緻，四邊縷着水面浮萍花樣，暗合鏡碎之意，背後還刻着鏡萍名字，你說諸般聘物之中，當推此鏡爲第一的麼？怎的一冒火便隨手搗碎，將來行聘時，免不得又要重配。光裕不等他說完，氣憤憤的道：說什麼行聘？今生今世已用不着這兩個字了，更要

用什麼撈什子的洋鏡。浩然笑說：「我知道了。大約你同鏡萍鬥了口咧。夫婦淘氣，事極尋常。你們兩口子還沒成親，何必如此容易生氣。又何必冒火到這般地步。我勸你們小夫妻兩個安穩些罷。如今尋愁覓恨，將來如漆投膠。我替你們想想，未免太不值得。這句話說得陳太太也笑了。光裕賭氣，把兩手堵住雙耳，不作理會。浩然夫婦坐了一陣，自去安歇。光裕對燈悶坐，滿腔愁恨。一件件湧上心來，想起那日在坤權女學堂與鏡萍邂逅相遇，一見留情，兩心相印。花晨月夕，誓海盟山。我因他學問性情俱臻上乘，纔有意娶他。他也真心愛我。自經瓊仙作合以來，兩方面俱甚滿意。便是近來購辦各物，有許多都是他自己揀中的。因何纔只數日不見，便二三其德，改嫁別人。若是他與那人有約在先，便不該答應我。既已答應了我，更不該重許別人。若說是他父母之命，則據瓊仙所說，固然是他父母親許我的。若是有意作弄我，我與他們無怨無仇。若是翻戲騙局，我又沒有什麼錢財落他們之手，真令人難以索解。不過鏡萍以女子之身，朝三暮四，人盡可夫。着實有些可惡。此種行爲，出之舊女界，尙且不可。况他是學界中人，我若不懲戒他，一下子將來人人效尤，還當了得。然而用什麼法兒懲戒他呢？想了一想，說有了。不如控之法庭，與他對簿公堂。無論官司贏不贏，當面羞辱他一番，也可稍出心頭之氣。想罷，磨濃了墨，執筆在手，忽然想起這公文程式，素未見過。新式狀紙，不知如何寫法。在書架上尋來

尋去想找一本書中有狀辭的照樣無如滿架圖書都是些西游記封神榜三國水滸金瓶梅之類再也找不出狀辭末了在公案中翻出一篇狀辭雖然語意陳舊却還可以用得因即做其大意寫道具狀人陳光裕年二十七歲江蘇省上海縣人告爲聘妻不貞悔婚改嫁仰懇提案懲辦以維風化而警刁頑事竊生於去年七月間因元配故世中饋乏人主持至今年三月中旬由族妹瓊仙代聘郭某之女鏡萍爲繼室雙方合意彼此同心惟拘於俗例猶未擇定吉日舉行聘禮寫到這裏暗想既未行聘則無憑無據如何控訴猛道有了那日郭先生做壽會下過一張陳大親翁的請帖豈非一個真憑實據幸得我至今還藏着未動不如將這句話寫上以爲兩方面俱有成約的左證繼續寫道

彼此俱上流社會中人一諾千金理無翻悔且本月某日郭某五十初度致生父請柬稱爲陳大親翁此即郭某承認締結婚約之明證不意郭某首鼠兩端鏡萍居心叵測生於本月某日行經城內某街目覩鏡萍與某姓男子舉行文明結婚之禮其故何在頗難索解而悔婚改嫁已無疑義伏念婚嫁爲人生百年大事詎容任意翻悔背盟毀約律有明條爲此敬求青天大老爺訊予提懲以重婚約而尊法律謹狀

歌 浦 潮 第十五回

四

附郭某五十初度請柬一封。

寫罷復讀一過。覺這青天大老爺五個字。很有些不妥。丟下狀紙。靠在床上。默想更改幾個字兒。他這半天連跑帶奔。又氣又急。把身子累得乏了。方纔寫了這張狀辭。似乎把滿腔氣憤。都傾吐在一張紙上。胸中反覺一爽。此時靠上床。竟不知不覺。迷迷糊糊的睡着。這一睡直睡到來朝日上三竿纔醒。醒來見他父母俱在他房中。他父親正拿着他昨夜所寫的一張狀辭。講給他母親聽。光裕見了好生着急。奔上去要想搶時。浩然卽忙將那張紙兒捏做一團。藏在懷中。道：「你也太癡了。郭家既如此無理。你也該找原媒講話。豈有事體未明。貿然控告之理。況且你昨兒所見那個女子。或係誤認。亦未可知。怎可不調查明白。一團烈火似的。如其弄錯了。豈不難以下場麼？」光裕道：「這個決不弄錯。況且事後我曾去找尋瓊仙。瓊仙不在家中。據說到郭家吃喜酒去了。這更是鏡萍出嫁的明證。浩然道：「這又奇了。瓊仙不是替你做媒的麼？鏡萍悔婚。瓊仙不能辭責。決無不通。於你反自去吃喜酒之理。明明是一個大大漏洞。我省還是你自己不知檢束。瓊僂鏡萍二人。見你癡呆。故意造作這個圈套。戲弄於你。况那郭先生也未會同你會過面。焉肯輕易把女兒給你。這些事在先。固然是糊糊塗塗的。如今迴想起來。很覺此中大有疑竇呢。光裕道：「但那一封請帖。不是由郭家發出的麼？」浩然道：「請帖雖由郭家發出。郭

先生又沒親筆簽字。當不得憑證。焉知不是鏡萍搗的鬼呢。光裕聽了。覺得這些道理。都出他意料之外。竟垂頭喪氣。無言可答。浩然夫婦。見他神氣沮喪。恐他連遭失意。釀成心疾。因此幾面託人替他物色一個相當妻小。不上幾天。有個姓王的親眷來說。某家小姐。年方二九。人才還生得不錯。性格也十分和淑。而且粗知文字。不知光裕意下如何。浩然說。還得弄張照來看看。那姓王的急去拿來一張小照。光裕看了。說照上看的不十分仔細。須得親自照一照面纔行。姓王的又設法請那小姐看戲。約光裕到戲館中去看人。那小姐雖不十分美貌。却這生得素面蛾眉。修短合度。光裕看了。很是滿意。浩然夫妻喜不勝言。向那姓王的請了八字。給合婚的算過。並無冲礙。好在聘物都是現成的。揀了個吉日。下聘後。約隔半月光景。便成其大禮。這天的陳家。真所謂百輛盈門。高朋滿座。男客中浩然的幾個朋友。汪哲子。黃萬卷。錢守愚。楊九如等一班人。還有光裕許多同學。在大廳和廂房中。排開五桌筵席。歡呼暢飲。其樂融融。樓上女席。只擺得兩桌。首席上坐的是光裕前妻之母徐氏。和他女兒蘭因。還有舅太太薛氏。和次女秀英。以及掌珠愛珠姊妹二人。六個人共坐一桌。徐氏因心痛亡女。免不得流了幾滴眼淚。薛氏張媽竭力相勸。說何太太不必悲傷。目下光格續娶了。和你女兒在着一般。將來仍要來。來往往。仍和從前一樣的呢。徐氏纔收住眼淚。薛氏又敬了他兩杯酒。徐氏一氣呷乾。不意酒力不勝。

兩頰頓時紅將起來。眼看着秀英說：「二小姐近來益發好看了。不意幾年不見，竟長得和一朵花一般。大小姐爲何不來呢？」薛氏道：「秀珍因在醫院中陪着他寄母，所以沒來。徐氏又道：「少爺也沒來罷。還有那位新姨奶奶，怎麼也不會來。這句話還沒說完，急得張媽忙在他背後搯了一下。徐氏也知說錯，即忙住口。已是不及。薛氏早已聽見連張媽的動作也都在眼內。假意說：「少爺因藥房事忙，故沒空來。還有你不是說的老太太麼？他老人家因年紀大了，路上很不方便，故已有幾年不出大門了。徐氏張媽還道薛氏聽錯，十分歡喜。其實薛氏早把這句話牢記在胸，暗想他所說新姨奶奶四字，很是蹊蹺。我看如海近日的行徑，也大爲可疑。往年雖然有時住在外面，然而一個月至多五六天。自今年正月以來，一月內竟有大半個月不回家。問他時，不是說藥房中事忙，便是說醫院中沒空。但有時聽他說話，又說今年兩處都蝕本的，可見事忙沒空，都是推託。一定住在小老婆那邊。不過他娶妾一事，家中從未有一字提及。不道連外邊那些不相干的人都已曉得。可見得已非一朝一夕了。此事車夫阿福一定知道。我回家須得查他一個水落石出。這天薛氏坐的是自家包車。回家時，如海尙未回來。秀珍却在家中。薛氏問他：「今天怎不宿到醫院中去？」秀珍說：「方纔我回來，見家中沒人，因此未走。明天再去便了。」薛氏便說：「時候不早了，你姊妹先去安歇罷。」秀珍姊妹走後，薛氏命松江娘姨喚車夫阿福上來。

正要問他說話。忽然下面門鈴聲響。薛氏知道如海回來了。不便說話。隨叫車夫退去。不一時如海上來說。可有一角洋錢。我下面的黃包車錢還沒開銷呢。薛氏忙摸出一角小洋。給松江娘姨去付車錢。又附耳向他叮囑了一句話。那松江娘姨點頭理會。下去給了車錢。旋即上樓覆命。仍向薛氏附耳說了。薛氏略一點頭。如海毫不在意。問道。你衣裳還沒換。想必纔從城內回來。那邊客人多不多。新娘子好看不好看。薛氏一面更衣。一面答道。客人連女席共只七桌。新娘子中等人材。身段很小。巧有樣。如海笑道。便宜了。光裕這孩子。薛氏聽說向他釘了一眼。換好衣服。打開手巾包。取出兩只梨。問如海吃不吃。如海說。冷的不吃。薛氏微微一笑。自己削一只吃了。笑說你家姊妹。抱孫念切得很。巴不得光裕今天娶了她。婦。明天便養個兒子。你道可笑不可笑。如海道。他也年紀大了。難怪不想孫子。咧。薛氏道。我家老太太也常想個孫兒。我又年紀老了。生育不下。你怎不體貼老人家意思。娶個妾若能生下一男半女。也可延錢氏一脈。如其一味固執。己見。倘若竟不能生子。在親眷中明白的。固能體諒。還有那班不明白的。祇恐還要說我器量小。不許你納妾。致絕了你家後嗣呢。如海聽說向薛氏面上端詳了一會。笑說。我已這般年紀。還想娶妾麼。不是怕你吃醋的話。我若要娶妾。已早早娶了。祇因我們失婦。素來十分恩愛。教我怎捨得納妾。况且娶妻娶德。娶妾娶色。你德也有色。也有。我還要納什麼妾。你也

不必倚老賣老。究竟你還不滿四十歲呢。古來五十得子的也多得呢。常言寡慾多男子。我們將來只消寡慾。白能多生兒子了。薛氏抿着嘴一笑。彼此絕口不談。各自解衣安歇。第二天早起。秀珍恐奇母牽掛。叫阿福包車送他到行仁醫院。無雙因昨夜如海與秀珍一個都沒有陪他。很爲寂寞。秀珍來時。正披衣欲起。見他進來。抱怨道。你昨兒天還沒黑去的。怎麼去了一夜不回。累我盼望了半夜。秀珍道。昨天因母親同妹妹進城吃喜酒去了。我回家時。見沒人看屋。等他們到來。已是夜深。故未回來。昨天我還遇見那人。他告訴我。明天後天大後天。在醒民新劇社串三天戲。你愛去看不看。無雙問是那一個。秀珍道。便是我那天告訴你的吳美士。你難道忘了嗎。原來這吳美士。便是那天倪俊人在徐園請客時。串小生的那個新劇家。伯和見他同兩個女郎。鬼鬼祟祟。出了影戲場。這兩個女郎。卽是秀珍姊妹。他們口中雖說去看新戲。其實并沒到新戲場去。却躲在一個僻靜所在談心。那夜秀珍回到行仁醫院。無雙問他園中有何熱鬧。秀珍逐件告訴他時。却把這吳美士也帶進在內。說他做戲如何認真。人材如何體面。無雙聽得心熱了。便叫秀珍打聽他幾時在那裏做戲。我們須得去看一下子。秀珍得了這一句話。宛如奉着將軍令一般。天天在外間和吳美士私會。便是昨日他也相會過。纔回轉家去。因此無雙說他天還沒夜走出。其實他回轉家時。已經上燈許久了。這天秀珍將美士要在醒民串

戲等話告訴了無雙。無雙十分高興。到次日傍晚。雇了一部馬車。兩個人都濃妝豔抹。無雙穿着一身黑大襟。上掛一條珠串。顆顆有黃豆般大。當頂心簪一朵珠花。正中鑲着一粒金鋼鑽。閃閃放光。背後梳一條髮辮。紮根處也盤着珍珠。手腕上套着一副金釧。一副珠釧。兩手指上帶着幾隻鑽戒和寶石戒。下身並不繫裙。露出五寸上下的粉紅繡鞋。瘦怯怯的身材。襯着珠光寶氣。益覺美麗。動人。秀珍穿的是粉紅襖袴。粉紅高底鞋兒。頸間圍一條珠項圈。也梳着髮辮。却用大紅頭繩紮根。髮邊夾着一隻金鋼鑽的外國夾針。光華耀目。兼之他本來生得粉面朱唇。明眸皓齒。配上這一身裝束。真不愧如花似玉。傾國傾城。兩個人站着衣鏡前。看了又看。都捨不得跑開。恰巧如海推門進來。一見笑說。你們又打扮着要到那裏去了。秀珍回說看戲去。如海又向無雙打量了一番。豎起一個大拇指。道。頂刮刮無雙。呷了一口。帶秀珍出了醫院。坐上馬車。先去吃大菜。又兜了兩個圈子。纔到醒民新劇社來看戲。這天做的是紅樓夢。賈玉初試雲雨情。那扮賈寶玉的便是吳美士。他雖然已有二十多歲年紀了。此時塗脂抹粉。渾身錦繡。在戲台上看去。宛似個十七八歲的小孩子一般。無雙見他齒白脣紅。翩翩年少。心中很是愛慕。美士一眼看見秀珍坐在樓上。旁邊還有個三十多歲的美婦人。週身插戴的珠寶。足值幾萬銀子。暗想這大約是秀珍所說的寄母了。聽說他手頭着實有錢。又見他兩只慧眼直

釘。着。自。己。不。覺。又。驚。又。喜。喜。的。是。好。事。從。天。降。這。婦。人。明。明。有。意。於。我。倘。能。弄。他。上。手。半。生。吃。着。不。盡。驚。的。是。聞。得。他。丈。夫。是。個。有。財。有。勢。不。好。惹。的。人。物。這。件。事。仍。屬。空。想。而。且。秀。珍。面。上。也。有。些。對。他。不。住。幸。得。此。時。他。兩。個。人。坐。在。一。起。不。如。給。他。個。兩。面。討。好。主。意。打。定。故。意。賣。弄。風。流。把。眼。風。一。五。一。十。的。送。將。上。去。無。雙。秀。珍。二。人。果。然。落。了。他。的。圈。套。秀。珍。一。方。面。固。以。爲。這。些。眼。風。都。是。我。獨。得。的。權。利。自。然。一。五。一。十。受。之。無。愧。在。無。雙。一。方。面。却。以。爲。花。落。水。留。情。他。來。的。眼。風。便。是。我。去。的。眼。風。的。報。酬。因。此。也。一。一。含。笑。默。受。他。二。人。自。得。其。樂。如。醉。如。癡。看。罷。回。來。交。口。稱。贊。這。吳。美。士。的。戲。做。得。真。好。第。二。天。又。去。觀。看。無。雙。打。扮。得。格。外。風。光。美。士。更。抖。擻。精。神。眉。目。挑。這。天。算。不。得。做。戲。只。可。稱。他。們。三。個。人。眼。皮。兒。交。戰。有。幾。個。冷。眼。旁。觀。的。新。劇。家。見。此。情。形。暗。暗。稱。羨。美。士。的。豔。福。不。已。到。了。第。三。天。上。無。雙。情。不。自。禁。喚。了。個。茶。房。過。來。問。他。美。士。家。住。那。裏。那。茶。房。回。說。不。十。分。仔。細。聞。得。他。在。上。海。並。沒。住。家。現。在。借。住。在。一。個。什。麼。旅。館。中。秀。珍。接。口。說。早。梁。溪。旅。館。那。茶。房。道。果。然。是。梁。溪。旅。館。無。雙。問。秀。珍。如。何。知。道。的。秀。珍。臉。一。紅。道。我。是。聽。別。人。說。的。無。雙。命。那。茶。房。退。去。私。與。秀。珍。計。議。道。這。人。雖。然。做。了。戲。舉。動。却。還。文。明。而。且。很。討。人。歡。喜。既。然。他。住。在。旅。館。中。不。如。叫。他。搬。到。行。仁。醫。院。去。暫。住。沒。事。時。談。談。說。說。倒。也。十。分。有。趣。的。倘。若。他。嫌。房。租。太。貴。我。門。補。助。他。些。便。了。秀。珍。聽。說。正。中。下。懷。極。口。贊。成。

說這人果然出身並非下賤。也會讀書畢業。因父母早世。纔流落做戲。若教他住在一起。確有許多好處。無雙大喜。便教秀珍設法寫了一張字條。命茶房遞給美士。美士看了。很不明白。暗想這紙條寫着。請移寓跑馬廳行仁醫院十字。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我又沒害病。住到醫院中去。則甚。便問茶房。這條是誰教你送的。那茶房說是包廂中兩個女人教我送的。美士盤問年貌。曉得是秀珍等二人。明知此中必有用意。便拿着字條。走到戲房門口。向秀珍等一揚。秀珍帶笑點了點頭。美士大喜。將紙條藏在貼身。隔了一天。秀珍又到梁溪旅館找尋美士。問他爲何不搬。美士道。我正要問你。昨夜的字條。是何用意。什麼醫院不醫院。我又沒害病。到醫院中去。做什麼呢。秀珍笑着。把無雙的意思告訴了他。還說他因你至今還未搬去。焦急得什麼似的呢。美士笑道。這真是再好也沒有的事。我們二人也有許多益處。但你何不爽爽快。直接對我說。却弄這個玄虛。令我懷疑了半天。秀珍道。你說得好寫意的話。我同你認識之事。豈可給他知道。他若在我父親跟前漏出一言半語。還當了得。美士道。但你家寄母在院中養病。你陪着他。我好端端的。住到醫院中去。成何體統。秀珍道。這有何妨。那醫院原同客棧相做。只消有錢。都可住得。誰管你有病沒病。目下我們貼隔壁。有間空房。你趕快搬進去。如若遲了。恐被別人佔去。那就彼此不便了。美士大喜。當日到行仁醫院賬房接頭過了。講定明天搬去。無雙滿擬。

着美士見了字條。一定馬上就來。豈知候了一天毫無影響。心中十分焦急。意欲着人往梁溪旅館探問。又因如海在旁。未便啓口。晚間同秀珍談論。秀珍也說不知爲何。今天不來。或因不及舒齊。明天大約可以搬來了。無雙睡在床上。左思右想。一夜未睡。第二天早上聽得隔壁空房中有人說話。忙教娘姨去看。回說有人搬了進來。無雙聽說好似接着了斗大明星一般。卽忙喚醒秀珍。教他快去看。分明秀珍穿好衣服出去。半晌笑逐顏開的進房。說果然來了。無雙好生歡喜。也不想再睡。披衣起身。往日他一定要吃過午飯。纔打點梳粧。這天一起來。便催娘姨給他梳頭。那娘姨很爲詫異。無雙梳好頭。又塗脂抹粉。更換衣服。娘姨還當他有事出去。問道。奶奶一早到那裏去呢。無雙道。我不出去。換不得衣裳。麼娘姨不敢再問。無雙打扮既畢。却又呆住了。還有那美士也滿腔希望的搬進仁醫院。以爲與秀珍無雙二人住在一處。便可暢所欲言。豈知一到裏面。反變做可望而不可卽。雖然打了幾次照面。却連話都不能說了。你道爲何。原來院中人多眼雜。秀珍是院主的女兒。無雙是院主朋友的愛妾。上上下下沒一個不知道的那黃可安醫生。每點鐘至少也得在仲房門口經過十次。而且俊人如海。二人又不時來往。無雙平日住在此間。覺得比在家自由。到了這時候。反覺處處礙眼。一舉一動都受拘束。一連數天。好生不耐。美士時常在他房門口探頭探腦。無雙見了。更覺心如火熱。秀珍雖然有時。

掩○到○美○士○房○中○去○講○話○無○雙○頗○不○謂○然○有○一○天○早○上○秀○珍○回○家○去○了○俊○人○如○海○都○不○會○來○無○雙○暗○想○這○
是○很○難○得○的○機○會○不○可○錯○過○便○把○娘○姨○喚○到○床○前○道○你○棉○襖○破○了○怎○不○做○件○新○的○穿○穿○那○娘○姨○笑○道○不○
怕○奶○奶○見○笑○我○們○幫○人○家○的○一○個○月○賺○幾○個○錢○拿○回○家○去○吃○用○還○恐○不○夠○那○裏○有○錢○做○新○衣○裳○呢○無○雙○
在○枕○畔○摸○出○五○塊○洋○錢○給○那○娘○姨○道○這○是○我○送○給○你○做○新○衣○裳○的○娘○姨○接○了○喜○出○望○外○說○多○謝○奶○奶○給○
我○這○許○多○洋○錢○教○我○怎○好○意○思○呢○無○雙○道○你○且○收○下○不○用○多○說○替○我○把○隔○房○那○個○姓○吳○的○少○爺○喚○進○來○
我○有○話○同○他○講○他○進○來○之○後○你○須○要○如○此○如○此○少○停○老○爺○或○是○錢○少○爺○黃○醫○生○來○問○及○只○說○奶○奶○到○親○
戚○家○去○了○那○娘○姨○得○人○錢○財○自○不○能○不○與○人○消○災○當○時○諾○諾○連○聲○奔○到○隔○房○向○美○士○丟○了○個○眼○色○輕○輕○
說○奶○奶○喚○你○美○士○認○得○他○是○無○雙○的○娘○姨○聞○言○喜○不○自○勝○出○了○自○己○房○門○怕○覺○心○頭○突○突○跳○個○不○住○探○
頭○向○無○雙○房○中○一○看○見○裏○面○靜○悄○悄○的○一○個○人○兒○都○沒○有○鐵○床○上○羅○帳○深○垂○下○面○放○着○一○雙○淡○湖○色○繡○
大○紅○海○棠○花○的○拖○鞋○像○是○個○沒○有○起○身○的○光○景○美○士○很○覺○志○忑○站○在○房○門○口○不○敢○進○內○被○那○娘○姨○在○他○
背○後○用○力○一○推○說○進○去○罷○看○什○麼○美○士○身○不○由○已○跨○進○房○內○不○料○那○娘○姨○却○在○外○邊○趁○勢○將○門○兒○帶○上○
拍○塔○一○聲○已○在○外○面○下○了○鎖○美○士○大○驚○失○色○暗○說○不○好○莫○非○他○們○設○着○圈○套○想○敲○我○的○竹○槓○把○我○一○個○
人○鎖○在○房○內○如○何○是○好○心○中○正○在○着○急○忽○聽○床○上○輕○輕○幾○聲○嬌○咳○美○士○纔○知○床○上○有○人○暗○想○事○已○如○此○

不。如。冒。險。看。他。一。個。究。竟。便。壯。着。胆。子。走。近。床。前。揭。帷。一。看。只。見。無。雙。獨。自。一。人。沉。沉。睡。熟。吳。眸。微。掩。吹。氣。如。蘭。一。床。大。紅。縐。紗。棉。被。蓋。至。腰。際。上。身。穿。着。件。粉。紅。衛。生。絨。衫。有。幾。個。紐。子。不。會。扣。上。露。出。雪。白。胸。脯。一。手。捧。心。一。手。壓。在。被。上。現。出。金。釧。和。那。只。鑽。戒。美。士。見。了。反。覺。難。以。爲。情。慌。忙。縮。手。不。迭。站。在。床。前。連。呼。吸。也。不。敢。放。重。深。恐。驚。醒。了。他。的。好。夢。美。士。雖。然。如。此。留。意。不。料。無。雙。猛。然。醒。來。見。床。前。站。着。個。男。子。驚。起。問。是。那。個。美。士。平。日。頗。稱。能。言。善。辯。此。時。不。知。怎。的。目。定。口。呆。做。聲。不。得。無。雙。問。了。一。聲。見。他。不。答。現。出。怒。色。道。你。究。竟。是。誰。大。清。早。起。到。我。房。中。作。甚。快。些。說。出。來。否。則。我。喚。人。送。你。巡。捕。房。裏。去。了。美。士。不。知。他。是。真。是。假。心。中。甚。爲。疑。惑。只。得。半。吞。半。吐。的。答。道。我。便。是。隔。房。的。吳。美。士。無。雙。向。他。面。上。仔。細。看。了。一。看。道。你。便。是。唱。新。戲。的。吳。美。士。麼。到。我。房。中。來。則。甚。哦。我。知。道。了。聽。說。你。近。來。很。想。弔。我。家。寄。女。秀。珍。的。膀。子。所。以。今。天。早。起。掩。到。這。裏。想。幹。那。傷。天。害。理。之。事。幸。得。秀。珍。出。去。了。落。在。我。手。內。也。是。天。網。恢。恢。合。該。你。的。報。應。來。了。你。可。知。秀。珍。是。他。家。父。母。託。我。代。管。的。他。家。父。母。是。何。等。樣。人。我。又。是。何。等。樣。人。况。且。這。裏。雖。然。是。醫。院。公。地。但。我。作。了。臥。房。便。是。三。尺。童。子。也。不。能。輕。易。進。內。你。是。何。人。竟。敢。闖。將。進。來。真。的。胆。也。太。大。了。一。定。送。你。到。巡。捕。房。去。先。問。你。一。個。私。闖。閨。闥。之。罪。再。辦。你。一。個。圖。姦。處。女。的。罪。名。你。纔。知。道。我。的。利。害。美。士。分。辯。道。不。是。我。自。己。進。來。的。是。你。家。娘。姨。喚。

我進來的無雙道那更放屁了。娘姨豈有喚你進我房來之理。你也不見得如此好說話。娘姨叫你怎麼便怎麼。倘若叫你吃屎問你吃不呢。此時抵賴沒用了。巡捕房自有分曉。說罷便要高聲呼喚。美士急了。雙膝跪下道。求奶奶饒了我罷。委實是娘姨喚我進來的。他還把房門反鎖着。我斗胆也不敢弔你家小姐的膀子。都是那天殺的娘姨。哄我進來上當的呢。說時兩只眼圈兒都紅了。似乎要哭。將出來無雙心中頗爲不忍。不覺嘆喟一笑道。你這不中用的東西。同你說說頑頑便當真了。多大的孩子。可要臉麼。地上很不乾淨。快些起來罷。一面說一面親手攙扶。美士執住無雙兩手。站立起來。趁勢向前一撲。無雙冷不防倒在床上。兩個人跌做一團。須臾美士聽得門外有個男子同娘姨問答之聲。慌道有人來了。如何是好。無雙道莫做聲。這是秀珍的父親。我已叮囑娘姨自有說話。回他決不進來。你休害怕。美士還是索索亂抖。無雙搖頭說你這人太中用了。怎麼一點兒丈夫氣都沒有。在這醫院中固然不是個安穩所在。你今天沒事。便給我去看看。可有相宜的兩上兩下房子。如其看對了。再告訴我回去觀看。這裏有五十塊錢。你先拿去作爲丟定洋付房租之用。事不宜遲。愈快愈妙。美士說這個自然隔了一會。娘姨四顧無人。開門進來。向美士笑了一笑。又對無雙道。外邊已在開飯了。無雙催美士快走。叫他那事千萬不可忘却。美士答應着。掩回自己房中。心中好不快意。摸出無雙給他

的五十塊洋錢看了。又看暗想。今兒與他初次相識。便與我五十塊錢。將來日子長了。怕不整千整萬的送給我麼。真是我吳美士的好運來了。吃罷飯。即忙出去找尋房屋。看來看去。在盆湯弄橋下德安里內。看對了一所兩上兩下的石庫門屋子。每月租金二十四元。另加看門費六角。還要一個月小租。美士回去。私向無雙說了。無雙也偷着出去看了一躉。很是滿意。先丟了幾塊定洋。教房東粉刷一新。然後雇人裝配電燈。自己到木器店中買了兩房外國傢伙。一張鐵床。又替美士辦了一部包車。再給美士二百塊洋錢。命他購買家用一切雜物。以及下人睡的床鋪。客堂中桌椅等物。擺設起來。儼然大家用了兩個娘姨。一個車夫。美士先搬進去住着。無雙因他衣衫陳舊。吩咐裁縫給他做了許多華服。無雙日間常到德安里與美士私會。晚上仍宿在行仁醫院。這件事除了他那個心復娘姨之外。連秀珍根前也瞞得水洩不通。秀珍因美士忽然搬去。很是不捨。美士推說住在外間。花消太大。所以搬往朋友家去暫住。秀珍信以爲真。却也無法阻止。有一天秀珍因薛氏有事喚他。告訴無雙說。今夜不能來院。須宿在家中。無雙答應了。秀珍去後。無雙也叮囑娘姨看守房門。自到德安里去。去不多時。如海來了。見無雙不在。問娘姨奶奶到那裏去了。娘姨回說。到親戚家去的。如海坐了一會。猶未見無雙回院。便出院自去辦他的事。這夜如海因有朋友請他吃花酒。散席時已交一點多鐘。忍回家敲門驚動。

多人便打算不回家去。宿在行仁醫院。到得院中。喚醒那娘姨問他。奶奶回來不曾。娘姨答言。奶奶早已睡了。如海即便推門進內。那娘姨攔阻不及。如海開了電燈。照見鐵床上羅帳低垂。床前放着一雙淡湖色繡大紅海棠花的拖鞋。如海仗着酒興。上前揭開了帳子。見無雙蓋着一條大紅縐紗棉被。蒙頭而臥。如海揭被一看。不覺倒退了幾步。咄咄稱奇。說這是那裏說起。原來這床上睡的並非無雙。却是幾個繡花枕頭。直放在床中。蓋上棉被。裝做一個人睡着模樣。正是。

虛留繡材謀何巧。

密佈疑雲事太玄。

欲知後事請閱下文。

第十六回 一觀察無意撞木鐘 兩偵探有心敲竹槓

當下如海大聲喝問娘姨。這是什麼回事。奶奶究竟往那裏去了。床上的花巧是誰做的。娘姨嚇得面如土色。半晌不能開口。如海益發生氣。催他快快實說。否則我一定要告訴倪老爺。重新辦你。娘姨嗚嚕道。奶奶出去時。說到一個小姊妹家去。並沒說不回來。我因等他到十二點鐘。還不見回來。不覺睡着了。方纔少爺問我時。我因睡得糊裏糊塗。信口回答。所以說錯了。講到床上的衾枕。乃是白天奶奶自己擺着頭的。我因忘却替他收拾。不料被少爺看見。疑心到別的上。去。少爺如若不信。待奶奶回來。

時間他自己便了。如海聽了，雖然不十分相信，却也無言可說。因問奶奶可曾說過。到那一個小姊妹家去。娘姨回說這却不知。如海默然。回到賬房中，宿了一宵。次晨早起，一間無雙仍未回院。如海不免有些着急。暗想他幾月來從未在外邊過宿，怎的昨天出去，一夜不回，莫非在外出了什麼岔子麼。他是俊人，重託我照顧的。如若有了三長兩短，教我如何交代。而且俊人說不定就要來了。倘被他知道，昨晚一夜未回，免不得又有一場大鬧。無雙若能早些回來，或可將他瞞過。但無雙此時還未歸院，少停俊人來撞破了，如何是好。不表如海着急，且說無雙到了德安里，與美士閒談至晚，吃過夜飯，無雙要走。美士說這裏新宅，你還沒住過宿，今兒何不住一宵。明天再走。料想難得一夜不回醫院，決不致露出馬脚。無雙一想，今夜恰巧秀珍不來陪我，俊人夜間是決不來的。惟有如海那廝說不定半夜三更闖進房來。但他有幾夜不會來了。料想沒有這種巧事。因此放胆留宿。又見美士沒帶戒指，便在自己指上褪下一只紅寶石的戒指，給他套上。次日起來，用過早點，美士開廚取出一只紅木鏡匣，裏面梳篦、牙針、髮刷，一應梳頭物件俱全。無雙見了，笑道：「你這精靈鬼，虧你想得週到。」美士笑說：「這是要緊物件，怎可遺漏。蓬着頭出去，未免旁觀不雅。」無雙笑着，命娘姨給他打了一條髮辮。雇車回到行仁醫院，已是午牌時分。娘姨接着，告訴他如海昨晚進房看破機關。今天一早已着人來問了幾次。此時還

在賬房中等你呢。無雙聽了，未免着慌。問你怎樣回答他的。娘姨從頭至尾向他說了。無雙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隨說你且到賬房中去看。看着錢少爺如還未走，請他進來。我有話說。娘姨答應着，走到賬房門口。見如海正背着雙手，低着头，踱來踱去。聽得脚步聲響，還道俊人來了。慌忙舉目觀看，見是娘姨。忙問奶奶來了不曾。娘姨說早來了。請錢少爺進去呢。如海如釋重負，三脚兩步奔到無雙房中。無雙一見，笑說你昨夜受驚了。又捧起那個繡花枕頭，笑道這是我的替身。你還認得他麼。如海也不覺笑將起來。無雙又道大約你昨夜還當我跑了呢。我今兒合該不回來，讓你多着一夜急。看我家老爺問你要人時，如何交代說罷，拍手大笑。那娘姨也在旁邊笑了。如海不能插口，只得陪着他們笑。笑了一陣。無雙又道，事有湊巧。我早起在床上裝了一個假人兒，不曾撒去。幸得我跑開了。你把他當作我。倘若我在這裏，你還要當我床上藏着個漢子呢。一面說，一面又笑得前仰後合。如海待他笑聲略止，問他昨夜究竟宿在何處。累人耽了半夜心。無雙道我昨天先去看一個小姊妹，又因乾娘家許久沒去。故出來時，又到乾娘那裏去了一蹓。他留我吃了晚飯。正想走時，不料又來了幾個小姊妹，硬拖我又麻雀足足又了一夜。早上略睡片刻，已有十點鐘光景。梳好頭，急急忙忙回來。你們已鬧得天翻地覆。照他們的意思，還要留我住一天。倘若我真個住下，不知你又要耽心得怎樣了。說罷，把手帕掩着口。

又格格笑個不住。如海道：「原來如此，祇因你沒向娘姨說明，累得大家懷疑。下次只消告訴娘姨，回來不回來，就不致鬧出笑話。而且俊人兄來時，也有個交代了。」無雙笑道：「他決不致疑心我逃走的。」如海道：「這個自然，誰疑心你逃走呢？」彼此一笑。如海見傭婦開飯進來，說：「今兒的菜不好，便寫條子着人叫了幾樣菜，與無雙同桌吃了。」纔走。無雙因見如海毫不懷疑，漸漸把膽子放大，竟有時冠冕堂皇的，不回醫院，推說住在小姊妹家。其實却在德安里陪着美士。美士自結識無雙之後，借客棧一變而為租公館，呼奴使婢，有吃有用，鮮衣華服，進出都是包車，好不闊綽。那一班同伴，見他一旦平地昇天，都嘖嘖稱奇不已。內中有兩個做小生的，一個叫王漫游，一個叫裘天敏，還有兩個做花旦的，一個叫顏天孫，一個叫孫映玉，都是煙花隊裏能手。明知美士舉止異常，定由此中得法，但不知究係那一條路道。又因自己雖然吊上了幾個婦女，奈都是些青樓中人物，絕頂算了個兩不來去，那裏來的倒貼。因此見膾心喜，意欲打聽美士結識的究係何人。四個人相私議，漫游說：「美士一定姘着個官家小姐，因他常帶着奇異新式的寶石戒指，這種戒指式樣古老，決非尋常人家所有，但他時常更換，可見得不能當作己物，定係有人偷出，借給他帶帶山風頭的。這人能偷得出這些貴重物件，雖不能稱作正主，然而必非外人，大約是主人的女兒。」故我料想，不知那一個官家小姐給美士搭上了。天孫搖頭說：「不

是我看美士近來場面很闊。包車金表。金絲眼鏡。天天換行頭。這種手面。豈是人家小姐所能辦得到的。看來還像是有錢人家姨太太。映玉道。我以為也不是小姐。也不是姨太太。却是一個做官人家大太太。衆人都問何以見得。映玉道。你們那天。不會見他給我們看的一個小金元寶麼。據他說是替親眷拜壽得來的。你想美士這種人。有什麼好親好眷。即使有這一門大闊大富的親眷。也未必肯把金元寶當拜壽錢。不問而知是那話兒送他的了。但既做得壽。可見其人年紀已是非青。能把金元寶任意送人。權柄一定不小。不是個做官人家的大太太是誰。天敏道。聽你們三個人的說話。都有些相像。究竟誰像誰不像。恐你們自己也不能明白。老實一句話。瞎猜是沒用的。最妙問他自己。漫游冷笑道。好聰明的話。試問你自己。軋着幾個妍頭。肯告訴人麼。天孫道。我却有一個法子。先要打聽美士小房子租在那裏。天敏道。這個我却知道。有一天我見他坐着包車。打從新馬路出來。那小房子一定也在新馬路。映玉道。我在開北公益里遇見他多次了。或者小房子就在那裏。亦未可知。天孫笑道。照你們這般說。他到一處便有一處小房子了。漫游道。據他說。現寓在一個什麼親戚家中。方纔所說的新馬路公益里二處。一定有一處小房子。一處親戚家在內。只消打聽明白他親戚在那裏。餘一處便是小房子了。但即使知道他小房子所在。既不能進去。看人。又不能天天守候。豈非仍是白費心思麼。天孫

道若能知道他小房子所在。即可向美士自己口中套出來了。倘若他不肯說。我們便嚇他一嚇。說要給他登報揚名。或說叫人捉姦。那時不怕他不招。衆人拍掌稱妙。天敏道。這却不難。橫豎釘梢是我們拿手好戲。只消少停那一位肯少釘一個女人的梢。改釘美士。當日便可知他小房子的秘密所在了。映玉道。這件差使我可以担承。天孫道。妙極了。我們久仰你是個釘梢名手。今兒你肯出馬。十成中有九成可以拿得穩的了。這夜映玉結束停當。把外國小帽壓至眉際。預先在暗角裏守候。見美士坐上包車。忙喚一輛黃包車坐了。不卽不離。隨着美士到盆湯弄橋德安里。見他包車拖進弄內。自己跳下黃包車。命他暫待。不料那車失說時候。不早要回公司去交班。請先生給了錢。罷映玉便摸出一個雙毫銀角。命他找還一角。那車夫回說。一角錢找不出。只有五個銅元。映玉怒道。你們這班車夫。最是惡。明明身邊有錢。也說找不出。你休想敲我的竹槓。倘若你找不出。我便兌了給你。那車夫道。很好。請先生兌給我罷。免得說我敲竹槓。映玉大怒。拿着銀角想找一爿煙紙店兌換。豈知近邊幾家煙紙店都已收市。映玉走來走去。無處可兌。那車夫又跟着他囉唆不休。說先生快些罷。我要去交班。咧。倘若過了時候。這兩角錢一齊給我都不夠呢。映玉無奈。只得把兩角錢給那車夫。向他找回五個銅元。還被他說一句現成話道。早些給了我這幾步路都可省跑的。映玉只作不聞。走進德安里。再找吳美。

士時。連人帶車蹤跡不見。映玉好不懊喪。第二天漫游等問他消息如何。映玉回說在盆湯弄橋德安里。漫游豎起一個大姆指頭道。果然不愧釘梢老手。天孫問在德安里幾號。映玉道。那却沒有看得。衆人一齊笑說。這就叫老手失風了。那有不看門牌號碼之理。映玉很覺慚愧。說你們別混鬧。明兒自有交代。次日到了夜間十二點鐘左右。映玉先到德安里口守候。約摸隔了半個鐘頭光景。遙見遠處兩盞雪亮的電石燈光。直奔德安里而來。映玉料是吳美士來了。慌忙閃在暗處。轉瞬包車進了。映玉待他拖過面前。纔掩出跟上。看車上那人不是美士是誰。映玉左藏右掩。見包車在一所石庫門前停下。車夫舉手敲門。廂房樓上一扇窗開了。有個娘姨探頭下望。說聲少爺回來了。美士抬頭問道。奶奶來了。沒有娘姨回說。來有一個鐘頭了。說罷閉上樓窗。開了門。美士下車入內。那車夫慢騰騰把包車拖進裏面。纔閉上門。映玉近前。暗中看不出門牌號碼。幸得身邊帶有洋火。因劃一根照見是二百六十四號。還未看仔細。一陣風來火熄了。映玉再劃一根。復看號碼不錯。又見門上還釘着一塊朱紅漆的牌子。是吳公館三字。暗說好體面。居然打起公館來了。次日映玉便把一切聞見向衆人說了。衆人都贊他辦事週到。美士來時。天孫道。少爺來了。公館裏奶奶回去了。沒有美士臉。一紅道。這是什麼話。天孫道。這是要緊話。美士詫異道。此言從何說起。天孫道。此言從德安里二百六十四號說起。美士

變色道：你休混說。天孫道：我一些不混說。你自己休得掩耳盜鈴了。你不是姘着一個女人小房子。租在盆湯弄橋德安里二百六十四號。自稱爲吳公館。麼你的包車。不是那女人買給你的麼。你的衣服。不是那女人做給你的麼。你那日的金元寶。不是那女人送給你的麼。你天天帶的戒指。不是那女人借給你的麼。你自己以爲件件秘密。外間誰人不知。那個不曉。這還是小事。你可知前途也得了風聲。嗎。今天已挽人向天敏打聽。天敏因你是自己朋友。不肯實說。你還把我們當作外人。處處藏頭露尾。須知凡人作事。須要羣策羣力。纔不致受人暗算。像你這樣消息不靈。可憐包打聽。站在面前。你還要不知不覺的投上去呢。究竟你結識的女人是誰。快些說出來罷。他們現今正在四面打聽。想上你的手。你告訴了我們。也可大家想法兒對付他們。如其你仍舊假癡假呆。吞吞吐吐。不但教要幫你忙的朋友。無從爲力。倘使前途。問到一個不相干的人。手內可不要大大的壞事。麼。美士猶豫未答。漫游映玉都道：他既如此執迷不悟。你又何必苦苦相勸。橫豎福也是他享。禍也是他當的。這叫做不聽好人言。吃盡苦黃連。由他自作自受罷了。天敏怒道：這種蠟燭。不點不曉得滋味。我不該替他如此隱瞞。下次如再有人問及我。定要和盤托出。告訴他們的了。天孫止住道：你們又要冒失了。究竟爲人在世。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天下那有不要朋友的人。待他慢慢的說罷。你們着什麼急呢。美士想了一想。

覺天孫之言果然不錯。無雙雖然千叮萬囑，教我不可說出，但我若不說，天敏這人素同流氓，一般真給我放一把野火，還當了得。況且我姘了這種女人，也是一件極體面的事。同伴跟前，落得吹吹牛皮。料想說出來也沒人能剪我半個邊去。主意已定，便把大略告訴了衆人。衆人聞說是倪俊人的姨太太，都嚇得吐出舌頭說：你這人的胆也太大了。倪俊人是何等脚色，平時他最恨做戲的姘女人。那年李春來私通黃開甲的女人一案，明說是廣東同鄉公稟，暗中都是他鼓吹之力。你也不打聽打聽明白，竟敢在太歲頭上動起土來，可真是膽大包身。咧，美士笑道：沒膽的人，焉能成大事。不軋姘頭，便要軋姘頭，務必放大了膽去幹。因爲一軋姘頭，已犯了法，既存心犯法，必須犯得上算。一樣軋姘頭，有的化錢有的兩不來去，有的倒貼，鬧破了辦起罪來，未必見得化錢的罪輕，兩不來去的罪重。倒貼的罪更重。一樣案情，辦到底一樣罪名，自然揀合得算的一條路上走了。況且姘倪俊人的小老婆，更有一層好處。這人雖然利害，但他只能辦外間的事，輪到自己身上，一則家醜不可外揚，二則投鼠忌器，料他放不下這條辣手，自然眼開眼閉，由我們去做。我借此也可替李春來報仇，說罷洋洋得意。衆人聽了，都替他捏着一把汗，搖擻頭走了。天下惟有人人的嘴，是件最壞的東西，這樁事自經美士自行宣佈之後，一傳十，十傳百，不到幾天，新劇界中人人將此事當作美談，秀珍於新劇界一方面的消息最

爲靈通。這風聲免不得傳進他耳內。秀珍暗暗詫異。心想美士住在行仁醫院時。與寄母雖然會了幾
次面。但從未交談。美士臨搬出醫院時。還告訴我。說你家這位寄母也忒煞塔架子了。人家同他說話。
他理也不理的。明明還沒有花頭怎的出了醫院反勾搭上了呢。但美士自出醫院以來。蹤跡與我疎
了許多。寄母近日的行止。也很是可疑。往往託故遣我回去。每日午後必須出院一次。有時全夜不歸。
問他時。只說住在小姊妹家。莫非當真租了小房子麼。但不知他們的小房子租在那裏。不然到寄父
面前放一把野火。却是很有趣的事。不過追根問底起來。却是我的來頭。故又萬萬不能給寄父知道。
然而他們二人未免豈有此理。既然在先與我連手。現在不該瞞我。因此心中一股酸氣。頗難發洩。還
有乃翁如海。也存着滿腹疑團。他自那夜在無雙房中。踏破秘密之後。明知其中必有緣故。當時本欲
告知俊人。祇因這件事發生在他醫院中。他自己未能卸責。而且對於無雙一方面。也不忍下此辣手。
故待無雙回院。意欲好言勸導一番。以免再生他變。豈知他還沒開口。已被無雙幾句說話。冒住自己。
反弄得頓口無言。只得敷衍他吃了中飯。纔算有個下場。不料無雙自此以後。看出他沒甚能爲。竟毫
不把他放在眼內。任意來去。時常在外過宿。與初進院時大不相同。如海口內。不便明言。心中暗暗生
氣。此時也顧不得許多忌諱。意欲探明無雙來蹤去跡。訴知俊人。以爲報復之地。因那娘姨是無雙心

腹料想在他面前探聽不出自己女兒素陪着無雙出外遊玩。雖不能與聞個中秘密。若將近日行徑參考起來。也可略知一二。隨私向秀珍探問。他寄母近日作何消遣。與那幾個小姊妹來往。夜間不問宿在何處。秀珍這幾天正在懷恨寄母。聽他父親一問。本欲和盤托出。以快心頭之憤。又恐說得太仔細了。被他父親懷疑。故而假意回說。寄母已有許久不與我一同游玩了。近日作何消遣。並不知道他往日最愛看的是新戲。而且極贊許一個做小生的。叫什麼吳美士。說他相貌生得漂亮。有一次散戲館時。寄母在戲館門首遇見了那人。命我招呼他。我因害羞不肯自後也不叫我一同去看戲了。講到小姊妹。我從未見有來往。故他宿在何處。我也無從知道。如海道住了。方纔你說寄母命你招呼姓吳的。難道是約他去住客棧麼。秀珍道。不是寄母命我問他。明兒做什麼戲。如海道。莫非你們沒看第二天的戲單嗎。秀珍道。何嘗不看。如海道。既看過了。又要問他則甚。秀珍道。這是寄母的意思。誰知他藏着什麼奧妙呢。如海搔頭道。這就路道不對了。秀珍無語。如海又道。那姓吳的現在還做戲嗎。秀珍道。還在醒民新劇社做戲。如海道。你寄母近來可是在醒民社看戲的嗎。秀珍道。聽說他已有多時不去。了。不過常向我道及姓吳的。未知他們在那裏相會。如海眉頭一皺道。你近來會見過姓吳的麼。秀珍道。我又不去看戲。從何得見。但有一天我在路上遇見此人。坐着包車。比以前闊綽得多了。如海哼了。

一聲道有人倒貼自然比以前闊綽多了。秀珍假意驚愕道：你講什麼倒貼？難道說的寄母麼？寄母爲人素來規矩，你莫冤枉了他。如海道：「呸！你一個孩子家，怎知此中奧妙？從此以後，不許你再陪他。我自有的道理。」秀珍暗暗歡喜，假裝作目定口呆，不能攔阻的模樣。如海氣憤憤坐着包車，逕到行仁醫院，恰值無雙昨夜宿在外面，此時還未回院。如海在賬房內暗自付度，覺這件事很爲尷尬。如其告訴俊人，他的脾氣和霹靂火一般，說不定一手槍把無雙打死，惹出潑天大禍，豈不是我口頭造的孽？或者俊人因溺愛無雙，不忍置之死地，將他糟蹋一番，但他二人究係夫婦，將來鴛鴦被底，講起這信是非，都由我挑撥出來，無雙豈不要抱怨我？而且俊人耳朵最軟，若被無雙把我說上幾句壞話，俊人一定聽他。那時我真弄成兩頭不對好了。如若隱瞞著不告訴俊人，自己又沒權力管雙束無雙，他近來的膽量益發大了。長此以住，毫無顧忌，俊人風聲頗靈，倘若被他自己查悉，追原禍始，却在我醫院中出的毛病，教我如何擔當得起？想來想去，不得主意，惟有趕緊令他遠處他方爲妙。但口風却不可不露給俊人，好令他自己留意。隔了一回，俊人也到行仁醫院，詢悉無雙不在，便找如海談天。如海乘間問他愛爾近路公館已空關數月，不知曾否退租。俊人道：「那邊孩子死後，已澆了幾廳臭藥水。我本想另搬一所，祇因找不到稱心房屋，而且那邊宅中裝修，諸如電燈、自來火等件，他也煞費經營，搬出甚

爲可惜。因此一向留一個粗做娘姨。一個小丫頭守着。並未退租。如海道那邊房租。不是說每月八十兩嗎。俊人道。起初八十兩。去年又加了十兩咧。如海道照你說。這幾月來。已出了幾百兩銀子空房錢了。豈不可惜。我看不如把姨奶奶早些搬回。一則可免貼空房錢。二則他在這裏幾個月。已住得厭煩了。也好換換斯鮮。俊人道。我久有此意。便是老三也很願搬回。不過都爲省錢起見。那厭煩一句話。却從來沒有道及。如海笑道。我也是臆測而已。譬如姨奶奶初來時。足不出戶。近日常在外間過宿。豈不是厭煩的證據嗎。俊人笑道。你又耍神經過敏了。當日他足不出戶。實緣悲慟亡兒之故。近日積久漸忘。故又出去游玩。宿在外邊。想必在小姊妹家住。日他住在宅中時。也常常如此。何足指爲厭煩的證據。如海笑道。果然算不得厭煩。我也巴不得人不厭煩呢。假如人人厭煩。我這醫院。只好自己住了。俊人大笑。如海又道。世間萬事。皆不足畏。惟有人言可畏。卽如姨奶奶近來不回醫院。明明宿在小姊妹家。偏有些人胡說亂道。這種無稽謔言。自古已然。真可謂毫無交代的。說到這裏。却又改口問他解珮仙館那裏。因何許久不去。昨天我在席面上遇見他。教我帶信請你到他家去坐坐呢。俊人忙止住道。方纔你講什麼胡說亂道。如海道。這種毫無價值之言。提他則甚。俊人道。無論有無價值。講出來也可大家笑笑。如海道。果然可笑。竟有人說姨奶奶搭了一個新劇家。你道笑話不笑話呢。俊人笑道。果

然有趣。如海道。而且言之鑿鑿。有名有姓。據說叫什麼吳美士。是在醒民新劇社串小生的。還說如其不信。可以調查。豈非毫無交代嗎。俊人半晌無言。對如海面上端詳了一會。說這件事。你以為如何。如海笑道。若派我做調查員。我祇能抄襲官樣文章。查無實據。事出有因。八個字報命而已。俊人道。這種說話。頗來得奇怪。如海道果然奇怪。總之蛛絲馬跡。物腐虫生。最好令姨奶奶稍為留意。俊人兄也。暗留意。就不難水落石出了。俊人呆了一呆。道。如此說來。如翁還不免有些疑心了。如海說道。這却萬萬不敢。姨奶奶是何等人物。我焉能疑心。俊人笑道。你休推却。我早已看透你了。你若當作無稽之談。就也不告訴我了。說的若是別個。我焉能無疑。但我家老三。我却萬萬不信。他有這等事。你教我留意。我很感激你。不過你可記得去年那封匿名信麼。那時我一團烈火似的。你勸我身為地方官。作事不可造次。但我不過作過一任知縣。你却是一位候補道。觀察大人資格該比我高些。如何輕信浮言。方纔你曲曲言來。原恐我動怒之故。但我自經那一番閱歷之後。已略有涵養。況且你自己也說我家老三不是水性楊花之輩。那些無稽之言。你又何苦鄭重其事呢。老三住在這裏。叨擾已多。明兒便教他搬回去。應少房租。決不拖欠。說罷哈哈大笑。如海不防。他有這頓搶白。氣得臉都青了。俊人也覺自己言重。忙說解珮仙館那裏。果然多時未做花頭。難為他倒還牽記我。隔天便去吃酒。碰和何如。還有一

件新聞告訴你。我那位老叔，你也會過幾回了。看他外貌不是個極古道的人嗎？不料近來他也學了個相好，住在三馬路，叫做王熙鳳，聽說兩下裏恩愛得了不得。一月未滿，已做了十來個花頭，可不是稽笑話嗎？這回我們吃花酒，務必請他，教他把王熙鳳叫來，大家賞鑒賞鑒，究竟是一個何等人物。如海笑着附和他說了幾句，俊人告辭，如海也赴藥房中，勾當公事。這夜他因數天未見邵氏，便教車夫拖車回家。奶奶問及，可說宿在醫院中，自己坐着黃包車，到了華興坊，一進弄，只見自家門首擁擠多人，不覺嚇了一跳。走近方知是隔壁人家出了事，有巡捕守門，不許閒雜人等進內，因此弄內聚集多人。如海見邵氏李氏也站立門首，便問什麼事。李氏嘆道：「上海地方的事，真是無奇不有，少爺可記得幾月前珍珠回來，說有個珠寶捐客，勾上一個木匠的女兒，那件事麼？那木匠得錢回家，可憐沒福消受，未幾舊病復發，一命身亡。他女兒嫁了珠寶捐客，平日倒也相安，不料他年紀雖小，心思很毒。幾天。前那珠寶捐客替人捐了一萬多洋錢，珍珠論價不合，帶回家中，意欲第二天送回原主去的。豈知被那女的看在眼里，趁半夜三更，男人熟睡之際，將這包珍珠和那珠寶捐客半生積蓄下的一千多現洋鈔票，席捲一空，開後門逃走。及至那男的覺着，四路找尋，已是無影無蹤的了。可憐這珠寶捐客人財兩空，又被珠店主人催迫索賠，天天如癡如醉，忽哭忽笑，昨夜不知怎的吞了一罐生鴉片烟，今兒

有幾家鄰舍都奇怪他一天不開門。還不料他竟死。剛才那珠店主人又來討債。因敲不開門。隨教巡捕一同破門入內。纔發現那珠寶擄客的屍首。現在已報了巡捕房。聽說還要車到驗屍所去呢。如海道。這也是自作自受。古人云。萬惡淫爲首。這便是貪淫之報。說着。一同到了裏面。李氏知道如海還未用飯。忙教珍珠泡水燒飯。卻氏便問如海爲何有四五天沒來。方纔來時。我看你面上很不高興。莫非家中奶奶已知我們這裏的事。多了閒話麼。如海笑道。你只愁奶奶知道這裏的事。其實他和木頭人一般。決不會曉得你放心便了。這幾天我因俊人的小老婆那件事。心中很是煩悶。故而未來。便是方纔面上不高興。也是這個緣故。卻氏道。我正要問你。那天你說他不規矩。大約是沒有的事罷。如海哼了一聲道。何嘗沒有意思。我已打聽得千真萬確。不過俊人那厮。真是個固執不過的蠢才。卻氏問何以見得。如海便把大略情形告訴了他。卻氏道。既然倪老爺自己相信。姨奶奶你又何必插手多事。落得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如海搖頭說。這件事我碰了俊人一個釘子。決不輕易饒過他們。卻氏苦苦相勸。如海微笑無言。吃罷晚飯。李氏又同如海提起隔壁珠寶擄客。夾七夾八講了半夜。一宿無話。次日如海起來。用罷早點。命玲珠看包車來了沒有。玲珠回說來了。如海別了卻氏出來。坐上車。不往行仁醫院。却到一月茶館中。找尋一個朋友。這人姓徐名阿珊。是個包打聽頭兒。如海將他

拖到一張僻靜桌上悄悄向他說我托你一件事如若你替我辦好了重重謝你阿珊道錢先生的事小可一定代勞不必說謝的話如海道這件事非比尋常有一個女人姘着個做新戲的我要你打聽小房子借在那裏最妙要拿他們一個真憑實據或者把那男的軋到茶會上來更好阿珊道這個容易但不知男的是誰女的是府上何人如海四顧無人便向他耳畔說了幾句阿珊變色道這件事很不妥當一則與倪老爺體面有關二則姨奶奶素來認得我見了面豈不難以為情如海道倪老爺倘有說話有我承當若怕姨奶奶見面爲難只說倪老爺派你去的便不妨事了阿珊沉吟道既然錢先生如此說我們姑且試試三天以內一定給你回音如海大喜稱謝而去阿珊和他夥計李阿光私下商議說這件事雖然有些爲難却很可以出產一注錢聽說倪家這位姨奶奶手頭狠靠得住我們趁此機會嚇他一嚇可以大大敲他一下竹槓得錢買放又可做一個現成人情姓錢的那邊只消拿幾件東西去搪塞只說憑據有的本人沒有遇見便了正是

好砍斧時當砍斧

得饒人處且饒人

欲知後事請閱下文

歌 精 湖 第 十 六 回

第十七回 肆恐嚇驚散野鴛鴦 巧安排出示真憑據

徐阿珊與李阿光二人計議既畢。打聽得吳美士在醒民新劇社做戲。當下找到醒民社看門的一問。知道美士小房子租在盆湯弄橋德安里第二百六十四號門牌。便打發兩名認識倪姨奶奶的夥計。前去輪流守候。如見姨奶奶進內。留一個人守着。一個人火速回來報我。知道。豈知守了一天。並無消息。你道平日無雙天天與美士相會。爲何這天偏偏未去。莫非事機不密。被他得了風聲。故而裹足不來。麼。其實另有一個緣故。祇因這天正是俊人與如海約定搬回愛爾近路公館之日。無雙事前並未知道。故與美士約定這天再去住宿。到得臨時。俊人方告訴他要搬回家去。無雙因醫院中如海時常直出直進。頗爲不便。久有搬回之意。曾在俊人跟前道及多次。俊人勸他暫且住着。不料此時突然發作。搬回固是件美事。不過今天已與美士有約。如果回家。當日勢不能在外過宿。心中如何捨得。因說今天一時不及整理。而且那邊房屋已久不住人。一定很不乾淨。必須預先收拾清楚。纔好回去。此番雖非搬家。然而在外已久。也須揀個好日子進宅。豈可如此草率。橫豎住在此處。又不曾同他們約定期限。再過幾天。歸去何妨。俊人道。不行。我已與如海講明。今天搬出。那種揀好日子的迷信說話。我最不相信。這遭回家。也算不得進宅。若要揀好日子。將來連大門都不能出了。那邊屋中一向有娘姨小

大姐住着時常收拾。我昨兒已去看過，並無不潔。此間只有幾件衣服和零星物件，祇須打幾個包裹，便好帶回。也用不着如何整理。即使遺漏一二，好在不是陌生所在。將來仍可向如海要回。何須再拖日子。你快檢點檢點，把要緊的東西隨身帶去。餘下的教娘帶回便了。無雙無奈，只得將衣物整理停當。一一交代娘姨，又把首飾物件藏在身畔。與俊人同坐馬車回轉公館，却指望俊人走後，再去赴美士之約。不料俊人這天因恐無雙獨居寂寞，跬步不離。夜間便在愛爾近路過宿。無雙被他絆住，心中好不焦急。俊人直陪到第二天，用罷晚飯，纔走。無雙如釋重負，料他今夜不來見頭。正交八點半，暗想美士此時大約已到戲館中去了。我且過了癮，待十二點半鐘再去。那時美士已下台回來。我也不必再吸煙。彼此可以早些安歇。命小了頭，擺好煙盤，倒身睡下。自裝自吸一邊，吸着一邊，想起往日住在行仁醫院，有如海父女斷伴，處處存着顧忌，免不得出去一蹙，要造作許多鬼話。如今回轉家中，便可自由自主。只消老爺不來，也可喚美士到此過宿，免得我自己出頭露面。心中好生得意。過了一會，又想起兒子在日，我睡着吸煙，他在對面跳跳舞舞，引人發笑，何等快樂。目今陳設依然，女兒安在一念及此，不覺流下淚來。忙掏手帕出來拭淚。見了那手帕，猛想起美士有一天向我這帕兒，口口聲聲叫我乾娘。我死了一個親兒子，却得了一個乾兒子。豈非命該有子嗎？想到這裏，頓時破涕爲笑。

無雙獨自一人吸着烟。忽喜忽悲。不知不覺。已聽得檯上自鳴鐘。噹噹打了十二下。無雙丟槍坐起。見那小丫頭阿娥。坐在矮櫈上。靠着牆壁打盹。無雙罵了聲該死的小蹄子。伸手在他後頸上搯了一下。阿娥痛醒。一手摸着脖子。一手揉着眼睛。無雙叱道。死貨。還不替我把熱水拿來。呆看則甚。阿娥聽說。慌忙奔到廚房。把煤爐上燉的熱水。提上樓。倒了一盆洗面水。無雙洗罷面。又塗脂抹粉。對鏡多時。纔換好衣服。喚醒了娘姨。命他留心門戶。自己出來。坐着黃包車。逕往德安里。此時已有一點鐘光景。美士等得很不耐煩。一見之下。抱怨他昨夜不該失約。累人眼巴巴望了一夜。無雙便把搬家不能脫身等情。向美士說了。美士纔不多言。又問可許我到你公館中去頑頑麼。無雙笑道。只要他不在家。你儘去便了。那邊的娘姨大姐。都是我的心腹。決不妨事。美士道。如此妙極了。即忙劃了根洋火。無雙道。做什麼。美士道。給你開燈。吸煙。無雙道。我已在家中吸過了。今兒白天。拚打業務。乏力得很。早些睡罷。美士大喜。脫去長衣。閉上房門。正待安歇。忽聽得下面有人叩門。娘姨開了樓窗。問是那個。下面一個男子。聲音答道。醒民戲館裏。派來找吳先生的。美士道。我纔由戲館回來。並沒聽得有什麼大事。爲何一時三刻。又差人來此尋找。回他明兒來罷。娘姨向下面說了。下面回說。因有緊急大事。此時務必面見吳先生。請你們開一開門。美士怒道。什麼緊急大事。半夜三更。擾人不得安睡。你且開他進來。如沒要

歇浦潮 第十七回

四

事打他兩個巴掌。娘姨答應着下樓開了大門。見是兩個中年男子都穿着黑色袍褂。狀貌頗爲魁梧。娘姨道：你們半夜三更有什麼事啊？我們少爺已經睡了。二人笑道：睡了不妨。有話裏面講罷。說時走進裏面。不問情由。逕自上樓。娘姨正在門門攔阻不及。高喊別上樓。客堂裏坐呢。美士聽說有人上樓。忙開了房門。站在扶梯頭上。見來者二人。並不相識。便問你們是那裏來的？爲首那人對美士看了一看。說：貴姓吳嗎？美士道：正是。那人道：很好。我們房裏講罷。說着一手拖了美士跨進房內。此時無雙已脫去外衣。睡在床上。聽得有人進房。揭帳一看。縮頸不逮。已被那人看見。放了美士。走一步將蚊帳捉起。見了無雙。說：原來姨奶奶也在這裏。無雙向那人仔細一看。驚道：啊！你莫非包打聽阿珊麼？到此何事？阿珊道：我奉倪老爺之命。到此探望姨奶奶。不料姨奶奶果然在這裏。無雙失色道：倪老爺親自教你來的麼？阿珊道：正是。倪老爺親自教我來的。無雙詫異道：他如何知道我在這裏？阿珊道：我也不知。倪老爺怎知姨奶奶在這裏的？他還說有一位姓吳的。若在請他同來見我。因此我們還要請這位吳先生同去。會會倪老爺呢。一邊說一邊向美士惡狠狠釘了一眼。美士嚇得面如土色。身子索索亂抖。無雙也驚得手足無措。此時已忘却身上祇穿着一套單布衫褲。並不怕冷。揭被起身。顫聲道：阿珊。你也吃了多年公事飯。可知道公門裏面好修行。況且我與你也不是沒有來往的。難道這件事還

要認真不成。阿珊陪笑道：並非我不講交情，祇因這件事，倪老爺並不是派我一人，還有這位阿光兄一同來的，故而不能不公事公辦了。還望姨奶奶明亮莫錯怪了我。阿珊說時，連連擠眼，無雙會意。忙在指上脫下那隻金鋼鑽戒指，交給阿珊道：我因一時不便，這戒指約值六七百塊錢，你們拿去換酒喝罷。阿珊接了，又放下笑說：姨奶奶休得如此，我們豈敢向姨奶奶要索酒資。這件事，委實是倪老爺派我們來的，只消這位吳先生和我們同去會一會倪老爺，我們的責任便可交卸了。料想倪老爺很愛交朋友，決不致難爲這位吳先生的。姨奶奶的東西，我們萬不敢受。美士聽了，幾乎嚇得要哭。無雙知道他們嫌一隻鑽戒太少，即便開了梳妝檯抽屜，見有三四百塊錢鈔票在內，一併取出，和那隻戒指塞在阿珊手內，說你們休得客氣。我實因一時手頭不便，請你將這幾百塊錢和戒指權且收下。將來如有用錢之處，仍可向我開口。這裏的事，須託你設法隱瞞纔好。阿珊接了，回頭向阿光使了個眼色道：阿光兄，你看這件事怎樣辦？阿光笑道：阿珊兄既講交情，我豈不要朋友？不過這件差使，是倪老爺派的，我們如不帶一件憑據回去，倪老爺要怪我們辦事不力。或說我們假言塞責。吳先生雖然不去，那憑據是少不得的。請阿珊兄斟酌便了。阿珊道：此言有理。一伸手在衣架上取了一件棉袍，一件女襖，交與阿光道：你拿這個先走罷。阿光接過，先下樓去。無雙雖然不願被他們將衣服拿去，却也不

能爭奪阿珊悄悄向無雙道：此間地方已爲倪老爺知道，請姨奶奶還須略爲留意。這戒指洋錢，我姑且拿去問問阿光。如若他也不要，我明兒一准奉還。此時時候已是不早，姨奶奶單衣提防着冷，請安置罷。說罷，又向美士笑了一笑，迴身下樓而去。無雙命娘姨閉上門，倘再有人叩門，萬不可放他進來。又見美士還站在當地發戰，說你不覺得冷麼？美士抽了一口冷氣道：嚇殺我了。這便如何是好？無雙道：事到其間，有何法想？立到天明也是沒用，且自睡下。從長計較便了。美士依言說：今夜便睡，也未必可以放心安睡。倘若再有人來，如何是好？無雙道：他們已得了我一千多塊錢的東西，今夜決不再來。但他把我們衣服拿去兩件，却是個真憑實據，很爲可慮。他們雖說帶去在老爺跟前做個交代，我想他們得我的錢，決不致此。或者留作日後敲詐地步，亦未可知。美士也說：一定是他們預備敲竹槓。故方纔你不是許他們將來如缺錢用，仍可向你開口。他們恐你翻悔，才拿這兩件衣裳去。無雙道：但願如此，我便多化幾個錢也願意的。兩個人你言我語，一夜無眠。次日清晨，無雙恐後人昨夜回愛爾近路公館，致有此變。急欲回家探問。美士道：你今回去，如若真出了事，我如何知道？無雙道：今天若還沒事，我夜間仍來。如若出了事，我今夜便不能來。你也趕快打點逃走罷。美士流淚道：萬一出了事，教我作何了局？無雙也哭道：我自己也不知作何了局呢。但我如有能替你設法之處，一定替你設法便。

了。你今天不到別處去麼？美士道：今天我晚飯前一准在家候信，吃罷晚飯，到戲館中去。大約十一點鐘左右，可以回來了。無雙點頭，拭乾了眼淚，因棉襖已被阿光拿去，只得取一件寒天用的外國大衣，穿了雇車回家。一問娘姨，知道俊人昨夜並未來過，無雙暗說奇了，便將這件事私向那梳頭娘姨商議。娘姨聽說，吐舌道：有這等事，老爺怎能知道得如此仔細？平日我見他面子上並不會露出什麼形跡，大約是別人冒老爺的牌子，敲你竹槓罷。但做事第一要小心，此事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必須暫避鋒頭纔妙。那邊你萬萬不可再去，便是吳少爺也不能再住。最妙今兒就將房子退租，好教前途摸不着根底。吳少爺可在朋友家暫住幾時，看沒甚舉動，再圖相斂。無雙深以為然，便催他火速到德安里，給美士送信，告訴他事不宜遲。馬上將那班下人散了，房子今日退租，動用傢具，可寄在朋友家。則寄如不能寄，你給我找個安頓所在，暫把這些器具堆存，將來或者尚有用處。娘姨領命去後，無雙因夜閒失眠，和衣倒在床上，沉沉睡着不提。且說阿珊、阿光二人，拿着三百多塊錢鈔票，一隻金鋼鑽戒指，和兩件衣服，歡歡喜喜的回家。阿珊將鈔票如數給與阿光，把鑽戒指向指上一套，笑說：從此我也好出出風頭了。阿光笑道：你聞聞，看不覺得有點兒血腥氣麼？阿珊道：這戒指早已血腥氣了，因為是姓倪的化錢買的，姓倪的錢也是做官時刮來的。民脂民膏呢？阿光大笑。第二天早上，阿珊差人到行。

仁醫院送信給如海請他到茶會上講話。如海知道無雙之事有了回音，好生歡喜，立刻趕到茶館會見阿珊。阿珊對他搖頭道：「那話兒辣手得很。如海驚道：「莫非找不着他們的小房子麼？」阿珊道：「小房子焉有找不着之理。而且姨奶奶也會遇見。不過那吳美士不在彼。我們闖進去吃姨奶奶一頓臭罵。後來我們聲稱奉倪老爺之命到彼探望。他纔略略軟些，却還面不改色，口口聲聲說是他娘屋裏。便教倪老爺親自到此也。決不能禁絕他與娘家往來。末了我們搜到了一件男子棉袍。姨奶奶纔有些慌張。推說是他兄弟之物。我們現已拿來作個憑據。還有一件女襖是姨奶奶自己的。我們順手牽羊帶了出來。請先生自理。」如海手支着頭，呆了一呆道：「這小房子在什麼地方？」阿珊道：「在盆湯弄橋德安里二百六十四號門牌。如海道：「門上可貼什麼字條嗎？」阿珊道：「有的。乃是吳公館三字。一塊朱漆黑字的牌子。如海拍手道：「那就好極了。姨奶奶的娘家並不姓吳。這吳公館不是吳美士是誰。現放着這個破綻，不怕他賴到那裏去。這兩件衣服你且藏着。今夜七點鐘倪老爺在三馬路解珮仙館處請客。你在九點鐘左右帶這兩件衣服前去。須要如此如此。我自妙用。又在身畔摸出二十塊錢鈔票。道：「這幾個錢不成意的。祇可作爲貼補你們車錢。改日再請你敘敘便了。」阿珊接過笑道：「我們自家朋友。錢先生又何須客氣。少停遵命照辦是了。」如海大喜。這夜七點鐘沒敲。如海便往解珮仙館院中。

那時主人還未到。惟有倪伯和却早已在彼。如海見他身穿菜青摹本緞棉袍。天青緞大袖棉馬褂。光着頭。帽子放在茶几上。帶着大框子眼鏡。手執水煙袋。正和娘姨們攀談。一見如海。慌忙讓坐。如海道。老伯早來了。伯和道。我因棧中沒事。故來已半個多鐘頭了。如海笑道。不是從貴相知處來嗎。伯和臉一紅道。那有這句話。解珮仙館接口道。原來這位倪老爺也有相好。不知是那一個。如海道。叫做王熙鳳。聽說也在三馬路呢。解珮仙館道。原來是他。就在這裏過去第四家。這位先生也是赫赫有名的呢。如海道。自然若非大名鼎鼎的先生。倪老爺焉肯做他伯和。嘆道。莫混說罷。誰攀什麼相好來。這句話說得兩人都笑了。解珮仙館開櫥。取出一罐綠錫包紙煙。抽了一枝。遞給如海。又劃火替他點着。如海呼了幾口。正要同解珮仙館講話。忽聞相幫的高喊客來。解珮仙館撩起門帘。說原來是魏老爺趙老爺來了。如海舉目一看。見是魏文錦趙伯宣二人。還同着一個獐頭鼠目的客人。這人乃是文錦的同族兄弟。名喚魏沛芝。如海曾與他會過一次。約略有些記得。忙起身招呼道。原來沛芝兄也來了。沛芝抱拳作揖。操着滿口湖北話道。錢先生久違了。還有倪先生呢。如海道。他還沒有來呢。伯和與文錦伯宣二人。都已會過。各各點了點頭。惟有沛芝與他乃是初會。於是大套攀談起來。伯和詢知沛芝現充湖北礦務局委員。因招股事來。申不敢怠慢。沛芝也知伯和是長沙富紳。頗爲巴結。因此兩下裏談得

很是投機。不一會俊人也來了。還同着一個朋友。伯宣文錦二人都與他相識。一齊站起招呼。惟有如海却並不認得。俊人忙替他二人介紹。如海纔知此人是康槐蓀中丞的姪子康爾年。往日曾聞戈誦仙道及此時相遇。免不得客套了幾句。俊人拿着一疊局票。先教伯和寫。伯和說沒有。俊人笑道。你不是三馬路王熙鳳麼。怎說沒有。伯和道。那邊我已許久不去了。俊人道。不多幾天。你不是瞞着我。在家吃酒。碰和嗎。何嘗許久不去。伯和知不能抵賴。便道。條子你代我寫罷。俊人寫了。又問沛芝。沛芝笑道。我已一年多不到上海。那班相識的妓女。都生疎了。汕頭路花如是不知在不在。爾年接口道。花如是去年已嫁家兄爾錦了。沛芝道。便是那位做鐵路局長的康爾錦先生嗎。爾年道。正是。沛芝先生莫非也認得他麼。沛芝笑道。自然認得。而且很莫逆呢。花如是可謂得其所哉。如此叫東蒼芳的林笑倩便了。俊人寫畢。再問爾年。爾年道。我仍是西安坊葉小鳳。文錦道。聽說媚月閣已到上海了。這話確不確。爾年道。果然有的。他因北京生意不好。故到上海來。已經一個多月了。現在掛牌在迎春坊四弄。進場還不到一個禮拜呢。他進場之先。便耽擱在舍間。文錦笑道。原來爾年兄與他很有交情。爾年道。文錦兄休得取笑。只因內人當年會與他結過手帕之交。故他住在舍間。你莫胡纏。文錦道。原來如此。我已多年不曾見他。這番進場。還未去報効。爾年道。聞得他這幾天和酒忙得很呢。文錦道。這個自然。

則盛名之下，二則老客人多，只消一人報効一次，已可忙上幾個月了。俊人兄替我寫張條子叫他來見見。俊人說很好。伯宣如海二人各有舊相好。俊人一一寫畢，請衆人入席。伯和居首，爾年次之。再次便是沛芝、文錦、伯宣如海等七個人。挨次坐下。俊人先替衆人斟了門面杯道：「近來堂子中的菜都十分薄削，而且很不中吃。他們以爲客人前去擺酒，是存心送洋錢給他們用的。故此隨隨便便，給他們吃些罷了。其實擺酒有幾種擺法，有一班嫖客存心在先生或阿姐們的身體吃酒碰和，拚命報効。這班人固爲着送錢而來，原不考究口腹，便給他些狗屎吃了，也決不說半個壞字。還有一班客人專誠請幾個朋友，敍敍吃了這種酒菜，豈不是令人少興？故而我今天的菜，乃是中華菜館定的，酒是王寶和叫的。你們大家嚐嚐。」如衆人都道很好。解珮仙館在旁笑道：「倪老爺的話未免太夾七夾八了。堂子中的酒菜薄削固然不免，但也須看地方去。未可一筆抹殺。有些包房間本家精刮，辦的菜自然不中吃。有些本家巴結客人，辦的菜也未必較菜館相差多少。」俊人笑道：「我說錯了，你家的菜是好的。」解珮仙館道：「豈敢衆人一齊大笑。如海笑道：「先生發標勁了。」解珮仙館瞅了他一眼，如海便對他擠眉擠眼的扮鬼臉，引得解珮仙館唉了。文錦笑道：「錢如海吊膀子，罰酒一杯。」如海應聲舉杯一飲而盡。衆人開懷暢飲，酒過數巡，如海發起道：「今天我們所叫各局，誰的信人先來？我們各人賀酒三杯。」文錦俊人

拍手道：贊成之至。話猶未畢，忽見門帘起處，一個半老佳人，隨着個垂辮小婢，嬌嬌婷婷的走了進來。隨把眼光向四座飛了一轉，輕移蓮步，到伯和背後，嬌滴滴聲音叫了聲倪老爺，順手拖過一張樣款，款坐下。衆人齊喝一聲采，文錦高喊：俊人拿酒壺來。我們各人敬倪老伯三杯。伯和聽說不覺慌了，連說使不得。文錦道：令出如山，違者以軍法從事。有何使不得？俊人代伯和討饒道：家叔不比別人，年紀大了，酒力不勝。前言作廢罷。文錦道：虧你說得出。你方纔不是首先贊成的麼？有言在先，便是皇親國戚，也要吃各人三杯賀酒。快拿酒壺過來。俊人無奈，遞過酒壺。文錦滿滿斟了三杯酒，擺在伯和面前。說了個請字，伯和乾着急，面漲通紅，做聲不得。王熙鳳問是什麼意思。如海代答道：這是你害他的。我們方纔約定，誰的先生先到，我們各敬三杯酒。偏是你第一個來，豈不是你害他的嗎？熙鳳聽說，暗想：今天席上都是生客，何妨借此巴結伯和，仗着自己酒量好，因問如海道：這酒可以代喝嗎？如海過可。以文錦也說代喝很好。熙鳳更不多言，隨把文錦斟的三杯酒，一氣呷乾，接着爾年沛芝、伯宜、如海、俊人五人各敬三杯。熙鳳共喝了十八杯酒，衆人齊聲叫好。伯和很覺過意不去，問熙鳳可要小菜過口。熙鳳回說：不要。伯和想拿些水與給他吃。百忙中取了一只香蕉。熙鳳慌忙奪過，丟在地上。文錦眼快，看得真切，一灣腰檢在手中，高高舉起，說倪老伯請王熙鳳吃廣東香蕉呢。熙鳳羞得俯首在伯和懷

中不肯抬頭。衆人又是一陣大笑。這當兒伯宣叫的紅蕤小榭如海叫的綠意樓。以及爾年的葉小鳳等陸續都到。不一時媚月閣也來了。俊人看他約有二十四五年紀。小圓面孔。皮色雖不十分白。却生得眉目清秀。修短合度。衣服華麗。顧盼動人。俊人暗暗稱讚。盛名之下。果非凡品。文錦一見。忙招手道。老二這裏來。媚月閣見了文錦。笑道。我道是那一個。原來是魏大人文錦親自撥過一張檯。給媚月閣坐了。媚月閣見有康爾年在座。笑道。原來康少爺也在這裏。少奶這幾天身子好嗎。爾年道。他又舊病復發了。動不動肚子疼痛。媚月閣道。他這腹痛真累人。還須早些醫治纔好。爾年道。正爲這個。現吃唐乃安醫生的藥水呢。正言時。外面又來了一個信人。乃是沛芝叫的林笑倩。沛芝雖認得他。他不認得沛芝。站在當地。說那一位姓魏。沛芝招手道。在這裏。笑倩對他看了一眼。懶洋洋走到他背後。坐下一語不發。衆人都替他不服。沛芝並不在意。涎着臉問長問短。這天席上叫來的局除媚月閣不唱外。還有林笑倩。烏師來了。推說喉痛。回却其餘各人都唱一齣。惟有王熙鳳格外討好。唱了雙齣。果然疾徐中節。響遏行云。衆人又各喝采。熙鳳加意巴結。第一個來。末一個走。衆人都贊倪老伯好運氣。伯和十分得意。信人散後。俊人很爲高興。要豁走馬通關。忽然有個娘姨進來。說倪老爺外面有個朋友找他。俊人道。你教他進來。娘姨道。他說有機密大事。不便進來。俊人道。什麼機密大事。鬼鬼祟祟的待我。

看是那一個說着離席。隨了那娘姨出去。如海道：「我們別管他們機密不機密，豁拳罷。」於是如海豁了個通關，文錦也豁了個通關。伯宣的通關，纔打得一半。俊人進來，面有怒色。衆人都在拳頭上用工夫，毫不在意。惟有如海心內明白，俊人看着他們豁拳，挨到自己推說頭痛，都由如海代豁。自己飲酒，豁罷。俊人便教拿稀飯來吃。畢衆客道了謝，陸續散去。如海也要走時，俊人一把拖住道：「且慢。我有一件事，與你商酌。請你一同到卡德路舍間走躉。」如海笑道：「半夜裏什麼機密大事？我因方纔多輸了拳頭，喝酒喝得醉了。而且此時已十點鐘，敲過要回家睡覺去了。有話明兒再講罷。」俊人道：「不行。今兒除非你我二人中有一個死了，否則一定要當夜解決的。」如海笑道：「你沒多喝酒啊？怎的講起醉話來了？什麼死不死？俊人無語，拖他坐上包車，回到卡德路公館。俊人一進門，先問使喚的小了頭，有人送包裹來沒有？小了頭說有的。俊人道：「放在那裏？」小了頭道：「放在起坐屋中。」如海假說什麼包裹不包裹。俊人不答。二人同到起坐間內，有一個奶娘正抱著小孩子哺乳。見了如海，叫道：「錢少爺。」如海認得他是當日無雙處的奶娘，說：「原來你到這裏來了。」奶娘道：「正是。我在先陪着姨奶奶，後來姨奶奶用了梳頭。阿姐，我使到這裏來咧。」俊人道：「時候不早了，你抱小的去睡罷。」奶娘聽說，抱起孩子，帶唱帶拍，走進隔房去了。俊人讓如海坐下道：「我今天不能不佩服你有先見之明。」如海道：「這是那裏說起？」俊人道：「剛

才解瓊仙館院中不是有個朋友找我嗎。你曉得這人是誰。如海道。我又沒跟你出去。知道是那一個。聽娘姨說有什麼機密大事。我正要問你究竟甚麼回事。呢。俊人嘆道。說也慚愧。這人叫做徐阿珊。你認得他嗎。如海想了一想。道。有的。這人不是一個包探嗎。他來找你。則甚。俊人道。當時我一見是他。也很詫異。他見了我。便交給我這個包裹。說時把櫃上放的包裹指給如海看。如海道。哦。是了。一定是尊府失竊被他查着了。俊人道。我也這般想。豈知他一開口。竟大出我意料之外。他說開得唱新戲的吳美士。在盆湯弄橋德安里二百六十四號門牌。借着一所住宅。自稱吳公館。勾引良家婦女。深夜入內奸宿。他因此率同夥伴。前往搜查。豈知美士並不在彼。只有一個婦人在內。如海道。也許有的。俊人道。你可知這婦人是誰。如海笑道。我又不曾親眼目。觀。怎能知道。俊人恨聲道。這婦人便是我家老三。如海詫異道。那一個老三。俊人切齒道。還有第二三個不成。如海道。或者他與吳美士親戚呢。俊人道。這句話誰告訴你的。如海道。我自己估量而已。俊人道。怎和阿珊說得一樣。阿珊一見是他。不敢得罪。問他。姨奶奶因何在此。他回說。這是他的娘家兄弟家中。阿珊因不知他的底細。不便盤問。只拿了他一件棉襖和一件男子棉袍。包來給我。還說陪罪。冒犯你想。這件事丟人不丟人呢。如海聞說。昂頭呆望着。俊人一言不發。俊人又道。那一天你不是告訴我。老三時常住在外面。與吳美士有染等語。我因固執。

己見以爲他素來安分言語之間不免冒犯了你今日一想很爲抱愧當日悔不聽你之言致被外人察出真是悔之無及呢如海道這也不必說了常言道既往不咎只要姨奶奶日後稍爲留意使了俊人搖頭冷笑道沒有這般便當罷我是何等樣人他敢屢次在我頭上搗鬼此番我非得用手槍結果這賤人性命不可如海道你又要發獸了人命關天非同小可況且這還是莫須有之事何苦小題大做呢俊人怒道什麼莫須有現放着真憑實據在此你還要代他圖賴不成如海道由你罷但你這一鬧只苦了姨奶奶一人那吳美士得了風聲早已逃之夭夭遙法外況且捉姦捉雙活口既無你也奈何他不得俊人道這使如何是好如海道最妙你把這件事暫且捺下姨奶奶跟前萬勿鬧破先設法把那吳美士軋到包探茶會上做他一起做如果確實不必辦他誘姦良家婦女之罪須辦他一個附和亂黨圖謀不軌的罪名監禁終身待這件事辦妥了然後再將姨奶奶申斥一番令他下次不可再犯這一來不但可塞宵小之胆而且自己也不失面子你道如何俊人拍手稱妙如海見已十二點鐘卽忙告辭歸家進人送出門纔回轉裏面那奶娘還抱着孩子坐在廂房內乳哺俊人道你還沒睡嗎奶娘道我因少爺睡不着故而又起來了俊人道此時可以睡了奶娘答應稱是俊人吩咐既畢也自回房安歇正是

好借徒黨懲此賊。

豈無人耳屬於垣。

欲知後事請閱下文。

第十八回

荔香園侍兒報信

蕙芳樓流氓拆棺

那奶娘抱着小孩子在廂房中哺乳始終未曾離開故俊人告訴如海一篇說話以及如海所定計劃從頭至尾都被他聽在耳內前回表明這奶娘本是無雙的舊人他服侍無雙已有數年也曾與聞過許多秘密但與美士這件事他却並未知道聽俊人一說暗道姨奶奶也太愛玩了怎的又妍起新劇家來還親自到他家過宿這膽量也未免太大了若教我在那邊決不容他這樣幹的都是新用的那梳頭的這個笨貨不會攔阻纔鬧出這種事來又聽俊人說要用手槍把無雙打死不免代他寒心後來聽如海定策暗想這計策很毒姓吳的大約逃不出他們的圈套雖然與姨奶奶無礙但姓吳的是他心愛之人我既聽得不能不助他一臂當夜不能出外次日早起見小孩熟睡未醒推說回家去取衣裳央娘姨代爲照顧自己坐車到愛爾近路找尋無雙無雙昨兒命梳頭娘姨送信給美士將房屋退租器具搬出少了一個賊證心中略爲放定候了一天未見俊人到來知道了梳頭娘姨的話兒別人冒着老爺的牌子敲我竹槓反有些懊悔不該立時火發教美士退了房屋一時難以聚首奶娘

來時無雙睡興正濃。奶娘將他喚醒。說奶奶大事不好了。無雙本來心虛。聽他這般說。心中忤的一跳。一谷嚙坐起道。此言怎講。奶娘道。奶奶你也不必瞞我了。你同一個新劇家姓吳的。究竟是那一段事呢。無雙料是那話兒發作了。聽他問得仔細。象之也是自己心腹。故而毫不隱瞞。將自己與吳美士如何戲館留情。如何醫院失足。如何租公館。如何遇偵探。一情一節。自始自終。都告訴了他。奶娘聽說。沉吟道。照你這般說。與那邊的情形。有些不對。無雙道。那邊又是什麼情形呢。奶娘也把聽來之言。一一向無雙說了。又道。照你說。那徐阿珊是老爺派去探你的。但阿珊却對老爺說。因查吳美士遇見了你。纔拿去衣服。報告給老爺知道。明明老爺事前並未得什麼風聲。自經阿珊報告之復。纔知道的那阿珊既拿了。你一千多塊錢鈔票物件。無論老爺未曾派他。即使派了他。常言說得好。得人錢財。與人消災。也該設法替你遮蓋。纔是怎的反拿着你們的憑據。到老爺跟前報告。天下決無這等壞人。其中必有一個人。在內弄鬼。你道是不是無雙道。不知誰弄的鬼。我在外間。素沒得罪人。那一個同我深仇宿恨。害得我這般地步呢。奶娘道。這也難說。聖人也有三椿差處。你明中雖沒得罪人。暗地裏。怎知無人恨你呢。還有一句話。須要問你。你與吳美士這件事。難道錢少爺也知道嗎。無雙驚道。沒有這句話啊。他焉能知道。誰不知他同老爺是一窠裏人。他若知道了。便和老爺親曉得一般。還當了得。奶娘道。這

又奇了。我昨兒聞老爺道及數日前錢少爺會告訴過老爺一次說你時常宿在外面與吳美士有染等語。當時老爺不會聽他。後來纔有阿珊這件事。但不知錢少爺如何曉得的。無雙猛悟道是了。那阿珊一定是錢少爺串出來的。他因第一次說不進我的壞話。纔教阿珊來拿我的憑據。又因自己不便出面。故教阿珊假說查吳美士遇見了我。用計固然惡毒。但我與他素無怨仇。因何設計陷害我。若說我怠慢了他。我又不是他的妻小。固無慫他的必要。他因此恨我。未免太沒舊情了。不過這件事。我一向瞞他。未知他從何得悉。奶娘道。秀珍小姐可曾在他父母跟前洩漏一二嗎。無雙道。不差。秀珍素與美士有點兒形跡可疑。自我與美士出事之後。便不許他同秀珍來往。秀珍因妬成恨。故而告訴他父親。已無疑義。但他父女二人如此存心。令人可恨。奶娘道。恨也徒然。目下美士的地位很爲危險。須從速替他設法。纔是道理。無雙道。啊。我幾乎忘了。他們不是說要把他當作亂黨辦嗎。但這句話未免太沒來由了。一個好端端的人。怎能變作亂黨呢。奶娘道。你說得好太平話。豈不聞雙拳難敵四手。一邊人多。祇須教阿珊弄幾件假憑據出來。已經教他受用了。無雙慌道。這便如何是好。奶娘道。他現今還住在德安里麼。無雙道。德安里房屋。我昨兒已教他退了。現今住在城裏。不知什麼地方。一個朋友家中。奶娘道。這却很好。住在城裏。他們縱要弄他。已較租界上週折多了。無雙道。不過他仍要到租界

上來做戲的呢。奶娘道：那可糟了。他們一定先到德安里尋他。既見那邊房子搬空，不消說得自然往戲館中守候。若去做戲，豈非自投羅網嗎？無雙着急道：這便如何？他現今耽擱在城內什麼地方？我又不曾知道。除却戲館，沒第二處可以找他。若到了戲館內，豈非已落在他們掌握之中了嗎？奶娘道：不知梳頭娘姨可知道他的住處？無雙道：只恐未必。隨喚梳頭娘姨進來一問，果然不知。無雙束手無策。連那足智多謀的奶娘也呆若木鷄。梳頭娘姨插口道：或者戲館中有人知道。待我前去問問。何如？無雙大喜道：多謝你替我跑一蹓。要是有人知道，無論何處都要去尋。莫惜車錢，少俸我加倍還你。便了你。今天務必在點火前找見美士，教他今夜千萬不可做戲。老爺已派人在戲館中等候。拿他這幾天，祇可躲在城內，萬不可到租界上來。能出碼頭暫避更好。現今他耽擱城內的地方也須問明，以便日後通信。千萬千萬，不得有誤。娘姨諾諾連聲，答應着出去。娘姨因恐那邊小孩醒了，奶奶查問，即忙辭了無雙，還回卡德路公館。按下這邊，再表美士自無雙走後，提心吊胆，坐立不安。聽有人聲，只當是俊人派來捉他的。自己又不敢探頭觀望。教娘姨在窗口上看了又看，好生忙碌。一會兒忽聽得叩門聲響。美士愈覺着慌。命娘姨開窗，看是無雙的梳頭娘姨。纔安心放他進內。美士見他跑得滿頭是汗，氣喘噓噓，還道：無雙出了岔子，未曾開言。先索索抖將起來，說你你你來作什麼？奶奶怎麼樣了？那娘

續。喘。息。定。了。把。無。雙。教。他。的。說。話。一。一。對。美。士。說。了。美。士。雖。不。願。意。馬。上。就。搬。但。舍。此。亦。無。他。法。與。其。住。在。這。裏。担。驚。受。怕。還。不。如。搬。到。一。個。安。穩。所。在。暫。避。爲。妙。但。搬。家。又。有。幾。層。難。處。一。則。傢。具。無。處。堆。放。若。依。梳。頭。娘。姨。的。話。交。他。拿。去。自。己。物。件。落。在。別。人。手。內。將。來。不。知。何。時。再。用。得。着。此。時。都。是。嶄。新。的。外。國。木。器。日。後。能。得。要。回。也。未。必。能。仍。復。舊。觀。心。中。頗。覺。不。捨。二。則。自。己。雖。然。本。是。個。光。身。漢。子。但。數。月。來。居。然。有。家。有。室。呼。奴。使。婢。適。意。慣。了。一。旦。搬。出。免。不。得。依。然。故。我。若。仍。住。客。棧。此。時。不。比。往。日。一。定。要。住。上。等。房。間。開。銷。既。大。而。且。大。些。客。棧。又。都。在。租。界。之。內。城。中。雖。有。幾。家。親。眷。但。都。十。分。寒。苦。所。借。房。屋。連。自。家。也。不。夠。住。焉。能。容。得。下。我。若。說。朋。友。家。中。或。者。也。可。下。榻。在。先。並。未。接。洽。我。那。新。置。的。幾。箱。衣。服。以。及。行。李。鋪。蓋。勢。不。能。不。隨。身。帶。去。能。留。固。好。倘。不。能。留。豈。不。尷。尬。三。則。屋。中。所。裝。電。燈。共。有。十。餘。盞。丟。了。深。爲。惜。拆。去。又。非。一。時。三。刻。所。能。辦。得。到。的。四。則。家。中。這。班。下。人。無。雙。雖。然。教。我。散。去。但。散。去。必。須。給。足。一。個。月。工。資。家。中。存。的。幾。百。塊。洋。錢。鈔。票。昨。夜。如。數。行。了。賄。目。下。分。文。無。有。如。何。打。發。有。這。幾。樁。難。題。不。免。大。費。躊。躇。後。來。一。想。這。些。東。西。橫。豎。不。是。我。自。己。出。錢。買。的。常。言。道。湯。裏。來。水。裏。去。此。時。也。顧。不。得。許。多。倘。再。三。心。兩。意。落。在。倭。人。手。裏。吃。外。國。官。司。嘗。西。牢。滋。味。那。時。雖。要。仍。做。一。個。整。脚。新。劇。家。祇。恐。也。辦。不。到。了。因。此。當。下。打。定。主。見。遵。照。娘。姨。的。說。話。傢。伙。物。件。託。他。代。寄。將。

衣服中幾件應用的打了一個包裹其餘都教車夫拿去在當舖內當了百十塊錢先發下人工資餘下的連同當票一併揣在懷內對娘姨說我目今到城裏一個朋友家去暫住如有說話可到醒民新劇社來找我娘姨點頭理會美士提着包裹沒精打彩含着兩泡眼淚出來叫一部黃包車坐了到西門城內一個舊同學家中這同學姓黃字百城為人很是誠實不過頭腦略舊他父親也是上海縉紳家中住宅很爲寬敞美士說明來意百城並不推却便留他在書房中下榻美士大喜稱謝不遑百城又替美士引見他父親美士見了他父親連稱老伯他父親見美士人品俊秀吐屬溫文心中很爲歡喜問他四書五經會否讀過古文讀的觀止呢還是筆法談到後來知道美士是做新戲的不覺大大不悅正言厲色道夫優孟衣冠者古人所謂聲色之娛亡國敗家者也四書上雖有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二語但此優非優孟之優優孟者伶人也士君子所不齒非學者所宜爲也子未讀五代史伶官傳乎說時回頭問百城道你可記得百城回說記得他父親道你且背來百城略不思索背誦一遍他父親聽着顛頭播腦的道此卽亡國敗家之殷鑒也可不懼哉下次萬萬不可美士連聲稱是百城之父方露笑容美士私問百城知道他父親名喚黃萬卷是舊學維持會會員曉得他學問一定很深因此不敢同他多講深恐自己學力不濟露出馬脚這天吃罷晚飯仍到醒民社做戲當夜未見娘

姨來報兇信。心中頗爲自慰。同伴中也沒人知他出了這樁大事。王漫游還向他取笑。問他公館裏奶奶一向身子可好。吳美士道：「你也莫說別人了。自己近來不是也有個什麼奶奶嗎？」漫游瞪了他一眼。彼此一笑。美士做罷戲。仍回百城家過宿。次日足不出戶。在百城家書房中綸了一天。晚間因有朋友在荔香園請客。不去恐人動疑。挨到上燈時分。纔步行出城。雇車到四馬路荔香園廣東菜館。漫游天孫等先在。見了美士。笑說：「少爺來何遲也。莫非被公館中奶奶絆住了。走不出嗎？」美士頓足道：「你們兩個一見面就同人取笑。是何道理。漫游等見他發急。便不說了。美士坐不多時。忽然有個堂倌進來。說那一位是吳美士先生。外邊有人找他呢。美士大吃一驚。暗道：「這一定是倭人派來捉我的。我命休矣。咳。不料我吳美士落拓半生。祇因愛吊膀子。得此結果。一陣心酸。險些兒流下淚來。料想出去一定吃捉。倘不出去。他們未必肯輕易放過。如若闖進來。將我一把抓去。當着大衆面前。這台可坍。不如爽爽快。快自己出去爲妙。只得硬着頭皮。隨那堂倌出來。兩腿搬動時。好似有千斤之重心。中自忖。來人中徐阿珊一定在內。還有幾個。無非是外國包打聽。三道頭巡捕等輩。見面之後。料無別話。只消套上手銬。隨他們走路罷了。一到外面。暗暗說了聲慚愧。原來者不是別人。却是無雙的梳頭娘。姨。你道那梳頭娘姨因何尋到這裏。他早上奉了無雙之命。到醒民社找尋美士。因時候太早。戲館中

祇有兩三個茶房和值台人等有的剛起來沒捲鋪蓋有的還高臥在戲台上。姑娘問他們可知吳美士先生耽擱何處。衆人見他是個女人都有意同他玩笑說你找他則甚。姑娘回說有要緊事。衆人道你告訴了我們少停代你說罷。姑娘道不能對別人說非得面見不可。衆人笑道既如此你等着罷。姑娘等了一會見他們各做各事嘻皮笑臉不住的瞧他。急道你們要我等到什麼時候呢。衆人笑道早得很咧。大約等到夜間八九點鐘他來做夜戲時你就可以同他面談了。姑娘怒道我問你們他耽擱在什麼地方誰說在此等他人家有極要緊的事你們尋什麼開心呢。衆人笑道原來如此你爲何不早些說他耽擱在城裏。姑娘道城裏什麼地方。衆人道城裏就是城裏還有什麼地方。你向城裏去找便了。這幾句話譬如不說。姑娘賭氣跑了出來尋到昨天美士歇出的那個姑娘問他美士城裏可有什麼親戚。他道聽說三牌樓地方有一門親戚不知姓什麼還不知美士是否在彼。姑娘聽說當時雇車進城在三牌樓找尋許久毫無蹤跡。沒奈何重復出城找到美士的車夫問他平日可曾拖美士進城到過什麼地方。車夫回說城裏到過的地方很多一時記不清楚。昨兒聽他叫黃包車好像說是西門。但西門城內從未見他有什麼去處。你到西門去尋或能遇見亦未可知。姑娘聽了他的話果然到西門城內大街小弄跑了半天試想無名無姓從何找去仍跑了一陣空。他自早上九點鐘出來飯也

沒吃看時候已交下午四點多鐘。心知姨奶奶在家等得慌了。但找不到美士如何復命不得已再到醒民社戲館。那時來人漸多。內中有幾個誠實的告訴他。美士先生住在盆湯弄橋德安里。姨姨道。那是以前住的地方。昨天已般出去了。衆人道。如已搬出。可就不知道咧。但今兒晚某人在荔香園請客。昨天我見知單上也有他的名字。你到那邊去找罷。但他去不去。我們可保不定的。姨姨不知荔香園在那裏。問明白了。找到四馬路望平街口。見有另廣東菜館。還不知是否荔香園。央一個識字的看過。不錯。見時候尙早。料美士還不會來。便在門口站了一會。果見美士坐車來了。姨姨本欲上前招呼。恐路上人多不便待他。先走進去。然後入內。叫一個堂倌喚出美士。美士見了姨姨道。你怎知我在這裏。姨姨便把各處尋到的話訴知。美士嘖嘖連聲說。我果然住在西門內某處。一個姓黃的朋友家中。姨姨道。某處我連走過兩蹕。因何不會見你。美士笑道。我在裏面。你在路上。如何得見。但不知究有什麼大事。如此急法。姨姨見左右人多。拖他走到僻處。將奶娘的報告。如海設計要把他當作亂黨等情。一一向他說了。美士嚇得面色改變。姨姨又把無雙教他不可到戲館中去。此時祇可躲在城中聽候消息。再圖設法等語。告訴了他。美士連連點頭。姨姨又教他寫了明白住址。纔回家復命。美士素知俊人是能說能行。極有勢力的人物。既與我作了對。上海租界萬萬不能插足。除却開碼頭。別無他法。但外

埠唱新戲。既不如上海適意。又無包銀。天天做拆賬生意。好時或能拆得一二元。若在生意壞的當兒。每天只有百十文進款。連包飯費也不夠。如何過得日子。若要改行自己除一張老面皮以外。別無長技。真所謂文不能測字。武不能賣拳。作何了局。心中好似刀割一般。回到裏面。主人肅客入座。美士此時雖有山珍海錯。擺在面前。那裏能下嚥。便推說肚痛先走。又託漫游代爲告假數日。自己急忙坐車進城避禍。那王漫游當美士被人叫出之時。情知有異。暗暗跟隨在後。見他與一個娘姨打扮的人講了一會話。因距離太遠。聽不清楚。少停美士回來。便心神不定。託故逃席。還教他在社長處代告幾天病假。他不知美士出了滔天大禍。因此轉錯了一個念頭。以爲美士一定被情人派娘姨來叫了回去。心神不定。大約是情人有病。告假數日。可以親身服侍。看他們如此恩愛。真令人可欽可羨。自己近日在戲館中雖然得了個意中人。但是還未登堂入室。講了幾次話。也都是敷衍浮文。並沒講已貼意的說話。看那人舉止很爲豪華。料想不弱於美士那個。此時不取。更待何時。況且天敏、天孫等人。都是色中餓鬼。膀子大王。見了美婦人。便和狼虎一般。偶一大意。被他們搶去。常言一失足成千古恨。事不宜遲。今夜必須約他一個地方相會。然後再帶他去宿旅館。待事成之後。便不怕別人剪邊了。主意既定。這夜登台做戲時。留心向四下瞧看。果見他意中人坐在第一排包廂內。兩隻水汪汪的眼珠兒。

一轉也不轉的釘着自己眼光門處對他微微一笑這一笑笑得漫游骨節酥麻心神蕩漾完場後連粉也不及拭淨卽忙換好衣服走到前台站在那女的包廂後面那女的明知背後有人故意眼望着戲台連頭也不回只顧看戲漫游立了一會見那女的并不看他心中未免着急連連咳嗽仍無效驗只得壯着膽子跨進包廂在他後一排坐了身子向前一湊輕輕問了聲今夜可是一個人來的嗎那女的聽說回頭一看嘖的一聲把手帕掩住口笑了漫游也和他笑着重問一遍那女的笑道你方纔明明在戲台上眼睛一靈怎的鑽到人背後來了漫游道我已完了場咧那女的道此時有什麼時候了漫游道大約十一點半咧那女的道我要回去了漫游道你一個人來的嗎那女的假意含嗔道一個人便怎樣漫游笑道倘是你一個人來的我意欲送你回去那女的笑道謝謝我自己有馬車可以回去你這人眼睛烏溜溜的我知道你不懷好意呢漫游笑道罪過罪過辜負人家一片好心你明兒再來看戲嗎那女的道不來了這幾天已看得厭煩極咧漫游一想明兒不來今天更不能放鬆便說今夜我請你到大馬路新開的美奇糖菓店吃外國點心好不好那女的回說夜深了不去漫游道如此明天請你一枝香吃大菜可去那女的道這倒可以明天什麼時候漫游道七點鐘何如那女的道你若去得遲了我在番菜館等你很爲討厭還不如你先在附近茶館中等我到七點鐘時候一

定到茶館中尋你如遇見了你一同去吃大菜。否則我自回家去，免得上你的當。漫游道：這更好了！一枝香附近的茶館，便是蠶芳樓。何如？那女的道：就是你莫失約。我去了，你也休得再跟我的梢。前幾天被你一跟，外間已有人說壞話。險些兒被我家少爺知道，快知趣些罷。漫游諾諾連聲，果然立定腳跟看他走了。出去那女的臨下樓時，又迴頭向他一笑。漫游心花怒放。次日飯後，漫游先去洗澡，剃頭，修面，將夏士蓮雪花粉濃濃的塗了一臉。對鏡自照，覺得雪白可愛。又換了一身新衣服，拿了塊新手帕。又到洋貨店內，花三角小洋買了瓶香水，倒了半瓶在手帕上。戴上外國小帽，金絲邊眼鏡。又尋了只綠錫包香煙紙殼，化五十文錢買一盒強盜牌紙煙，都倒在綠錫包殼子裏預備。停當纔興緻勃勃的到薰芳樓泡茶守候。此時正日落西山，黃昏時候，茶館中日市已散，夜市未上，故此茶客很爲稀少。靠裏一只桌上有幾個短衣窄袖，像是下流社會中人模樣的圍坐吃茶。見他進來，一齊回頭瞧他。漫游並不在意，得意洋洋的獨坐啜茗。又喚了個賣報的過來，揀了幾張小報隨意閱看。見滿紙琳琅，不是品花，便是談戲，要找游戲文章和稍能雅俗共賞的著作，一篇都沒有。暗說近來的小報也太容易了。自己不須動筆，只要東抄抄西襲襲，便算是一張報。無怪近來看的人越弄越少了。又見專電欄內載着一條，是新劇家顏天孫、王漫游、吳美士等，昨晚往荔香園赴筵。暗想這大約是天孫投的稿，又見貼

後一條便是新劇家王漫游。昨夜乘車過四馬路。漫游着了。忍不住好笑。說這位主筆先生的心思也太好了。往荔香園赴筵。自然走四馬路經過。虧他如何想得出來。但這種事情也要登報。怪道有人同我說你們新劇家每天吃幾碗飯。痾幾堆屎。若能記着將來都是小報上的好材料呢。又看到一張專門談戲的報上有一段評麒麟童的打嚴嵩。說麒麟童扮的是海瑞。漫游納罕。暗道打嚴嵩這齣戲內。未聞有海瑞這個角色。怎的麒麟童扮起海瑞來呢。仔細一想。纔知道這位主筆在做戲評之前。一定看過大紅袍小說。知道海瑞與嚴嵩作對。故此把打嚴嵩內的鄒應龍認做海瑞。心中暗暗好笑。看罷了報。已七點鐘。將次敲了。茶客漸多。那一桌短衣人中。又來了幾個穿長衣的。漫游忙整一整衣襟。走到着衣鏡前照了一照。在洋台上立了一會。果見那女的坐着黃包車來了。抬頭看見漫游。便對他似笑非笑的笑了。一笑。給了車錢。移步上樓。漫游慌忙迎上前去。覷面之後。漫笑笑問他從何而來。那女的聽了。並不回答。反把臉一沉。伸手對他指着。迴頭向後面跟的一個紫膛色臉的中年男子道。前幾天調戲我的。便是此人。漫游聽說。嚇得向後倒退幾步。那男子聞言。搶上一步。閃到女的面前。對漫游上上下下看了幾眼。一伸手將他胸脯抓住。兩眼放出凶光。高聲喝問。你是何人。竟敢吊我打勿殺阿根。老婆的膀子。你不打聽打聽我阿根是何等人物。今天我特地將他帶來。你如有能為儘帶着他走。

我阿根決不攔阻。如若不能。可要放一句說話過來。決不能就此了結。漫游嚇得臉都黃了。那一班茶客見他們吵鬧。都圍攏來觀看。內中有幾個短衣窄袖的。更爲高興。擠到前面問是何事。阿根怒氣勃勃的道。教他自己說罷。漫游被他抓着胸脯。無力擺脫。急得開口不得。反是那女的。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告訴衆人。不但把漫游在戲台上引誘。戲園門口。調戲包廂內說話。約他吃大菜等情。和盤託出。又造作許多假話。說漫游幾次三番約他去住客棧。都被他回却。昨夜因勦他不過。纔掉鎗花約他。今夜在茶館中相會。教丈夫出來同他理論。阿根聽了。氣得暴跳如雷。漫游更嚇得縮做一堆。看官常言。有一句最毒婦人心。豈不是今天應了嗎。這件公案。雖然漫游在戲台上勾引婦女。擔着個大錯。但那女的也曾眉目傳情。落花有意。況且吃大菜。也是他親口答應的。爲何此時當着衆人。將漫游一口咬定。彼此無怨無仇。人心雖毒。也不致如此。內中還有一段隱情。免不得要做書的交代。原來漫游等這班新劇家。雖然開口文明。閉口改良。自尊爲社會教育家。其實都不是上流社會出身。有些是學堂中斥革的劣生。有些是商店中停歇的劣夥。有幾個是縉紳家的敗子。有幾個是破落戶的孽兒。在新劇未發達時。都與流氓結交。宵小爲伍。雖不爲非作歹。却也算不得上等人。物。講到真有學問。熱心社會教育的。真是鳳毛麟角。百人中難得一二。故而一旦得志。表面上趾高氣揚。目空一切。暗地裏。姦淫欺

詐無所不爲。若非出身下賤。生性卑鄙的。焉至如此一班目光遠大。洞悉他們品格的人。見他們如此驕傲。固然一笑置之。但那班先與他們結爲朋友的流氓。見他們整脚時。稱兄道弟。得意時。目中無人。未免心中生氣。都想借個因頭。敲他些竹槓。教他們知道朋友是少不得的。因知他們近來正在併命吊膀子。轉倒貼念頭。也就投其所好。串出一個祕密賣淫的女子。假充某公館姨奶奶。天天前去。看戲對着這班新劇家。故意賣弄風騷。眉語目挑。試想這班新劇家。是何等人物。見了那規規矩矩的婦女。還蠅營蟻附。思嘗一嚮。何況這拈花惹草的寶貨。送到口頭。豈有不吃之理。第一個上道的便是漫游。後來天孫天敏。恨人映玉等。無一個不與他相識。虧那女的應酬得面面俱到。不但使各人並無醋意。而且令他們你瞞着我。我瞞着你。都自以爲是他唯一的心上意中人兒。但他們見那女人。舉止似闊非闊。都摸不出究竟是個什麼路道。不敢輕於嘗試。那女的連日看戲。已用去不少資本。還未得機會下手。正在着急。恰值漫游自投羅網。當夜本欲與他一同出外。又因自己一方面未曾預備。故此約他。今天在蕙芳樓相會。那一邊得了消息。深恐漫游認得他們。故請出這打勿殺阿根。算是那女人的丈夫。陪着一同前去。另邀了一班流氓。先往蕙芳樓守候。漫游先前看見的那班短衣窄袖的。都是他們同黨。那女的訴說已畢。一班茶客聽了。紛紛議論。都派漫游不是。那些同黨。更吃五喝六。說現在這

班做新戲的勾引良家婦女最爲可惡。不如先打他一個半死。再送他到巡捕房去重辦。漫游被他們。你言我語。自己孤立無援。急得走頭無路。忽然外面人叢中閃出一人。與漫游打了個照面道。我道是誰。原來是王先生。又對阿根道。這位朋友。請你放了手。有話好講。彼此都是場面中人。吵吵鬧鬧。成何體統。阿根聽說也就放了手道。這件事情用不着別人管。那人道。並非我愛管閒事。不過彼此都不是外人。天下沒有講不開的事。何必多一番淘氣。漫游認得那人。是他數年前的好友。大塊頭阿三。是個有名流。料他肯出場。大事一定無礙。不覺心中大喜。便要告訴他。此中原委。阿三道。適才我都已聽得。不妨坐了再講。又向衆茶客抱一抱拳道。我們並沒什麼事。請各位不必聚在這裏。免得招搖礙眼。衆人聽了。各各散回原座。阿三不等漫游開口。先怪他做新戲的人。不該吊女人膀子。你們平日口口聲聲。自稱教導社會。難道教別人吊膀子的麼。漫游不敢同他分辯。默默無言。阿三又問阿根。究竟作何辦法。阿根道。既然老兄與他相識。我也無須再拉破面皮。叫他放出五尺水頭。彼此結個朋友。漫游曉得他們的切口。五尺水頭。便是五百塊洋錢。不由的着慌道。這是什麼話。你要敲竹槓。也不是這樣敲法的。阿根不等他說完。把手在桌上一拍。就要翻臉。那班同黨又一齊圍將攏來。阿三忙勸阿根休得動火。又責漫游太不懂交情。人家竭力替你講開水頭。長短儘可商議。何必出口傷人。漫游見他們

人多勢衆自己孤身一人。又立在下風地位。料想不出錢不行。不過五百塊太多了些。使央阿三做好做歹。減到一尺二寸。漫游因身邊沒帶錢。阿三答應替他擔保。却要他光付二十元。漫游身邊只有四塊。現洋幾個角子。沒奈何。只得將金絲邊眼鏡和一只金戒指。又脫下一件馬褂。央人去當了十六塊。錢湊足二十元。又立了一張筆據。算是向阿三借的一百塊洋錢。一并交與阿三。纔得脫身。自知落了他們的圈套。心中不勝氣憤。私與天孫等人商議。天孫等暗暗自幸。不會上當。都勸漫游不可就此了結。須要設法報復。阿三一定也是他們的同黨。一百塊錢休得還他。把來作請朋友的東道。倒可以大大的出氣呢。漫游被他們說得心活了。當時也去找了兩個。一個叫櫻攬頭。阿木。一個叫瞎胡調。阿良。邀到一班小嘍囉。預備與阿根阿三等決一死戰。正是。

投網魚兒何足惜。

折稍鼠輩太行凶。

欲知後事。請閱下文。

歌浦潮 第十八回

第十九回 殺愛妾老爺再裝腔 訪小妻大婦初設計

隔了一天，阿三拿着借據，笑漫游要一百塊洋錢。漫游非但不還，反說了幾句不三不四的閑話。似乎說他與阿根乃是一黨，倘要向我借錢，應該放得正大光明些。若用這美人局敲我竹槓，莫說我性王的沒錢，即使有錢，也休想拿得動我一毫一釐回去。況且我又不是在他們房中給他拿住茶館中是人去得的地方，要出什麼遮羞錢，要我這這一百元容易，只消大家約幾個朋友出來評評理，看阿三聽了，勃然大怒，說你這人太不懂交情了。這種說話，昨天爲何不講我一片好意，爲你講開，又替你墊了這筆錢，你今兒反對我說出這些閑話來了。銅錢銀子事，小朋友爲重我阿三，生平只愛朋友，不愛銀錢，你這人太不要朋友了。所以我一定要你還錢。約人出來評理更好。今天四點鐘仍在蕙芳樓恭候，便了。說罷，悻悻而去。漫游果然約了橄欖頭阿木、瞎胡調阿良等人，四點鐘同到蕙芳樓。阿三早已埋伏多人，預備用武。見面之後，講不到三言兩語，一聲吆喝，兩方面磨拳擦掌，便要動手。豈知蕙芳樓的堂倌見他們來勢洶洶，料有不妙，早已報告巡捕。此時捕房中已派有暗探在旁，他們纔一交關，即被暗探攔住，又把爲首四人帶了進去。這四人便是大塊頭阿三、打勿殺阿根、橄欖頭阿木、瞎胡調阿良。漫游幸得見機，並沒被捉。次日解公堂，各人罰洋十元充公，又賠償蕙芳樓損失二十元。每人派

出五元。阿木阿良的三十元。自然是漫游匯鈔。阿三拿着借據。仍不干休。在外揚言要弄瞎漫游的眼。睛。漫游着了慌。挽人去講。歸還半數。纔得了事。漫游等這班新劇家。經此一番挫折。理該痛改前非。勉趨正軌。纔不愧知過必改。豈料他們並不知戒。反變本加厲。以致後來鬧出許多離離奇奇的事跡。給做書的一個絕妙資料。但都是後話。此時姑且按下慢提。再表俊人聽從如海的計劃。教阿珊設法收捨美士。阿珊先到德安里。見已搬空。暗說他的腿好快。但他若要做戲。料想仍逃不出我手掌之中。豈知一連三天。美士並不登台。阿珊知他已得了風聲。預先滑脚。隨即告知俊人。俊人命他以後留心查察。倘若遇見。休讓他跑了。一面請如海到卡德路商議。俊人先說吳美士那廝。業已逃去。老三處我也幾天沒去了。若照當日的話兒辦。則姓吳的一天捉不到。我那邊一天不能前去。這樣的拖下去。終非了局。因此請你替我想。想究竟還是先辦老三那邊呢。還是如何。如海知他火性已退。又在記掛無雙自己。這一番報仇的手段。也用得太辣。若再不替他們夫婦調和於心。何忍當下笑了一笑道。這件事本不能刻板。當日我出主意的時候。也不會料及姓吳的滑脚得這般快。現今自該先行疏道。姨奶奶一方面。再慢慢設法偵查姓吳的下落。纔是正理。俊人道。若單講這疏通兩字。未免太便宜了。老三罷。如海笑道。你又要發獸了。他是什麼人。他不是你的如夫人嗎。你難道還要用法律手段對待他不成。

請問你。還是要辦他一個和誘罪。三等有期徒刑呢。還是怎樣。俊人笑道。不是這般說。當言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若不給他幾分顏色。將來還當了得。你莫多說。我自自有道理。說着。把手在腰際拍了一下。如海。知他仍襲曩年故智。便道。你莫再用那撈什子的手槍嚇人罷。這東西是沒有眼珠的。偶不小心。鉛子飛出來。打傷了人。如何是好。俊人笑道。不用你擔心。我早已預備好咧。隨將那枝手槍掏出。給如海觀看。原來鉛子已被退下。鎗管中祇餘銅殼。就使開放。也不致傷人。如海見了。笑道。虧你想得週到。我們就此去罷。俊人道。怎好就去。我還不會吃飯呢。如海道。我也沒吃。俊人道。如此我請你吃大菜。便了。兩人同到四馬路吃了大菜。俊人又拚命灌下幾盅勃蘭地酒。想到無雙。不覺又冒起火來。咬牙切齒。說。今天若再不給那賤人一個利害。將來他更不把我放在眼內了。出了大菜館。二人都沒坐包軍。搭鐵路車站電車。坐到火車站下車。再步行折回愛爾近路公館。無雙這幾天好似待決的囚犯。只等俊人一到。使可定其大局。豈知俊人一連數日。絕跡不來。故他心神很是不定。既自己耽着心事。又深恐美士在外間胡跪亂走。被包探捉去。不免替他耽憂。一個人耽着兩條心。以致坐立不甯。形容消瘦。連茶飯也不十分要吃。這天覺得肚飢。教娘姨開上飯來。擺在靠窗口桌上。剛捧起飯碗。吃得一口。忽然小丫頭奔進來報說。老爺來了。無雙一驚。那口飯再也嚥不下肚。正欲起身吐去。俊人已跨進房來。如

海恐他醉後闖禍。貼緊跟在背後。無雙見了俊人。口含着飯。叫道。老爺。俊人一見無雙。已是動氣。又聽他口中含糊。不知說些什麼。不覺格外冒火。更不多言。在腰間製出手槍。對准無雙。砰的就是。一鎗無雙不防。他認真開鎗。慌忙向旁邊一閃。忽然叫了聲。啊。口中的飯便和放花筒般的噴將出來。額角頭上鮮血直往下淌。俊人見無雙着傷。嚇得魂不附體。慌忙丟了手鎗。奔上前。捧着他的腦袋。說你怎麼了。如海起初還道。俊人放的是空鎗。所以並未攔阻。不道鎗聲起處。無雙頭部已受重傷。不由的大驚失色。卽忙搶步上前。觀看纔知無雙頭部受的不是鎗傷。因他見俊人開鎗向樓窗一邊躲閃。窗邊柱上本有一只釘窗紗的細釘。在他額角上。劃破了一塊皮。流血不止。俊人也當自己放空鎗。打壞了無雙。故而忘其所以。奔上去。捧住他額角。看得仔細。知是誤會。猛想自己前倨後恭。有些難以下場。無雙趁勢把脖子枕在他臂上。呻吟不止。俊人更覺僞促。幸得如海找了塊濕手巾。替無雙拭去血跡。又將隨身帶的橡皮膏。剪一塊給他貼在傷處。俊人借此放了手。掙一張橙在旁邊坐下。氣憤憤的對無雙道。你背着。我幹得好事。居然。妍起戲子來了。還要自己送上門去。把我的顏面丟在何處。我今天問你。究竟要死呢。還是要活。無雙聽說也不分辯。雙膝跪上。淚流滿面的道。都是我一時糊塗。受人之愚。罪該萬死。請老爺不必氣壞了身子。我雖死也能瞑目。說罷。把雙手掩着臉。伏在俊人膝上。慟哭。

不。已。俊。人。見。此。情。形。好。生。不。忍。嘆。道。咳。你。也。太。沒。主。意。了。怎。的。受。感。受。到。如。此。地。步。鬧。得。外。間。人。人。知。道。我。若。不。將。你。處。死。教。外。間。說。我。一。句。帷。簿。不。修。令。我。有。何。面。目。見。人。呢。說。罷。一。聲。長。嘆。流。下。淚。來。如。海。見。了。從。旁。插。口。道。古。人。說。得。好。過。則。勿。憚。改。既。往。不。咎。這。件。事。原。不。是。姨。奶。奶。之。過。皆。因。近。來。那。班。新。劇。家。傷。風。敗。俗。惟。色。是。圖。所。以。女。流。無。知。往。往。誤。落。他。們。的。圈。套。但。願。姨。奶。奶。以。後。處。處。留。意。吃。了。一。場。虧。學。得。百。回。乖。將。來。決。不。致。受。人。之。愚。了。俊。人。兄。也。休。得。動。氣。姨。奶。奶。究。竟。是。一。家。之。人。閑。人。閑。話。本。無。交。代。何。必。當。作。一。件。正。經。况。且。姨。奶。奶。業。已。改。過。自。新。將。來。正。好。共。享。家。庭。之。樂。爲。這。點。小。事。何。必。多。一。樁。氣。惱。姨。奶。奶。跪。在。地。上。仔。細。着。涼。快。起。來。罷。俊。人。聽。說。也。教。無。雙。起。來。無。雙。那。裏。肯。依。只。跪。着。哭。泣。俊。人。無。奈。親。自。纒。扶。無。雙。纒。肯。站。起。却。還。痛。哭。不。止。俊。人。又。安。慰。了。許。多。好。話。纒。得。勸。住。他。哭。如。海。見。他。二。人。已。言。歸。於。好。料。無。他。變。知。他。們。必。有。一。番。說。話。自。己。不。便。站。在。旁。邊。隨。卽。告。辭。出。來。往。華。興。坊。探。望。邵。氏。走。到。弄。口。見。自。己。包。車。停。着。還。道。車。夫。到。此。接。他。並。不。在。意。一。推。門。忽。見。邵。氏。李。氏。二。人。都。坐。在。客。堂。中。陪。着。一。位。女。客。如。海。一。眼。看。見。那。女。客。不。覺。呆。了。一。呆。原。來。這。女。客。不。是。外。人。便。是。他。那。夫。人。薛。氏。薛。氏。一。見。如。海。滿。面。堆。笑。道。你。怎。的。也。到。這。裏。來。了。莫。非。知。道。我。在。這。裏。故。而。特。地。老。遠。奔。來。接。我。的。嗎。這。句。話。說。得。邵。氏。李。氏。都。笑。將。起。來。如。海。很。爲。疑。惑。道。你。如。何。到。此。薛。氏。笑。道。

我。方。纔。到。火。車。站。送。一。個。親。眷。回。蘇。州。去。路。過。此。間。恰。巧。遇。見。這。位。王。家。嫂。嫂。邀。我。進。來。坐。坐。不。道。你。也。來。了。正。好。一。同。回。去。如。海。聽。說。眼。看。着。邵。氏。怪。他。不。該。招。薛。氏。進。來。邵。氏。因。薛。氏。在。傍。不。便。明。言。只。對。他。呆。笑。如。海。更。覺。糊。糊。你。道。薛。氏。真。的。爲。送。親。戚。到。此。嗎。自。然。是。一。片。謊。話。他。自。那。日。在。陳。家。吃。喜。酒。聽。徐。氏。露。出。口。風。心。知。如。海。必。有。外。遇。車。夫。阿。福。一。定。知。情。當。夜。正。要。盤。問。阿。福。恰。被。如。海。回。來。衝。散。薛。氏。暗。教。娘。姨。問。如。海。坐。的。那。個。黃。包。車。夫。打。從。何。處。拖。來。車。夫。回。說。是。火。車。站。華。興。坊。來。的。娘。姨。私。向。薛。氏。說。了。薛。氏。暗。暗。牢。記。在。心。上。隔。了。幾。天。薛。氏。向。如。海。說。因。有。事。出。去。須。坐。自。己。包。車。如。海。便。教。阿。福。在。家。候。着。自。己。坐。了。黃。包。車。出。去。薛。氏。又。把。阿。福。叫。到。樓。上。問。他。少。爺。近。來。是。不。是。討。了。小。老。婆。外。間。租。着。房。子。車。夫。笑。說。這。是。沒。有。的。事。少。爺。怎。會。討。小。老。婆。也。沒。租。什。麼。房。子。薛。氏。臉。一。沉。道。你。休。瞞。我。我。早。已。曉。得。了。而。且。小。房。子。在。什。麼。所。在。我。也。知。道。不。是。在。火。車。站。華。興。坊。嗎。少。爺。的。一。舉。一。動。我。無。一。不。知。祇。因。我。爲。人。太。忠。厚。了。些。你。們。還。當。我。是。個。木。頭。人。呢。你。只。知。拍。少。爺。馬。屁。與。他。連。黨。難。道。少。爺。是。主。子。我。便。不。是。主。子。只。怪。平。常。待。你。們。太。寬。了。你。們。都。不。把。我。放。在。眼。內。好。啊。連。這。種。事。都。瞞。起。我。來。了。我。並。不。是。一。定。要。問。你。祇。因。試。試。你。們。還。有。真。心。對。我。沒。有。只。一。試。便。給。我。試。出。來。了。真。是。笑。話。明。兒。我。偏。教。你。滾。蛋。看。我。還。有。這。點。權。柄。沒。有。阿。福。聽。說。把。頸。項。一。縮。手。搔。着。脖子。道。奶。奶。

休要生氣。這件事不能怪我。都是少爺吩咐。我不准在奶奶跟前多嘴。我若說了。少爺要停我生意的。呢。薛氏道。少爺若叫你吃屎。你也吃嗎。阿福笑道。只要我阿福做得到。主人吩咐。怎敢不依。薛氏道。我叫你說實話。你便做不到了嗎。阿福笑道。奶奶既已知道。何必令我阿福爲難呢。薛氏道。你們當寶貨。瞞我。我徧要問問阿福。笑道。既然奶奶要我說。我便說。何妨。少爺果然罰了小老婆。房子委實租在華興坊。那原是奶奶自己曉得的。薛氏又問那女的是誰。阿福道。奶奶難道還不知嗎。薛氏道。自然知道。不過偏要你說。阿福笑道。這倒奇了。我又不是金口玉言。那邊的奶奶原是奶奶認識的。便是在先住在我家的王家奶奶。是不是我阿福。並沒說謊。薛氏聽了。頗出意外。暗說奇了。不料這小寡婦嘴硬。骨頭酥。竟會給少爺做小。怪道他們搬入醫院後。一去不來。當時住在我家。我因他爲人還算有趣。少爺雖然有些饞癆。我却並未疑心。他們竟會弄出把戲。照此看來。那老的跌傷。也是他們故意做出來的。花巧借此可以避開我的眼睛。到醫院中去。適意我聰明一世。竟朦朧一時。被他們瞞過。料想陳太太早已知道。故而他親家姆說什麼。新姨奶奶他就擠眉做眼的阻止。但他們這件事欺我太甚。我焉能放他安逸。隨叫阿福退去。自己打點主意。在如海跟前。却不露半毫聲色。又過幾天。如海在家。忽然倪公館着人請他去商議要事。那時恰值阿福有事打發開了。如海便雇坐野鷄車前去。阿福回來。

薛氏假說少爺命你到華興坊接他。阿福信以為真，正待拖車。薛氏叫他且慢待我換了衣服，順便拖我到火車站去接人。阿福並不懷疑，拖着薛氏，直奔火車站。路過華興坊，薛氏命他停下，問他少爺借的房子在弄內第幾家。阿福說了，薛氏令他在外等候，自己上前叩門。玲珠開門，問是誰。薛氏道：這裏可是姓錢麼？玲珠回說：正是姓錢。李氏在樓窗口望見薛氏，怪聲怪氣說：姨，這不是少奶奶麼？薛氏聽說，一抬頭道：哦，原來是王家媽媽。你好看麼？我今天特地來望望你來了。李氏還未回言，邵氏也在窗口探出頭來，見是薛氏，猛吃一驚，正要迴避，已被薛氏看見，高聲道：嫂嫂，你一向身子可好？我記到你什麼似的？你怎的一想都不想起我這幾個月工夫不到我家來望我一望呢？邵氏道：難得奶奶到此，請客堂裏坐罷。說着，忙同李氏下樓。薛氏見了邵氏，滿臉堆笑，挽住邵氏，纖手道：好嫂子，幾月不見，益發長得一朶花兒似的。若非媽媽同在一起，幾乎教我認不得了。說罷，又道：啲，我錯了。現在我們已是一家人了，正好還用去年稱呼，叫你嫂嫂，應該叫你妹妹了。是不是這句話，羞得邵氏粉頸低垂，無言可答。薛氏笑道：好妹妹，你爲何不開口？我們都是過來人，你難道對着我還要裝新娘子嗎？快坐了。我們好談談。李氏初見薛氏，只道他得了風聲，到此使醋勁尋事的，所以心中很是不定。今見他對邵氏如此親熱，而且說話中似乎已知如海那件事，口口聲聲並無惡意，不覺喜出望外，慌忙找茶碗。

倒了一杯茶。雙手奉與薛氏。薛氏接了，笑道：「媽媽，你老人家腿上了，看你臉上很有光彩，想必近來身子納福。李氏道：「都靠奶奶的福。我那腿傷已好了許久咧。」薛氏道：「原來如此。我自那日你到醫院中去，後心中十分牽記，只恨沒個空兒到醫院中望望你。不過在少爺口中聽說你傷勢日漸平復，我纔略爲放心。後來聞說你們出了醫院，我很奇怪你們緣何一去不來，連信息都不給我一個。還道你們耽擱在我家時，說不定我粗心大意，有一兩件得罪你們之處，以致招你們見怪，心中很爲抱愧。不料却爲着少爺娶妹妹，作了二房，因此藏頭露尾的。其實這原是一件絕好的事，我因自己年紀大了，雖然生過幾個女兒，還沒子息，誰不想傳宗接代。我素來最恨的，便是那班婦女爲着這一點醋意，上誤了丈夫的百年大事。因此屢次勸少爺娶個二房，不過少爺素有一種古怪脾氣，你越教他做，他越不肯做。你越不教他做，他越要做。似乎男人作事，不該正大光明的，須要偷偷摸摸，纔欺得他是個能幹脚色。他那時一口回絕，說決不願意娶小。我爲着這件事，上很同他鬧了幾次，因他枉爲是個男子，不知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還算是個人麼？當時我雖然勸他娶小，但我心中未嘗不慮及娶來之人，性情不知可與我相合。倘使將來三日兩時淘氣生事，也非家庭之福。但爲着後代兒孫大事，也顧不得許多。如今有了妹妹，不但使我稱心合意，而且求之不得。妹妹去年耽擱我家時，真所謂上和下睦，我家

那班下人至今還在牽記王家奶奶若得你去做了他們的主子怕不教他們歡天喜地麼兼之妹妹於女紅針黹一道無所不能描鸞繡鳳件件都精往常少爺夏天用的拖鞋我自己不能繡花務必央人代做很爲費事如今有了妹妹豈不便當許多而且這幾年我因家務事都要我一個人分派千頭萬緒把記性弄壞了一來便要忘事秀珍這丫頭又一味的孩子氣不能替我分勞得了妹妹真是一個絕好幫手只恨少爺不肯早些告訴我不然這幾個月來不知能省却多少心血呢李氏聽他極口稱讚邵氏笑得口都合不攏笑嘻嘻的道奶奶的話原是不錯不過少爺瞞着奶奶也別有穩衷一則免却氣腦二則薛氏不等他說完勃然變色道媽媽說那話大凡婦人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死從子莫說少爺娶妹妹這樣一個於我有益的人就使娶了個青樓中人只知淫蕩不知治家的我也不能向少爺尋什麼氣惱我方纔已經說過婦女吃醋最爲可惡難道我自己就肯犯這個毛病嗎李氏吃他這頓搶白滿臉紅漲不敢做聲薛氏反露出笑容向邵氏道妹妹這句話是不是你同我相與許久大約我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你想我可是這種人嗎邵氏含羞帶愧的答道奶奶見解極是這都是我粗心之過當時我因奶奶平日待我很好這件事雖然少爺主意但我頗覺得對奶奶不住因此沒面目來給奶奶請安講到疑心奶奶有什麼意見無論奶奶不至於此便是我等也決不能疑心

奶奶的呢。薛氏笑道：對啊！這纔不愧是我的好妹妹呢。說着，伸手握住邵氏玉腕，問他：這裏有幾個下人？邵氏回說：有一個粗使丫頭，名喚玲珠。薛氏道：哎，只一個丫頭，怎夠使喚少爺也？忒煞見小了。娘姨都不用一個教這丫頭洗了衣裳，不能上竈，上了竈不能燒火，怎樣的忙得開呢？邵氏道：幸得家中人口不多，而且我們娘兒兩個人都是做慣的，因此忙的時候，自己動動手丫頭，燒火不是媽便是我。上竈所以還不覺得有甚麼不便。薛氏道：話雖如此，但你這樣一個驕皮嫩肉的人兒，怎能常做如此粗活？而且媽媽年紀大了，也萬不能吃這種辛苦。你們沒有知道少爺爲人，鬆在大頭上，緊在小頭上，往往如此，故我有些事都自由自主，不去聽他。他到那時也就無可如何了。明兒我教我家的松江娘姨到這裏來幫忙罷。邵氏道：這個不必。我們這裏一個人委實夠用了。松江娘姨奶奶自己要使喚的呢。薛氏笑道：好妹妹，你別鬧客氣罷。我同你又不是外人。老實說，一個小丫頭服侍兩個大人，怎能夠用？若像我一個人使喚三四個人，還覺得勉強呢。松江娘姨粗做很爲來得，不過我家已有了兩個粗做娘姨，故松江娘姨在家中原是多，我因他做事十分勤儉，故也捨不得歇他，派他到這裏來，實是最合宜也沒有的了。你便是我，我便是你，你我倆乃是一般身分的人，難道我應該呼奴使婢，你便該燒火上竈，少爺爲人原是糊裏糊塗的，你雖然自己願意教我如何過意得去呢？邵氏見他言出至誠，

也不便再推說多。蒙奶奶抬舉，真教我結草啣環，難以報德。薛氏笑道：「你年紀輕輕，不知那裏學來的這許多客套，可惜你不是個男子，否則倒是個交際能手呢。」李氏見他們談得高興，便命玲珠到弄口麵館中去叫點心。薛氏聽見說媽媽不必費心，我畫飯還吃得不多時呢。李氏道：「奶奶難得到此的這裏地位落鄉，沒甚好點心，只可請奶奶吃碗鮑魚麵罷。」薛氏笑了一笑，又向邵氏談了些閒話不多時，點心送到，乃是兩碗鮑魚麵。薛氏只吃得幾口，便放下筷說吃不下了。那一碗邵氏不吃，李氏在先也不肯吃。後來見他們都剩下了，想想給丫頭吃，很是可惜。當着薛氏面前，又不好意思再吃。忙喚玲珠收進廚房間去，自己夾腳跟進那玲珠，偷着呷了口麵湯。被李氏看見，罵道：「小蹄子偷嘴。」玲珠嚇得跑了。李氏獨自一人，把那一碗麵和薛氏剩的半碗，一口氣吃完，抹一抹嘴出來，剛坐定，忽見如海回來。薛氏便似嘲似諷的，同他說笑。如海很覺詫異，再看邵氏的眼色，心中已料及一二。當下笑向薛氏道：「你來得正好，我本打算接你到這裏來頑頑呢。」薛氏道：「咦，奇了，你又不是這裏的主人，要你請什麼客呢？」如海笑道：「這就叫客請客。」邵氏、李氏都笑了。薛氏惡狠狠瞪了如海一眼，低聲道：「你瞞着我，幹得好事。」如海笑道：「我又沒瞞你，都爲你自己不來問我。」教上羞人答答的，怎好開口告訴你呢？」薛氏冷笑道：「你好面嫩，什麼事情都幹出來了。」難道講一句話還害羞嗎？」如海笑道：「誰有工夫同你拌嘴，我剛

才被倪俊人叫去幫辦家務。飯也來不及吃。雖然擾了他一頓大菜。肚子還飢餓得很。可有點心給我吃些。邵氏道：恰好。方纔有碗麵。多着呢。玲珠快端出來。給少爺吃罷。玲珠啣着嘴說沒了。邵氏怒道：莫非又被你偷吃了嗎？玲珠正待一辯。李氏搶口道：你莫冤枉了他。是我因恐湯麵放得時候太多。要發膩的。剛巧後門口有個老叫化子。問我討飯。我已把這碗麵給他吃了。邵氏不言。如海道：既如此。玲珠再給我去叫一碗罷。玲珠因方纔沒吃着剩麵。胸中很高興。懶洋洋的出去。叫麵。薛氏便問如海：方才所說倪老爺請你幫辦家務。又是件什麼事？如海笑道：還有什麼事。便是姨奶奶那件公案。薛氏道：莫非那新劇家拿到了嗎？如海道：這班人消息靈通。一時休想拿得到他。俊人因與姨奶奶彼此弄僵了。有些不上不下。故而請我去做個引子。現在他二人已言歸於好。不過方纔那件事說出來。很令人肉麻。薛氏問何以見得如海。便把俊人裝腔做勢等情。一一告訴了他們。衆人一齊笑將起來。薛氏隨說：這位倪老爺的脾氣。也十分古怪。平時死要場面。一見小老婆。又骨頭酥了。丈夫作事務必有決。有斷。小老婆不規矩。該逐出纔是。留在家中。豈不是自要背硬壳嗎？如海笑了一笑。薛氏又道：倪老爺三妻四妾。姨奶奶也忒殺多了。皇恩雨露。那能處處徧及。難怪姨奶奶要尋野食吃。這便是愛討小老婆的好處。如海嘆喟一笑。薛氏又道：他若能把幾房姨奶奶搬在一起。或者還可有些管束。倘若仍

放在外面。讓他一個人自由自主。將來難保不生別樣事來呢。去年不是已鬧過一樁。戲了嗎。如海道。閑話少說。方纔你講什麼。要到火車站去接人。這時候火車已到了半天咧。再不去接。祇恐那人等得不耐煩走了。今兒你這躉出來。豈不是白跑嗎。薛氏道。聽說這人今兒不來了。如海笑道。不來了嗎。你在那裏聽來的。這裏沒人告訴你啊。薛氏道。我早知道了。如海笑道。既已知道。爲何又老遠的奔出來呢。這句話說得大衆笑了。薛氏帶笑道。我也沒工夫同你拌嘴。我今兒第一遭來望妹妹。正經還沒講。却纏了這許多閒話。如海道。我很奇怪。你們爲何不到樓上坐。却都聚在客堂中。真的算是接待賓客不成。邵氏笑道。我方纔因講話忘却請奶奶房內坐了。正要請他上樓時。恰巧你回家來。一陣瞎說。又忘却了。此時倒被你講一句現成話。如此請奶奶樓上坐罷。說着自己先起身。薛氏隨他上樓。如海因麵已叫來。就在下面吃。薛氏走到邵氏房中。四下一看。說這裏外國傢伙還不全。那兒發安樂椅。是少不得的。我家多着明兒。差人送幾張過來罷。邵氏道。這個不必。此地不妨將就。橫豎沒外人到來。不消鋪排得十分齊整的。薛氏道。說什麼沒外人到來。房間陳設。豈能草草了事。請你從今以後。不准客氣。缺什麼。儘向我要。你我二人若講客氣。將來父子兄弟。都要分庭抗禮了。邵氏見他說得懇切。心中很爲感激。薛氏又告訴他許多體心貼己的言語。少爺爲人平日脾氣如何。你須要如何。如何。纔能

操縱如意。邵氏聽了，幾乎五體投地，覺薛氏爲人不但聰明賢淑，而且和藹可親，毫不故作大婦身分。我出世以來，還是第一遭遇見這種婦人，竟得與他同事一夫，真可謂三生有幸，不一會如海上樓對。薛氏說：時候不早了，我們一同回去罷。薛氏答應着，又同邵氏談了半天，臨別時頗露依依不捨之色。邵氏親自送出弄口，薛氏坐上包車，又叮囑邵氏道：明兒早起，我准打發松江娘姨過來，妹妹儘可隨意使喚，他如有什麼不到之處，不妨立時開銷，他休講情面。那沙發安樂椅等件，我也一併送來。邵氏沒口的稱謝。如海已喚了部黃包車，與薛氏一同回家，滿心以爲薛氏場面上不同他，鬧回到家，中定有一翻口舌。不料薛氏歡歡喜喜和沒事一般，反抱怨如海這種正經大事，理該冠冕堂皇的行娶，男人家沒有子息，納妾原是椿正當之事，何要鬼鬼祟祟背着人幹給一班不知底細的人知道了。還當我吃醋，霸阻你娶妾，豈不可惱。如海聽他這番說話，頗出意外，當下涎着臉陪罪道：我錯我錯。當時我不該瞞你，我因恐你潑醋，酸尋事，淘氣，故而不敢在你面前道及。又誰知你是一個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的觀世音菩薩呢。薛氏聽了，嗤的一笑。這夜薛氏吩咐松江娘姨，明天到華興坊去服侍新奶奶，又將他喚進房內，秘密囑咐了幾句說話。松江娘姨諾諾連聲。次日一早，薛氏命車夫將自己房中的一張沙發，兩張安樂椅搬出，雇小車裝上，就教他押車，陪着娘姨到華興坊去。如海見

薛○氏○肯○把○自○己○的○物○件○和○貼○身○下○人○讓○給○邵○氏○心○中○很○爲○納○罕○暗○說○奇○了○他○爲○人○素○日○器○量○最○小○因○何○忽○然○變○得○大○度○寬○宏○起○來○真○是○不○可○思○議○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看○來○這○句○話○是○不○準○的○了○不○表○如○海○納○閔○再○說○車○夫○阿○福○帶○領○松○江○娘○姨○押○着○物○件○到○華○興○坊○見○了○邵○氏○說○明○來○意○松○江○娘○姨○素○與○他○們○相○識○此○時○改○口○稱○邵○氏○爲○新○奶○奶○李○氏○爲○太○太○阿○福○又○幫○着○替○他○們○把○楊○椅○排○好○纔○回○去○覆○命○邵○氏○等○好○生○歡○喜○十○分○感○激○薛○氏○深○悔○當○初○錯○疑○心○他○是○個○壞○人○不○該○背○着○他○做○下○這○件○事○否○則○住○在○一○起○也○不○致○如○此○冷○落○松○江○娘○姨○又○告○訴○他○們○奶○奶○自○你○們○走○後○心○中○時○常○牽○記○祇○因○不○知○你○們○搬○在○何○處○政○而○不○能○親○來○探○望○好○容○易○打○聽○得○少○爺○娶○了○新○奶○奶○我○家○奶○奶○真○有○說○不○出○話○不○出○的○歡○喜○便○是○我○們○一○班○下○人○也○沒○一○個○不○歡○天○喜○地○的○呢○邵○氏○聽○了○更○爲○感○激○正○是

權○把○甘○言○行○小○惠
好○將○毒○計○快○初○心

欲知後事請閱下文

第二十回 贈巨金美人仗義 出重洋浪子逃生

倪俊人自與無雙言歸於好之後一連在愛而近路公館中住了數日無雙在俊人這邊雖然定了心但在美士一方面仍不免牽腸掛肚私下打發梳頭娘姨進了幾次城囑咐美士耐心等候機會千萬

不可在外間胡跑亂走。目下風聲緊急，倘落在偵探手內，老爺決不能與你善罷干休。美士已是驚弓之鳥，聽他幾次三番，差人叮囑，心知俊人如海二人，正用全力對付他，嚇得躲在黃百城家中，不敢出來。百城見他連日未曾登台串戲，自早至暮，只在書房中踱來踱去，足不出戶，愁鎖眉尖，似有重大心事一般。心中暗自懷疑，又見時常有一個娘姨打扮的婦人來找美士，兩個人躲在僻處，唧唧嚶嚶，不知說些什麼。料想美士定必爲着什麼事情發作了，不能出面，不是婦女暗昧，便是錢債交涉。故而天天躲在家中，唉聲嘆氣，隨向美士盤問。美士多方隱飾，百城愈覺懷疑。那天可巧娘姨又來找美士，百城慌忙避出書房，却私下掩到書房背後，側耳竊聽。無如他二人講話的聲音極低，百城聽了半天，也不曾聽出眉目。只聽那娘姨說什麼老爺奶奶，又是什麼包打聽巡捕房外國牢監。美士嘖嘖不已，隔一會娘姨走了，百城又向美士盤問。美士仍支吾以對。百城怒道：「我與你自總角至今，素稱莫逆，古人交友以信義爲先，照你這般藏頭露尾，還成什麼朋友？豈不聞朋友患難相共，就使你有不快意處，告訴了我，也可大家想想法兒，從長計議。況且你現今耽擱在我家中，倘有什麼祕密之事，被我得知，我也未必至於出去通風報信，給包打聽把你捉到外國牢監巡捕房去。美士見他發急，又聽他說出外國牢監巡捕房來，知他已聽得方纔梳頭娘姨告訴他的話，情知隱瞞無益，不覺長嘆道：「並不是我有

心曠你祇因我一時之誤。幹下這件不名譽之事。你素日考究什麼道德不道德。所以我也赧於啓齒。既然你要問我。我又何妨告訴你。難道還怕你出去壞我的事不成。不過你千萬不可告訴你父親。百城道。這個自然。美士便把自己與倪俊人愛妾這番痕跡。從頭至尾。一一告訴了百城。百城聽說。也不免替他耽驚。說你這件事未免幹得太大了。大凡官場中人。別的不打緊。惟有吃醋心最重。豈不聞作官的不要名譽。只要金錢。有了金錢。好去買田地。買妻妾。這妻妾是他金錢換來的。如何肯讓你受用。美士道。人家急得要死。你不替我設個法兒。還同我取笑呢。百城道。有何法想。你當日胆子太大了。如今胆子又太小了。我看躲一輩子也是沒用。倘若出去。又恐不妙。美士着急道。這便如何是好。百城道。適纔你不是說那姓倪的巡捕房認得人。故而在外國地界。很有勢力。但在城內。料想沒甚妨礙。你又何必一天到晚。足不出戶。憂悶最能傷人。若悶出病來。不是頑的。那邊既有這個奶奶替你設法。從來做官的耳為最軟。床頭之言。更為中聽。隔幾天或能將你這件公案消滅。亦未可知。如其不能。我看還是出一出碼頭。待風頭過了。再到上海為妙。躲在家中。終非了局。今兒也是園開會。我父親也在那裏。你何不與我一同去看看。在城內包你不致給包打聽捉去便了。美士也因幾天不出門。兩腿怪癢。百城叫他同去看。也是園開會。很可借此散心。當下便與百城一同出來。他家離也是園原不甚遠。

二人一路談談說說轉眼已到也是園門口。美士見門上粘着一張白紙大書上海保城大會字樣。美士看了很不明白。忙問百城保城二字是何意思。原來上海自光復以來。有一班人以城垣阻礙交通。閉塞市面。提議拆除。此說一起。那些居住城內平時爲着夜晚歸家出入不便的。無不同聲贊成。起初不過一句說話。此時將次實行。那一班守舊派人大爲反對。都說這上海城不但是個古跡。而且鎮壓看閩邑風水。上海灘三字。素有謠言。此城一拆。只恐上海全境要攤下水。去百萬生靈。俱葬魚腹。豈不弄過更有一層可怕的。便是那班外國人。只能將十里洋場作爲租界。不能佔據上海全境。全仗這座城垣當作保障。倘若將他拆除。定被外國人佔作租界。那時城內居民。豈不都受外國人管轄了麼。他們持著這兩個問題。號召一班頑固黨派。自第一問題提出後。那班怕死的。果然雲合景從。都說上海城萬萬拆不得。及至第二問題一提出。那班贊成不拆城的。反減少許多。你道爲何。只因這班人有一大命份在城內。置有地產。聽說城一拆。外國人便要推放租界。他們莫不暗中歡喜。因城內地價較租界地價賤至百倍。如果放作租界。地皮一定漲價。他們就可發財。故而沒一個人不願受外國人管轄的。這班發起人見聲勢不及那班拆城的壯。因此借也是園開會。以爲聯絡地步。百城的父親黃萬卷。便是發起人之一。美士聽了。暗笑這班人頑固不通。城垣本宜拆除。開會保全。有何利益。但既已來此。却

不可不去聽聽他們演說些什麼，也好作將來笑話材料。隨同百城簽名入場，只見會場中人已擠滿。演說台上姑着一個人演說，但台下又有許多人忽起忽坐，高聲發言，會場秩序毫無，祇聽得一片嘈雜聲音，也不知算是演說呢，還算打架。美士在人背後站了一會，非但沒聽出什麼，反覺得有些頭疼。腦漲，萬卷見了他二人，慌忙上前招呼，說你們來有幾時了。美士道：有一會咧。老伯這裏開會之事如何，萬卷搖頭道：喪氣喪氣，我們這裏開保城會，不料竟有拆城的奸細混入，方纔上台演說，被我們逐出去了，只恐裏面還有餘黨呢。這保城一事，少年人多有不贊成者，難得你却與我們同意。夫城之爲物，所以禦敵者也。古人金城湯池，猶恐不固，而今竟有拆除之議，何異自毀籬籬，能不召夷狄之禍而貽後世之憂哉！喪心病狂，莫此甚矣。美士最怕萬卷掉交，聽他又在那裏之乎者也，心中暗暗著急。幸得有人把萬卷叫去，美士如釋重負，忙對百城道：我們走罷。百城道：既來之，則安之，你怎的如此性急。美士道：這種開會毫無秩序，人聲鼎沸，還聽得出什麼演說。我們擠在這裏聽他們胡鬧，還不如到城隍廟頑去。百城笑道：你就是沒長性不好，既如此，待我回明了父親再走。美士拖了百城向外直奔。道：回什麼父親，你若真的要學那古人所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只恐還差得遠呢。百城道：對咧。若不回他，少停准得吃他這兩句說話。美士道：誰教你有這種父親呢。百城笑道：你說出歇話來了。

父親可以隨意揀選的麼。美士大笑。兩人匆匆出了也是園。仍復步行到城隍廟內。兜了一個圈子。又在得意樓泡茶。直到日色啣山。纔相將回家。萬卷正怒氣勃勃。坐在客堂中吸旱煙。一見百城回來。把烟桿頭向地下一擲。厲聲道。站住了。美士知道方纔那話兒發作。一溜煙奔回書房。不敢出來。晚飯時候。百城仍來陪他用膳。美士笑問。適才你父親對你說些什麼。百城笑而不言。隔了一天。梳頭娘姨又來。美士問他。奶奶可曾替我想出什麼法兒。我在這裏實在躲得不耐煩了。一則朋友家不比自家。常住有許多不便。二則我究竟是個男人。成日的足不出戶。准要悶出病來。你家奶奶倘有法想固好。如無法想。還不如讓我出幾個月碼頭。再圖相敘爲妙。娘姨道。奶奶教你耐心靜候機會。不可在外面胡跑亂走。沒教你出碼頭啊。美士道。奶奶雖然不許我出碼頭。無奈我除却這條道兒。實無他法。上海地面上。你家老爺耳目衆多。我又不能絕跡不到租界上去。倘被他們拿住。未免連累奶奶。如今你奶奶雖然留我在上海。但我仍不能同他相會。與出門一般無二。反不如讓我出門。到可以彼此放心。還有一層出門。一遭少不得要幾百塊洋錢盤費。我兩手空空。很是尷尬。因此還要向奶奶商量。拜煩你順便向他提起一句。多少弄幾百塊錢給我。濟吾急需。娘姨回去。便把這番話告訴無雙。無雙心中頗不願意。美士遠離。聽他的說話。亦甚有理。暗想這幾天老爺雖然住在我這裏。但我總不便替他討情。這

件事固然是他見色動心之過。一半還是我害的。他如今躲在城內，不敢出頭，設身處地，着實可憐。不出來，未免受朋友恥笑。出來，又恐吃捉，出碼頭，果然是萬全之計。但他外埠人，地生疎，舉目無親，處處非錢不行，手內空空，怎生動得一步？我不給他幫忙，更有誰肯給他幫忙？無如我一時手頭也沒現款，如何是好？想了一會，在首飾匣內尋出幾顆珍珠，命梳頭娘姨拿到三馬路寶珠店去估看。倘值到七八百洋錢，就給我賣了罷。娘姨領命，到三馬路畫錦里，見有一家三開間，刀庫門的珠寶舖子，暗想這舖很大，定可多賣得幾百洋錢。誰知店中人見他是個女流，而且是幫傭的打扮，疑他來歷不明，意欲吃他便宜貨，只還二百塊錢。娘姨賭氣，拿到旁的一家估看。這家算還誠實，肯出五百塊買他，又跑了幾家，都不出五百之數，覺得去無雙限價尙遠，只得將原物帶回，告訴無雙。說珠寶店只肯出四百塊錢，無雙皺眉道：老爺買他的時候，足足化了八百塊錢呢。目下等錢使用，不得不由他們殺價。你拿去不論多少錢賣了罷。娘姨重復回到三馬路，賣得五百塊錢，却私下藏起一百，祇給無雙四百塊錢。無雙嘆口氣收了。次日無雙取出這筆錢，又添上幾件金飾，教娘姨拿往銀樓中，兌了十二兩金葉，仍命他送進城去。又教他對美士說：現洋放在身畔，最爲危險。金葉一物，可以貼身藏帶，而且到處換得到錢。此番出門最好，到東洋去。因他年紀尙輕，若在中國各處，忍受匪徒誘惑，日本地方學堂，很多有了。

這許多錢也可念念書長些學問切不可任意揮霍流落無成少年子弟往往被女色誤了終身他須要記得此番得罪之由初不可再犯這件事聽說日本地方有一班下處女人最爲混賬遇見中國少年男子便百計引誘惹他務須自己拿定主意休上這班日本婦人的當異鄉作客最要緊的乃是衣裳多穿吃食留意件件都要自己當心切不可像在家時那般任意到了那邊務必時常給我信息通信的地方就由你家轉交便了幾時動身也須問個明白娘姨連稱曉得無雙又在抽屈內尋出自己一張小照交與娘姨說這張照他日前問我要我沒肯給他今兒你替我帶去對他說見了這張照便和見我自己本身一般休得牽記分心須要讀書力圖上進他的小照我這裏有着也不必拿他這些說話你可記得千萬不可遺漏一句你去罷說罷一陣心酸險些兒流下淚來娘姨道奶奶休得如此後來的日子長呢無雙含悲不語娘姨當下雇車進城到黃百城家中找尋美士恰值美士又同百城到城隍廟游玩去了娘姨無奈只得坐在客堂中等候又被黃萬卷獸頭獸腦的問長問短把他問得十分窘迫幸得造作幾句鬼話將他搪塞過去將近黃昏時候纔見美士百城二人笑嘻嘻的回來美士一見娘姨卽忙斂住笑容招呼他到書房內去百城知趣自與萬卷說話並不跟他進去美士走進書房一開口就問娘姨那話兒有沒有娘姨道有的美士大喜看他在懷中左掏右摸心中估量摸出

來。定。是。一。大。捲。鈔。票。不。料。却。是。個。小。小。手。巾。包。兒。又。見。他。打。開。手。巾。色。露。出。一。張。小。照。一。個。薄。薄。紙。包。不。覺。心。中。冰。冷。暗。說。糟。了。我。問。他。要。錢。他。却。給。我。這。牢。什。子。的。小。照。到。此。地。步。還。要。講。什。麼。虛。花。頭。的。愛。情。送。什。麼。小。照。懶。洋。洋。的。接。在。手。中。覺。得。這。小。小。紙。包。分。量。很。沉。慌。忙。拆。開。一。看。原。來。是。黃。澄。澄。的。金。葉。不。由。的。心。花。怒。放。道。奶。奶。把。這。東。西。給。我。做。盤。纏。嗎。娘。姨。道。正。是。呢。他。說。現。洋。藏。在。身。畔。只。恐。路。上。歹。人。多。偶。而。露。眼。最。為。危。險。故。而。兌。了。七。百。多。塊。錢。金。葉。以。便。你。容。易。收。藏。而。且。到。處。可。以。換。錢。使。用。比。現。洋。鈔。票。更。為。穩。當。美。士。聽。說。暗。暗。佩。服。無。雙。慮。得。週。到。娘。姨。又。道。奶。奶。教。你。此。番。出。門。最。好。到。東。洋。不。可。到。中。國。別。碼。頭。去。因。中。國。內。地。各。處。常。有。一。班。壞。人。誘。人。為。非。作。歹。故。而。萬。萬。去。不。得。東。洋。地。方。學。堂。很。多。你。有。了。錢。也。可。自。己。念。念。書。美。士。聽。說。微。微。一。笑。暗。想。我。本。有。游。日。之。意。他。教。我。到。東。洋。去。果。然。中。聽。講。到。念。書。一。層。往。日。我。在。學。堂。肄。業。的。當。兒。還。時。常。要。裝。病。逃。學。雜。道。老。遠。的。奔。到。東。洋。還。要。念。什。麼。書。不。成。可。笑。婦。人。淺。見。往。往。說。出。不。近。人。情。的。話。來。又。聽。那。娘。姨。道。據。說。東。洋。還。有。什。麼。下。處。女。人。最。愛。勾。結。中。國。少。年。男。子。你。須。記。得。此。番。為。着。女。人。身。上。壞。的。事。千。萬。不。可。再。走。這。個。道。兒。美。士。聽。說。忍。不。住。好。笑。暗。說。他。的。醋。勁。也。太。很。了。我。在。上。海。他。不。許。我。相。與。別。的。女。人。我。到。東。洋。他。又。預。先。定。吃。日。本。醋。了。娘。姨。又。道。奶。奶。說。的。這。張。小。照。你。日。前。向。他。要。過。的。故。命。我。帶。給。你。教。你。以。後。

見了這張照。如見他自己本人一般。不必心中記望。美士點頭微笑道。奶奶還有別話嗎。嬢嬢道。別的沒說什麼。不過叮囑你作客不比在家。第一衣裳要穿得和暖。第二吃食須要留心。異鄉外國。沒人替你照應。件件要仗自己。千萬不可同在家時這般大意。美士聽到這裏。覺得無雙一片至情。流露言外。心中未免感激。頗悔自己待他沒誠心。很有些對不住。嬢嬢又道。奶奶還教你到了東洋。務必常給他信息。那信不妨寄在我家。說時。在懷中摸出一張紙條道。這便是我家的地址。美士接過。與金葉小照一併貼身藏好。嬢嬢問他。大約幾時動身。美士道。動身必須預備行裝。大約還得耽擱三天五天。你隔兩天再來聽我的回音罷。嬢嬢去後。百城進來道。那邊奶奶替你設法得怎麼樣了。美士搖頭道。有何法想。我的意思。不免出碼頭咧。百城道。方纔那嬢嬢來說些什麼。美士道。他來告訴我。無法可施。教我自己設法。如其也沒法。想還是出碼頭。百城道。我原說出碼頭爲妙。倘若你早聽了我的說話。也不致白熬這許多日子悶氣咧。但不知你現在預備出碼頭往那裏去。美士道。我打算到日本去。百城笑道。你志氣好遠啊。一開口便是日本。爲何不說到美國去。你不過出門避仇。又不是去國亡命。緣何要遠涉重洋到扶桑三島呢。我勸你還是往蘇杭等處。暫住數月。待鋒頭過後。再回上海爲妙。你得飄洋過海。遠適日本。既省盤纏。又便往來。豈不甚好。美士道。你那知此意。我出門雖然爲着避仇。但日子長。

短。一時還說不定。若往中國內地。我又無事可幹。天天玩耍。一則我沒這許多閒錢。二則也要蕩壞自己身子。我平日久欲游學日本。此時天假其便。一樣的出門。何不到日本去念他幾年書。回來也可幹些事業。你道如何。百城聽說向美士面上端詳了一會。搖頭幌腦的道。孺子可教。也不料你竟有如此大志。懊悔當時小覷你了。我很贊成你方纔那片說話。不愧至理名言。你的見識。委實比我高出萬倍。可惜你當日誤交一班下流新劇家。跟他們登台串戲。幹那吊膀子騙女人的勾當。留下這個污點。有虧道德。倘能把一樣的工夫。用在學問上。將來一定是國家干城之大器也。說罷把右腿攔上左膝。顫動不已。美士見他又在那裏發獸心。中十分好笑。暗想我此時正在無聊。何不將這書獃子作弄作弄。開開心。假意正色道。你休重提此事。我已後悔無及的了。從今以後。決計改過自新。學得本領。替國家効力。倘若將來得爲總統。一定升你做教育總長。以報今日知己之恩。百城笑道。漂母一飯。尙不望報。我只一言。難道倒要你圖報不成。你如果能改過遷善。將來必非凡品。我等望塵莫及。美士笑道。老兄何必自謙。我素知你才高八斗。學富五車。日後教育總長一席。除了你實無第二人可以擔承。百城笑道。這個萬萬不敢。美士道。你也不必推辭了。姑且擔承。此時罷。百城連連搖頭。猛然笑道。吓你瘋了嗎。這些夢話說他則甚。我且問你。你往日本去。這筆盤纏和學費。那裏出產。美士斂眉道。我正因這件事。

爲。滿。呢。目。下。已。有。一。百。多。塊。錢。積。蓄。不。知。夠。不。夠。百。城。道。我。看。你。又。在。那。裏。做。夢。了。這。幾。個。錢。當。來。往。船。錢。還。不。夠。呢。美。士。道。照。你。這。般。說。我。祇。可。不。去。了。百。城。道。你。莫。灰。心。罷。古。人。云。朋。友。有。通。財。之。誼。豈。不。聞。管。鮑。分。金。千。古。傳。爲。美。談。我。與。你。多。年。同。學。叨。在。知。己。這。件。事。一。定。替。你。設。法。幫。忙。便。了。美。士。心。中。大。喜。假。意。道。你。也。沒。錢。呢。百。城。道。我。沒。錢。家。父。很。有。些。藏。着。他。素。日。歡。喜。好。學。的。人。知。你。爲。着。出。洋。求。學。之。故。一。定。肯。幫。助。的。你。休。着。慌。我。馬。上。對。他。講。去。說。着。連。竄。帶。奔。的。跑。出。書。房。去。了。美。士。見。他。信。以。爲。真。自。覺。好。笑。暗。想。這。書。獃。子。平。日。一。錢。如。命。不。料。今。兒。被。我。幾。句。串。話。一。哄。竟。哄。得。他。情。情。願。願。向。他。老。子。要。錢。給。我。用。真。可。謂。絕。世。奇。聞。我。雖。然。有。了。無。雙。的。七。百。多。元。金。葉。和。那。日。當。典。當。下。來。的。一。百。多。塊。錢。祇。恐。到。了。東。洋。還。不。夠。花。費。難。得。他。願。意。貼。我。真。是。再。好。也。沒。有。的。事。大。約。我。吳。美。士。命。中。應。該。發。財。了。想。罷。一。陣。大。笑。百。城。出。了。書。房。見。他。父。親。不。在。客。堂。中。知。他。必。在。樓。上。時。習。書。室。幹。功。課。原。來。萬。卷。家。中。有。兩。間。書。房。樓。下。一。間。叫。做。二。西。草。堂。是。給。百。城。讀。書。的。樓。上。一。間。叫。做。時。習。書。室。是。他。自。己。幹。功。課。的。地。方。除。妻。子。以。外。別。人。不。准。進。內。當。下。百。城。奔。進。樓。上。見。房。門。虛。掩。着。卽。忙。輕。輕。推。開。門。閃。身。入。內。只。見。萬。卷。正。襟。危。坐。面。前。攤。看。一。本。書。一。手。執。筆。一。手。扶。頭。眼。架。着。大。眶。子。眼。鏡。由。玻。璃。中。露。出。兩。眼。睜。得。和。銅。鈴。一。般。目。不。轉。瞬。的。釘。在。書。上。咬。牙。切。齒。似。乎。要。把。這。本。書。吞。下。肚。去。光。

景百城知他父親所做的一部孟子新註，纔註得半部。此時正在用功，不敢驚動，只得不聲不響的站在後面。萬卷一迴頭，見了百城，說你上來作甚。百城不敢就提那話兒，回說沒事。我上來看父親註書，註得怎樣了。萬卷道：你來你來。這孟子上陳仲子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矣。後來那井上有李，不知還是別人告訴他的呢，還是他自己親眼目睹的。若說是別人告訴他的，上句明明是耳無聞了，如何聽得出。若說是陳仲子親見的，則陳仲子業已目無見矣，如何看出你想這裏頭還有什麼別的意思嗎。百城想了一想，道：我也看不出什麼意思。大約是孟子失檢罷。萬卷道：我也這般想。但孟子者聖賢也，聖賢而失檢，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只是我那新註，頗難下筆，倘直註是孟子失檢，一則對不起古人，二則孟子聖賢之名被我輕輕一註，豈不大受影響。吾人執筆，須要宅心忠厚，不可逞一時之快。貽後來之憂。昔金聖嘆評三國志，以關公誅顏良，文醜為刺顏良，醜一字輕薄，致召殺身之禍，可不慎歟。故我已做了一篇代孟子彌縫缺點的註脚，你看如何。說時將一張濃圈密點的草稿給他觀看。百城見紙上潦潦草草寫着：

夫陳仲子者，古之負氣人也。居於於陵之上，室人偶忤之，仲子憤然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是可忍，孰不可忍。乃遷至井邊居焉。且效伯夷叔齊之恥食周粟，然人孰無飢，仲子負氣耳，當其飢火。

中燒時未嘗不大張厥口以求一嚼而快意焉。乃於百無可食之中瞥見井上之殘李焉。是李也。其巨異常。惜爲蟮食。其實且過半矣。仲子默付曰。吾聞蟮食之果。其實必甘。予其取而食之乎。顧予已設誓矣。無甯不食。一日不已。至二日。二日不已。至三日。三日而仲子之目欲視而無光矣。耳欲聽而無聲矣。且飢腸雷鳴。不能自抑。仲子憬然曰。予其死乎。聞之。人之將死也。五官百骸爲之先驅。而心最後焉。今予耳目已死矣。予心之死。亦在指顧間耳。奈之何哉。然予死不食耳。得食必無死。願得食亦匪易。彼井上之李。其予之續命湯乎。第仲子目無見矣。焉得李。猶幸有匍匐摸索之一法也。於是虎咽狼吞。三咽而盡。未幾而仲子耳始有聞。目始有見。世之好爲負氣者。可以鑒矣。

百城看罷讚道。父親所註極是。當時大約真有這片道理。孟子未曾提及。却在千古之後。被父親說破。不知父親怎樣理會出來。萬卷笑道。你年輕少不更事。須知人生在世。立德立功立言。惟立言始能傳流萬世。不可不慎重出之。動筆之時一定先要閉目靜坐。息慮甯神。然後心與神會。腕與心通。筆之所至無往不利。還須一稿之後。幾經推敲。纔可行世。我做書卽本此意。剛才甯神默坐時。髣髴陳仲子在我面前。親口告訴我這一片道理。故我纔有此妙。又近來往往有一班人。早上動筆。晚間出書。不管文理好歹。不問看的人有益無益。只消騙得錢到手。完事。這班人不能當他立言。祇可當他出貨。譬如

一個磨子上口裝了米下面可以研出粉來這種人肚子裏袋下飯去一部分化作文字行世一部分變成尿糞肥田各有妙用說罷大笑百城見他高興乘間告訴他美士欲往日本求學萬卷也十分贊成說日本讀書果然很好皆因當年秦始皇焚書坑儒徐福奉命往海外三島求藥攜帶童男女五百一去不還這便是日本人的原始當時徐福很有些書籍帶去故中國所無的書日本頗有流傳若去讀書必能長進許多學問難得他有此大志百城又提起美士因缺少盤纏學費欲向我家借幾百塊錢應用萬卷一聞此言勃然變色道什麼話他既然沒錢還要到日本去則甚中國又不是沒有學堂要做什麼花頭到日本去成什麼用你真替他做說客也休上他的當這種做戲的人最靠不住我有錢自己花費不來還要他代花不成快去回絕他沒錢可借再教他趕快搬移別處去他在這裏白住白吃了半個多月不要他貼房飯費也算客氣透頂的了還想借錢用不成真是豈有此理說罷氣得臉都青了百城遭了一鼻子灰諾諾連聲退出時習書室心中不勝懊喪深悔適才在美士面前誇下大口此時如何回覆左思右想暗說有了我歷年積蓄下的錢也有五六十塊了不如拿來送給美士也可盡朋友之誼當下回到自己房中在枕頭底下摸出一個小小手巾包打開一數共有五十六塊錢自己留下六塊拿着五十塊錢下樓到書房中交給美士說父親因一時手頭不便這五十塊錢是

我自己的美士笑逐顏開的收下。再三稱謝。百城又問他可曾擇定行期。美士道：我看報上大後天三
菱公司有一隻神戶丸開往日本。我意欲搭這號船。不知可來得及。百城道：你還要預備什麼呢。美士
道：沒甚預備。只消弄幾套洋裝。和東洋服裝到手。就可動身了。百城道：做起來。只恐三五天來不及罷。
美士道：新做的自然來不及。我有一個朋友。素做出租戲裝班底生意的。這種舊衣服很多。明兒寫封
信叫他來向他買。幾套便了。百城點頭稱是。次日美士果然寫信叫他朋友到來。只化了三十塊錢。買
得十來套西式衣服。和日本衣服。還有四五頂帽子。百城連說便宜。美士道：這些東西。他都在北京路
舊貨店買來的。三十塊錢。還有賺頭呢。第二天一早。無雙的梳頭。娘姨又來打聽美士行期。回去對無
雙說了。無雙柔腸欲裂。暗暗傷心。忙教娘姨在泰豐公司買了十多塊錢。路菜送與美士。又千叮萬囑
教他路上寒暖。不常善自保重。自己因出門不便。恕不能親送了。美士頗為感動。到得啓程這天。美士
清晨起來。將行李等件。一一結束。停當。雇兩乘黃包車。一乘載着行裝。辭了百城父子。正待登車。忽又
轉念道：不好。我往三菱公司碼頭。勢必經過租界。若被偵探遇見。豈不仍要吃捉。那時真變作功虧一
簣了。百城見他踟躇。忙問爲什麼事。美士說了。百城道：啊。噲。我也不曾料及。這便如何是好。美士猛然
失笑道：有了。有了。我何不如此如此。定可掩過偵探的眼目。只消一登船。就可太平無事了。百城拍手

稱妙。當下提着皮包，重復回進書房，取出一套日本裝，穿上，又把當日扮戲用的一片假鬚粘在上唇。百城見了，大笑說：「活像一個賣鷄蛋餅的蹩腳東洋人。」美士笑道：「只消逃命，那管蹩腳不蹩腳，化裝既畢，又將一頂小帽戴上，帽簷壓至眉際，提着皮包，辭了百城，出來跨上車，拖出西門，直向三菱公司碼頭進發。美士一路上心旌搖搖，恐被偵探看破，見有人望他，慌忙把脖子向領內亂縮，幸得他所穿的東洋大衫領口寬大，故而下半個頭埋在領內，上半個頭罩在帽內，沒人識破。一到碼頭，先將行李落了船，然後再到公司中購買船票。那公司中賣票的日本人，只當他是本國人，操着日本語同他攀談。美士忙道：「我是中國人。」那日本人對他仔細看了一看，纔知他是個贗鼎，不覺笑將起來，即便改口講：「那三不像的中國話，問他姓名職業。」美士假捏了一個名字，推說是做小本生意的。那人又向他要小照。美士驚問：「所以那人告訴他中國人要到日本，須在護照上粘貼小像，否則不准登岸。」美士幸得身畔藏有一張二寸照片，即忙取出，給了那人。那人一看，說：「以前的照不行，一定要新近拍的。」美士道：「這張照我拍得不滿一個月呢。」怎說不是新近的？那人道：「你莫說謊罷，照上還沒鬚子，你嘴上的已這般長了一個月。那有這樣快？」美士笑道：「我的鬚子是裝上去的，你不信，我除給你瞧。」那人大笑說：「這支那人也忒殺古怪了，不一時，護照船票填好，美士回到船上，在艙中換了衣服，露出本來面目，看表

近正午時候忙拿些餅乾出來吃了充飢自己閉上門坐等開船不敢跑出艙面走動坐到午後三點鐘光景忽聞幾陣汽笛一片人聲身子微覺搖動知道輪船正在啓碇離碼頭他心中一塊泰山般大的石頭担了半個多月此時纔得輕輕放下隔了一會微聞機聲軋軋這神戶丸已鼓輪出發離了黃歇浦邊浩浩蕩蕩直向東洋大海而去正是

吊。膀。工。夫。休。自。翻。

埋。頭。風。味。且。親。嘗。

欲知後事請閱下文。

